



漢
譯
南
傳
大
藏
經

請勿翻印



版權所有

經藏大傳南譯漢

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

主任委員 釋善妙老和尚

監修 印順導師·演培法師

水野弘元博士

Prof. DR. Y. karunadasa Ven. DR. K. anuruddha

Ven. DR. dhammajoti

慧嶽法師

元亨寺 通妙

吳老擇

元亨寺妙林出版社

高雄市鼓山區80417元亨街七號

(○七)五二一三三三六(五線)

(○二)七六九九五〇八·七六一六一三四(傳真)

四〇三七六九六七 妙林月刊雜誌社

局版台業字第三九三三號

元亨寺妙林出版社

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李富美律師

民國八十二年五月

編譯者 審者 發行 出版 地址 電話 電話 郵撥帳戶 登記證 電腦排版 承印 法律顧問 初版



元亨寺世尊像

凡例

- 一、本藏經根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出版之日譯本重譯，並參照 Pali Text Society 原本，及暹羅本，加以修訂。
- 一、日譯本與原巴利文之精義略有出入者，今皆觀瀾而索源，以巴利聖典爲主，抉其奧論，不當者刪之，未備者補之。
- 一、日譯本於經文行端，標有 P. T. S. 對照碼，以示原刊行本之頁數，俾便互相對照。今仍沿襲採用，並以阿拉伯數字標出。以便查原文出處。
- 一、經文中〔 〕內之辭句，乃爲補足行文之語氣及助讀者瞭解而加添。
- 一、經文中有……或……乃至……者，依原本之省略。〔……〕或〔……乃至……〕則是日本譯者權宜上之省略。
- 一、凡義理深曠之辭彙或因直譯而辭理不順者，皆於其下以（……）作簡單夾註。
- 一、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之音譯，盡量採用北傳漢譯阿含中已有者。然北傳漢譯中阿

含經主要是依梵文翻譯，故其譯音，並不完全能符合巴利語。

一、術語、名相等之採用，大抵援拈北傳漢譯阿含藏之習慣用語。庶幾辭趣一揆，文歸雅飾。

一、目次中對經文之說明乃日本譯者之述作。今亦譯出給讀者，容易把握經文之內容。

目次

中部經典 三

元亨寺 通妙 譯

七七 善生優陀夷大經……………一

北傳漢譯 中阿含二〇七，箭毛經（大正藏一、七八三頁。）

本經乃普行者善生優陀夷，對六師外道，不受其弟子之尊敬，其弟子叛離而尊敬、信順世尊，對其理由，舉少食、衣食住之少欲知足、遠離之五種，世尊謂非此五種，以示其次之五項，即：最上戒蘊之成就，自證自知，最上慧蘊之成就，沈於苦者，即說苦、集、滅、道之聖諦，及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八解脫、八勝處、十遍處、四禪、知身是色所成、四大所成、父母所成而無常變壞。說他身化作，神通智、天耳智、他心智、宿命智、天眼智、漏盡智之行道。

七八 沙門文祁子經……………二二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七九、五支物主經（大正藏一、七二〇頁。）

本經乃工匠般奢康迦（五支），於沙門文祁子普行者聞於身不為惡業，言不惡口，念不

惡念，不生惡命，成就四種之人，為最上之沙門。詣世尊之處，以問其義，世尊說行不善戒，善戒，不善念，善念之其自己之集、滅，以到其滅，成就無學之十法者，始是最上之沙門。

七九 善生優陀夷小經……………二九

北傳漢譯 中阿含二〇八，箭毛經（大正藏一、七八三頁。）

本經是普行者善生優陀夷，言我無病死後有色光，為其師之教。對此，世尊說比比更優異之色光有很多多而論破之。其次優陀夷言其師之教：「證得一向樂之世界的修行，是不殺生、不與取、不邪淫、不妄語及行其他之苦行。」對此，世尊言非其一向樂而論破之。其行道為第三禪，以所證得之舉第四禪。說比丘修梵行之目的，是為戒、諸根之防護、念、知（此等省略，參考中部第二十七經）四禪、憶宿命智、有情生死智、天眼智、漏盡智、解脫、解脫智見。優陀夷歸依三寶，願求出家時，說其隨從徒眾，以唱異議反對。

八〇 鞞摩那修經……………四一

北傳漢譯 中阿含二〇九鞞摩那修經（大正藏一、七八六頁。）

普行者鞞摩那修，言我無病、死後有色光，對此（世尊）說如前經有比比更優異之色光多多而論破之。其次說五種之欲、欲樂、最上樂，宣說知此者唯阿羅漢時，鞞摩那修寫

晉世尊。世尊說從佛之教而行者，以到自知自見，由無明得解脫。鞞摩那修，遂歸依佛。

第四品 王 品

八一 陶師經……………四七

北傳漢譯 中阿含六三、鞞婆陵耆經（大正藏一、四九九頁。）

本經乃對世尊之微笑，而阿難請問開始，世尊乃說本生譚。迦葉佛之世，其奉事者伽帝伽羅（陶師）令其友人周帝婆羅於迦葉佛之處出家因緣，及迦尸王之兩期安居招待迦葉佛緣，世尊敘述伽帝伽羅之告王之奉事狀況。

八二 賴吒和羅經……………五七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三二，賴吒和羅經（大正藏一、六二三頁。）

本經敘述輸盧吒第一之良家子，賴吒和羅聞世尊說法而出家之因緣。出家後成爲阿羅漢，以訪其生家，對舊妻美裝之出迎而受食供養後，求彼岸者，如何之美飾亦不得惑，而述其意義之偈。次於拘牢婆王之鹿苑，由王問老、病、財、親族之四衰亡者而出家，此四衰亡，汝皆無任何一項，爲何而出家？對此引世尊之說法，說此世間非堅固、無護、無所有、無滿足。於最後述此四種意義而說偈。

八三 大天椽林經……………七九

北傳漢譯 中阿含六七、大天椽林經（大正藏一、五一—頁。）

本經乃世尊對阿難說本生譚，大天王和其子孫八萬四千代，到最後之尼彌王，依大天王所定之相續方法，以白髮之生緣而出家，於大天椽林，修四梵住，死後生梵天界。世尊說彼唯生梵天界，導正覺、涅槃之八聖道，始是善之相續法。

八四 摩偷羅經……………八八

北傳漢譯 雜阿含五四八、摩偷羅經（大正藏二、一四二頁。）

本經乃大迦旃延對摩偷羅王阿翁提子之所說，指責婆羅門無有最高種姓之理由，而說四姓之平等。王表白要歸依大迦旃延時，言勿歸依我，以歸依世尊，而歸依於三寶。

八五 菩提王子經……………九七

本經乃菩提王子供養世尊時，言由苦得樂。對此，世尊詳述當時之苦行（和中部第二十六經同文，於本經即省略之。）說其不正確，次問自出家以完成目的，如來教主要多少期間，對此，說五種精勤支。

八六 鴛掘摩經……………一〇四

北傳漢譯 佛說鴛掘摩經（大正藏二、五〇八頁。）別譯雜阿含一六、（大正藏二、三七八頁。）增一阿含三一、六（大正藏二、七一九頁。）

本經乃對兇賊鴛掘摩（指鬘）之所述，鴛掘摩持武器後行欲打世尊，反由世尊之示現神通力，而歸依世尊。其次拘薩羅王波斯匿，舉兵欲拘捕鴛掘摩時，遇世尊，聞世尊之隨從沙門就是鴛掘摩，而讚歎世尊調伏兇賊鴛掘摩。次說鴛掘摩救護難產苦之婦人，而熱心精勤成爲阿羅漢。有時行乞中之鴛掘摩，因受衆人之投土圓、棒、磔而頭傷流血，衣破鉢壞，世尊告以受現世之業報，要忍耐。最後鴛掘摩自述轉心偈。北傳漢譯之佛說鴛掘摩經，即最接近巴利文。

八七 愛生經……………一一五

北傳漢譯 中阿含二一六、愛生經（大正藏一、八〇〇頁。）

本經乃對一居士悲泣其愛子之死，說愁、悲、苦、憂、惱乃由愛而生。拘薩羅王之妃末利，遣那利鴛伽婆羅門，以問世尊，如何諸人，由肉親之死而悲嘆？

八八 鞞訶提經……………一二二

北傳漢譯 中阿含二四一、鞞訶提經（大正藏一、七九七頁。）

本經乃阿難爲波斯匿王而說。詳說如智者所難結之身、口、意三行，智者所不難結之身、口、意三行，波斯匿王聞之而喜，遂以鞞提訶衣（外衣）布施阿難。

八九 法莊嚴經……………一二八

北傳漢譯 中阿含二二三、法莊嚴經（大正藏一、七九五頁。）

本經是波斯匿王向行最勝之恭敬，爲表示親愛之時，以問其所以，世尊之弟子僧伽，喜悅、和樂肅靜，雖有反駁世尊的，聽了說法，即成爲弟子願求出家成就梵行。王之雇傭工匠對王所行之恭敬，以恭敬世尊，及自己和世尊同樣是刹帝利、拘薩羅人，所以俱有八十歲等說。

九〇 普棘刺林經……………一三五

北傳漢譯 中阿含二一二、一切智經（大正藏一、七九二頁。）

本經是波斯匿王向世尊問有關一切智、四姓差別、諸天、梵天，對此，世尊所述其解答。於中有阿難與將軍鞞留羅之問答。

第五品 婆羅門品

九一 梵摩經……………一四四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六一、梵摩經（大正藏一、六八五頁。）

本經乃婆羅門梵摩，通過其弟子優多羅學童，知世尊之三十二相和行、住、坐、食等之威儀，而至歸依世尊。自訪世尊於大天榕林，以探三十二相，由世尊之示現神通而見不到，得見二相後，問牟尼、佛陀之意義，而解答之。以行最勝供敬，更說施、戒、生天、欲之災患、出離之功德、四諦法時，而願歸依三寶為優婆塞。世尊答諸比丘之問：其死去之時，成爲不還者。

九二 施羅經……………一五七

本經於經集 (Suttanipāta) 之同一經，原本省略，故此亦省略之。

九三 阿攝忍經……………一五八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五一、阿攝忍經（大正藏一、六六三頁。）

本經乃婆羅門主張四姓差別，對此檢討，說四姓無差別。其次以引阿羅提鞞邏仙對古昔

之七仙，檢討說婆羅門最高種姓是無理的。

九四 瞿哆牟伽經……………一七〇

本經是述瞿哆伽婆羅門和優陀那尊者之問答，分別說四種人、三種人、二種人。對此行苦行主義、殘酷者（屠殺者、獵夫、漁夫等，）及行供犧者，以舉戒、諸根之防護、念、知、四禪、憶宿命智、有情生死智、漏盡智（和中部第五十一經同文）之得達者，瞿哆牟伽婆羅門歸依優陀那，依優多那之言而至歸依世尊。於華子城爲僧伽建講堂。

九五 商伽經……………一七七

本經乃商伽婆羅門，自往世尊之處，以問世尊解答迦婆提伽青年婆羅門所問之處，其所說之內容，婆羅門之傳承，說非達到絕對唯一真理的結論。對此，說有益於真理之護持、真理之覺證、真理之得達法。

九六 鬱瘦歌邏經……………一九〇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五〇、鬱瘦歌邏經（大正藏一、六六一頁。）

本經乃對婆羅門所施設四姓之各種奉事，對四姓之各種財物，沒有其理由而論破之。

九七 陀然經……………一九八

北傳漢譯 中阿含二七、陀然梵志經（大正藏一、四五六頁。）

本經乃舍利弗問陀然婆羅門之放逸無慚。以遇陀然婆羅門，說排除非法行、非正行，而行法、行正爲勝。然後陀然婆羅門生病，陷於嚴重時，陀然婆羅門以梵天爲勝，以愛著故，說至梵天共住之道而四無量心之修行。不久，陀然婆羅門死去，說生於梵天界。

九八 婆私吒經……………二〇九

本經於經集（Suttanipāta）有同一經，原本省略，故此亦省略之。

九九 須婆經……………二一〇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五二、鸚鵡經（大正藏一、六六六頁。）

須婆童子向世尊述關於在家與出家之優劣、利不利之婆羅門之說，世尊以尋其所見，世尊指摘其錯誤，最後說至梵天共住之道的四無量心。須婆童子願歸依三寶爲優婆塞。

一〇〇 傷歌邏經……………二二四

傷歌童子向世尊說名爲陀那奢尼，乃深信的婆羅門女，以會見世尊，聞世尊苦行當時之精進狀況（中部第二十六經、第三十六經參照）而感歎，願歸依三寶爲優婆塞。

第三篇 後分五十經篇

初品 天臂品

一〇一 天臂經……………一二九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九、尼乾經（大正藏一、四四二頁。）

本經乃世尊對比丘等指尼乾主張由苦行到一切苦滅之說的矛盾，只要從尼乾之說，其精進、精勤是無意義的。於昔因諸行向念，修習捨、以到滅苦。說得戒、諸根之防護、念、智、四禪、憶宿命智、有情生死智、漏盡智（中部第二十七經參照）之行道，才是有效的精進、精勤。

一〇二 五三經……………一四三

本經關於說未來我，即死後有想、死後無想、死後非有想非無想、死後斷滅、現在涅槃之五說和初之三，包括於死後存在之一項，以五說為三說，故有此經之名。其內容，世尊詳述此等（現世涅槃除外），說如來超越此。次，對於過去，舉四種之說，言如來超

越此，更順次超越遠離之喜、無染污之樂、不苦不樂之受、及我寂滅、無取著觀，而說對六觸處之集、滅、味、患、離，如實知而解脫。和長部第一經之梵網經，俱有關於過去，未來之諸說，爲重要的資料。

一〇三 如何經……………二五二

本經乃世尊對諸比丘問，汝等我如何思耶？以如何爲經名。內容是世尊說，僧伽和合，應修學所說之法，對於文和義生起異說時，應如何處。

一〇四 舍彌材經……………二五七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九六、周那經（大正藏一、七五二頁。）

本經乃尼乾子死去，尼乾派生起論諍而分裂，沙彌周那住舍彌材以告阿難。阿難和周那詣世尊之處，憂慮世尊滅後僧伽生論諍而申白世尊，對此，世尊分付六諍根、四諍事，又生論諍時，應以七滅諍，及說應行持六可念法。

一〇五 善星經……………二六六

北傳漢譯 佛說身毛喜堅經（大正藏一七、五九一頁。）

本經乃離車族子善生問比丘之所證自認，對此，世尊應其問而說。其內容，對於五種欲、世間欲、不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正涅槃。

一〇六 不動利益經……………二七五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七五、淨不動道經（大正藏一、五四二頁。）

本經乃世尊對諸比丘說，順次度脫暴流。始於打勝現世、來世之欲、欲想所起之障礙，以達心靜不動、不動利益行道。次，滅不動想，以無所有處利益行道。次，滅無所有處想，以非想非非想處利益行道。更說超越非想非非想處之取著，於無取著時般涅槃，無取著之心解脫，即是聖解脫。

一〇七 算數家目犍連經……………二八〇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四四、算數目犍連經（大正藏一、六五二頁。）法炬譯數經（大

正藏一、八七五頁。）

本經於一般世間，或外道之修行，亦有依次而學、所行、道，說佛教之修行亦如此等。即（一）具戒，（二）守護六根門，（三）食之知量，以取正思惟食，（四）專修警寤，（五）成就念與正知，（六）於林中、樹下、山上等獨坐之修行，（七）由其修行以遠離五蓋，（八）四禪之修習。而教以此順次修行、佛道修行者，應有最終理想之無上安穩的境地、現世樂住之生活。然者，受如此之教誡，如何有得涅槃，有不得涅槃？這完全依修行者之問題。爲此世尊，忠實於世尊之教誡者，希專心與之共住，爲本經之結束。

一〇八 瞿默目犍連經……………二八七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四五、瞿默目犍連經（大正藏一、六五三頁。）

本經乃佛滅後不久，摩竭陀王未生怨，疑嗚逝尼王燈光，令修復國都王舍城之關聯，內容是阿闍世王之大臣禹舍和阿難起問答之經。此中阿難說現在世尊之教誡，沒有像世尊在世之具足，亦無依世尊之遺言，於佛滅後，推進教團為衆人所歸仰對象的上座，但唯以「法」為所依，是教團善和合之因。其法即舉十不喜法。而右之次，乃大臣禹舍問阿難獨住可適耶開始，阿難更追說佛陀是禪定者，而善斷五蓋，欣賞禪定，又勸於四禪定。

一〇九 滿月大經……………二九七

北傳漢譯 雜阿含二、二六（大正藏二、一四頁。）

本經初於五取蘊為欲之本，說五取蘊和取之關係，對五取蘊之欲貪之相違性，諸蘊之所為蘊的意義、諸蘊之施設，有身見之有無時，五蘊之味、患、出離、識身和外之一切相之間，無我心、我所心、慢等，得明知及見、無我之作業、及業果之受，所以是緣起之種種問題。

一一〇 滿月小經……………三〇四

北傳漢譯 出雜阿含二、二六，請參照。

本經乃世尊解說不正士之不正士及正士之認識，正士之正士及不正士之認識，不正士具足之不正法，正士具足之正法。

中文索引：.....(1)

第七七 善生優陀夷大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園。爾時，有衆多知名之普行者，住於孔雀林普行者園。——即：阿努迦羅，瓦羅達羅，善生優陀夷，以及其他知名之普行者等。時，世尊清晨，著衣，持鉢、衣，入王舍城行乞。爾時、世尊自言：「今將往王舍城行乞，爲時尚早。我何不去往孔雀林普行者園普行者善生優陀夷處。」於是，世尊往趣孔雀林普行者園。爾時，善生優陀夷普行者與普行者大衆俱坐，發喚聲、高聲、大聲作種種徒勞無益議論。即：王論、賊論、大臣論、兵論、畏怖論、戰鬥論、食論、飲論、衣論、牀論、華鬢論、香論、親族論、乘論、村論、街論、市論、國土論、婦人論、英雄論、傳聞論、井邊談天論、祖先論、異相論、世間論、海洋論，如是等有無之論。

爾時，善生優陀夷，遙見世尊前來，警誡自己之大衆曰：「諸賢！請肅靜！諸賢！慎勿作聲，彼沙門瞿曇來矣。實則彼尊者喜靜默，稱讚靜默者。彼若知〔我等〕爲

靜默之會衆，或許將欲接見。」於是彼等普行者保持靜默。

時，世尊來至彼普行者善生優陀夷處。爾時，普行者善生優陀夷白世尊言：「世尊！請進。世尊！善來。世尊！世尊終於來此處。世尊且坐如何？請就此特設之座。」世尊即坐於所設之座。普行者善生優陀夷亦取一卑座，坐於一面。時世尊問普行者善生優陀夷曰：「優陀夷！今爲何於此集坐耶？又〔彼等〕對話爲何被中斷耶？」

「世尊！我等今集坐所語之話，暫且閣置。世尊！此語後日世尊不難得聞。世尊！日過種種外道沙門、婆羅門等，集會議論時，發生如是之對話：『鴛伽人，摩揭陀人實爲有幸。鴛伽人、摩揭陀人誠然有幸。有僧伽、有伽那（會衆），爲衆人師，知名於世，有名聲，當一派之祖爲衆多人所尊敬而此等沙門、婆羅門，爲夏期安居來至王舍城。即彼不蘭迦葉，亦有僧伽，有伽那，爲衆人師，知名於世，有名聲、當一派之師而爲衆多人所尊敬，彼亦爲夏期安居而來至王舍城。末迦利瞿舍利亦……乃至……阿耆多翅舍欽婆羅，婆浮陀迦旃那，散若夷羅梨沸，尼乾子亦有僧伽、有伽那、爲衆人師，知名於世，有名聲，爲一派之祖而爲衆人尊敬，彼亦爲夏季安居來至王舍城。彼沙門瞿曇亦有僧伽、有伽那、爲衆人師，知名於世，有名聲，爲一

派之祖而爲衆人所尊敬，彼亦爲夏安居來至王舍城。於此等有僧伽、有伽那，爲衆之師，知名於世，有名聲而爲一派之祖而爲衆人所尊敬，世尊、沙門、婆羅門中，有誰受諸弟子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耶？又諸弟子對誰^①恭敬、尊重而示親近耶？」爾時有人作如是言曰：「彼不蘭迦葉有僧伽、有伽那、爲衆人師，知名於世，有名聲，爲一派之祖而爲衆人所尊敬。然彼不爲諸弟子所恭敬、尊重、崇敬、崇拜。又諸弟子對彼不恭敬、尊重、親近。過去不蘭迦葉曾向數百會衆說法，其時，彼一弟子大聲言曰：『諸賢！勿將此意問不蘭迦葉，彼對此不知，我則知之。應將此義問我，我爲諸賢解答之。』不蘭迦葉曾揮淚言曰：『諸賢！請肅靜，諸賢請勿作聲。勿問此等諸尊，將其問我，我爲之解答其義。』雖作是言亦不濟事。不蘭迦葉之衆多弟子反駁後而離去，彼謂：「汝不知此法、律，我知此法、律。汝何以不知此法、律耶？汝作邪行，我作正行。我言爲相應，汝言爲不相應。汝將應言於前者而言於後，應言於後者而言於前。汝之主張被覆沒，汝之說被反駁，汝墮於負處，爲脫汝之說，宜往遊方。或許汝可能自解。」如是，不蘭迦葉、不被諸弟子所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諸弟子對不蘭迦葉亦不予恭敬、尊重親近。又不蘭迦葉以對法罵詈而

被罵詈。」

4 又或有人作如是言曰：「彼末迦利瞿舍利……乃至……阿耆多翅舍欽婆羅，婆浮陀迦旃那，散若夷羅梨沸，尼乾子等，有僧伽，有伽那，爲衆人師，知名於世，有名聲，爲一派之祖。然彼亦不爲諸弟子所恭敬、尊重、崇敬、崇拜。又諸弟子對尼乾子亦不恭敬、尊重、親近。尼乾子曾對數百會衆說法……乃至……以對法罵詈而被罵詈。」

又復有人作如是言曰：「彼沙門瞿曇有僧伽、有伽那、爲衆人師、知名於世、有名聲，爲一派之祖，爲衆人所尊敬。而彼受諸弟子恭敬、尊重、崇敬、崇拜、又諸弟子對沙門瞿曇亦恭敬、尊重而予親近。沙門瞿曇曾爲數百會衆說法。爾時沙門瞿曇之一弟子咳嗽，有同梵行者以膝觸彼言曰：『尊者！請肅靜！尊者！請勿作聲。』

我等之師，世尊今正說法。」沙門瞿曇向數百會衆說法時，沙門瞿曇弟子無噴嚏聲、無拂咳嗽音、聽衆對彼渴仰熱望。謂：「世尊若爲我等說法，我等謹願傾聽」，譬如有人，於四衢街道由蜂房搾取甘甜之蜂蜜，衆多群衆對彼渴望熱求，沙門瞿曇對數百諸弟子說法時，彼之弟子中無噴嚏者、無拂咳嗽者、聽衆對彼渴仰熱望，謂：「世

尊如爲我等說法，我等謹願傾聽」。又沙門瞿曇弟子與同梵行者，有共勵修學者，後雖廢學還俗，然彼等仍讚歎師，讚歎法，讚歎僧伽，常自責而不非難於彼。謂：「我等爲不祥者、少福者。我等雖對如是善說之法與律，出家而未能一生修得圓滿清淨梵行。」彼等或爲守園人，或爲優婆塞，受持五戒。如是沙門瞿曇爲諸弟子所恭敬、尊重、崇敬、崇拜，又諸弟子對沙門瞿曇恭敬、尊重而予親近。」

「優陀夷！汝見我有何法？依此諸弟子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又親近耶？」

「世尊！我見世尊有五法，依此諸弟子，對世尊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又予親近。五法爲何？世尊！實則世尊是少食，又稱讚少食。世尊！我見世尊於此爲第一法，依此之諸弟子對世尊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又予親近。」

6
復次，世尊！世尊無論得任何衣皆爲滿足；又對得任何衣皆滿足者，予以稱讚。世尊！我對世尊視此爲第二法……乃至……予親近。

復次，世尊！世尊無論得任何食皆爲滿足，又對得任何食皆滿足者，予以稱讚。世尊！我對世尊視此爲第三法……乃至……予親近。

復次，世尊！世尊得任何牀座皆爲滿足，又對得任何牀座皆滿足者，予以稱讚。

世尊！我對世尊視此爲第四法……〔乃至〕……予親近。

復次，世尊！世尊爲遠離，亦稱讚遠離。世尊！我對世尊視此爲第五法……乃至……予親近。

世尊！我視世尊有此等五法，依此諸弟子對世尊恭敬、尊重、崇敬、崇拜，尊重而予親近奉侍」。

「優陀夷！沙門瞿曇少食，亦稱讚少食，若依如是，諸弟子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又復恭敬、尊重而予親近奉侍。優陀夷！我之弟子，有食一鉢，有食半鉢，亦有食一木瓜樹果，亦有食半木瓜樹果者，然而，優陀夷！我有時食滿此鉢，或食其以上。優陀夷！沙門瞿曇爲少食，又稱讚少食，若依如是諸弟子，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親近奉侍，優陀夷！以一鉢爲食，以半鉢爲食，以一木瓜樹果爲食，以半木瓜樹果爲食之彼等我諸弟子，依此法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又復恭敬、而親近奉侍者，無有是處。

優陀夷！沙門瞿曇無論得如何之衣皆爲滿足，又對得如何之衣皆滿足者，予以

稱讚。若以依如是之諸弟子，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親近奉侍。優陀夷！我之弟子著糞掃衣，著麤衣，彼等由塚間、塵堆、店前，蒐集弊物、布片，作僧伽梨衣穿著。然而，優陀夷！我時而著以鞣粗之線所織之居士衣。優陀夷！沙門瞿曇得任何之衣皆為滿足，又對得任何之衣皆滿足者，予以稱讚。若依如是之諸弟子，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親近之，優陀夷！著糞掃衣、麤衣，由塚間、塵堆、店前蒐集之弊物、布片，作僧伽梨衣穿著，彼等我諸弟子，依此之法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親近者，無有是處。

優陀夷！沙門瞿曇無論得任何之食皆為滿足，又對無論得任何之食皆滿足者，予以稱讚，若依如是之諸弟子，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親近奉侍。優陀夷！我之弟子乞食，次第乞食，滿足於^②殘食，彼等入家請以牀座亦不接受。然而，優陀夷！我有時受請，除去米飯中黑粒，食諸種種汁。諸種種之助味，優陀夷！沙門瞿曇無論得任何之食皆為滿足。又對無論得任何之食皆滿足者，予以稱讚。若以依如是諸弟子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又予親近，優陀夷！乞食，次第乞食，滿足於^②殘食，入家雖請以牀座而不接受，彼等我諸弟子，依此法對我恭敬、

尊重、崇敬、崇拜，而親近之者，無有是處。

優陀夷！沙門瞿曇無論得任何之牀座皆為滿足，又對無論得任何之牀座皆滿足者，予稱讚……乃至……優陀夷！我令弟子坐於樹下，坐於露天，彼等歷時八月不入屋簷下。然而，優陀夷！我有時住於周圍塗壁，防風，鎖門，閉窗之高閣，優陀夷！乃至……坐於樹下，坐於露天，歷時八月不入屋簷下之彼等我諸弟子，依此法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又親近者，無有是處。

優陀夷！沙門瞿曇為遠離，又稱讚遠離……乃至……優陀夷！我之弟子住森林、於僻陬處坐臥，入住森、林、叢、僻陬之坐臥處。彼等為誦波羅提木叉，半月入僧伽中。然而，優陀夷！我有時與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外道、外道諸弟子群居。優陀夷……乃至……住森林，於僻陬坐臥、入住森、林、叢、僻陬之坐臥處。為誦波羅提木叉，半月入僧伽中。彼等我諸弟子，依此法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又親近之者，無有是處。

如是優陀夷！諸弟子依此等五法、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親近之者，無有是處。

優陀夷！於此別有五法、諸弟子依此之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親近奉侍。五法爲何？優陀夷！我諸弟子欲修習增上戒思惟：「沙門瞿曇使持戒者，成就最上戒蘊。」優陀夷！我諸弟子修習增上戒而思惟：「沙門瞿曇使持戒者，成就最上戒蘊。」我諸弟子欲修習增上戒思惟「沙門瞿曇使持戒者，成就戒蘊。」優陀夷！此爲第一法，依此諸弟子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又予親近。

復次，優陀夷！我諸弟子欲修習勝知見思惟：「沙門瞿曇言自知爲『我知，』沙門瞿曇言自見爲『我見，』沙門瞿曇說證知而說法，非不證知。沙門瞿曇說有因之法，非是無因，說有神變之法，非無神變。」我諸弟子修習勝知見而思惟：「沙門瞿曇……〔乃至〕……非無神變，」優陀夷！此爲第二法，依此諸弟子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又復恭敬、尊重而親近奉侍。」

復次，優陀夷！我諸弟子欲修習增上慧而思惟：「沙門瞿曇使具慧者，成就最上慧蘊。」實則彼不見未來之論道，又對已生之他論難，不能以正法論破者，無有是處也。「優陀夷！汝如何作思耶？我諸弟子如是知，如是見，其爲中斷他人之話語耶？」世尊！「不然！」

優陀夷！我非望於教誡諸弟子，正望諸弟子教誡於我。優陀夷！我諸弟子修習增上慧而思惟：「沙門瞿曇使具慧者……乃至……無有是處。」優陀夷！此爲第三法，依此諸弟子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又親近奉侍。

復次，優陀夷！我諸弟子沈於苦，爲苦所征服者來問我苦聖諦，我應問而爲彼等解答苦聖諦，解答彼等之問而令得滿足。彼等問我苦集、苦滅、苦滅道聖諦，我應問而爲彼等解答苦滅道聖諦。解答彼等之問而使滿足。優陀夷！我諸弟子沈於苦，爲苦所征服者，來問我苦諦……〔乃至〕……解答彼等之問而令得滿足。優陀夷！此爲第四法。依此諸弟子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而又親近奉侍。

復次，優陀夷！依我而對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修習四念處。優陀夷！於此，比丘於身住於身觀，誠心具念正知、調伏世間之貪憂。於受……乃至……於心……乃至……於法，住法觀、誠心具念正知，調伏世間之貪憂。於此我衆多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究竟而住。

復次，優陀夷！依我而爲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修習四正勤。優陀夷！於此比丘爲使對未生之惡不善法不生，發起努力、勤精進之念。策勵其心精

勤。爲斷已生之惡不善法，發起、努力……乃至……精勤。爲對未來之善法令生，而發起……乃至……精勤。爲住立已於生之善法，不使迷亂，愈益增大、擴大、修習成滿，發起努力勤精進之念，策勵其心精勤。於此，我衆多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究竟而住。復次，優陀夷！依我而爲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修習四神足。優陀夷！於此，比丘修習欲三摩地勤行成就神足，精進三摩地……乃至……心三摩地……乃至……修習觀三摩地勤行成就神足，於此，我衆多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究竟而住。

復次，優陀夷！依此我而爲諸弟子論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修習五根。優陀夷！於此，比丘入寂靜修習至等覺之信根。……乃至……修習精進根、念根、定根……乃至……入寂靜、修習至等覺之慧根。於此，我衆多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究竟而住。

復次，優陀夷！依我而爲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修習五力。優陀夷！於此比丘入寂靜、修習至等覺之信力。……乃至……精進力、念力、定力……乃至……入寂靜、修習至等覺之慧力。於此，我衆多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究竟而住。

復次，優陀夷！乃至……我諸弟子修習七覺支。優陀夷！於此，比丘修習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回向棄捨等，而修習念覺支……乃至……修習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乃至……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回向棄捨等而修習捨覺支。於此，我衆多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究竟而住。

復次、優陀夷！……乃至……我諸弟子修習八聖道。優陀夷！於此，比丘修習正見、修習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於是，我衆多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究竟而住。

13

復次，優陀夷！……乃至……我諸弟子修習八解脫。以有色而見諸色，此是第一解脫。內無色想，外見諸色，此是第二解脫。是清淨與勝解，此爲第三解脫。完全超越於色想故、滅有對想故，不作意種種想故，以空是無邊，具足空無邊處而住，此是第四解脫。完全超越於空無邊處，以識是無邊，具足識無邊處而住，此是第五解脫。完全超越於識無邊處，以爲無任何所有，具足無所有處而住，此是第六解脫。完全超越於無所有處，具足非想非非想處而住，此是第七解脫。完全超越於非想非非想處，具足想受滅而住，此是第八解脫。於此，我衆多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究

竟而住。

復次，優陀夷！……乃至……我諸弟子修習八勝處。有一人，於內有色想、於外見少色之好惡，勝於此等，以「我知、我見」，具如是想，此是第一勝處。有一人，於內有色想，外見無量色之好惡，勝於此等，以「我知、我見」，具如是想，此是第二勝處。有一人，於內無色想、外見少色之好惡……乃至……此是第三勝處。有一人、於內無色想、外見無量色之好惡……乃至……此是第四勝處。有一人、於內無色想；於外見諸色之青，青色、青見、青光，譬如烏摩迦華之青，青色、青見、青光；又譬如彼有兩面③光澤波羅奈衣之青、青色、青見、青光，如是有一人，於內無色想；於外見諸色之青、青色、青見、青光……乃至……此是第五勝處。有一人，於內無色想；於外見諸色之黃、黃色、黃見、黃光，譬如羯尼迦華之黃、黃色、黃見、黃光，又譬如彼有兩面光澤波羅奈衣之黃、黃色、黃見、黃光，如是有一人，於內……乃至……此是第六勝處。有一人，於內無色想；於外見諸色之赤、赤色、赤見、赤光，譬如盤豆時縛迦華之赤、赤色、赤見、赤光，又譬如彼有兩面光澤波羅奈衣之赤、赤色、赤見、赤光，如是有一人，於內……乃至……此是第七勝處。

有一人，於內無色想；於外見諸色之白、白色、白見、白光，譬如太白星之白、白色、白見、白光，又譬如彼有波羅奈衣之白、白色、白見、白光，如是有一人，於內……乃至……此是第八勝處。於此，我衆多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究竟而住。

復次，優陀夷！……乃至……我諸弟子修習十徧處。有一人，將地徧想爲上、下、橫、無二、無量。乃至……水徧、火徧、風徧、青徧、黃徧、赤徧、白徧、空徧……乃至……有一人，將識徧想爲上、下、橫、無二、無量。於是我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而住。

復次，優陀夷！……乃至……我諸弟子修習四禪。優陀夷！於此，比丘離欲、離不善法、有尋、有伺、成就由離所生喜樂住於初禪。彼以其身由離所生喜樂，使之浸潤充溢，以其全身到處由離所生喜樂而無不透徹。優陀夷！譬如熟練之助浴師、或其徒弟，將洗粉放入銅盤，注水淆混，如其洗粉則含液潤液，內外浸透無有流滴。如是，優陀夷！比丘以由離所生喜樂，浸潤充溢其身，其身到處無不以由離所生喜樂而透徹。

復次，優陀夷！比丘尋伺已息故……乃至……成就第二禪而住，彼對其身以由

16 定所生喜樂而浸潤充溢，其全身到處，無不以由定所生喜樂而透徹。優陀夷！譬如湖泉，彼於東方無有水路，於西方無有水路，於北方無有水路，於南方無有水路，且上天亦未時降雨。然卻由其湖中湧出冷水，其湖以冷水浸潤充溢，其湖到處無不以冷水透徹。如是，優陀夷！比丘其身，以由定所生喜樂而浸潤充溢、其身則到處無不以由定所生喜樂而透徹。

復次，優陀夷！比丘離脫喜故……乃至……成就第三禪而住。彼對其身以無喜之樂浸潤充溢，其身到處無不以無喜之樂而透徹。優陀夷！譬如於青蓮池、赤蓮池、白蓮池中，生長青蓮、赤蓮、白蓮於水中，不出水平，沒於水中生育。彼等從未至本，皆以冷水浸而充溢，如彼青蓮、赤蓮、白蓮到處無不被冷水所透徹。如是，優陀夷！比丘對其身以無喜之樂所浸潤充溢，其身到處無不為無喜之樂所透徹。

復次，優陀夷！比丘捨樂故，捨苦故，先已滅卻喜憂，故不苦不樂，成就捨念清淨，第四禪而住。彼對其身以清淨皎潔心令徧滿而坐，彼身到處無不以清淨皎潔心所透徹。優陀夷！譬如有人以白衣從頭蓋覆而坐。如是，比丘其身以清淨皎潔心令徧滿而坐，其身到處無不依清淨皎潔心而透徹也。於是我衆多弟子達於通智圓滿

究竟而住。

復次，優陀夷！依我而爲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當如次而知：「我此身由色而成、由四大而成、父母所生、飯乳所長養，乃無常、削滅、磨滅、變壞、分散之法。而我識卻依存於此，是此所關連者。」優陀夷！譬如琉璃寶珠，清淨而玉質殊妙，修治爲八楞完好透明、清澄，具足一切相，而以青、黃、赤、白、紅色絲線貫穿，具眼之士將此持於手中觀察，如知：「此琉璃寶珠爲清淨、玉質殊妙。修治爲八楞完美透明、清澄，具足一切相，以青、黃、赤、白、紅色絲線貫穿。」如是，優陀夷！依我而爲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當如次知：「我此身體爲由色所成，由四大所成，父母所生，飯乳所長養，乃無常、削滅、磨滅、變壞、分散之法。而我識卻依存於此，是此所關連者。」於是，我衆多諸弟子則達於通智圓滿究竟而住。

復次，優陀夷！依我……乃至……我諸弟子由其身，爲有色，由意成、而具大小一切之肢，有殊妙之諸根化作他身。優陀夷！譬如有人，從們又草抽拔其葦。彼謂：「此是們又草，是葦也。們又草與葦乃不同之物，然彼欲由們又草拔葦。」優陀

18 夷！又譬如有人，將劍由鞘拔出。彼謂：「此是劍，此是鞘，劍與鞘乃不同之物。然彼欲由鞘中拔劍而出。」優陀夷！復譬如有人，以蛇由蛇皮所蛻出。彼謂：「此是蛇，是蛇皮。蛇與蛇皮乃不同之物，然彼欲將蛇由蛇皮中蛻出。」如是，優陀夷！依我而對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由其身為有色，由意成，具大小一切之肢，有殊妙之諸根化作他身。於是，我衆多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究竟而住。

復次，優陀夷！依我而向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得證諸種神通。即：以一爲多，以多成一，或顯、或隱、超壁、越牆、越山，行之無礙，恰如於虛空。出沒地上，恰如於水中。涉水不沈，恰如於地上。於虛空中跌坐往來，恰如翔鳥。以手們摸日月如是大神力、大威德，以身而至梵天界。優陀夷！譬如工巧陶師或其弟子，以善修治黏土，隨心所欲作成諸種陶器。優陀夷！又復譬如善巧之象牙師或其弟子，以善修治象牙，隨心所欲作成諸種象牙精藝。優陀夷！又復譬如善巧之冶煉師或其弟子，善將金飾冶煉，隨心所欲作成諸種金銀器物。如是，優陀夷！依我而爲諸弟子說行道，應其所行，我諸弟子證得諸種神通。即：以一而成多……乃至……以身至梵天界。

復次，優陀夷！依我而向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以清淨超人之天耳界，對人天之兩聲，或遠或近皆得聞。優陀夷！譬如強有力之吹螺者，令四方輕易得聞其音。如是，優陀夷！依我而向諸弟子說行道，應其所行，我諸弟子……乃至……其無論遠近皆得聞。如是我衆多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究竟而住。

復次，優陀夷！依我而向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對他衆生，於他人之心，善能執心得知。即對有貪心者，知爲有貪心，對離貪心者，知爲離貪心，對有瞋心者，知爲有瞋心，對離瞋心者，知爲有瞋心，對有癡心者，知爲有癡心，對離癡心者，知爲離癡心，對攝心者，知爲攝心，對散心者，知爲散心，對高廣心者，知爲高廣心，對不高廣心者，知爲不高廣心，對有上心者，知爲有上心，對無上心者，知爲無上心，對定心者，知爲定心，對不定心者，知爲不定心，對解脫心者，知爲解脫心，對不解脫心者，知爲不解脫心。優陀夷！譬如年輕之青年盛裝之男女，於明鏡或清淨、皎潔、透明之水盤中，端視所映之自己容姿，若帶有耳環時，則知帶有耳環，若無耳環時，則知無耳環，如是，優陀夷！依我而對諸弟子所教示之行道，應其所行，我諸弟子……乃至……知是不解脫心。茲我衆多諸弟子，達於通智

圓滿究竟而住。

復次，優陀夷！依我而對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憶念諸種宿命。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種種壞劫、種種成劫、種種成壞劫，於彼處我有如是名、如是姓、如是族、如是食、如是苦樂之受、如是壽量，其我死於其處，當生於彼處，於其處亦有如是名……乃至……如是壽量，其我死於其處，生於此處，如是憶念其一一之相與其詳細狀況俱之諸種宿命。優陀夷！譬如此處有人，由自村往他村，由其村更往他村，彼由其村又還至自村，彼思曰：「我由自村往其村，於彼處我如是住立、如是坐、如是語、如是默。我由其村更往他村，於彼處我亦如是住立……乃至……如是默，於是，今我由彼村還至自村。」如是，優陀夷！依我而對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憶念諸種宿命。即一生、二生、三生……乃至……如是憶念其一一之相，與其詳細狀況俱之諸種宿命。如是我衆多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究竟而住。

復次，優陀夷！依我而對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以清淨超人之天眼，見有情之生死，而乃隨其業知賤、貴、好、醜、善趣、惡趣，即……其實諸賢！

此等之衆生，於身作惡行，於口作惡行，於意作惡行，誹謗聖者，抱持邪見，成就邪見業。彼等身壞命終，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或復諸賢！此等衆生，於身作善行，於口作善行，於意作善行，不誹謗聖者，抱持正見，成就正見業，彼等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界。」如是，彼以清淨而超人之天眼，見有情之生死……乃至……知隨其業。優陀夷！譬如此有具備門之二家，其處具眼之士立其中央視出入往來之人等。如是，優陀夷！依我而對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以清淨而超人之天眼……〔乃至〕……知隨其業。如是我衆多之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究竟而住。

22
復次，優陀夷！依我而對諸弟子說行道，應其所行，我諸弟子諸漏盡故，對無漏之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成就自知、證而住。優陀夷！譬如山頂有透明、清淨、無濁之湖。其處有具眼之士立於湖畔，見有貝殼、沙礫、魚群之遊動、棲住，彼思：「此湖實是透明、清淨、無濁也。此處有此等之貝殼、砂礫、魚群遊動、棲住。」如是，優陀夷！依我而向諸弟子說行道、如是實行，我諸弟子，諸漏盡故，以無漏之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成就自知、證而住。如是我衆多諸弟子，達於通智圓滿究

竟而住。

優陀夷！此是第五法，依此諸弟子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又復恭敬、尊重而親近奉侍。

優陀夷！有此等五法，依此諸弟子對我恭敬、尊重、崇敬、崇拜，又復恭敬而予親近。」

世尊說示已，普行者善生優陀夷、歡喜、信受於世尊所說。

第七八 沙門文祁子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其時，沙門文祁之子，普行者烏伽瑪那於末利園之鎮頭迦樹苑大會堂議論室，與三百之普行者大眾俱住。時，工匠五支欲見世尊、清晨出舍衛城，工匠五支自思：「今非應見世尊之時，世尊尚在宴坐。亦非造訪意修習比丘之時，意修習比丘亦在宴坐。我何不往彼末利園，鎮頭迦樹苑大會堂之議室沙門文祁之子，普行者烏伽瑪那處。」於是，工匠五支即赴末利園鎮頭迦樹苑之大會堂議論室。爾時，沙門文祁之子普行者烏伽瑪那與普行者之大眾俱坐，發出呼喚聲、高聲、大聲、作種種無益徒勞之論議。即王論、賊論、大臣論、兵論、畏怖論、戰鬥論、食論、飲論、衣論、牀論、華鬘論、香論、親族論、乘論、村論、街論、市論、國土論、婦人論、英雄論、傳聞論、井邊談天論、祖先論、異相論、世間論、海洋論、由此有無之論等。沙門文祁之子普行者烏伽瑪那，遙見工匠五支前來，告誡自眾曰：「諸賢！請肅靜，諸賢勿作聲，彼沙門瞿曇之弟子工匠

五支到來。沙門瞿曇之在家白衣弟子住舍衛城中，此工匠五支爲一人也。實則彼尊者等嗜靜，修靜，稱讚靜，彼或得知靜肅之會衆，始欲思接見。」

爾時，彼等普行者保持沈默。工匠五支至沙門文祁之子普行者烏伽瑪那處，至已，與沙門文祁之子普行者烏伽瑪那相問候，交談銘感之語坐於一面。沙門文祁之子普行者烏伽瑪那，告坐於一面之工匠五支曰：「工匠！我說成就四法之人爲善具足、達最上最勝善、無能勝之沙門。如何爲四？工匠！如是身不作惡業，不言惡口，不念惡念，不生惡命等是。工匠！我說成就此等四法之人，爲善具足，達最上最勝善，是無能勝之沙門。」

爾時，工匠五支對沙門文祁之子普行者烏伽瑪那之所說，即不滿足，亦未反駁。彼未滿足、未反駁，則從座位站起而去。彼思：「至世尊處，當知此所說之義。」如是工匠五支便詣世尊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工匠五支，將沙門文祁之子普行者烏伽瑪那之所說，悉白於世尊。世尊聞已，對彼言曰：「工匠！實則若沙門文祁之子普行者烏伽瑪那之所說，則幼稚、無智、仰臥之嬰兒亦可達善具足、最上、最勝善，是無能勝之沙門。何以故？工匠！幼稚、無智、仰臥

之嬰兒、不知有身，何能作身之惡業耶？唯有身之活動而已。工匠！幼稚、無智仰臥之嬰兒，不知有語，何能說惡口耶？唯有哭泣而已。工匠！幼稚、無智、仰臥之嬰兒，不知有念，何能生惡念耶？唯有懣怒而已。工匠！幼稚、無智、仰臥之嬰兒，不知有命，何能生惡命耶？唯求母乳而已。如是，工匠！沙門文祁之子普行者烏伽哈瑪那之說，則幼稚無智，仰臥之嬰兒爲善具足、可達於最上、最勝善，是無能勝之沙門也。

工匠！我不說此等成就四法之人爲善具足、達於最上最勝善，是無能勝之沙門，唯對彼幼稚、無智、如仰臥之嬰兒而說。工匠！如何爲四？如此，身不作惡業，不說惡口，不念惡念，不生惡命等是。工匠！我不說成就此等四法之人爲善具足，達於最上、最勝善，是無能勝之沙門。因其只對彼幼稚、無智、如仰臥之嬰兒而說。」

工匠！我說成就十法之人始爲善具足、達於最上、最勝善、是無能勝之沙門。

工匠！我說，此等爲不善戒，是所應知。工匠！我說不善戒由此處生，是所應知。

工匠！我說此不善戒爲無殘之滅，是所應知。工匠！我說如是行爲至不善戒滅之行，是所應知。工匠！我說此等爲善戒，是所應知。工匠！我說由此處生善戒，是所應

26 知。工匠！我說此善戒爲無殘之滅，是所應知。工匠！我說如是行爲至善戒滅之行，是所應知。工匠！我說此等爲不善念……乃至……達不善念滅之行，是所應知。工匠！我說此等爲善念……乃至……達於善念滅之行，是所應知。

工匠！若然，如何爲不善戒耶？不善身業、不善口業、惡命——工匠！此等稱之爲不善戒。工匠！若然，此等之不善戒由何而生耶？從此等不善戒之生處說，應說其爲由心生。爲如何心耶？其實，心是多種多樣，①心若有貪、有瞋、有癡，則由此處生不善戒。工匠！若，此等之不善戒於何處爲無殘之滅耶？現爲說此等不善戒之滅。工匠！此處有比丘斷身之惡行，修身之善行，斷口之惡行，修口之善行，斷意之惡行，修意之善行，斷邪命生正命。於此，此等之不善戒爲無殘之滅。工匠！若然，如何之行爲達不善戒滅之行耶？工匠！此處有比丘爲使不生未生之惡不善法，發起是念，努力、勤精進、於心策勵、精勤。爲斷已生之惡不善法、發起是念……乃至……爲使生未生之善法，發起是念……乃至……住立已生之善法，不使迷亂，漸漸增大、修習，以爲完滿發起是念、努力、勤精進，於心策勵、精勤。工匠！實則如是實行，是達於不善戒滅之行。

工匠！若然，如何爲善戒耶？我說於戒者，爲善身業、善口業、命清淨，工匠！此等稱之爲善戒。工匠！然此等之善戒由何而生耶？由此等善戒之生處言，應說爲由心所生。何爲心耶？實則心是多種多樣。心若無貪、無瞋、無癡，則由此處生善戒。工匠！若然，此處之善戒於何處爲無殘之滅耶？由此等善戒之滅言，工匠！於此有比丘，持戒不著於戒、彼如實知其心解脫、慧解脫。於此，此等之善戒爲無殘之滅。工匠！若然，如何實行爲達於善戒滅之行耶？工匠！於此，比丘爲使不生未生之惡不善法、發起是念、努力、勤精進，於心策勵、精勤。爲斷已生之惡不善法，發起是念……乃至……爲使生未生之善法、發起是念……乃至……住立於已生之善法，不使迷亂，漸漸增大，爲修習令成完滿，發起是念，努力、勤精進，於心策勵、精勤。工匠！實則如是實行，爲達於善戒滅之行。

工匠！若然，如何爲不善念耶？是欲念、恚念、害念。工匠！此等稱之爲不善念。工匠！然此等之不善念由何而生耶？由此等不善念之所生言，應說其爲由想所生。如何爲想耶？實則想亦多種多樣，是欲想、恚想、害想——是由此處生不善念。工匠！若然，此等之不善念於何處爲無殘之滅耶？由此等不善念之滅言。工匠！此

處有比丘離欲……乃至……成就住於初禪。於此，此等不善念爲無殘之滅。工匠！若然，如何實行，爲達於不善念滅之行耶？於此，比丘爲使不生未生之惡不善法，發起是念、努力、勤精進、於心策勵、精勤。對已生之惡不善法……乃至……對未生之善法……乃至……住立於已生之善法，不使迷亂，逐漸增大，修習令成完滿。發起是念、努力、勤精進，於心策勵、精勤。工匠！實則如是實行，爲達於不善念滅之行。

28
工匠！若然，如何爲善念耶？是無欲念、無恚念、無害念，工匠！此等稱之爲善念。工匠！然此等之善念由何而生耶？由此等善念之所生言，應說其爲由想所生。如何爲想耶？實則想亦有多種多樣，無欲想、無恚想、無害想——由此處生善念。工匠！若然，此等之善念於何處爲無殘之滅耶？由此等善念之滅言。工匠！於此處有比丘，尋伺已息故……乃至……成就住於第二禪。於此，此等善念爲無殘之滅。工匠！然如何實行，爲達於善念滅之行耶？工匠！於此，比丘爲使不生未生之惡不善法，發起是念、努力、勤精進，於心策勵、精勤，對已生之惡不善法……乃至……對未生之善法……乃至……於心策勵、精勤。工匠！實

則如是之實行，乃達於善念滅之行。

29

工匠！又，我如何說成就十法之人爲善具足，達於最上、最勝善，是無能勝之沙門耶？工匠！此處有比丘成就無學之正見，成就無學之正思惟，成就無學之正語，成就無學之正業，成就無學之正命，成就無學之正精進，成就無學之正定，成就無學之正智，成就無學之正解脫。工匠！我說成就此等十法之人具足善，爲達於最上、最勝善，是無能勝之沙門。」

世尊說示已，工匠五支對世尊之所說歡喜、信受。

第七九 善生優陀夷小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園。爾時，普行者善生優陀夷在孔雀林、普行者園，與普行者大眾俱住。時，世尊清晨、著衣，執持衣鉢爲行乞入王舍城。爾時，世尊自謂：「今至王舍城行乞時尙過早，我何不去孔雀林、普行者園善生優陀夷處。」

30 於是、世尊邁向孔雀林、普行者園而去。爾時，普行者善生優陀夷與普行者大眾俱坐，發喚聲、高聲、大聲、而爲種種徒勞無益之論議。是即：王論、賊論、大臣論、兵論、畏怖論、戰鬥論、食論、飲論、衣論、牀論、華鬘論、香論、親族論、乘論、村論、街論、市論、國土論、婦人論、英雄論、傳聞論、井邊談天論、祖先論、異相論、世間論、海洋論，如是等有無之論。

爾時，普行者善生優陀夷遙見世尊前來，乃自告誡大眾曰：「諸賢！請肅靜！諸賢！請勿作聲！彼沙門瞿曇來矣。彼尊者好靜、修靜、稱讚靜。或許彼知〔我等〕爲靜之會衆，欲來見訪！」如是彼普行者便保持沉默。

時世尊來至彼普行者善生優陀夷處。爾時，普行者善生優陀夷白世尊言：「世尊！請進，世尊善來。世尊！世尊終有來此處之機會矣。世尊！請坐此特設之座。」世尊就所設之座。普行者善生優陀夷亦取一卑座，坐於一面。時，世尊對普行者善生優陀夷問曰：「優陀夷！今在此處爲何話而集坐耶？又爲何而中斷對話耶？」

「世尊！我等今集坐之所言可暫擱置。世尊！此話以後世尊將不難聞知。世尊！我未來此會衆之處時，此大眾爲種種徒勞無益之論而集坐。然而世尊！當我來此會衆時，此會衆仰視我顏而讓坐謂：『若沙門優陀夷爲我等說法，我等願謹傾聽。』世尊！然世尊來此會衆之處時，我與此大眾俱皆瞻仰世尊之尊顏而請坐謂：『若世尊爲我說法，我等願樂聽聞。』」

「優陀夷！若有使我應答者、汝可話語。」

「世尊！昔日有知一切、見一切、自認無餘知見之人，自謂：『我行住眠寤，常恒知見現於前。』我對過去事之發問時，彼則以他事作回避，移將論於外而現忿怒、瞋恚與不滿。世尊！我對世尊起歡喜之念而思曰：『實應爲世尊，實應爲善逝，願將爲說示此等之法。』」

「優陀夷！然而知其一切，見一切、自認無餘知見，而謂：『我行住眠寤，常恒知見現於前，』但依汝有關過去事之發問，將以他事迴避，將移論於他，現忿怒、瞋恚與不滿者爲何人耶？」

「世尊！是尼乾子。」

「優陀夷！實憶念諸種之宿命、即一生，二生……乃至……如有憶念其一之相，與其詳細狀況俱之諸種宿命之人，於我：『有關過去發問，或我對彼有關過去之發問，彼對我有關過去之問，解答可使心滿足。或我對彼有關過去之問，解答可使心滿足。優陀夷！實則以清淨超人之天眼，見有情之生死、貴、賤、好、醜、善趣、惡趣……乃至……有從其業知有情之人，彼對我發問有關未來，或我對彼發問有關未來，彼對我有關未來之問，解答可使心滿足，或我對彼有關未來之問，解答可使心滿足。然而優陀夷！過去暫且擱置，未來亦暫且擱置，我將對汝說法：』彼有時即此有，彼生時即此生，彼無時即此無，彼滅時即此滅。」

「世尊！我依此身，雖於所經驗之範圍，對如是一一之相，及其詳細狀況俱，不能憶念。如何憶念我諸種宿命，即一生，二生……乃至……憶念如是一一之相，及

其詳細狀況俱諸種宿命，得能如世尊耶？世尊，其實我今並未見飄風鬼，又如何以我清淨超人之天眼，見有情之生死、貴、賤、好、醜、善趣、惡趣……乃至……隨其業而知有情、得能如世尊耶？世尊，世尊更請告我：「優陀夷！過去且暫擱置、未來且暫擱置，我將爲汝說法：「彼有時即此有，彼生時即此生、彼無時即此無、彼滅時即此滅。」此又將令我不甚可解。世尊，或許我於自師之教對世尊解答之間，使我的心得滿足。」

「然則，優陀夷！汝自師之教爲何。」

「世尊！我自師之教如是：『此是最上之色光，此是最上之色光。』」

「優陀夷！汝自師之教如是：『此爲最上之色光。此爲最上之色光。』其最上之色光者爲何耶？」

「世尊！較其色光爲更勝之色光，或比他無與倫比之更優越色光，即是最上之色光也。」

「優陀夷！較其色光爲更勝之色光，或比他無與倫比之更優越色光、色光爲何耶？」

「世尊！較其色光爲更勝之色光，或比他無與倫比之更優越色光，即是最上之色光。」

「優陀夷！如斯將爲無結論。汝說：『世尊！較其色光爲更勝之色光，或爲無與倫比之最優色光，即是最上之色光。』而汝未說示其色光爲何。優陀夷！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於此國中求第一美女愛之。』他人對彼作如是言：『你啊！汝求愛之第一美女爲刹帝利女耶？或爲婆羅門女耶？或爲毘舍女耶？或爲首陀女耶？汝知之否？』於此問彼答曰：『否！』他人又對彼作如是言：『你啊！汝求愛之第一美女是如是名耶？如是姓……乃至……或長身耶？或短身耶？或中身耶？或其膚色爲黑耶？或褐色耶？或黃色耶？住何處之村，或街、或市耶？汝知之否？』於此問彼答曰：『否！』他人又對彼作如是言：『你啊！汝是對不知而亦未見者求愛乎？』於斯問彼答謂：『誠然。』優陀夷！汝將對此作如何之思耶？如是其人之所說乃於正理非不相應者耶？」

「世尊！確實如是，如是，比人之所說爲不相應於正理。」

「優陀夷！汝實亦如是。汝謂：『世尊，其色光爲無比之最勝色光，或爲無與倫

比之最優色光，即爲最上之色光。」而汝並未說示其色光爲何。」「世尊，譬如琉璃寶珠爲清淨，玉質殊妙，八楞而乃經善加修治，置於紅色褐布上時，如光耀輝煌所照耀。我①無病而死之後，當有如是之色光。」

34

「優陀夷！汝如何作思耶？琉璃寶珠之清淨玉質殊妙，八楞而經善加修治，置於紅色之褐布上時，如光耀、輝煌所照耀，其與闇夜之螢光，於此兩者之色光中，以何者之色光爲較秀較優耶？」

「世尊！彼闇夜之螢光，於此等兩者色光中爲較秀、較優。」

「優陀夷！汝作如何思耶？」闇夜之螢光與闇夜之油燈，於此等兩者之色光中，何者之色光爲較秀、較優耶？」

「世尊！彼闇夜之油燈，於此等兩者色光中是較秀、較優者。」

「優陀夷！汝作如何思耶？闇夜之油燈與闇夜之大火聚，於此兩者之色光中，何者之色光爲較秀、較優耶？」

「世尊！彼闇夜之大火聚……是較優者。」

「優陀夷！汝作如何思耶？闇夜之大火聚與皎明無雲天空之太白星，於此兩者之

色光中……乃至……是何者較優耶？」

「世尊！彼皎明無雲天空之太白星……是優者。」

「優陀夷！汝作如何思耶？皎明而無雲天空之太白星，與十五日布薩之日、皎明無雲天空之中夜圓月……乃至……是何者較優耶？」

「世尊！十五日布薩之日，皎明無雲天空之中夜圓月……是較優者。」

「優陀夷！汝作如何思耶？十五日布薩之日、皎明無雲天空之中夜圓月，與雨期最後月，秋時、皎明無雲天空日中之太陽……乃至……是何者較優耶？」

「世尊雨期最後月、秋時、皎明無雲天空之日中太陽……乃至……是較優者。」

「優陀夷！更有……不及此等日月之光衆多之諸天，此爲我知之者，但我不說：『其色光爲最勝、或別無其他更優之色光。』誠然！優陀夷！汝稱：『較彼螢光更劣，較爲弱者，即爲最上之色光。』但對其色光汝卻未予說示。」

「世尊！爲遮是論，善逝爲遮是論。」

「優陀夷！汝何故作如是言：『世尊是遮論，善逝是遮論』耶？」

「世尊！我自師之教如是：『此是最上之色光，此是最上之色光。』然而世尊，

我等自師之教，依世尊〔教示〕所檢討、反問、究明，方知其說之虛妄，是過失。」

「優陀夷！如何爲一向樂之世界耶？又證得其一向樂之世界，可有理由與行道耶？」

「世尊！我自師之教如是：『有一向樂之世界，證得其一向樂之世界，有理由有其行道。』」

「優陀夷！然而證得彼一向樂之世界，其理由、行道爲何耶？」

「世尊！此處或有人，捨殺生，離殺生，捨不與取，離不與取，於愛欲捨邪行，於愛欲離邪行，捨妄語，離妄語，或又受持其他苦行功德。世尊，是即證得其一向樂之世界，是有理由，有行道。」

「優陀夷！汝作如何思耶？捨殺生，離殺生時，其時自爲一向樂耶？或爲樂苦耶？」

「世尊！爲樂苦。」

「優陀夷！汝作如何思耶？不與取……乃至……於愛欲之邪行……乃至……妄語……乃至……受持其他苦行功德時，其時自爲一向樂耶？或爲樂苦耶？」

「世尊！爲樂苦。」

「優陀夷！汝作如何思耶？今行樂苦相混之行道，可證得一向樂之世界耶？」

「世尊！爲遮是論，善逝！爲遮是論。」

「優陀夷！汝何故言：『世尊爲遮是論、善逝爲遮是論耶？』」

「世尊！我自師之教是如是：『有一向樂之世界，證得其一向樂之世界，是有理由、有行道。』世尊！我等自師之教，依世尊所檢討、反問、究明，方知其說之虛妄，爲過失。世尊！然而如何爲一向樂之世界耶？又證得其一向樂之世界，是有理由，有行道耶？」

37

「優陀夷！實有一向樂之世界，亦有證得其一向樂世界之理由與行道。」

「世尊！然而證得其一向樂之世界，其理由與行道爲何耶？」

「優陀夷！此處有比丘離欲……乃至……成就住於初禪。尋伺已息……乃至……第二禪……乃至……成就住於第三禪。優陀夷！實則此即證得其一向樂之理由與行道。」

「世尊！其實此並非證得一向樂世界之理由與行道。世尊！於此範圍爲已證得一

向樂之世界。」

「優陀夷！於此範圍，并非已證得一向樂之世界。其爲證得一向樂世界之理由與行道。」

如是說示時！普行者善生優陀夷之會衆，發起呼喚聲、高聲、大聲言曰：「如今我等皆不能服己師，如今我等皆不能服己師，我等實不知有比較更優勝者。」爾時，普行者善生優陀夷令彼等普行者肅靜，向世尊曰：「世尊！然則於如何範圍，始證得一向樂之世界耶？」

「優陀夷！於此有比丘捨樂……乃至……成就住於第四禪。與生於一向樂世界之彼等諸天俱立、俱語、交互論議。優陀夷！於此範圍爲證得一向樂之世界。」

「世尊！今諸比丘，爲證得此一向樂之世界、是依世尊修梵行耶？」

「優陀夷！爲證得此一向樂之世界、諸比丘並未依我修梵行，優陀夷！其實另有更勝、更優之他法，爲欲證得，諸比丘乃依我修梵行。」

38 「世尊！然諸比丘爲欲證得而依世尊修梵行，而此更勝、更優之法爲何耶？」

「優陀夷！於此處如來爲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

丈夫、天人師、覺者、世尊而出現於世……乃至……彼爲斷此等五蓋、心穢、慧羸、離欲……乃至……成就住於初禪。優陀夷！此亦爲更勝、更優之法。爲證得於此，諸比丘乃依我修梵行。優陀夷！復次，比丘尋伺已息故……乃至……成就住於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優陀夷！此亦爲更勝、更優之法，爲證得於此，諸比丘乃我修梵行。以彼如是心等持之：清淨、皎潔、無穢、離垢、柔軟、堪任、確立不動時，令心憶向宿命智。彼憶念種種宿命，即一生，二生……乃至……憶念其一之一相，及其詳細狀況俱之種種宿命。優陀夷！此即更勝，更優之法。爲證得於此，諸比丘依我修梵行。彼以如是心等持之：清淨、皎潔、無穢、離垢、柔軟、堪任，確立不動時，令心向有情生死智。彼以清淨而超人之天眼，見有情之生死、貴、賤、好、醜、善趣、惡趣……乃至……知隨其業。優陀夷！是即更勝、更優之法，爲證得於此，諸比丘依我修梵行。彼以如是心等持之：清淨、皎潔、無穢、離垢、柔軟、堪任、確立不動時，令心向漏盡智。彼如實知，是爲苦。如實知，是爲苦之集。如實知，是爲苦之滅。如實知，是爲苦滅之道。如實知、此等爲漏。如實知，是爲漏之集。如實知，是爲漏之滅。如實知，是爲漏滅之道。彼如是知、如是見，由欲漏心

解脫，由有漏心解脫，由無明漏心解脫，於解脫有令解脫之智。知生已盡，梵行已成，應作已作，再不至此如今之狀態。優陀夷！此等爲更勝、更優之法，爲證得於此，諸比丘依我修梵行。」

作此語時，普行者善生優陀夷向世尊言：「偉哉！世尊！偉哉！世尊！譬如扶起將倒，拯救將覆，對迷者教之以道，使有眼者可見色，於暗中持來明燈，如是世尊以種種方便之說法。世尊！於此我歸依世尊、歸依法、歸依比丘僧伽。世尊！願世尊許我出家，得受具足戒。」

作是語時，普行者善生優陀夷之會衆，告普行者善生優陀夷曰：「尊者優陀夷！勿依沙門瞿曇修梵行。尊者優陀夷！爲師匠者，勿爲弟子之生活。譬如實水瓶者，即可作釣瓶而此尊者優陀夷，即與彼爲同樣。尊者優陀夷！勿依沙門瞿曇修梵行。尊者優陀夷爲師匠也、勿爲弟子之生活。」如是彼善生優陀夷普行者之會衆，對善生優陀夷普行者依世尊修梵行之事加以阻止。——

第八〇 鞞摩那修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普行者鞞摩那修（遊行著）詣世尊處，詣已，問候世尊，交談銘感話語而立於一面，立於一面之普行者鞞摩那修，於世尊之近傍唱優陀那（自頌）言：「是爲最上之色光，是爲最上之色光。」

「迦旃延！汝又何故作如是言：是爲最上之色光，是爲最上之色光。其最上之色光者爲何耶？」

「尊者瞿曇！即是比色光更勝之色光，或爲無與倫比之優異色光，是即爲最上之色光。」

「迦旃延！然而，其較此色光更勝之色光，或爲無與倫比之優異色光，其色光又爲何耶？」

尊者瞿曇！其爲較此色光更勝之色光，或爲無與倫比之優異色光，即是最上之色光。」

「迦旃延！此爲無結論者。汝謂：『尊者瞿曇！其爲較此色光更勝之色光，或爲無與倫比之優異色光，即爲最上之色光。』但未會說示對其色光。譬如：迦旃延！有人作斯言曰：『我於此國中欲求第一美女愛之。』衆人於是對彼作如是言：『你啊！汝求愛之第一美女爲刹帝利女耶？或爲婆羅門女耶？或爲毘舍女耶？或首陀女耶？汝知之耶？』如是之問，彼答曰：『否！』衆人於是又對彼作如是言：『你啊！汝求愛之第一美女爲如是名耶？如是姓耶？……乃至……或長身耶？或短身耶？或中身耶？或其皮膚色爲黑耶、或爲褐色耶？或爲黃色耶？住何處之村、或街、或市耶？汝知否？』如是之問，彼答曰：『否！』衆人於是又對彼作如是言：『你啊！汝對不知亦未見者求愛耶？』如是之問，彼答：『誠然！』迦旃延！汝對彼作如何思耶？如是，其人之所說，豈非不合於正理耶？」

「確實如是。尊者瞿曇！如是，其人之所說是不合於正理。」

「迦旃延！汝亦如是，汝謂：『尊者瞿曇！較其色光更勝之色光，或無與倫比之優異色光、其即爲最上之色光。』但汝未說示其色光。」

「尊者瞿曇！譬如琉璃寶珠之清淨，玉質殊妙，八楞而善加修治，置於紅色之褐

布上時、光輝、閃耀、明照。當我無病死後，即有如是之色光。」

「迦旃延！汝作如何思耶？琉璃寶珠之清淨、玉質殊妙、八楞而善爲修治、置於紅色之褐布上時，光輝、閃耀、明照，與闇夜之螢光，此兩者之色光中，何者之色光較秀、較優耶？」

「尊者瞿曇！彼闇夜之螢光，才是此兩者色光中之較秀，較優者。」

「迦旃延！汝作如何思之耶？闇夜之螢光與闇夜之油燈光，於此兩者色光中，何者之色光爲較秀、較優耶？」

「尊者瞿曇！彼闇夜之油燈光，於此兩者色光中，是較秀、較優者。」

「迦旃延！汝作如何思耶？闇夜之油燈火與闇夜之火聚，於此兩者色光中，何者爲較秀、較優耶？」

「尊者瞿曇！彼闇夜之火聚……是較優者。」

「迦旃延！汝作如何思耶？闇夜之火聚與拂曉皎明無雲天空之太白星，於此兩者色光中，何者之色光較秀、較優耶？」

「尊者瞿曇！彼拂曉皎明無雲天空之太白星……是較優者。」

「迦旃延！汝作如何思耶？拂曉之皎明無雲天空之太白星，與十五日布薩日皎明無雲天空之中夜圓月，於此兩者之色光中，何者之色光是較秀、較優耶？」

「尊者瞿曇！彼十五日布薩日，皎潔無雲天空之中夜明月……是較優。」

「迦旃延！汝作如何思耶？十五日布薩日、皎明無雲天空之中夜圓月與雨期最後月、秋時、皎明無雲天空之日中太陽……乃至……是何者較優耶？」

「尊者瞿曇！雨期最後月、秋時、皎明無雲天空之日中太陽……是較優。」

「迦旃延！又，此等日月之光亦不及衆多之諸天，此爲我知之者，但我不言：『其色光爲最勝之色光，或爲無與倫比最優之色光。』然而，迦旃延！汝稱：『彼螢光爲最劣、最弱者，其爲最上之色光。』但汝未說示其色光。」

迦旃延！有此等五種之欲。云何爲五？眼所識之色、可愛、可樂、可喜、可意、引欲、峻情者等是。耳所識之聲……乃至……鼻所識之香……乃至……舌所識之味……乃至……身所識之觸、可愛、可樂、可喜、可意、引欲、峻情者等是。迦旃延！此等爲五種之欲。

「迦旃延！實則緣此等五種之欲而生，由欲樂生最上欲樂，此謂之此等中之最

上。」

如是說時，普行者鞞摩那修白世尊言：「稀有哉！尊者瞿曇！是未曾有哉！尊者瞿曇！依尊者瞿曇所說：『由諸欲生欲樂、由欲樂生最上欲樂。』是謂此等中之最上。」

「迦旃延！此爲依彼異見者、異信者、異樂者、異瑜伽者、異修行者、難知爲欲、欲樂、或最上欲樂。迦旃延！比丘之阿羅漢、漏盡、安住於所住，應作已作，棄重擔、逮達己利、斷盡有結、依正智得解脫者可知此也。即知爲欲、欲樂、或最上之欲樂。」

如是說時，普行者鞞摩那修忿怒不悅，罵詈世尊，毀謗世尊，謂世尊：「沙門瞿曇爲是惡意。」對世尊言曰：「如是，此處或有沙門婆羅門不知過去，不見未來，但自認：『此生已盡、梵行已成、應作已作，再不到此如今狀態。』彼等之如此所說爲可笑，爲虛名，是無實而虛妄。」

44 「迦旃延！沙門婆羅門而不知過去，不見未來，於自認：『生已盡、梵行已成、應作已作，再不到如今之狀態』者，是爲正當之呵責。然而迦旃延！過去且擱置，

未來且置擱，我之弟子有智、不詐誑、詐瞞，質直之人，且來，我當予教化，我依法說示，如我所教而行者，不久可自知自見。如此是由正縛，亦即無明之縛而解脫者。迦旃延！譬如幼稚、無智、仰臥之嬰兒，於其頭部等五處以布巾包縛，彼童子成長諸根成熟後，則其束縛脫落，彼即了知：『我已解脫，而已無縛。』迦旃延！如此是有智，無詐誑、詐瞞、質直之人，且來，我當予教化，說示以我法，如我所教而行者，不久可自知自見。正如此由是正縛，亦即由無明之縛而解脫者。」

如是說時，普行者鞞摩那修白世尊言：「偉哉！尊者瞿曇！偉哉！尊者瞿曇！……乃至……尊者瞿曇！自今日以後，願我終生歸依而爲優婆塞。得予受持。」

第四品 王品

第八一 陶師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與大比丘衆俱，遊方至拘薩羅國。爾時，世尊離道外行，於某場所現微笑。時，尊者阿難思忖：「何因、何緣，世尊現微笑耶？無因，如來是不現微笑。」爾時，尊者阿難，偏袒一肩，向世尊合掌，白世尊言：「世尊！以何因何緣世尊現微笑耶？無因如來當不現微笑。」

「阿難！往昔此地有一名爲鞞婆陵耆聚落。繁榮、殷盛，人民衆多，人口密集。阿難！鞞婆陵耆聚落附近，住有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阿難！此處即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之園林。阿難！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即坐此地教誡比丘僧伽。」

爾時尊者阿難將僧伽梨衣四疊展敷，向世尊言：「世尊！若然，世尊且請坐，此

地正應是二應供、等正覺者之所受用處。」世尊就所設之座，坐已，世尊告阿難曰：「阿難！於前世，此地乃名爲鞞婆陵耆之聚落。繁榮、殷盛，人民衆多，人口密集。阿難！於鞞婆陵耆附近、住有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阿難！此處爲應供、正等覺者迦葉世尊之園林。阿難！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坐於此地教誡比丘僧伽。阿難！在鞞婆陵耆聚落有一名爲伽提喀羅之陶師，是應供、等正覺者之奉事者，是第一奉事者。阿難！伽提喀羅陶師之友人、親友，有一名爲覺提波羅之青年。阿難！伽提喀羅陶師告覺提波羅青年曰：「覺提波羅！我等往見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我思見應供、等正覺者之彼世尊，爲我等之幸事。」爲是言時、覺提波羅青年告伽提喀羅之陶師曰：「且止！伽提喀羅！見彼禿沙門了無何益。」阿難！再度……乃至……三度、阿難！伽提喀羅陶師告覺提波羅青年曰：「覺提波羅！我等往見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我思見彼應供、等正覺者世尊爲我等之幸。」阿難！三度、覺提波羅青年告伽提喀羅陶師曰：「且止！伽提喀羅！彼禿沙門見之了無何益。」「然！覺提波羅！我等持盥洗具與洗粉爲水浴可往河中？」「可往。」阿難！覺提波羅青年，允諾伽提喀羅陶師。

時，阿難！伽提喀羅陶師與覺提波羅青年持盥洗具與洗粉往河中水浴。時伽提喀羅陶師告覺提波羅青年曰：「覺提波羅！附近有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之園林，我等往見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我思見彼應供、等正覺者世尊爲幸事。」如是言時，阿難！覺提波羅青年告伽提喀羅陶師曰：「且止！伽提喀羅！見彼禿沙門了無何益。」再次，阿難！……乃至……三度，阿難！伽提喀羅陶師告覺提波羅青年曰：「覺提波羅君！附近有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之園林，我等往見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我思見彼應供、等正覺者世尊爲幸事。」阿難！三度覺提波羅青年告伽提喀羅陶師曰：「且止！伽提喀羅！見彼禿沙門了無何益也。」

爾時，阿難！伽提喀羅陶師抓持覺提波羅青年之腰帶曰：「覺提波羅！附近有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之園林。……乃至……我思爲幸事。」爾時，阿難！覺提波羅青年解其腰帶，告伽提喀羅陶師曰：「且止！伽提喀羅！見彼禿沙門無何益也。」阿難！伽提喀羅陶師抓持覺提波羅青年所洗頭髮曰：「覺提波羅！附近有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之園林。……乃至……我思爲幸事」。

時，阿難！覺提波羅自思：「誠希有哉！誠未曾有哉！彼卑生之伽提喀羅陶師，

竟敢抓持我所洗頭髮，實乃極少未曾有事。」於是告彼伽提喀羅陶師曰：「伽提喀羅！汝如是作強迫耶？」『覺提波羅！雖如是作強迫，是乃我思見彼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爲幸事故。』「若然，伽提喀羅！請汝放手，我等前往。」

時，阿難！伽提喀羅陶師與覺提波羅青年詣彼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處，詣已，伽提喀羅陶師向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敬禮，坐於一面。覺提波羅青年亦與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互相問候、交談銘感之語後，坐於一面。阿難！坐於一面之伽提喀羅陶師向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白言曰：「世尊！彼爲我友，親友覺提波羅青年。願世尊爲彼說法。」爾時，阿難！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對伽提喀羅陶師與覺提波羅青年以法語教示、教導、激勵、使令歡喜。阿難！伽提喀羅陶師與覺提波羅青年依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以法語之所教示、教導、激勵使令歡喜，對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之所說，歡喜、隨喜，由座起立，向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敬禮右繞而去。

阿難！爾時，覺提波羅青年告伽提喀羅陶師曰：「伽提喀羅！汝今聞此法、不願由在家，而爲無家出家之生活否？」

「覺提波羅！汝有所不知，我尙應扶養盲目年老之父母！」

「若然，伽提喀羅！我願由在家、而爲無家出家之生活。」

阿難！爾時，伽提喀羅陶師與覺提波羅青年詣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處，詣已，向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敬禮，坐於一面。阿難！坐於一面之伽提喀羅陶師，向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言曰：「世尊！彼是我友、親友覺提波羅青年者是，世尊！願准此人出家。」阿難！覺提波羅青年於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之座前得以出家，得具足戒。阿難！爾時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依彼所欲，使住鞞婆陵耆，覺提波羅青年得具足戒後不久，於得具足戒數月時，出向波羅奈遊方，次第遊方，到達波羅奈。

阿難！於其處所，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住於波羅奈仙人墮處鹿野苑。阿難！迦尸王頰鞞聽說：「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到達波羅奈，住於仙人墮處鹿野苑。」此時，迦尸王頰鞞駕馭衆多華麗之車，而自乘一華麗車，以衆多華麗車，以王者之大威容，爲欲面見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而出離波羅奈城。驅車至車之通路，然後下車，徒步詣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處。詣已，向應供、等正覺者迦葉

世尊敬禮，坐於一面。阿難！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對坐於一面之迦尸王頰鞞，以法語教示、教導，使之歡喜。阿難！彼時迦尸王頰鞞依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以法語之所教示、教導、激勵、而感歡喜，并對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曰：「世尊！世尊明日與比丘衆俱，請受我食。」阿難！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默然接受。彼時，阿難！迦尸王頰鞞知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已允接受，乃從座起，向應供、等正覺者敬禮右繞離去。時，阿難！其夜過後，迦尸王頰鞞於彼住居，準備殊妙之嚼食、噉食、除去米飯之黑粒及種種湯汁、種種助味，向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報時曰：「世尊！爲時已至，調食已訖。」

阿難！爾時，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清晨，著衣，持衣鉢至彼迦尸王頰鞞住處。至已，與比丘衆俱，就坐於所設之座，阿難！彼時，迦尸王頰鞞向以佛爲上首之比丘衆，親以手供養，充分勸食。阿難！彼時，迦尸王頰鞞於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食事已畢，手離鉢後，乃自取一卑座坐於一面。阿難！坐於一面之迦尸王頰鞞，白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曰：「世尊！願世尊於波羅奈接受我之雨季安居。僧伽亦可如是奉事。」不也，大王！我已接受雨季安居矣。」再次，阿難！……乃至

……三度，阿難！迦尸王頰鞞，白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曰：「世尊！世尊於波羅奈請接受我之雨季安居，僧伽亦可如是奉事。」不也，大王！我已接受雨季安居矣。

51。「爾時，阿難！迦尸王頰鞞思惟：『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於波羅奈不能接受我之雨季安居。』於是心懷疑惑、憂感。時，阿難！迦尸王頰鞞向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曰：『世尊！於我之外，爲奉事世尊者耶？』」大王！爲一鞞婆陵耆之聚落，彼處有一名爲伽提喀羅陶師彼爲我之奉事者，做第一之奉事者。大王！汝思：『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於波羅奈，不受我之雨季安居，』現有疑惑、憂感。但伽提喀羅陶師則無如是之事，亦不應有之。大王！伽提喀羅陶師離殺生、離不與取、於愛欲離邪行、離妄語、離穀酒、木酒、酒放逸處。大王！伽提喀羅陶師於佛具足絕對淨信、於法具足絕對淨信、於僧伽具足絕對淨信，具足聖者所愛之戒。大王！伽提喀羅陶師於苦無惑，於苦集無惑，於苦滅無惑，於導向苦滅之道無惑。大王！伽提喀羅陶師爲「一食者」而行梵行者，爲具戒者，爲善法者。大王！伽提喀羅陶師，離美麗之摩尼珠，離金銀。大王！伽提喀羅陶師不以棒或手掘大地。若有河岸之崩土、或鼠傷土，則以畚持其土歸，作器物而言曰：『置①殘餘之米、殘餘之綠豆、殘餘

52 之豌豆、將汝所欲之器物持歸。」大王！伽提喀羅陶師扶養彼盲目年老之父母。大王！伽提喀羅由於斷五下分結，爲化生者。」

大王！我曾住鞞婆陵耆聚落。大王！時，我清晨，著衣，執持衣、鉢，到伽提喀羅陶師父母處，到已，告伽提喀羅陶師之父母言曰：「彼跋伽婆（陶師）往何處耶？」「世尊！尊師之奉事者不在家，然而請由壺中取米飯，由鉢器取湯汁請食。」彼時，大王！我由壺取米飯，由鉢器取汁，食畢離座而行歸去。彼時，大王！伽提喀羅陶師到父母處，到已，告父母曰：「誰人由壺取米飯，由鉢器取汁，食畢離座而歸耶？」「我兒！是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由壺取米飯，由鉢器取汁，食畢離座而歸去。」大王！伽提喀羅陶師思惟：「實我榮幸也，實我爲真幸。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對我如是信任。」彼時，大王！伽提喀羅陶師半月之間，父母七日之間。其喜樂之念不去。

大王！我曾住鞞婆陵耆聚落。大王！爾時，我清晨，著衣，持衣、鉢到伽提喀羅陶師處，到已，告伽提喀羅陶師之父母曰：「彼跋伽婆往何處耶？」「世尊！尊師之奉事者不在家，然可由瓶取乳糜，由鉢器取湯汁請食。」大王！彼時，我由瓶取乳糜，

由鉢器取汁，食畢離座歸去。時，大王！伽提喀羅陶師還回父母處，到已，告父母曰：「誰人由瓶取乳糜，由鉢器取汁，食畢由座起立歸去耶？」我兒！是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乃至……歸去。」彼時，大王！伽提喀羅陶師思惟：「實我爲榮幸，實我真榮幸。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對我如是信任。」彼時、大王！伽提喀羅陶師半月之間，父母七日之間，喜樂之念不去。

大王！我曾住鞞婆陵耆聚落，爾時，我住屋漏雨，彼時大王！我告諸比丘曰：「諸比丘！汝等前往伽提喀羅住處，尋取茅草來。」爲是言時，大王！諸比丘告我曰：「世尊！伽提喀羅陶師之住處無茅草，但彼家則爲茅草所葺。」諸比丘，汝等前往取來伽提喀羅陶師家屋頂之茅草。」彼時，大王！伽提喀羅陶師之父母告諸比丘曰：「誰取我家屋頂之茅草耶？」諸比丘曰：「老婦！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之屋漏雨。」諸尊者！請取去。諸尊者！請取去。」彼時，大王！伽提喀羅陶師還至父母處，至已，告父母曰：「誰人取我家之屋頂茅草耶？」我兒！是諸比丘，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住屋漏雨。」彼時，大王！伽提喀羅陶師思惟：「實我爲榮幸，實我真榮幸也。應供、等正覺者迦葉世尊對我如是信任。」彼時，大王！伽提喀羅陶師半月之間，父母

54 七日之間，喜樂之念不去。大王！時，彼家雖三個月間全無屋頂，然不漏雨。大王！伽提喀羅陶師是如是之人。」

「世尊！伽提喀羅陶師是榮幸。陶師爲真榮幸。世尊！世尊如是對彼之信任。」
阿難！時，迦尸王頰鞞，向伽提喀羅陶師，將白粳米與其相應之助味品，載五百米車送去。爾時，阿難！彼等王臣往告伽提喀羅陶師處曰：「尊者！此所載白粳米及其相應之助味品等五百米車，爲迦尸王頰鞞所贈汝者。尊者請受納。王因多事未得前來。」

阿難！「彼時之覺提波羅青年爲別人耶？」汝作如是思耶？阿難！然不可爲如是之見，爾時之覺提波羅青年即我是。」

世尊說示已。尊者阿難，歡喜、信受於世尊之所說。

第八二 賴吒和羅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與大比丘衆俱，遊方拘樓國，來至名爲喻蘆吒之拘樓國聚落，喻蘆吒之婆羅門居士衆會如是聞說：「實是釋迦族子，由釋迦族出家之沙門瞿曇、與大比丘衆俱，遊方來拘樓國，到達喻蘆吒。彼世尊瞿曇，乃如是揚善名稱：「彼世尊爲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覺者、世尊是。」彼對天、魔、梵天、沙門婆羅門俱之此世界人天大衆、自知自證而予教示。彼說初善、中善、終善、有義有文之法，說示完全，圓滿、清淨之梵行。如是得見彼應供者，乃爲幸事。」

彼時，喻蘆吒之婆羅門居士衆詣世尊處、詣已，或向世尊敬禮，坐於一面，或與世尊問候，交談銘感之語，坐於一面，或向世尊合掌，坐於一面，或於世尊面前宣告姓名，坐於一面，或默然坐於一面，坐於一面喻蘆吒之婆羅門居士大衆，請世尊以法語教示。教導、激勵，使令歡喜。

爾時，喩蘆吒之第一良家子名賴吒和羅之善男子，坐於衆中，時善男子賴吒和羅思惟：「世尊說示之法，我如能會得、住於在家，行一向圓滿，一向清淨，如琢磨眞珠之梵行是爲不易，不如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去爲出家之無家生活。」時、喩蘆吒之婆羅門居士衆，世尊以法語教示、教導、激勵、使令歡喜。歡喜世尊之所說，隨喜、離座，敬禮世尊，右繞離去。彼時，善男子賴吒和羅於喩蘆吒之婆羅門居士衆離去不久，又詣世尊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善男子賴吒和羅向世尊言：「世尊！世尊所說示之法，我如會得，住於在家，行一向圓滿、一向清淨，如琢磨眞珠之梵行是爲不易，我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世尊！我願世尊許我出家，得具足戒。」

「賴吒和羅！汝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事，父母已允之耶？」

「世尊！我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生活之事、尙未經父母允許。」

「賴吒和羅！如來對父母未允許者，不使令出家。」

「世尊！父母會許我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時，善男子賴吒和羅從座而起，敬禮世尊，右繞離去。至父母處，至已，告父母曰：「父母！我如會得世尊所說

示之法，住於在家……乃至……欲出家。我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請予允許。」

爲是言時，善男子賴吒和羅之父母對善男子賴吒和羅言曰：「愛子！賴吒和羅！汝爲我等可愛之一子，爲安樂之生活，受安樂之哺育。愛子賴吒和羅！汝不知任何苦惱。愛子賴吒和羅！今汝欲食、欲飲、欲樂，則食之、飲之、樂之。享受愛欲，樂行福德，我等不許汝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至死我等亦不欲與汝別離，況汝生存之年，安得許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耶？」

再次……乃至……三度，善男子賴吒和羅告父母曰：「父母！我如會得世尊所說之法，住於在家……乃至……請許出家。」三度善男子賴吒和羅之父母對善男子賴吒和羅言曰：「愛子，賴吒和羅！汝爲我等可愛之一子，過安樂之生活，受安樂之哺育，愛子賴吒和羅！汝不知任何苦惱，愛子賴吒和羅！欲食、欲飲、欲樂，則食之、飲之、樂之，享受愛欲，樂行福德，我等不許汝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至死我等亦不欲與汝別離。況汝生存之年，安得許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耶？」

彼時，善男子賴吒和羅以不得父母允許出家，乃就其處，直臥於地曰：「就此處，或我死；不然，或出家，二者唯有一途。」

58

時，善男子賴吒和羅之父母對善男子賴吒和羅言曰：「①愛子賴吒和羅！汝爲我等可愛之一子也。過安樂之生活，受安樂之哺育。愛子賴吒和羅！汝不知任何之苦惱。愛子賴吒和羅，汝起且食、且飲、且樂……乃至……況汝生存之年，安得許汝由在家、出家爲無家之生活耶？」作斯言時，善男子賴吒和羅默然。再次……乃至……三度，善男子賴吒和羅之父母對善男子賴吒和羅言曰：「愛子賴吒和羅！汝爲我等可愛之一子也，過安樂生活，受安樂哺育。愛子賴吒和羅！汝不知任何苦惱。愛子賴吒和羅！汝起且食、且飲、且樂……乃至……況汝生存之年，安得許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耶？」三度，善男子賴吒和羅保持默然。

「爾時，善男子賴吒和羅之父母至善男子賴吒和羅之友處，至已，告善男子賴吒和羅之友曰：「諸賢！彼善男子賴吒和羅、直臥於地。云：就此地，我或死，或出家，二者唯其一途。」

諸賢，請至善男子賴吒和羅處。至已，告彼：「賴吒和羅！汝爲父母最可愛之一子。過安樂生活，受安樂哺育。賴吒和羅！汝不知任何苦惱。賴吒和羅！汝起且食、且飲、且樂，繼續食之、飲之、樂之，享受愛欲，樂行福德。父母不許汝由在家而

59 出家爲無家之生活。父母至死亦不欲與汝別離，況汝生存之年，安得許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耶？」

時，善男子賴吒和羅之友，允諾善男子賴吒和羅之父母，爲去至善男子賴吒和羅處，至已，告善男子賴吒和羅曰：「賴吒和羅！汝爲父母可愛之一子……乃至……況汝生存之年，安得許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耶？」爲是言時，善男子賴吒和羅保持默然。再次……乃至……三度、善男子賴吒和羅之友告善男子賴吒和羅曰：「賴吒和羅！汝爲父母可愛之一子也……乃至……況汝生存之年，安得許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耶？」三度，善男子賴吒和羅保持默然。

時，善男子賴吒和羅之友至善男子賴吒和羅父母處，至已，告善男子賴吒和羅之父母曰：「伯父母！彼善男子賴吒和羅直臥於地。就此地，或死，或出家，二者唯有一途。若卿等不許善男子賴吒和羅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則其唯有死於彼處。若或卿等許善男子賴吒和羅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則彼雖出家亦可見彼。若善男子賴吒和羅，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雖感有不樂，則彼無他途，必得回來此處。善男子賴吒和羅，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生活之事，請予允許。」

「諸賢！我等允許善男子賴吒和羅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但彼雖出家仍應得訪父母。」

彼時，善男子賴吒和羅之友至善男子賴吒和羅處，至已，告善男子賴吒和羅曰：「汝依父母允許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但汝雖出家，仍應得訪父母。」

彼時，善男子賴吒和羅起立，得體力後，詣世尊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善男子賴吒和羅向世尊曰：「世尊！我依父母處允許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世尊請令我出家。」善男子賴吒和羅於世尊處，即得出家，得具足戒。

時，世尊仍隨所欲住喻蘆吒。尊者賴吒和羅得具足戒不久，於得具足戒半月時。

61 向舍衛城遊方而去，次第遊方至舍衛城。於彼處，世尊住舍衛城之祇陀林給孤獨園。時尊者賴吒和羅，獨遠離。住不放逸、熱誠、而精勤，不久後，達於善男子之真正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生活之目的，對於無上梵行之究竟，於現法成就親自證知而住。證知此生已盡、梵行已成，應作已作，再無至此之狀態。尊者賴吒和羅成爲阿羅漢之一人。

時尊者賴吒和羅至世尊處。至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尊者賴吒

憍羅白世尊言：「世尊！若得世尊之允許。我欲訪我父母。」時世尊以心作意知尊者賴吒憍羅心中之所念，世尊知善男子賴吒憍羅不廢修學，爲不可能還俗，乃告尊者賴吒憍羅曰：「賴吒憍羅！今正其時。」

時，尊者賴吒憍羅由座立起，敬禮世尊右繞，摺牀座，持衣鉢，向喻蘆吒遊方而去，次第遊方至喻蘆吒。其處尊者賴吒憍羅住喻蘆吒、拘牢婆王之鹿苑，尊者賴吒憍羅清晨，著衣、持衣鉢行至喻蘆吒，次第乞食已來至己父家。彼時，尊者賴吒憍羅之父，正於門房中央剃除鬚髯，尊者賴吒憍羅之父，遙見尊者賴吒憍羅前來，見而告曰：「如此等之禿沙門令我可愛之一子出家。」時尊者賴吒憍羅於己父家未得布施，未得謝詞，唯得罵詈。

彼時，尊者賴吒憍羅雙親之家婢，出而欲傾棄昨夜之殘粥。彼時，尊者賴吒憍羅告其家婢曰：「小妹！若爲棄物，則投入我鉢內。」

尊者賴吒憍羅雙親之家婢，將昨夜之殘粥倒入尊者賴吒憍羅之鉢時。注視其手足、聲音之相。彼時，賴吒憍羅雙親之家婢，來至尊者賴吒憍羅之母處。至已，告尊者賴吒憍羅之母曰：「尊夫人！知否？令郎賴吒憍羅已來矣。」

「噫！若汝言爲真實，汝即可免除作家婢。」時尊者賴吒和羅母來至尊者賴吒和羅父處。至已，告其父曰：「家主！知否？賴吒和羅善男子來矣。」

彼時，尊者賴吒和羅正憑依牆邊，進食昨夜之殘粥。時、尊者賴吒和羅父近至尊者賴吒和羅處。至已，告尊者賴吒和羅曰：「愛兒！汝不可進食昨夜之殘粥。愛兒賴吒和羅！爲何不進入自己之家耶？」家主！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者，我安有家耶？家主！我爲無家者也。家主！我來汝家、我來此未得布施，未得謝詞，唯得罵詈也。」愛兒賴吒和羅！今可入我等之家。」家主！且止，我今食事已訖。」

「若然，愛兒，賴吒和羅！亦可受明朝之食。」

尊者賴吒和羅默然接受。尊者賴吒和羅父，得知尊者賴吒和羅已接受來至己家。乃命將金幣堆積如山。③覆以筵席、並對尊者賴吒和羅之原妻告曰：「吾媳！今汝應以先前善男子賴吒和羅所愛好、所寵愛之裝飾，裝飾其衣裳。」時尊者賴吒和羅父，翌晨於己家準備殊妙嚼食、嗽食、告尊者賴吒和羅曰：「時至矣、愛兒賴吒和羅！飲食已調備。」時尊者賴吒和羅於清晨著衣、持鉢至己父家，至已，坐於所設之座。彼時，尊者賴吒和羅父命將山積之金幣展開，告尊者賴吒和羅曰：「愛兒，賴吒和羅！

此爲汝母之財、彼爲父之財、祖父之財。愛兒賴吒和羅！享受此財，且得以行福德，如今，愛兒賴吒和羅！汝應廢棄修學而還俗，享受此財，且行福德。」

「家主！若汝欲如我所言而爲，則應將此山積之金幣，滿載於車，運搬至恒河河流中沈沒，何以故？家主！因此金幣，可生愁、悲、苦、憂、惱故。」

彼時，尊者賴吒和羅之原妻，抱其兩足，告尊者賴吒和羅曰：「賢夫！汝是否有最勝之天女，而爲之行梵行耶？」吾妹！我並非爲最勝之天女而行梵行。「吾妹！〔汝〕言賢夫應呼我爲賴吒和羅。」其妻當即昏倒於地。

時尊者賴吒和羅告家主曰：「家主！若欲與食，則宜給與，勿使我困惑。」愛兒賴吒和羅！且食，飲食已調備。」

彼時，尊者賴吒和羅之父將殊妙之嚼食、噉食，親手供養尊者賴吒和羅，充分勸進。彼時，尊者賴吒和羅飲食畢，手離鉢，起立而說此偈曰：

善觀粉飾相

傷痍之積集

多欲多病患

堅固無久住

善觀粉飾容

是爲覆皮骨

摩尼珠耳環

美麗賴衣服

兩足著彩色

塗香抹顏面

雖得欺愚者

難欺彼岸者

髮髻編八辮

眼塗安繕那

雖得欺愚者

難欺彼岸者

如安繕那壺

穢身為美飾

雖得欺愚者

難欺彼岸者

獵夫設圈套

鹿不觸其網

食餌我等去

獵夫有泣時

彼時，尊者賴吒和羅誦此偈畢，去至拘牟婆王之鹿苑，至已，於一樹下坐日中之止住。

時、拘牟婆王命獵師言：「汝獵師、將我宮苑之鹿苑掃除之、我欲往見淨地。」
「大王！承知如命。」獵師應諾拘牟婆王，掃除鹿苑時，見尊者賴吒和羅於一樹下坐日中之止住。見後，去至拘牟婆王處。至已，告拘牟婆王曰：「大王！我掃除鹿苑時，

彼處有喻蘆吒第一良家之子，名喚賴吒和羅之善男子，大王常加稱讚。彼今正於一樹下坐日中之止住。「獵師！若然，則今日爲宮苑最佳時機。我今將供養尊者賴吒和羅。」時拘牢婆王命曰：「於彼處調好嚼食、嗽食，悉教捧獻。」令駕多輛華麗之車，自乘華麗一車，王以多輛華麗之車，以王者之大威風，往見尊者賴吒和羅。離開喻蘆吒，驅車至通路盡處下車，徒步前往，使從者退去，來至尊者賴吒和羅處。至已，向尊者賴吒和羅問候，交談吉慶銘感之語，立於一面。立於一面之拘牢婆王告尊者賴吒和羅曰：「尊者賴吒和羅！請坐此象羈。」不也，大王！卿請就坐，我已有座矣。」拘牢婆王坐於所設之座。坐後拘牢婆王告尊者賴吒和羅曰：「尊者賴吒和羅！有此等四種之衰亡、此處有具足其衰亡者之某諸人等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如何爲四耶？老衰亡、病衰亡、財衰亡、親族衰亡是。尊者賴吒和羅！如何爲老衰亡耶？尊者賴吒和羅！此處有某人，年老、老衰、高齡、經多歲月、已爲頹齡。彼沈思思惟：「我今年老、老衰、高齡、經多歲月，已爲頹齡，我得未得之財，增大已得之財爲不易，今我宜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彼具足此老衰亡，始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爲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

尊者賴吒和羅！是謂之老衰亡也。然尊者賴吒和羅！今尚年少，爲年輕之黑髮青年，爲多幸之青春、人生之初期者。尊者賴吒和羅！並無此老衰亡。尊者賴吒和羅！以何知、何見、何聞、而由在家乃出家爲無家之生活耶？」

尊者賴吒和羅！如何爲病衰亡耶？尊者賴吒和羅！此處有某人、爲病苦之重患。彼沈思：「今我爲病苦之重患，我得未得之財，或增大已得之財爲不易，今我宜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彼具足此病衰亡，而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尊者賴吒和羅！是謂之爲病衰亡。然尊者賴吒和羅，今無病、無惱，均齊消化有力，無過冷、無過熱。尊者賴吒和羅並無此病衰亡。尊者賴吒和羅爲何知、何見、何聞，而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耶？

尊者賴吒和羅！如何爲財衰亡耶？尊者賴吒和羅！此處有某人，爲富、財多、有大財，然彼之財次第減少。知得未得之財，或增大已得之財爲不易，乃將鬚髮剃除、著袈裟衣、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彼具足此財衰亡，剃除鬚髮，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乃至……出家。尊者賴吒和羅！是謂之財衰亡。然尊者賴吒和羅、爲此喻蘆吒之第一良家子，尊者賴吒和羅並非此財衰亡。尊者賴吒和羅爲何

知、何見、何聞、而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耶？

尊者賴吒毘羅！如何爲親族衰亡耶？尊者賴吒毘羅！此處有某人，有衆多之友、親族、血緣，然彼等親戚次第減少。彼沈思：『我曾有衆多之友、親族、血緣，然彼等親戚次第減少。我得未得之財，或增大已得之財爲不易，不如我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彼具足此親族衰亡，而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尊者賴吒毘羅！是謂之親族衰亡。然尊者賴吒毘羅，於蘆吒有衆多之友、親族、血緣。尊者賴吒毘羅並無此親族衰亡。尊者賴吒毘羅爲何知、何見、何聞、由在家向趨無家之生活而出家耶？

尊者賴吒毘羅！有此等之四衰亡，於此處有具足此四衰亡之某諸人等，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然尊者賴吒毘羅，乃皆無此等者。尊者賴吒毘羅爲何知、何見、何聞、而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耶？」

「大王！依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之彼世尊所示四總說、我對其知之、見之、聞之，而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如何爲四耶？『此世爲不堅固者所導也。』大王！依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彼世尊所示之第一法總說，我對

其知之、見之、聞之，而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此世爲無護、無主』大王！依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彼世尊所示之第二法總說，我對其知之、見之、聞之、而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此世爲無所有，應捨一切。』大王！依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彼世尊所示之第三法總說，我對其知之、見之、聞之而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此世爲無滿足、無飽滿、愛之奴隸。』大王！依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彼世尊所示之第四法總說，我對其知之、見之、聞之，而由在家向趨無家之生活而出家。大王！依此等之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彼世尊所示之四法總說，我對其知之、見之、聞之而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

「此世爲導向不堅固也。」尊者賴吒和羅之所言：「尊者賴吒和羅！此所說之義應如何見耶？」

「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耶？卿二十歲或二十五歲時，於象、馬、車、弓、刀皆能之，有股力、膂力，得能事於戰耶？」

「尊者賴吒和羅！我二十歲或二十五歲時，於象、馬、車、弓、刀皆能之，有股

力、膂力，得能事於戰也。尊者賴吒和羅！我如爲有神通力者，於強力不見有等於我者。」

「大王！卿其如何思之耶？卿今日猶有如彼之股力、膂力，得能從事於戰耶？」

「尊者賴吒和羅！其爲不然。今日我已年老、老衰、高齡、經多之歲月，已達頽齡八十歲矣。尊者賴吒和羅！時我爲步行至此地、亦有步行他所者也。」

「大王！有關此事，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彼世尊之所說：「此世爲導向不堅固。」我對其知之、見之、聞之、而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

「希有哉！尊者賴吒和羅！未曾有哉！尊者賴吒和羅！依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彼世尊之善說：「此世爲導向不堅固。」尊者賴吒和羅！實此世爲導向不堅固。尊者賴吒和羅！此王家有象軍勢、馬軍勢、車軍勢、步軍勢、彼等於我等艱難之際，立守護之功績。然而尊者賴吒和羅言：「此世爲無護、無主。」尊者賴吒和羅！於此所說之義應如何可見耶？」

「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耶？卿嘗罹有任何慢性之疾病耶？」

「尊者賴吒和羅！我有慢性痛風之疾，尊者賴吒和羅！時友人、親族、血緣者等

圍繞站立云：「今拘牢婆王勿御崩，今拘牢婆王勿御崩。」

「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之耶？卿對彼等友人、親族、血緣者云：『諸位尊長、友人、親族、血緣者，請來我處，為減輕我之痛感，彼處之所有者、請來分承此苦痛。』此希求為可得耶？或又為卿自身感受其苦痛耶？」

「尊者賴吒和羅！我對彼等友人、親族、血緣者云：『諸位尊長、友人、親族、血緣者，請來我所、為減輕我之痛感彼處之所有者請來分承此痛苦。』如此希求為不可得，惟我自身應感受其苦痛。」

「大王！有關此事，依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彼世尊之所說：『此世為無護、無主。』我對其知之、見之、聞之、而由在家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

「希有哉！尊者賴吒和羅！未曾有哉！尊者賴吒和羅！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彼世尊之善說：『此世為無護、無主。』尊者賴吒和羅！實則此世為無護無主。尊者賴吒和羅！此王家將衆多之金銀藏於地下與上空。然而尊者賴吒和羅言：『此世為無所有，宜捨一切。』尊者賴吒和羅此所說之義應如何見耶？」

71 「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耶？如卿今滿足、具足、欲樂此五種欲，而於他世亦得

思：「我如是滿足、具足、欲樂此等五種之欲耶？」或他人得此財，卿欲趣從其業耶？」

「尊者賴吒憍羅！如我今滿足、具足、樂此五種之欲，於他世亦：『如是滿足、具足、樂此等之五種欲』思之不可得也。他人得此財者，我將趣從所業。」

「大王！有關此事，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彼世尊之所說：『此世爲無所有、宜捨一切。』我對其知之、見之、聞之、而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

「希有哉！尊者賴吒憍羅！未曾有哉！尊者賴吒憍羅！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彼世尊之善說：『此世爲無所有、宜捨一切。』尊者賴吒憍羅！實此世爲無所有，宜捨一切。賢者賴吒憍羅所言：『此世爲無滿足、無飽滿、愛之奴隸。』尊者賴吒憍羅！此所說之義應如何見耶？」

「大王！卿對其如何思之耶？卿住於殷盛之拘樓國耶？」

「誠然。尊者賴吒憍羅！我住於殷盛之拘樓國。」

「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耶？此處有可信正直之人，由東方來至卿處。彼至卿處，作如是言：『大王！所欲知耶？我由東方來。見其處之國土繁榮、殷盛，人民

衆多，人口密集，其處有多數之象軍勢、馬軍勢、車軍勢、步軍勢、其處多有象牙，其處多有加工之金銀、未加工之金銀，有多數之婦女群。然以此等之武力可得征服之。大王！可征服之。卿對其將如何爲之耶？」

72

「尊者賴吒憇羅！我願將其征服而住。」

「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耶？此處有可信正直之人，由西方來至汝處。……乃至……由北方……乃至……由南方來至卿之處。彼至卿處，作如是言：「大王！卿知之耶？我由南方來……乃至……卿對其欲如何爲之耶？」

「尊者賴吒憇羅！我願將其征服而住。」

「大王！有關此事，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彼世尊之所說：「此世爲無滿足、無飽滿、愛之奴隸。」我對其知之、見之、聞之、而由在家向趨無家之生活而出家。」

「希有哉！尊者賴吒憇羅！未曾有哉！尊者賴吒憇羅！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之善說：「此世爲無滿足、無飽滿、愛之奴隸。」尊者賴吒憇羅！實此世爲無滿足、無飽滿、愛之奴隸。」

尊者賴吒毘羅作如言已，更作如次言曰：

我見世間富有人

癡人得財不爲施

慳貪積聚諸財物

貪起欲念愈甚增

王以暴力征天下

領有全土至海濱

並欲求得海彼方

於海此方不滿足

王與其他衆多人

不離其愛至命終

尙未滿足捨人身

此世諸欲未得滿

親族亂髮放哭聲

實該不死今死去
用衣包彼起運出
造積柴堆付荼毘
彼捨諸財唯一衣
以炙串刺焚燒已
親族友人不能護
嗣子持去彼之財
人從所業趣他世
死者之財不隨行
妻財國土皆亦然
依財不能得長壽
依富亦難除老衰
賢者謂此人生短
變易之法乃無常

無論貧富皆能死
賢者愚者同所觸
愚者爲愚被打臥
賢者觸死亦不恐
是故智慧勝於財
速達完成依智慧
不得完全有非有④
癡者作惡入輪迴
入胎生於他世界
少慧而喜小慧者
入胎生於他世界
恰如房中捕賊
惡法乃依己業滅

死生他世爲善行

甘美快意欲多種

種種形色擾亂心

我於諸欲見患難

若然，大王！在家出家我無家。

青年年老身壞時

宛如樹果之熟落

我見此故我出家，大王！

真實沙門爲勝者

第八三 大天捺林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彌薩羅之大天捺林。時，世尊於某處面現微笑。爾時，尊者阿難思惟：「以如何因，如何緣，世尊面現微笑耶？如來無因不現微笑。」彼時，尊者阿難偏袒一肩，向世尊合掌言：「世尊！以如何因，如何緣，世尊現微笑耶？如來無因是不現微笑。」

75

「阿難！昔日，此彌薩羅有一名喚大天之國王。是如法之法王，立正法之大王，婆羅門、居士、都邑之庶民皆行正法。又於半月之第十四日、第十五日、第八日行布薩。阿難！時大天王經數百千年告理髮匠曰：「爾理髮匠！汝若見我頭生白髮，便可告我。」大王！承知如命」阿難！理髮匠應大天王之命。阿難！理髮匠經或數百千年後，見大天王之頭生白髮、見而即告大天王曰：「大王！天使已出現，見頭生白髮矣。」爾理髮匠！若然，即將白髮以金鑷巧拔，置我掌中。」大王！承知如命。」理髮匠應大王命，將其白髮以金鑷巧拔，置於大王掌中。」時，阿難！大天王將良邑賜

與理髮匠，並召長子太子告之曰：「愛兒太子！我天使已現，我已見頭上生白髮、我已享受人間之諸欲，今是應求天上諸欲之時矣。愛兒太子！如今汝當掌此國政，我將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趨向無家生活而出家。愛兒太子！然而汝亦應於見頭生白髮時、即賞良邑於理髮匠。使長子太子掌國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汝宜傳承我所訂定完善之相續法，勿使汝成爲我最後之人。是故，愛兒太子！無論於如何時代，如有將此完善相續法斷絕者，彼即成爲最後之人。是故，愛兒太子！我如是告汝，將我所訂定完善相續法使令傳承，勿使汝成我最後之人。」

彼時，阿難！大天王對理髮匠賞以良邑，令長子太子善掌國政，於此大天榛林，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彼以與慈俱心徧滿一方而住，如是第二方、如是第三方、如是第四方，此上、下、橫、一切處、一切世界、以廣大、無量、無怨、無害之慈俱心、徧滿而住。以與悲俱心，乃至……以與喜俱心……乃至……以與捨俱之心，徧滿一方而住，如是第二方、如是第三方、如是第四方、此上、下、橫、一切處、一切世界、以廣大、無量、無怨、無害之與捨俱心，徧

滿而住。阿難！又，大天王八萬四千年間，作王子之遊戲，八萬四千年間作攝政，八萬四千年間掌王政，八萬四千年間於此大天榛林，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修行梵行。彼修習四梵住、身壞命終之後，得生梵天界。

時，阿難！大天王之子（王）數百千年之後、告理髮匠言：「爾理髮匠！汝若見我頭生白髮，便告知我。」阿難！理髮匠應大天王之子（王）曰：「大王！承知如命。」阿難！理髮匠經幾數百千年後，見大天王之子（已作王）頭生白髮。見而即告大天王之子（已作王）曰：「大王！天使已出現，見頭生白髮矣。」爾理髮匠！若然，將此白髮以金鑷巧拔，置我掌中。」阿難！理髮師應諾大天王之子（已作王）曰：「大王！承知如命。」於是乃將白髮以金鑷巧拔，置於大王掌中。時，阿難！大天王之子（已作王）以良邑與理髮匠，並告其長子太子曰：「愛兒太子！我天使已現，我已見頭生白髮矣、我已享受人間之諸欲，今是應求天上諸欲之時也。愛子太子，今汝掌此國政，我將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愛兒太子！若然，汝亦應見頭生白髮時，便以良邑賜理髮匠，令長子太子掌國政，而後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趨無家之生活而出家。汝宜傳承我所訂定完善之相續法，勿使汝成

爲我最後之人。愛兒太子！無論於如何時代，對如是之完善相續法，如有斷絕者，彼即爲最後之人。是故，愛子太子！我如是囑告，汝傳承我所訂定完善相續法，汝勿成爲我最後之人。」

彼時，阿難！大天王之子（已作王）以良邑賜理髮匠，令長子太子掌國政，於此大天棕林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彼以與慈俱之心……乃至……以與悲俱之心……乃至……以與捨俱之心，徧滿一方、而如是第二方、如是第三方、如是第四方、此上、下、橫一切處、一切世界、以廣、大、無量、無怨、無害之與捨俱心，徧滿而住。阿難！大天王之子（已作王）八萬四千年間作王子遊戲……乃至……身壞命終之後、得生梵天界。阿難！大天王之子孫孫於彼身後，八萬四千代相續於此大天棕林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彼等以與慈俱之心……乃至……以與悲俱之心……乃至……以與喜俱之心……乃至……以與捨俱之心，徧滿一方而住。如是第二方、如是第三方、如是第四方、此上、下、橫、一切處、一切世界、以廣、大、無量、無怨、無害之與捨俱心，徧滿而住，彼等八萬四千年間爲王子之遊戲……乃至

……身壞命終之後，得生梵天界。

此等諸王之最後、爲名喚尼彌之如法法王。大王立法，婆羅門、居士、都邑之庶民行正法，又於半月之第十四日、第十五日、第八日行布薩。

阿難！昔日，集坐於善法講堂，向集會之三十三天發生如次之對話：「實毘提訶人爲幸運，實毘提訶人爲真幸運。尼彌王爲如法之法王。大王立法，婆羅門、居士、都邑之庶民行正法，又於半月之第十四日、第十五日、第八日、行布薩。」

彼時，阿難！天帝釋告三十三天之諸神曰：「諸卿！卿等欲見尼彌王耶？」卿帝釋！我等欲見尼彌王。」時尼彌王正於十五日布薩之當日，洗淨頭髮，行齋戒，昇坐華麗高殿之上。時，阿難！天帝釋譬如是一力強之人，將屈腕伸臂，將伸腕屈臂之間，速由三十三天沒，現姿於尼彌王之前。阿難！時天帝釋告尼彌王曰：「大王！卿爲幸運，大王！卿爲真幸運。大王！三十三天稱讚善法講堂集坐言：「實毘提訶人爲幸運……乃至……行布薩。」大王三十三天之諸神欲面見卿。大王！我爲卿遣千頭馬車。大王！勿再躊躇，請乘天車。」

阿難！尼彌王唯然許諾。彼時，阿難！天帝釋知尼彌王允諾，彼譬如力強之人

將屈腕伸臂，將伸腕屈臂之間，速由當處沒、現姿於三十三天。

時，阿難！天帝釋告御者摩他利言：「汝摩他利！去駕千頭馬車至尼彌王所，作如是言：『大王！此千頭馬車乃由天帝釋爲王所遣來。大王！勿再躊躇，請乘天車。』阿難！御者摩他利應諾天帝釋曰：『尊者！謹遵如命。』乃駕千頭馬車，至尼彌王所告曰：『大王！此千頭馬車乃由天帝釋爲卿所遣來。大王！勿再躊躇，請乘天車。』但大王！我將依何道而送卿耶？依惡業受惡業果報之道耶？抑或依善業受善業果報之道耶？』摩他利！汝將依兩道送我。」阿難！摩他利御者將尼彌王引導至善法講堂。阿難！天帝釋遙見尼彌王到來。面見尼彌王告曰：『大王！請進，大王！善來。大王！三十三天之諸神集坐於善法講堂，讚美曰：『實毘提訶人爲幸運……乃至……行布薩。』大王！三十三天之諸神欲面見卿。大王！諸神中有以神之威力爲樂者。』不也！卿帝釋！請即送我還彌薩羅，於其處，我婆羅門、居士、都邑之庶民行正法，又半月之第十四日、第十五日、第八日、行布薩。」

彼時，阿難！天帝釋告御者摩他利言：「汝摩他利！去駕千頭馬車，速即奉送尼彌王返彌薩羅。」尊者！謹遵如命。」御者摩他利應諾天帝釋，而送尼彌王返彌薩

羅。於其處，阿難！尼彌王向婆羅門、居士、都邑之庶民，行正法，又半月之第十四日、第十五日、第八日、行布薩。

時，阿難！尼彌王經數百千年後，向理髮匠告曰：「理髮匠！汝若見我頭生白髮，便告知我。」阿難！理髮匠應尼彌王曰：「大王！承知如命。」阿難！理髮匠經數百千年後，見尼彌王之頭上生白髮。向尼彌王告曰：「大王！天使已現。見頭已生白髮。」汝理髮匠！若然，將白髮以金鑷巧拔置於我掌中。」阿難理髮匠應尼彌王曰：「大王！遵命。」於是乃將彼白髮以金鑷子巧拔之，置尼彌王掌中。時，阿難！尼彌王以良邑賞賜理髮師。召長子太子、告曰：「愛兒太子！我天使已現、我見頭生白髮、我已享受人間之諸欲。今為求天上諸欲之時。愛兒太子！今汝掌此國政。我將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而出家為無家生活。愛兒太子！然汝亦應於見生白髮時，賞良邑於理髮匠，今長子太子掌國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而出家為無家之生活，汝對我所定之完善相續法予承傳，勿使汝成爲我最後之人。愛兒太子！無論於如何時代，對我所定如是完善相續法，如有斷絕者、彼即爲最後之人。愛兒太子！是故，我如是告汝，將我所定之完善相續法予承傳。汝勿成爲我最後之人。」

阿難！彼時，尼彌王以良邑賜與理髮匠，令長子太子善掌國政，於此大天椽林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彼以與慈俱之心……乃至以悲俱之心……乃至……以與喜俱之心……乃至以與捨俱之心……徧滿一方而住，如是第二方、如是第三方、如是第四方、此上、下、橫、一切處、一切世界、以廣、大、無量、無怨、無害之與捨俱心，徧滿而住。阿難！尼彌王八萬四千年間作王子之遊戲，八萬四千年間掌攝政、八萬四千年間於此大天椽林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修梵行，彼修習四梵住，身壞命終之後，得生梵天界。

然而阿難！尼彌王有一名喚伽羅羅伽那迦之子。彼未由在家而出家作無家之生活，彼將該善相續法斷絕。彼爲其最後之人。

阿難！汝作如是思惟耶：「彼時，定該完善相續法之大天王、爲別人。」然而，阿難！不應有如是見，彼時之大天王，即是我。彼完善相續法爲我所訂定。彼完善相續法係由我所定，承傳於其後之諸人。然而阿難！彼完善相續法不能導至厭離、貪離、滅、寂靜、通智、正覺、涅槃、唯只得生梵天界。阿難！依今我所定之完善相續法、則總爲導至厭離、離貪、滅、寂靜、通智、正覺、涅槃。阿難！然而如今

依我所定之完善相續法，如何能導於厭離、離貪、滅、寂靜、通智、正覺、涅槃耶？彼其實即八支聖道，即：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阿難！依此如今我所定之完善相續法、可導於厭離、離貪、滅、寂靜、通智、正覺、涅槃。阿難！我對汝作如是言：「汝傳承我所定完善相續法，汝勿成爲我最後之人。」

阿難！無論於任何時代，斷絕如是完善相續法者，彼即爲最後之人。阿難！我對汝作如是言：「汝傳承我完善相續法，汝勿成爲我最後之人。」

世尊作如是說已，尊者阿難，歡喜、信受於世尊之所說。

第八四 摩偷羅經

如是我聞。——

一時，尊者大迦旃延住摩偷羅之君達園。摩偷羅王阿萬提普陀聞作如次之言：「沙門大迦旃延住於摩偷羅之君達園。彼尊者大迦旃延揚有如是之善名稱，即：賢者、智者、聰明、多聞、所論多彩有辯才、耆宿、阿羅漢，得見如是之阿羅漢，乃為幸運。」時摩偷羅王阿萬提普陀駕衆多華麗之車，自乘一華麗車，以衆多華麗之車，以王者之大威容，作為面見尊者大迦旃延而出離摩偷羅。驅車至車之通路，下車步行至尊者大迦旃延處。至已，向尊者大迦旃延問候、交談吉慶、銘感之語，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摩偷羅阿萬提普陀告尊者大迦旃延曰：「尊者迦旃延！婆羅門如是說：『婆羅門始為最高之種姓，其他之種姓為卑劣。惟婆羅門為白色，其他為黑色。唯婆羅門為清淨，非婆羅門則不然。唯婆羅門為梵天真正之子，由其口中生，由梵天生，是由梵天所造之梵天嗣子。』尊者迦旃延就其如何？請予說示。」

「大王！『婆羅門始為最高之種姓，其他之種姓為卑劣。只婆羅門為白色，其他

爲黑色。唯婆羅門爲清淨，非婆羅門則不然。唯婆羅門爲梵天真正之子，由其口生，由梵天生，由梵天所造之梵天嗣子。」此只爲世間之巷說。大王！『婆羅門始爲最高之種姓，其他之種姓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此不過是世間之巷說，依此理由可知。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耶？假令刹帝利以財寶、米穀、金銀稱富，刹帝利亦對彼：先起、後寢、進而務彼之事、行彼之所稱意，向彼爲愛語耶？婆羅門，毘舍，首陀等亦對彼先起、後寢、進而務彼之事、行彼之所稱意，對彼爲愛語耶？」

「尊者迦旃延！假令刹帝利以財寶、米穀、金銀稱富，刹帝利亦對彼先起、後寢、進而務彼之事，行彼之所稱意，對彼爲愛語。婆羅門、毘舍、首陀等亦對彼先起……乃至……對彼爲愛語。」

85 「大王！卿對其之作如何思耶？假令婆羅門以財寶、米穀、金銀稱富。婆羅門亦對彼：先起、後寢、進而務彼之事。行彼之所稱意，對彼爲愛語耶？毘舍、首陀、刹帝利等亦對彼先起……乃至……對彼爲愛語耶？」

「尊者迦旃延！假令婆羅門以財寶、米穀、金銀稱富，婆羅門亦對彼先起、後寢、

進而務彼之事、行彼之所稱意、對彼爲愛語。毘舍、首陀、刹帝利等亦先起……乃至……對彼爲愛語。」

「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耶？假令毘舍以財寶、米穀、金銀稱富，毘舍亦對彼先起、後寢、進而務彼之事，行彼之所稱意，對彼爲愛語耶？首陀、刹帝利、婆羅門等亦對彼先起、後寢、進而務彼之事，行彼之所願，對彼爲愛語耶？」

「尊者迦旃延！假令毘舍、以財寶、米穀、金銀稱富，毘舍亦對彼先起、後寢、進而務彼之事，行彼之所願。首陀、刹帝利、婆羅門等亦對彼先起……乃至……對彼爲愛語。」

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耶？假令首陀以財寶、米穀、金銀稱富，首陀亦對彼先起、後寢、進而務彼之事，行彼之所稱意，對彼爲愛語？刹帝利、婆羅門，毘舍等亦對彼先起後寢……乃至……對彼高愛語耶？」

「尊者迦旃延！假令首陀以財寶、穀米、金銀稱富，首陀亦對彼先起、後寢、進而務彼之事，行彼之所稱意，對彼爲愛語。刹帝利、婆羅門，毘舍等亦對彼先起……乃至……對彼之愛語。」

「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耶？果若如是，則此等四姓爲平等耶？或不然耶？或卿就此作如何思惟耶？」

「尊者迦旃延！實則如是，此等四姓爲平等。就此等我不認有何等之差別。」大王！依此理由，可知：婆羅門始爲最高之種姓。其他之種族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此不過爲世間之巷說。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耶？茲有利帝利，行殺生、行不與取、於愛欲行邪行、行妄語、行兩舌、行麤惡語、行戲語、有貪欲、有瞋恚心、有邪見、其身壞命終，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耶？或不然耶？就此汝作如何思量耶？」

「尊者迦旃延！利帝利行殺生，行不與取、於愛欲行邪行、行妄語、行兩舌、行麤惡語、行戲語、有貪欲、有瞋恚心、有邪見，其身壞命終之後，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我如是思之，又，此爲我聞自阿羅漢者。」

「善哉！善哉！大王！卿作如是思，實爲善，又，卿聞自阿羅漢，實爲善。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耶？茲有婆羅門、毘舍、首陀，行殺生、行不與取……乃至……身壞命終之後，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耶？或不然耶？卿就其作如何之思量耶？」

「尊者迦旃延！首陀等行殺生、行不與取……乃至……身壞命終之後，我思爲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又，此爲我聞自阿羅漢者。」

「善哉！善哉！大王！卿作如是思，實爲善。又，卿聞自阿羅漢，實爲善。大王！對其卿作如何思之耶，果若如是，則此等四姓爲平等耶？或不然耶？或就此卿作如何思量耶？」

「尊者迦旃延！實則如是，此等四姓爲平等。就此等我不認有何等之差別也。」

87

「大王！依此理由：「婆羅門始爲最高之種姓，其他之種姓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可知此不過爲世間之巷說而已。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量耶？茲有利帝利，離殺生、離不與取、於愛欲離邪行、離妄語、離兩舌、離麤惡語、離戲語、無貪欲、無瞋恚心、有正見、其身壞命終之後，生於善趣天界耶？或不然耶？就此，卿作如何思量耶？」

「尊者加旃延！雖爲利帝利而離殺生，離不與取……乃至……有正見，其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我作斯如思，又，斯爲我聞自阿羅漢者。」

「善哉！善哉！卿對如斯思，實爲善。又，卿爲聞自阿羅漢，實爲善。大王！卿

對其作如何思量耶？茲有婆羅門，毘舍、首陀，離殺生、離不與取……乃至……有正見，其身壞命終後，生善趣天界耶？或不然耶？卿就此作如何思量耶？」

「尊者迦旃延！首陀等離殺生，離不與取……乃至……有正見者，其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我作如是思，又，我就此思乃聞自阿羅漢者。」

「善哉！善哉！大王！卿作如是思，實爲善。又，卿之聞自阿羅漢者，實爲善。」

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果若如是，則此等四姓爲平等耶？或不然耶？卿就此作如何思量耶？」

「尊者迦旃延！實則如是，此等四姓爲平等。就此我不認有何等之差別。」大王！依此之理由：『婆羅門始爲最高之種姓，他之種姓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可知，此不過世間之巷說而已。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量耶？茲有利帝利，破入他家行掠奪，於一家掠奪，於路旁掠奪，亦與他人妻私通。若是卿之臣，捕彼以示於卿言：『大王！此爲千犯卿罪之罪人。』對彼請依大王之所欲、科以刑罰，卿將彼作如何處置耶？」

「尊者迦旃延！我處以殺戮刑、處以剝奪刑、處以追放、應其罪狀施以刑罰。何

以故，尊者迦旃延！彼曾具有刹帝利之名者，今已爲解消，稱爲盜賊故。」

「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量耶？茲有婆羅門、毘舍、首陀、破入他家行掠奪……乃至……卿對彼作如何處置耶？」

「尊者迦旃延！我處以殺戮刑，處以剝奪刑……乃至……稱爲盜賊故。」

「大王！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果若如是，則此等四姓爲平等耶？或不然耶？或卿就此作如何思之耶？」

「尊者迦旃延！實則如是，此等四姓爲平等，就此等我不認有何等差別。」

「大王！依此理由，可知：「婆羅門始爲最高之種姓，其他之種姓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此不過爲世間之巷說而已。大王！卿對其如何思量耶？茲有刹帝利，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趨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離不殺生、離不與取、離妄語、爲一日一食者、梵行者、持戒者、持善法者、卿對彼等將如何耶？」

「尊者迦旃延！我應禮敬、起立相迎、以座招請、供養衣服、飲食、牀座、醫藥資具，對彼如法捧獻而予保護。何以故？尊者迦旃延！彼曾做刹帝利之名稱，今已爲解消，呼彼爲沙門故。」

「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量耶？茲有婆羅門、毘舍、首陀、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離殺生、離不與取、離妄語、成爲一日一食者、梵行者，持善法者，卿對彼將如何耶？」

「尊者迦旃延！我當禮敬，起立相迎……乃至……呼彼爲沙門故。」

「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耶？果若如是，則此等四姓爲平等耶？或不然耶？卿就此作如何思量耶？」

「尊者迦旃延！實則如是，則此等四姓爲平等，就此我不認其有何等之差別。」

「大王！依此理由可知：『婆羅門始爲最高之種姓，其他之種族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不過爲世間之巷說而已。」

90
作是言時，摩偷羅王阿萬提普陀告尊者大迦旃延曰：「偉哉！尊者迦旃延！偉哉！尊者迦旃延！譬如：倒者得扶起；使覆者得頭現，迷者得教道，使有眼者可見色，於闇中持來明燈，如是尊者迦旃延以諸種方便，使法明示。我歸依此尊者迦旃延，歸依法，歸依僧伽。尊者迦旃延！我自今日起，以後做終生歸依爲優婆塞，望賜受持。」

「大王！卿勿歸依我、卿宜歸依我所歸依之彼世尊。」

「尊者迦旃延！然彼應供，等正覺者之彼世尊，今住於何處耶？」

「大王！應供、等正覺者之彼世尊，今已涅槃。」

「尊者迦旃延！若我於十由旬處，得聞彼世尊之所說，爲見應供、等正覺者之彼世尊，我願行十由旬。尊者迦旃延！若我於二十由旬、三十由旬、四十由旬、五十由旬處，我亦願行。尊者迦旃延！於百由旬處，如得聞彼世尊之所說，爲見彼世尊，我亦願行百由旬。尊者迦旃延！彼世尊若已般涅槃，則我歸依彼般涅槃之世尊，歸依法、歸依僧伽。尊者迦旃延！我自今日以後，爲終生歸依之優婆塞，望得受持。」

第八五 菩提王子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婆伽國、鼉山拜薩伽羅林之鹿苑。彼時，菩提王子名爲庫伽那達，宮殿建築完成未久，尙無沙門，婆羅門、其他任何人居住。時菩提王子告桑吉伽布陀青年曰：「汝桑吉伽布陀！汝今至世尊處。至已，以我之名向世尊尊足頂禮，問候世尊是無病、無疾、輕快、有氣力、得安穩，而謂：『世尊！菩提王子向世尊頂禮雙足，問候世尊無病、無疾、輕快、有氣力、得安穩。』又如是告之：『世尊！世尊與諸比丘僧伽俱，明朝請受菩提王子之俱食。』」王子！承知如命。」桑吉伽布陀青年應諾菩提王子後去至世尊處。至已，向世尊問候，交談吉慶銘感之語後坐於一方。坐於一方之桑吉伽布陀青年向世尊言：「尊者瞿曇！菩提王子向尊者瞿曇之尊足頂禮，問候尊者無病、無疾、輕快、有氣力、得安穩。尊者瞿曇！明朝與比丘僧伽俱，請受菩提王子之供食。」世尊默然允受。時桑吉伽布陀青年知世尊接受，乃由座起至菩提王子處。至已，告菩提王子曰：「我以王子之名告彼尊者瞿曇曰：『尊者

92 瞿曇！菩提王子向尊者瞿曇之尊足頂禮，問候尊者無病、無疾……乃至……請受供食。」而彼沙門瞿曇已予接受。菩提王子翌晨，於已住處準備殊妙之嚼食噉食，將庫伽那達宮殿，至最下之階梯止，以白帛覆蓋。告桑吉伽布陀青年曰：「汝桑吉伽布陀！今汝至世尊處。至已，向世尊告曰：『世尊！飲食已調備。』桑告伽布陀青年應諾菩提王子曰：『承知如命。』桑吉伽布陀至世尊處。至已，告世尊曰：『尊者瞿曇！飲食已調備。』爾時世尊清晨，著衣、執持衣鉢至菩提王子住居。彼時菩提王子奉迎世尊，立於門外。菩提王子遙見世尊前來乃出迎，向世尊敬禮，扈從來至庫伽那達宮殿。彼時世尊猶佇立最下階梯之附近。時菩提王子向世尊言：『世尊！世尊請登上白帛，善逝！請登上白帛，彼我帶來長夜之利益，將齋我以安樂。』作斯言時。世尊默然置之。菩提王子再向世尊言：『世尊！世尊請登白帛之上，善逝！請登白帛之上，其可爲我帶來長夜之利益將齋我以安樂。』世尊再度默然置之。菩提王子三度向世尊言：『世尊……乃至……可齋我以安樂。』時世尊顧視阿難。尊者阿難告菩提王子曰：『王子！除去白帛，世尊不行帛布之道，如來顧視扈從者。』時菩提王子將白帛除去，設座於庫伽那達宮殿之階上。於是世尊與比丘僧伽俱，登上庫伽那達宮殿，於所設之

93

座坐下。菩提王子對以世尊爲首之比丘僧伽親手供養殊妙之嚼食、噉食。并予充分勸進。時菩提王子於世尊食畢，手離鉢時，取一單座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菩提王子向世尊言：「世尊！我作如是思：『依樂，不可得樂，依苦乃可得樂也。』」

〔世尊曰：〕「王子！我尙未達正覺前，未成正覺之菩薩時，作如是思：『依樂不可得樂，依苦可得樂。』」王子！如是我後來爲年少之青年，有漆黑之髮……〔與中部經典一、二九四頁十一行——三〇〇頁五行及同四一五頁三行——四二二頁一行爲同文〕……如是我以「實則此乃通於精勤。」語畢坐於其處。

王子！實則我以三喻示現……〔與同上四二二頁二行——四三四頁三行爲同文〕……此者實則只對住於不放逸、熱誠、精勤者之所示現者。

王子！如是我生是念：「我所得之此法……〔與同上三〇一頁一行——三一〇頁二行爲同文〕……我等六人所生活。時，王子！五比丘爲我作如是說示、如是教，不久後，善男子正式由在家達到無家生活出家之目的，對彼無上梵行之究竟，於現法住於自知、自證之成就。」

作是說時，菩提王子向世尊言：「世尊！比丘於若何期間，以如來爲教主，善男

子正式由在家……乃至……住於自知自證之成就耶？」

「王子！然而有關此事，正宜問汝。依汝之意，可爲作答。王子！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汝乘象、巧於用鉤術耶？」世尊！誠然，我乘象巧於用鉤術。」王子！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茲有人來謂：「菩提王子乘象知用鉤術，我於彼處學習，乘象用鉤之術。」彼若不信，則僅依有信者始能達，彼則不能達。彼若爲多病、則僅依無病者能達、彼則不能達。彼若爲奸詐、詭詐，則僅依不奸、不詭者能達，彼則不能達。彼若爲懈怠，則僅依勤精進者達能，彼則不能達。彼若爲無慧，則僅有慧者能達，彼則不能達。王子！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彼人於汝處乘象，得學使鉤之術耶？」世尊！如彼雖有其一支，彼人於我處乘象即不得學使鉤之術，何況有五支耶？」

「王子！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此處有人來謂：「菩提王子乘象知使鉤之術。我

於彼處學乘象使鉤之術。」彼若有信、則唯有信者達，彼則不達。彼若爲無病，則唯無病者能達，彼則將不達。彼若爲不奸、不詭，則唯不奸、不詭者能達，彼則將不達。彼若爲勤精進，則唯有勤精進者能達，彼則將不達。彼若爲有慧，則唯有慧者能達，彼則將不達。王子！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彼人於汝處、得學乘象使鉤之術

耶？」「世尊！縱有其一支、彼即可於我處得學乘象使鉤之術。況有五支耶？」

「如是，王子！有此等之五種精勤。云何爲五？王子！此處比丘有信，信如來之正覺；「彼世尊爲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覺者、世尊。」彼爲無病、無惱有均齊之消化力、不過冷、不過熱、爲堪中庸之精勤。彼爲不奸、不詭之師、或爲知者、或爲同梵行者、如實示現自己、彼勤精進、斷不善法、成就善法、對善法努力、堅固、勇猛、荷負不捨。彼爲有慧之聖。善能決擇、正導苦滅，成就通達生滅之慧。王子！實際成就此等五種精勤支之比丘，以如來爲教主，經七年，善男子正式由在家達於無家生活出家之目的，對彼無上梵行之究竟。於現法住於自知自證之成就。王子！雖不達七年，對此等五種精勤支成就之比丘……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乃至……住於……之成就。王子！雖不達一年，成就此等五種精勤支之比丘……七月、六月、五月、四月、三月、二月、一月、半月……乃至……住之。王子！雖不達半月、成就此等五種精勤支之比丘……乃至……七晝夜、六晝夜、五晝夜、四晝夜、三晝夜、二晝夜……乃至……住於……之成就。王子！雖不達一晝夜、成就此等五種精勤支之比丘，以如來爲教

主，夕受教示，朝得勝進；朝受教示、夕得勝進。」

作如是說時，菩提王子向世尊言：「實佛哉！實法哉！實法之妙說哉！夕受教示，朝得勝進；朝受教示，夕得勝進。」

作斯語時，桑吉伽布陀青年告菩提王子曰：「如是，卿王子雖言：『實佛哉！實法哉！實法之妙說哉！』但不可言：『我歸依彼尊者瞿曇，歸依法，歸依比丘僧伽。』」

「汝桑吉伽布陀！勿作是言：『汝桑吉伽布陀！勿作是言，汝桑吉伽布陀！此爲我親聞自我母，由其所授者。汝桑吉伽布陀！一時世尊住憍賞國之瞿師羅園。爾時、我母懷孕，因我至世尊處。至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我母向世尊言：『世尊！懷胎無論爲男或爲女，使彼歸依世尊、歸依法、歸依比丘僧伽。願世尊！從今日以後，彼將終生歸依爲優婆塞，願請攝受。』汝桑吉伽布陀！一時世尊曾住婆伽國鼉山之拜薩伽羅林鹿苑，彼時，我乳母抱我至世尊處。至已，敬禮世尊，立於一面。立於一面之我乳母向世尊言：『世尊！此菩提王子歸依世尊，歸依法，歸依比丘僧伽。世尊！彼今日以後，將爲終生歸依之優婆塞。』惟望攝受。汝桑吉伽布陀！如是我三度歸依世尊、歸依法、歸依比丘僧伽。世尊！我自今日以後，願終

生歸依爲優婆塞，惟望受持。」

第八六 鴛掘摩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拘薩羅國王波斯匿之領土內，有一名爲鴛掘摩（指鬘）之兇賊。殘忍、血手、以殺戮爲事，對生類無憐愍。因彼而使村非村、邑非邑、莊非莊。彼殺人時，以指爲鬘而予戴著。時世尊清晨，著衣，執持衣鉢行乞入舍衛城，於舍衛城行乞畢，飲食後，由行乞歸來，摺牀座，持衣鉢，向兇賊鴛掘摩處之大道行去。牧牛者、牧畜者、耕作者、脚夫等見世尊向兇賊鴛掘摩處之大道行去，近前向世尊言：「沙門！勿行此道。沙門！此道有一名喚鴛掘摩之兇賊，殘忍、血手、事殺戮，對生類無憐愍，因彼而使村非村、邑非邑、莊非莊。彼殺諸人，以指做鬘。沙門！此道即十人、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一同行者，彼等猶成兇賊鴛掘摩之獵獲物。」作是言時，世尊默然仍向前進。牧牛者、牧畜者、耕作者、脚夫，再白世尊言：「沙門、勿行此道……乃至……成爲兇賊鴛掘摩之獵獲物。」世尊再默然仍向前進。牧牛者、牧畜者、耕作者、脚夫，三度白世尊言：「沙門、勿

行此道……乃至……成爲兇賊鴛掘摩之獵獲物。」世尊再度默然仍進前進。

兇賊鴛掘摩途見世尊前來，見而彼自思惟：「實稀有哉！實未曾有哉！此道，十人、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五十人一同來者、彼等猶自成爲我獵獲物。然如彼沙門者，獨自無侶，威壓而來，使我奪此沙門之命如何？」時此兇賊鴛掘摩執劍與楯，佩弓與箭，從世尊之後尾行之。彼時，世尊現神通力，兇賊鴛掘摩對普通步行之世尊、以全力尾隨亦不得及。彼時，兇賊鴛掘摩思惟：「委實稀有，確實未曾有也。我曾追捉疾走之象、追捉疾走之馬，追捉疾走之車、追捉疾走之鹿。然我對此普通步行之沙門，雖以全力尾隨追行猶不得及。」彼止步對世尊言曰：「且止！沙門！且止！沙門！」我已止。鴛掘摩！汝且止步。」時兇賊鴛掘摩思惟：「此等沙門爲釋子，說真實、誓真實、然此沙門猶繼爲行走，卻言：『我已止。鴛掘摩！汝且止步。』我今將問此沙門。」時鴛掘摩對世尊以偈問言：

「沙門汝行卻言：『我已止。』」

問我卻言：『汝不止。』」

沙門，我今對汝問此義，

何爲汝止我不止？」

「常對不害諸生類，

鴛掘摩！故我自言我已止。

汝對生類無自制，

故我爲止汝不止。」

100

「我久尊敬之大仙，

今此沙門現大林，

聞汝與法相應偈，

長久之惡應捨離。」

如是兇賊棄凶器，

投入溝坑斷崖坎，

賊向善逝足稽首，

彼於其處願出家。

佛實慈悲之大仙，

一切人天之師主，

爾時世尊對彼言：「比丘！汝來。」

彼爲比丘佛弟子。

時世尊以尊者耉掘摩爲隨從沙門向舍衛城遊方而去、次第遊行至舍衛城。於其處。世尊住於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

彼時於拘薩羅國王波斯匿之內宮門前集聚廣大群眾，發出高聲、大聲言曰：「大王！卿之領土有名爲耉掘摩之兇賊、殘忍、血手、以殺生爲事、對生類無憐愍，彼使村非村、邑非邑、莊非莊。彼殺戮諸人，以指做鬘。大王！應將彼拘禁成囚。」

101 彼時，拘薩羅國王波斯匿率五百騎奔向舍衛城。於日中抵達給孤獨園處。驅車至行車之通路，下車步行至世尊處，至已，向世尊敬禮，坐於一面。向坐於一面之拘薩羅國王波斯匿，世尊告之曰：「大王！卿爲往攻摩揭陀王斯尼耶頻婆娑羅耶？或往攻毘舍離之離車王耶？或往攻其他敵王耶？」世尊！我非往攻摩揭陀國王斯尼耶頻婆娑羅，亦非往攻毘舍離之離車王，更非往攻其他敵王。世尊！我領土內有名耉掘摩兇賊，殘忍、血手……乃至……以指做鬘。世尊！我將拘禁於彼。」

「大王！卿若得見，鴛掘摩剃除鬚髮、著袈娑衣，由在家趨向無家生活而出家，離殺生、離不與取、離妄語、爲一食者、梵行者、持戒者、持善法者、卿將如何處置耶？」

「世尊！我應禮敬，起立相迎，以座招請，并對彼以衣服、飲食、牀座、醫藥資具予供養，對彼如法保護與捧獻。然而，世尊！彼原爲破戒惡法者，如何能成爲如是之戒調御者耶？」彼時，尊者鴛掘摩坐於世尊不遠處。時、世尊舉右手、指告拘薩羅王波斯匿曰：「大王！此即鴛掘摩。」

102
拘薩羅王波斯匿生恐怖，硬直，身毛豎立。時，世尊知拘薩羅王波斯匿生怖畏、身毛豎立，而告拘薩羅王波斯匿言：「大王！勿懼！大王！勿懼！卿實無可恐懼者。」當時生恐怖、硬直、身毛豎立之拘薩羅王波斯匿，心歸平靜。時拘薩羅王波斯匿到尊者鴛掘摩處，向尊者鴛掘摩言曰：「尊者，貴師爲鴛掘摩耶？」

「誠然。大王！」

「尊者！貴師之父爲何姓耶？母爲何姓耶？」

「大王！我父爲伽伽，母爲曼多耶尼。」

「尊者貴師！伽伽、曼多耶尼子應將滿足。我將爲貴師伽伽、曼多耶尼子，熱誠爲衣服、飲食、牀座、醫藥資具之供養。」

時尊者鴛掘摩爲阿蘭若住者。乞食者、糞掃衣者、爲三衣者。尊者鴛掘摩告拘薩羅王波斯匿曰：「大王！足矣，我三衣已滿足。」

彼時，拘薩羅王波斯匿至世尊處。至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拘薩羅王波斯匿白世尊言：「世尊！稀有哉！世尊！未曾有哉！世尊。世尊爲不調伏者之調伏者，不寂止者之能爲寂止者，不寂滅者之能爲寂滅者。世尊！我等以刀杖、武器、猶不得降伏者，世尊無刀杖、武器而與能以降伏。世尊！我等今將離去，我等爲多事、多忙者。」大王！請依御意之所爲。」時拘薩羅王波斯匿由座起立，敬禮世尊、右繞離去。

103
尊者鴛掘摩，清晨，著衣，執持衣鉢、入舍衛城行乞。鴛掘摩次第行乞至舍衛城時。見一婦人難產，爲產所苦。見之彼自思惟：「噫！確有實情爲苦。噫！有情確實爲苦也。」時，尊者鴛掘摩於舍衛城行乞食後，由行乞歸至世尊處。至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尊者鴛掘摩白世尊言：「世尊！今日清晨，我著衣，執持衣

鉢入舍衛城行乞。世尊！我次第乞食遊方至舍衛城時，見一婦人難產，爲產所苦，見之，我自思惟：「噫！有情確實爲苦，噫！有情確實爲苦。」

「鴛掘摩！然汝須即去舍衛城，向彼婦人作是言：『婦人！我生來不知故意奪生類之命事。由此至言，使汝安之，安產之。』」

「世尊！此莫非我故意爲妄語耶？蓋我故意奪衆多生類之命。」

「鴛掘摩！然汝即去舍衛城，去向彼婦人如是告知：『婦人！我得聖生以來，不知故意奪生類之命事，由此至言，汝得安，能得安產。』」「世尊！承知如命」。尊者鴛掘摩應諾世尊，行往舍衛城，行至彼婦人處告曰：「婦人！我得聖生以來，不知故意奪生類之命事，由此至言，汝得安，能得安產。」時彼婦人即得安然生產。彼時，尊者鴛掘摩獨自住於遠離、不放逸、熱誠、精勤。不久，善男子正式達於由在家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之目的。對彼無上梵行之究竟，於現法住於自知、自證之成就。知此生已盡，梵行已成，應作已作，再無至此之狀態。尊者鴛掘摩成爲阿羅漢之一人。

尊者鴛掘摩，清晨，著衣，執持衣鉢，入舍衛城行乞。彼時，有人對尊者鴛掘

摩之身體投以土塊，有人對尊者鴛掘摩之身體投之以棒。時尊者鴛掘摩，頭傷、血流、鉢壞、僧伽梨衣破，而至世尊處。世尊遙見鴛掘摩前來，見而告尊者鴛掘摩曰：「婆羅門！汝宜忍受、婆羅門！汝宜忍受。依汝業之果報，幾年，幾百年，幾千年應於地獄所受之業果，汝今於現法得受。」

時尊者鴛掘摩唯獨自、宴坐、受解脫之樂。彼時，唱此優陀那曰：
先放逸後不放逸

照此世如離雲月

所作惡業善所覆

照此世如離雲月

年輕比丘勤佛教

彼照世如離雲月

令我敵聞我說法

令我敵勤於佛教

令我敵受領佛法

與此諸人我相交
我敵聞我說忍辱
人人稱讚無怨恨
適時得聞無上法
隨喜此法爲修行
如是彼必不害我
我復不害他何人
彼得最上之寂靜
弱者強者皆守護
灌溉者須引入水
箭匠應須矯箭鏃
猶如木匠矯正木
智者應自善調伏
以杖以鉤以鞭矯

不用刀杖我調伏
先爲殺害今不害
無害今有真實名
先爲兇賊鴛掘摩
於大瀑流歸依佛
先爲大盜手染血
今我歸依斷有因
多爲惡業導惡趣
無負債果享飲食
愚者無知耽放逸
智者守身最勝財
勿耽放逸勿親欲
入禪定者得大樂
分別諸法達最勝

善達不作惡思量

逮達三明成佛教

善達不作惡思量

第八七 愛生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一居士之可愛獨子死。因子之死，彼不思家業，不思飲食、彼行至墓前悲泣言：「吾兒！居何處耶？吾兒！居何處耶？」彼時，彼居士至世尊處。至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世尊對坐於一面之彼居士曰：「居士！汝自心之諸根無所住，汝之諸根有變異。」

「世尊！如何我之諸根有變異耶？世尊！我可愛獨子死。其死，令我不思家業，不思飲食，我行至其墓前悲泣言：「吾兒！居何處耶？吾兒！居何處耶？」

「居士！事既如是，居士！愁悲苦憂惱爲由愛生，由愛起。」

「世尊！何人對其作如是思耶？愁悲苦憂惱係由愛生、由愛起。世尊！由愛生、由愛起乃喜樂事。」彼居士不喜世尊之所說，罵之離座而去。

時有衆多之賭博者，於離世尊之不遠處爲博奕戲。時，彼居士去至彼等賭博者處，至已，向彼等賭博者言：「諸君！我方今至沙門瞿曇處，至已，敬禮沙門瞿曇，

坐於一面。沙門瞿曇向坐於一面之我告言：「居士！汝自心之諸根無所住，汝之諸根有變異。」作是語時，諸君！我告沙門瞿曇曰：「世尊！如何我諸根有變異耶？世尊！我可愛獨子已死。其死、使我不思家業，不思飲食，我行至其墓悲泣言曰：吾兒！居何處耶？吾兒！居何處耶？」居士！事既如是，居士！事既如是，居士、愁悲苦憂惱係由愛生、由愛起。」「世尊！任何人將作如是思：愁悲苦憂惱爲由愛生、由愛而起。世尊！由愛生、由愛起爲喜樂事。」諸君！我對沙門瞿曇所說不悅，罵之離座而去。」

「居士！事既如是、居士！其如是、居士！實由愛生、由愛起爲喜樂。」時彼居士以：「賭博者同意於我」而去。時此話題漸次達至王宮。即拘薩羅王波斯匿告末利妃言：「末利！『愁悲苦憂惱爲由愛生、由愛而起、』此爲沙門瞿曇之所說。」

「大王！若爲由世尊所說，則其當甚以爲然。」

「如是，此末利對沙門瞿曇所說之任何事、悉對彼表贊同。」「大王！若爲由世尊所說、則當甚以爲然。」譬如乃師對弟子所說之任何事，弟子皆謂：「吾師！誠以爲然；吾師！誠以爲然。」而對彼皆表贊同。」「末利！汝對沙門瞿曇所說之任何事，

108 皆表贊同。』『大王！若爲由世尊所說，則甚以其爲然。』末利！汝往，汝去。」

時末利妃對那利鶩伽婆羅門曰：「婆羅門！今汝至世尊處，至已，以我之名，頂禮世尊足，問候世尊無病、無疾、輕快、有氣力、得安穩。而謂：『世尊！末利妃頂禮世尊足，並問候世尊無病、無疾、輕快、有氣力、得安穩。』又作是言：『世尊！此語爲由世尊所說耶？即：『愁、悲、苦、憂、惱乃由愛生，由愛而起。』如世尊對汝作如是說，則當善加受持，向我復命。如來爲不妄語者。』」王妃！承知如命。」那利鶩伽婆羅門應諾末利妃，去至世尊處。至已，與世尊交談吉慶銘感之語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那利鶩伽婆羅門白世尊曰：「尊者瞿曇！末利妃頂禮尊者瞿曇足、問候世尊無病、無疾、輕快、有氣力、得安穩。而作是言：『世尊！此語爲由世尊所說耶？愁、悲、苦、憂、惱乃由愛生、由愛而起也。』」

「婆羅門！誠以爲然。婆羅門！誠以爲然。愁、悲、苦、憂、惱乃由愛生，由愛而起。婆羅門！如何愁、悲、苦、憂、惱爲由愛生、由愛而起耶？依此理由當可得知：婆羅門！往昔於此舍衛城，某婦人之母死。彼女因母之死而發狂，心神錯亂，徧行街路、四衢，作如是言：『我不見我母耶？我不見我母耶？』」

婆羅門！爲何愁、悲、苦、憂、惱由愛生、由愛而起耶？依此理由，當得可知。
 婆羅門！往昔於此舍衛城、某婦人之父死……乃至……兄弟死、姊妹死、男兒死、
 女兒死、丈夫死，彼女由夫之死而發狂，心神錯亂，徧行街路、四衢，作如是言：
 「我不見我夫耶？我不見我夫耶？」

109

婆羅門！爲何愁、悲、苦、憂、惱爲由愛生、由愛而起耶？依此理由當得可知。
 婆羅門！往昔日於此舍衛城，某男子之母死，彼因母之死而發狂，心神錯亂、行徧
 街路、四衢，作如是言：「我不見吾母耶？我不見吾母耶。」

婆羅門！爲何愁、悲、苦、憂、惱由愛生、由愛而起耶？依此理由當得可知。
 婆羅門！往昔於此舍衛城，某男子之父死……乃至……兄弟死、姊妹死、男兒死、
 女兒死、妻子死、彼由妻子之死而發狂、心神錯亂，徧行街路、四衢，作如是言：
 「我不見吾妻耶？我不見吾妻耶？」

婆羅門！爲何愁、悲、苦、憂、惱由愛生、由愛而起耶？依此理由當得可知。
 婆羅門！往昔於此舍衛城，某婦人往親戚之家。彼等親族將彼女從其夫處奪去，欲
 許配與他者。然彼女不願。彼時，向在舍衛城之夫告言：「賢夫！彼等親戚將我從汝

處奪走，欲許配與他者，然我不願。」時彼之夫云：「我等死爲比翼之鳥。」乃將其妻腰斬爲二，而後自戕。婆羅門！爲何愁、悲、苦、憂、惱由愛生、由愛起耶？依此理由當得可知。

彼時，那利鴛伽婆羅門對世尊之所說，歡喜、隨喜，由座起立、走往末利妃處。至已，將與世尊所語之一切，悉告末利妃，末利妃因至拘薩羅王波斯匿處。至已，告波斯匿王曰：「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卿愛王女婆夷利耶？」

「末利！誠然，我愛王女婆夷利。」

「大王！對其作如何思量耶？若王女婆夷利有變易、變異、卿生愁、悲、苦、憂、惱耶？」

「末利！王女婆夷利若有變易、變異、則我之生活當有變異，怎能我不生愁、悲、苦、憂、惱耶？」

「大王！依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之彼世尊，對此所說：「愁、悲、苦、憂、惱爲由愛生、由愛而起。」大王！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卿愛利帝利女雨日蓋耶？」

「末利！誠然，我愛利帝利女雨日蓋。」

「大王！對其作如何思量耶？若刹帝利女雨日蓋有變易、變異、卿生愁、悲、苦、憂、惱耶？」

「末利！若刹帝利女雨日蓋有變易、變異、我之生活即有變異、爲何我不生愁、悲、苦、憂、惱耶？」

「大王！依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之彼世尊、對此所說：「愁、悲、苦、憂、惱由愛生、由愛而起。」大王！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卿愛將軍卑留羅耶？……乃至……卿愛我耶？……乃至……卿愛迦尸拘薩羅國耶？」

「末利！誠然，我愛迦尸、拘薩羅國。末利！依迦尸、拘薩羅國之國威，得受用迦尸白檀，得受用華鬘、塗香、脂粉。」

「大王！對其作如何思量耶？若迦尸、拘薩羅國有變易、變異，卿生愁、悲、苦、憂、惱耶？」

「末利！若迦尸、拘薩羅國有變易、變異，我之生活即有變異，我怎能不生愁、悲、苦、憂、惱耶？」

「大王，依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之彼世尊。對此所說：「愁、悲、苦、

憂、惱由愛生、由愛而起。」

112

「稀有哉！末利！未曾有哉！末利！彼世尊乃依慧所洞察、依慧所觀察。末利！應愈加讚歎。」

彼時，拘薩羅王波斯匿由座起立，將上衣偏袒一肩，向世尊合掌，三度唱優陀那：「奉事歸命彼世尊、應供、等正覺者……乃至……奉事歸命彼世尊、應供、等正覺者。」

第八八 鞞訶提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尊者阿難清晨，著衣，執持衣鉢入舍衛城行乞，於舍衛城行乞已，飲食後，由行乞歸，爲日中之止住，往東園鹿母講堂。彼時，拘薩羅王波斯匿乘一分陀利象，日中赴舍衛城。拘薩羅王波斯匿遙見尊者阿難前來，乃告大臣尸利阿荼曰：「汝尸利阿荼！彼非爲尊者阿難耶？」大王！誠然，彼爲尊者阿難。」時拘薩羅王波斯匿告其他之大臣曰：「今汝往尊者阿難處，以我之名，向尊者阿難之足頂禮謂：『尊者！拘薩羅王波斯匿頂禮尊者阿難足。』而作是言：『尊者！若尊者阿難無急事，請垂慈愍暫來。』彼大臣對拘薩羅王波斯匿應諾：「大王！承知如命。」乃去往尊者阿難處，至已，敬禮尊者阿難，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臣告尊者阿難曰：「尊者！拘薩羅王波斯匿頂禮尊者阿難足，而作是言：『尊者！若尊者阿難無急事，請垂慈愍暫來。』尊者阿難默然受允。時拘薩羅王波斯匿乘象往象之通路處，由象下來，步行至阿難處。至已，向尊者阿難敬禮，

立於一面。立於一面之拘薩羅王告尊者阿難曰：「尊者！若尊者阿難無急事，請尊者阿難垂慈愍到阿夷羅婆提河之岸，則爲幸甚。」尊者阿難默然受允。時尊者阿難行往阿夷羅婆提河岸。至已，坐於一樹下所設之座。拘薩羅王波斯匿乘象至象之通路處，由象下來，步行至尊者阿難處。至已，向尊者阿難敬禮立於一面。復次，拘薩羅王波斯匿告尊者阿難曰：「尊者！尊者阿難請坐此象驪。」大王！不也。卿請坐，我坐己座。」拘薩羅王波斯匿坐於所設之座，向尊者阿難曰：「尊者阿難！彼世尊之身行。因受沙門、婆羅門、智者之詰難，而爲如是之身行耶？」大王！彼世尊，不因受彼沙門、婆羅門、智者之詰難，而爲如是之身行。」

114 「尊者阿難！又彼世尊之口行……乃至……意行、因受沙門、婆羅門、智者之詰難，而爲如是之意行耶？」大王！彼世尊之意行。不因受沙門、婆羅門、智者之詰難，而爲如是之意行。」

「稀有哉！尊者！未曾有哉！尊者！我對質疑因未得滿足，乃依尊者阿難對其質疑之解答、而得滿足。尊者！彼等愚者、不賢者、不查問、不研究、對他稱讚或毀謗，我不思其爲真實。然而，尊者！若彼等賢者、賢明、智者、查問、研究，對他

稱讚或毀謗，我等思其爲真實。尊者阿難！如何爲沙門、婆羅門、智者所詰難之身行耶？」大王！其爲不善之身行。「尊者！如何爲不善身行耶？」大王！其爲有罪之身行。「尊者！如何爲有罪身行耶？」大王！其爲有瞋害身行。「尊者！如何爲有瞋害身行耶？」大王！其爲苦果報^①身行。「尊者！如何爲苦果報身行耶？」大王！此身行，害自、害他、害兩者者、增長不善法、善法減退。大王！如是之身行爲沙門、婆羅門所詰難。」

115 「尊者阿難！如何爲沙門、婆羅門、智者所詰難之口行……乃至……意行耶？」
「大王，其爲不善意行。」尊者！如何爲不善意行耶？」大王！其爲有罪意行。「尊者！如何爲有罪意行耶？」大王！其爲有瞋害意行。「尊者！如何爲有瞋害意行耶？」大王！其爲苦果報意行。「尊者！如何爲苦果報意行耶？」大王。此意行，害自、害他、害兩者者、增長不善法，善法減退，大王！如是意行爲沙門、婆羅門之所詰難。」

「尊者阿難！彼世尊對一切不善法之捨離，予以稱讚耶？」

「大王！如來乃捨離一切不善法、成就善法。」

「尊者阿難！如何爲沙門、婆羅門不與詰難之身行耶？」大王！其爲善身行。」
「尊者！如何爲善身行耶？」大王！其爲無罪身行。」尊者！如何爲無罪身行耶？」
「大王！爲無瞋害身行。」尊者！如何爲無瞋害身行耶？」大王！爲樂果報身行。」
「尊者！如何爲樂果報身行耶？」大王！此身行，不害自、不害他，不害兩者者，不
善法減退、善法增長。大王！如是之身行，沙門、婆羅門、智者、不與詰難。」

116
「尊者阿難！如何爲沙門、婆羅門不與詰難之口行……乃至意行耶？」大王！
其爲善意行。」尊者！如何爲善意行耶？」大王！其爲無罪意行。」尊者！如何爲
無罪意行耶？」大王！其爲無瞋害意行。」尊者！如何爲無瞋害意行耶？」大王！
其爲樂果報意行。」尊者！如何爲樂果報意行耶？」大王！此意行，不害自、不害
他、不害兩者者、不善法減退、善法增長。大王！如是之意行爲沙門、婆羅門所不
詰難。」

「尊者阿難！彼世尊對一切善法具足，予以稱讚耶？」

「大王！如來捨離一切不善法、成就一切善法。」

「稀有哉！尊者！未曾有哉！尊者！依尊者阿難爲此善說，我等依尊者阿難之此

善說，得以歡喜、滿足。尊者！我等依尊者阿難之善說，得以如是歡喜、滿足。尊者！若尊者阿難思念象寶，我等則將象寶送與尊者阿難。尊者！若尊者阿難思念馬寶，我等則將馬寶送與尊者阿難。尊者！若尊者阿難思念良邑，我等則將良邑送與尊者阿難。然而，尊者！我等亦知尊者阿難並無此之所念。尊者！此②鞞訶提衣爲我摩揭陀王韋提希子阿闍世所送，揚於天蓋之支柱，長十六肘，寬幅八肘，尊者！尊者阿難，請垂慈愍，將此接受攝納。」

「不也，大王！我三衣已具備。」

「尊者！尊者阿難與我皆如是知此阿夷羅婆提河，若上方之山降大雨時，彼阿夷羅婆提河則兩岸氾濫。尊者！如是尊者阿難，以此鞞訶提衣，可作自己之三衣，而將尊者阿難之舊三衣贈送與同梵行者。」我願爲此一布施，尊者！願尊者阿難受納此鞞訶提衣。」

「尊者阿難受納鞞訶提衣。時拘薩羅王波斯匿告尊者阿難曰：「尊者阿難！今我實將離去，我多事多務。」大王！請隨尊意。」時拘薩羅王波斯匿，對尊者阿難之所說予信受、歡喜，即由座起立，向尊者阿難敬禮，右繞離去。尊者阿難於拘薩羅王

波斯匿去後不久，往至世尊處。至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尊者阿難，將與拘薩羅王波斯匿之問答悉奉告於世尊。而將其鞞訶提衣捧獻與世尊。時世尊告諸比丘曰：「汝諸比丘！拘薩羅王波斯匿實爲幸運，拘薩羅王波斯匿爲眞幸運。拘薩羅王波斯匿。得見阿難、得以奉侍。」

世尊作如是說已，彼諸比丘歡喜，信受於世尊之所說。

第八九 法莊嚴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釋迦國。有一名彌婁離之釋迦國聚落。時拘薩羅王波斯匿因有所事，來至邑名城。拘薩羅王波斯匿告臣長作曰：「汝長作！駕華麗之車，到我宮苑觀此美景。」大王！承知如命。」長作應諾拘薩羅王波斯匿後，乃駕華麗之車，向拘薩羅王波斯匿報曰：「大王！華麗之車已駕至，今可爲出發之時。」

爾時。拘薩羅王波斯匿乘華麗之一車，與衆多之華麗車俱，以王者之大威容，馳離邑名城，向宮苑處前進。車至通路處後，下車徒步入於宮苑。拘薩羅王波斯匿逍遙徘徊於苑中，發現一樹下，心神佳美、愉快，清靜而無騷音，遠離人寰，適於宴坐。見已，念起世尊之事：「此樹下，心神佳美，愉快清靜而無騷音，遠離人寰，適於宴坐。於彼處，我曾奉侍應供、等正覺者彼世尊。」時拘薩羅王波斯匿告長作曰：「汝長作！此樹下爲心神佳美。愉快……乃至……奉侍彼世尊也。汝長作！應供，等正覺者之彼世尊，今住何處耶？」大王！有一名彌婁離之釋迦國聚落，應供，

等正覺者、彼世尊今住於彼處。」汝長作！名彌婁離之釋迦國聚落，離邑名城有幾許之距離耶？」大王！距此不遠，約三由旬，於日中可達。」汝長作！即駕華麗之車，我今欲往見應供、等正覺者彼世尊。」大王！承知如命。」長作應諾拘薩羅王波斯匿，駕華麗之車，向波斯匿王報曰：「大王！華麗之車駕已至，今正出發之時。」時波斯匿王乘華麗之車，與衆多華麗之車俱。離邑名城向釋迦國之彌婁離聚落馳驅而去。於其日中，即達釋迦國彌婁離聚落，入彼園林中。車行至道路之處，下車徒步入於園林，時衆多之比丘於露天經行。波斯匿王至彼等諸比丘處，至已，問彼等諸比丘曰：「應供、等正覺者彼世尊今在何處耶？我欲見應供、等正覺者彼世尊。」

「大王！彼精舍之門閉，靜往彼處，徐入正門，咳警敲門，世尊將爲卿開門。」時波斯匿王將寶劍與王冠授與長作，長作思念：「大王今將獨行，我應止於此處。」波斯匿王靜赴彼閉門之精舍處，徐入正門，作咳警敲門。世尊予以開門，彼時，波斯匿王入精舍，頂禮世尊足，接吻世尊足、以手相撐，自報姓名曰：「世尊！我爲拘薩羅王波斯匿。世尊！我爲拘薩羅王波斯匿。」

「大王！卿以何因由，欲來見我，對我身行最勝之恭敬，行親愛之表示耶？」

「世尊！世尊爲等正覺者，因世尊爲善說法要者，世尊弟子僧伽爲善行道者。」此爲我對世尊法之類句。世尊！茲我見一沙門、婆羅門於一定期間，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行梵行，然其後彼等沐浴、塗油、調理鬚髮具足五種之欲，滿足而耽溺之。然而世尊！茲我見諸比丘之命終，至息止，行圓滿清淨之梵行。世尊！我除此之外，不知如是之圓滿清淨之梵行。世尊！「世尊爲等正覺者，世尊之爲善說法者。世尊弟子僧伽爲善行道者。」此亦我之於世尊法之類句。復次！世尊！王與王諍，刹帝利與刹帝利諍、婆羅門與婆羅門諍、居士與居士諍、母與子諍、子與母諍、父與子諍、子與父諍、兄弟與兄弟諍、兄弟與姊妹諍、姊妹與兄弟諍、朋友與朋友諍。然而世尊！茲我見諸比丘和合同慶無諍，如乳與水之融合，相互以敬愛之眼住視。世尊！我於此之外，不知有如是之和合衆。世尊！「世尊爲等正覺者，世尊爲善說法，世尊弟子僧伽爲善行道。」此亦我之於世尊法之類句。復次，世尊！我由園林至園林，宮苑至宮苑、逍遙徘徊，我於彼處見一沙門、婆羅門，羸瘦、醜惡、黃色，脈管露出，人見而不耐，世尊！對其我生如是思念：「此尊者等確爲不樂行梵行、抑或彼等隱匿任何之惡業。如斯此等之尊者羸瘦、醜惡、黃色，脈管露出，令

人不忍見。」我近彼等作如是告曰：「汝等尊者爲羸瘦、醜惡、黃色、脈管露出、令人見而不耐，其爲何故耶？」彼等如是答曰：「大王！我等乃黃疸病。」然而，世尊！茲我見諸比丘住於喜樂、悅樂、滿悅、愛樂，諸根悅豫，無求、平靜、安穩，如鹿柔和之心。世尊！對彼我生如是念：「此等之尊者確於彼世尊之教，知最勝殊妙，如斯此尊者等，住於喜樂、悅樂、滿悅、愛樂、諸根悅豫，無求、平靜、安穩，如鹿柔和之心。」世尊！「世尊爲等正覺者，世尊爲善說法者、世尊之弟子僧伽爲善行道者。」此亦我之於世尊法之類句。

122

復次！世尊！我爲刹帝利灌頂王，得以應殺者殺，應剝奪者剝奪，應放逐者放逐。世尊！我就裁判之座時，彼等使我之言中斷。如是我云：「諸賢！我就裁判之座時，勿使我言中斷。諸賢！勿使我終止我語。」但仍無濟於事。世尊！彼等仍使我言中斷。然而世尊，於此我見諸比丘，世尊對彼數百之會衆說法時，世尊之諸弟子，無噴嚏聲，無有咳聲。世尊！昔日，世尊嘗向數百之會衆說法，彼時，世尊之某弟子發咳聲，則某同梵行者以膝觸之言：「尊者請肅靜，尊者！勿作聲。我等之師世尊今正說法。」世尊！就此我生如此念：「實稀有哉！實未曾有哉！實不用刀杖，會

衆如是善調御者。」世尊，我於此之外，不知有如是善調御之會衆。世尊！「世尊爲等正覺者，世尊爲善說法者，世尊弟子僧伽爲善行道者。」此亦我之於世尊法之類句。

復次、世尊！於此處我見一類刹帝利之賢者、聰明、爲事論議，如射毫端。彼等以自己之慧，破折他人之見。彼等得聞：「沙門瞿曇實則將往某村，某邑。」彼等準備有所請教。謂曰：「我等至沙門瞿曇處，作此請問，若我等如是問，彼如是答，則我等對彼作如是反駁。若復我等如是問，彼如是答，則我等更作如是反駁。」彼等已聞：「實則沙門瞿曇已來至某村、某邑。」彼等至世尊處，世尊對彼等以法語教示，教導、激勵、使令歡喜。彼等爲世尊之法話所教示、教導、激勵，使令歡喜，未向世尊發出質問，而說爲反駁耶？進而成爲世尊之弟子。世尊！世尊爲等正覺者，世尊爲善說法者，世尊之弟子僧伽爲善行道。」是亦我之於世尊法之類句。

復次、世尊！於此處我見一類之婆羅門之賢者……乃至……一類之居士之賢者、聰明、爲事論議，如射毫端……乃至……而說爲反駁耶？進而請求世尊許之由在家成爲無家生活而出家。世尊使彼等出家，彼等如是出家，皆等同住於遠離、不放逸、熱誠、精勤，不久之後，善男子達於由在家成爲無家生活而出家之目的，對

彼無上梵行之究竟，於現法住於自知，自證成就。彼等如是言曰：「我等實應破滅、我等實應破滅、我等實應破滅、我等於先前曾思：以非沙門爲沙門、以非婆羅門爲婆羅門、以非阿羅漢爲阿羅漢。今我等已爲沙門、今我等已爲婆羅門、今我等已爲阿羅漢。」世尊！「世尊爲等正覺者，世尊爲善說法者，世尊之弟子僧伽爲善行道者。」此亦我之於世尊法之類句。

復次，世尊！有稱爲仙餘及、宿舊之工匠，我召使之成爲我之木工。我與彼等以生計，因我而博得名聲。然對我不如對世尊之恭敬。世尊！昔日、我於進軍之際，此等工匠仙餘及、宿舊住於狹小之陋屋。世尊！彼時，此等工匠仙餘及、宿舊於夜中過半、以法語過後，聞佛之所在以頭向之，對我之方向以足向而臥。世尊！就此我思惟：「實稀有哉！實未曾有哉！此等之工匠仙餘及、宿舊爲我所召使，爲我之木工。我與彼等以生計，使令獲得名聲。然對我不如對世尊之恭敬。確爲此等之尊崇者，確對彼世尊之教得知最勝殊妙。」世尊！「世尊爲等正覺者，世尊爲善說法者，世尊之弟子僧伽爲善行道。」此亦我之於世尊法之類句。

復次！「世尊！世尊刹帝利，我亦刹帝利。世尊拘薩羅人，我亦拘薩羅人。世尊

八十歲，我亦八十歲。世尊！若世尊爲利帝利、我亦爲利帝利，世尊爲拘薩羅人，我亦爲拘薩羅人，世尊八十歲，我亦八十歲，我對世尊致最勝之恭敬，作親愛之表示，世尊！我實多事多務，我今將欲離去。」

「大王！請隨尊意。」

彼時，拘薩羅王波斯匿由座起立，敬禮世尊離去。

時世尊於拘薩羅王波斯匿離去後，不久告諸比丘曰：「汝等比丘！拘薩羅王波斯匿於說法莊嚴終了，已離座而去。汝等比丘！宜受得法莊嚴。汝等比丘！宜通達法莊嚴。汝等比丘！宜受持法莊嚴。汝等比丘！此法莊嚴爲有利益之根本梵行也。」

世尊作如是說已，彼等歡喜、信受於世尊之所說。

第九〇 普棘刺林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鬱頭隨若之普棘刺林。爾時，拘薩羅王波斯匿因某事要務，來至鬱頭隨若，時拘薩羅王波斯匿令一家臣曰：「汝今至世尊處，以我之名向世尊之足頂禮，并致賀世尊無病、無疾、輕快、有氣力、得安穩。並謂：『世尊！拘薩羅王波斯匿向世尊足頂禮，賀世尊無病、無疾、輕快、有氣力、得安穩。』」并作是言：「世尊！今日拘薩羅王波斯匿於朝食後，欲來謁見世尊。」「大王！承知如命。」彼家臣應諾拘薩羅王波斯匿後，即來世尊處，至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家臣白世尊言：「世尊！拘薩羅王波斯匿向世尊之足頂禮，致賀世尊無病、無疾、輕快、有氣力、得安穩。世尊！今日，拘薩羅王波斯匿於朝食後，欲來謁見世尊。」月賢姊妹得聞今日拘薩羅王波斯匿於朝食後欲來謁見世尊。月賢姊妹向拘薩王奉侍飲食告曰：「大王！願以我等之名向世尊足頂禮，致賀世尊無病、無疾、輕快、有氣力、得安穩而作如是言：『月賢姊妹向世尊足頂禮，并致賀世尊無病、無疾、輕快、有氣

力、得安穩也。」

時，拘薩羅王波斯匿朝食後。至世尊處，至已，敬禮世尊坐於一方。坐於一方之拘薩羅王波斯匿向世尊言：「世尊！月賢姊妹向世尊之足頂禮，并致賀世尊無病、無疾、輕快、有氣力、得安穩。」

「大王！月賢姊妹何故不另遣其他使者耶？」

「世尊！月賢姊妹聞得：『今日拘薩羅王波斯匿於朝食後欲往見世尊。』時，世尊！月賢姊妹向我奉侍飲食告言：『大王！請以我等之名向世尊之足頂禮，致賀世尊無病、無疾、輕快、有氣力、得安穩。』」

「大王！月賢姊妹爲幸運。」

時，拘薩羅王波斯匿白世尊言：「世尊！我聞得沙門瞿曇作如是言：『無知一切、見一切、自認完全知見之沙門、婆羅門，所謂無此事。』世尊！沙門瞿曇作如是言：『無知一切、見一切、自認完全知見之沙門、婆羅門，所謂無此事也。』作是言者，世尊！彼等對世尊之語爲真實者耶？抑或並非對世尊爲不實之誣謗耶？又，有關對法爲適宜於法而語者耶？抑或爲正當之說，並非加以非難者耶？」

「大王！沙門瞿曇作如是言：『並無知一切、見一切、自認完全知見之沙門、婆羅門，當謂無此事。』如是言者，彼等對我爲非真實語者，爲以虛妄、不實、對我而誣謗者。」

彼時，拘薩羅王波斯匿告鞞留羅將軍言：「將軍！宮廷中何人生起此話題耶？」
「大王！想是年少吉祥子婆羅門。」

時，拘薩羅王波斯匿命一家臣言：「汝今以我名往告年少吉祥子婆羅門謂：『尊者！拘薩羅王波斯匿喚汝。』」彼家臣應諾拘薩羅王波斯匿曰：「大王！承知遵命」
即至年少吉祥子婆羅門處，至已，遂告年少吉祥子婆羅門曰：「尊者！拘薩羅王波斯匿喚汝。」

時，拘薩羅王波斯匿問世尊曰：「世尊！依世尊之所說，或與之相關之事有人對之作不同解釋時，世尊應如何辨認爲世尊所說之言耶？」

「大王！我如是認定我所說之言：『即並無同時知一切、見一切之沙門、婆羅門，當謂無此之事。』」

128 「世尊！世尊請說示因事，請說示有因事。『即並無同時知一切、見一切之沙門、

婆羅門，當謂無此之事。」世尊！有此等之四姓：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世尊！此等之四姓有差別耶？有區別耶？」。

「大王！此等之四姓：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大王！此等之四姓中，二姓即刹帝利與婆羅門爲最上。即彼具有被稱爲敬禮、起迎、合掌、敬業之價值。」

「世尊！我非向世尊問現法之事，我乃請問未來之事。世尊！此等四姓：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世尊！此等四姓有差別耶？有區別耶？」

「大王！有此等之五精勤支：云何爲五？大王！此處比丘有信，信如來之正覺：『如是彼世尊爲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覺者、世尊。』彼無病、無惱、有均齊之消化力、不過冷、不過熱、堪爲中庸之精勤。彼爲不奸、不詭之師，或對智者，或對梵行者，將自己如實示彼。彼勤精進，斷不善法，成就善法，對善法努力、堅固、勇猛、不捨負荷。彼爲有慧之聖，能決擇，正導苦之滅，成就通達生滅之慧。大王！此等爲五精勤支。大王！此等之四姓：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彼等若成就此等五精勤支，則其對彼等能得長夜之利益與安樂。」

「世尊！此等四姓：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彼等若成就此等五精勤支。世尊！彼等對其尙有何差別耶？有何區別耶？」

「大王！我於此處說此精勤差別。大王！譬如此有二頭善調善御之應調象、應調馬、應調牛；又有二頭不調不御之應調象、應調馬、應調牛。大王！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彼等二頭善調善御之應調象、應調馬、應調牛，欲赴調御所行調御耶？」世尊，誠然。」

「又彼等二頭不調不御之應調象、應調馬、應調牛，如同彼等二頭善調善御之應調象、應調馬、應調牛，欲赴調御所行調御耶？」世尊、不然。」

「如是，大王！對有信、無病、不奸、不詭、勤精進、依有慧可得者、得謂其是不信、多病、奸詐、詭詐、懈怠、無慧者，無此之事。」

「世尊！請世尊說示因事，請世尊說示有因事。世尊！此等四姓、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彼等若成就此等五精勤支、且達於正精勤。世尊！對此彼等尙有何差別耶？有何區別耶？」

「大王！對此，彼等並無何等之差別，即我曾說：解脫與解脫無何等之差別。」

130 大王！譬如有人，取乾之娑羅薪生火，火即現；又他人取乾之娑羅薪令生火，火即現；又他人取乾之巷羅薪令生火，火即現；又他人取乾之優曇婆羅薪令生火，火即現。大王！對其作如何思量耶？由不同之鑽木所生此等之火，其火焰與火焰，色光與色光，光明與光明，有差別耶？」世尊！不然。」

「大王！恰如依精進所激發之精勤所鑽出之火，其無何等之差別、即我曾說：解脫與解脫無何等之差別。」

「世尊！請世尊說示因事，請世尊說示有因事。世尊！若然，諸天存在耶？」

「大王！卿何出斯言耶？而謂：『世尊！若然，諸天存在耶？』」

「世尊！諸天來生此世耶？或不生此世耶？」

「大王！諸天有害心者來生此世，諸天無害心者，則不來生此世。」

如是說時，鞞留羅將軍問世尊曰：「世尊！諸天有害心來生此世者。可得將諸天無害心不來生此世者、由其住所使之撤退加以追放耶？」

彼時，尊者阿難思惟：「此鞞留羅大將乃拘薩羅王波斯匿之子。我為世尊之子。是為子與子對話之時。」尊者阿難告鞞留羅將軍曰：「若然，我今反問卿，卿可隨

意作答。將軍！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於拘薩羅王波斯匿之征伐範圍內，又於拘薩羅王波斯匿之領土範圍內，於拘薩羅王波斯匿之統治地方，拘薩羅王波斯匿得對沙門、婆羅門、有德者、不德者、梵行者、非梵行者，由其住所，使之撤退，加以追放耶？」

「尊者！於拘薩羅王波斯匿之領土範圍內，於拘薩羅王波斯匿之統治地方，拘薩羅王波斯匿對沙門、婆羅門、有德者、不德者、梵行者、非梵行者，得使之由其住所撤退、追放。」

「將軍、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於非拘薩羅王波斯匿之領土範圍內，於非拘薩羅王波斯匿統治之地方，拘薩羅王波斯匿對沙門、婆羅門……乃至……得使之追放耶？」

「尊者！非拘薩羅王波斯匿之範圍內，非拘薩羅王波斯匿統治之地方，沙門、婆羅門……乃至……不得予以追放。」

「將軍！其作如何思量之耶？卿聞三十三天之事耶？」

「尊者！誠然。我曾聞三十三天之事，於此亦由拘薩羅王波斯匿處，得聞此三十三天之事。」

「將軍！其作如何思量耶？拘薩羅王波斯匿得令三十三天，由其住所撤退、追放

耶？」

「尊者！拘薩羅王波斯匿現未曾得見三十三天，如何可使由其住所撤退。追放耶？」

「將軍！如是，諸天有害心來生此世者，不能得見諸天無害心不來生此世者。如何可由其所住使之撤退、追放耶？」

彼時，拘薩羅王向世尊言：「世尊！此比丘爲如何名耶？」

「大王！彼名阿難者是。」

「實阿難爲歡喜哉！實阿難具歡喜之相哉！世尊！請尊者阿難說因事，請尊者阿難說有因事。世尊！然梵天存在耶？」

「大王！卿何作斯言耶？而謂：『世尊！若然，梵天存在耶？』」

「世尊！梵天來生此世耶？或不來生此世耶？」

「大王！梵天有害心則來生此世，梵天無害心則不來生此世。」

彼時，一家臣來告拘薩羅王波斯匿曰：「大王！年少吉祥子婆羅門至矣。」時，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年少吉祥子婆羅門曰：「婆羅門！是何人於宮廷中令生起此話

題？」

「大王！是韓留羅將軍。」

「韓留羅將軍如是言：『大王！其爲年少吉祥子婆羅門。』」

彼時一家臣告拘薩羅王波斯匿曰：「大王！乘車歸還之時至矣。」時大王告世尊曰：「世尊！我問世尊一切知，世尊予以解答一切知。我等對之欣喜、滿足，因此而歡喜。世尊！我等問世尊四姓之清淨，世尊爲之解答四姓之清淨。我等對之欣喜、滿足，因此而歡喜也。世尊！我等問世尊諸天，世尊對諸天予以解答……乃至……世尊！我等向世尊所問者，世尊對此皆予以解答。我等對之欣喜、滿足，由此而生歡喜。世尊！於今我等將去，我等爲多事多務。」

「大王！今正其時矣。」

時，拘薩羅王波斯匿歡喜、隨喜世尊之所說，從座而起，敬禮世尊，右繞而去。

第五品 婆羅門品

第九一 梵摩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於毘提訶國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遊方。爾時，於彌薩羅住有梵摩婆羅門，已年老、長壽、高齡、經多歲月，已至頽齡，年紀百二十歲。通達三吠陀、語彙、法式、語分別及第五之古傳說，能語，通文法，得達於世間論及大人相。梵摩婆羅門聞得：「釋迦族之子，由釋迦族出家之沙門瞿曇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遊方於毘提訶國。彼尊者瞿曇揚有如是之善名聲：『斯彼世尊爲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覺者、世尊。』彼有天、魔、梵天、沙門、婆羅門與俱之此世界，教示人天大眾自知、自證。彼說初善、中善、終善，說有義有文之法，說示完全圓滿清淨之梵行，得見如是之應供，實爲幸運。」

時，梵摩婆羅門有一名優多羅之青年弟子。得達於三吠陀、語彙、法式……乃至……時梵摩婆羅門告優多羅青年曰：「汝優多羅！釋迦族之子，由釋迦族出家之沙門瞿曇……乃至……見如是之應供爲幸運。如今，汝往沙門瞿曇處見彼尊者瞿曇，可知其是否如所傳揚之名聲，彼沙門瞿曇是否爲如是之人，依此，我等可得知彼沙門瞿曇。」然而，尊者！我應如何得知彼尊者瞿曇是否如所傳揚之名聲耶？又彼尊者瞿曇是否爲如是人耶？」汝優多羅！於我等之經典中相傳有三十二大人之相。成就此等之諸相之大人，唯有二趣而無他：若爲在家，則爲轉輪王，如法之法王也。征伏四方，使國土安泰，成就七寶，彼有如次之七寶，即：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兵臣寶等。又彼有千名以上之子，勇猛、豪邁、能伏敵軍。彼對至大海際之土地不用杖、不用劍、以正法征服而住。如彼由在家出家爲無家之生活，則將爲應供、等正覺者。於此世除卻諸覆。汝優多羅！我爲聖典之授與者，汝爲聖典之執持者。」

「誠然。」優多羅青年應答梵摩婆羅門，由座起立，右繞梵摩婆羅門，向毘提訶世尊處遊方而去。次第遊方至世尊處。至已，問候世尊，交談吉慶銘感之語後坐於

一面。坐於一面之優多羅青年對世尊之身，探視三十二大人相。時優多羅青年於世尊之身、得見大多數之三十二大人相，唯除二相。對彼二大人相懷疑、疑懼、心不能定、不能得信。其二相即馬陰相與廣長舌是。時世尊思惟：「此優多羅青年對三十二大人相中之大多數已得見，唯除二相、其懷疑、疑懼、心不能定、不能得信。其二相即馬陰相與廣長舌是。」彼時，世尊爲使優多羅青年得見世尊之馬陰相乃以神通力示現。又世尊將舌伸出、能達兩耳竅處，能達兩鼻孔處、以舌悉將前額覆蓋。

彼時優多羅青年思惟：「沙門瞿曇已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我今隨從沙門瞿曇，視察其威儀。」彼優多羅青年七個月間，隨從世尊如影不離。經過七個月後，優多羅青年遊方赴毘提訶之彌薩羅，次第遊方至彌薩羅梵摩婆羅門處。至已，向梵摩婆羅門敬禮坐於一面。梵摩婆羅門向坐於一面之優多羅青年問曰：「汝優多羅！彼尊者瞿曇所傳揚之名聲爲事實否？又彼尊者瞿曇爲如是之人否？」

「尊者！彼世尊瞿曇所傳揚之名聲確爲事實，無他。又彼世尊瞿曇確爲如是之人，無他。尊者！彼世尊瞿曇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彼尊者瞿曇足安立，此爲彼世尊瞿曇之大人相。足蹠生二輪，有千輻，有輞，有轂，一切之形相圓滿。彼尊者瞿

曇爲脚跟廣長。彼尊者瞿曇指長。彼尊者瞿曇手足柔軟。彼尊者瞿曇平足有縵網。彼尊者瞿曇踝高。彼尊者瞿曇脇如伊泥延鹿。彼尊者瞿曇直立不彎兩掌能觸膝。彼尊者瞿曇爲得馬陰藏。彼尊者瞿曇爲金色。彼尊者瞿曇有擬似黃色之皮膚，肌理甚細。肌理細則塵埃不著身。彼尊者瞿曇毛路分明、毛孔生一一之毛。彼尊者瞿曇身毛上靡，上靡生之身毛爲紺青安繕那色，彎曲右旋如耳環。彼尊者瞿曇身端如梵天。彼尊者瞿曇①有七處隆滿。彼尊者瞿曇上軀如獅子。彼尊者瞿曇兩肩之間充滿。彼尊者瞿曇身圍如尼拘律樹、身長爲兩手擴展之長（一尋）。兩手擴展之長（二尋），爲身之長。彼尊者瞿曇頷如獅子。彼尊者瞿曇有四十齒。彼尊者瞿曇各齒平齊。彼尊者瞿曇齒無間疏、彼尊者瞿曇牙齒白淨。彼尊者瞿曇爲廣長舌。彼尊者瞿曇具梵音如迦羅毘伽之音色。彼尊者瞿曇眼爲紺青。彼尊者瞿曇眼睫如牛。眉間生毫、白色、如柔軟之脫羅綿。彼尊者瞿曇頂上有肉髻。是等爲彼尊者瞿曇大人之大人相。彼尊者瞿曇具足此等之三十二大人相。又彼尊者瞿曇步行時，右足先行。其步幅不過長，不過短，行不過速，不過遲，腓②與腓不相打，踝與踝不相打。步行時，股不反、不屈、不縮、不換。又彼尊者瞿曇步行時，身③確立不搖、不以身力行。又

138 彼尊者瞿曇觀察時，以全身觀之，不見上、不見下、不迴見、前見一尋。依此，彼生最上、無蓋之知見。彼入家中時，不反身、不屈身、不縮身、不捩身、彼身就座

不過遠、不過近、又不以手支身就座、不授身就坐。彼坐於家中時，手不亂，足不亂，不置腓於腓上而坐。不置踝於踝上而坐。不用手支頤而坐。彼坐於家中時，不驚懼、不戰慄、不動搖、不焦躁，彼尊者瞿曇不驚懼、不戰慄、不動搖、不焦躁、則身毛不豎立，心向遠離坐於家中。彼鉢受水時，鉢不反、不屈、不縮、不捩。彼鉢受水不過少、不過多。彼洗鉢不發灌水咕嚕之音，不迴轉鉢，不置鉢於地上洗手，洗手時洗鉢，洗鉢時洗手。彼棄鉢之水不過遠、不過近、不淋落。彼受食時，鉢不反、不屈、不縮、不捩。彼受飯不過少，不過多。又彼尊者瞿曇只食助味，不將搏食與助味俱含入口。又彼尊者瞿曇於口中二三次嚼之後嚥下，任何飯粒不碎則不吞下，任何飯粒不留口中，然後再取搏食。彼尊者瞿曇食味覺，然不貪味覺。又彼尊者瞿曇取成就八支之食——不戲作、不驕作、不飾作、不莊飾作、唯此身保持之作、保養之作、除去傷害之作、助成梵行之作。「如是斷我故痛、不起新痛、我得延命、無罪、安穩。」彼食已，鉢受水時，鉢不反、不屈、不縮、不捩。彼鉢受水時不過少、

不過多。彼洗鉢時，不發灌水咕嚕之音，不迴轉鉢、不置鉢地上洗手、洗手時洗鉢、洗鉢時洗手。彼棄鉢之水、不過遠、不過近、無淋漓。彼食已，將鉢置於地上、不過遠、不過近、彼對鉢無不關心、但不過分長看守鉢。彼食已，暫默然而坐，但不忘應致謝辭之時。彼食已，致謝辭、不毀些其食、不欲求他食。必以法語，對其會衆教示、教導、激勵、使令歡喜。彼以法語對其會衆教示、教導、激勵、歡喜已，離座而去。彼行不過速、不過遲、不思遁行。又彼尊者瞿曇身著衣不過高、不過低、衣不密著於身，亦不疏剝，風過彼尊者瞿曇之身不能奪其衣。塵埃不能污彼尊者瞿曇之身。彼入僧園，坐於所設之座。坐已，拭足。彼尊者瞿曇不專念於足之莊飾。彼拭足已，結跏趺坐。身端正，面前起念。彼不思自害、不思害他、不思自他兩害。彼尊者瞿曇，常以自利、利他、自他兩利、利一切世界之念心而坐。彼入園，對會衆說法，彼不令會衆追從，不使罵詈。必以法語對彼會衆教示、教尊、激勵、使令歡喜。又彼尊者瞿曇口出成就八支之聲音——玲瓏、明瞭、美妙、和雅、充滿、分明、甚深、廣博。又彼尊者瞿曇向會衆發聲說法時，音聲不洩於會衆以外。彼等爲彼尊者瞿曇之法語所教示、教導、激勵、使得歡喜。由座起立，不斷回視，以難捨

之風情離去。尊者！我等見彼尊者瞿曇之行、見彼之立、見彼入^④家中、見彼於家中默坐、見彼於家中食事、見彼食已默坐、見彼食已致謝辭、見彼入園、見彼入園默坐、見彼入園對會眾說法、彼尊者瞿曇實爲如是，且較此爲更甚。」

作如是言時，梵摩婆羅門由座起立，上衣偏袒一肩，合掌向世尊處，三唱優陀那言：「對彼世尊、應供、等正覺者歸命、對彼世尊、應供、等正覺者歸命、對彼世尊、應供、等正覺者歸命。我等願時時會彼尊者瞿曇、得俱談一切事。」

141 彼時，世尊次第遊方於毘提訶國，行至彌薩羅。於其地方世尊住於彌薩羅之大天棕林。彌薩羅之婆羅門、居士眾聞得：「釋迦族之子，由釋迦族出家之沙門瞿曇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遊方行於毘提訶國，今來至彌薩羅，住於彌薩羅之大天棕林。又彼尊者瞿曇傳揚有如是善名聲……乃至……見如是之應供爲幸運。」彼時，彌薩羅之婆羅門、居士眾，來至世尊處。至已，或向世尊敬禮坐於一面，或向世尊問候，交談吉慶、銘感之語坐於一面。或向世尊合掌坐於一面。或於世尊之前，報出姓名坐於一面。或默然而坐。

梵摩婆羅門聞得：「釋迦族之子，由釋迦族出家之沙門瞿曇來至彌薩羅、住於彌

薩羅之大天榛林。」時梵摩婆羅門與衆多青年俱，赴大天榛林。時去榛林不遠處，梵摩婆羅門思惟：「我未豫告往見沙門瞿曇，於我爲不適。」時，梵摩婆羅門告一青年曰：「青年！今汝往沙門瞿曇處，至已，以我名向沙門瞿曇問候：無病、無疾、輕快、有氣力、得安穩。」即：「尊者瞿曇！梵摩婆羅門向尊者瞿曇問候：無病、無疾、輕快、氣力、安穩。」并作是言：「尊者瞿曇！梵摩婆羅門爲老年、長壽、高齡、經多歲月、頽齡、年紀百二十歲、通達於三吠陀、語彙、法式、語分別、及於第五古傳說通達、能語、通文法、得達世間論及大人相。尊者！住於彌薩羅之婆羅門、居士中，於財力、於知聖典、於年壽、於名聲，梵摩婆羅門均爲第一。彼欲見尊者瞿曇。」

「尊者！承知遵命」、彼青年應諾梵摩婆羅門，即往世尊處。至已，向世尊問候，致吉慶、銘感之語，立於一方。立於一方之彼青年向世尊告曰：「尊者瞿曇！梵摩婆羅門問候尊者瞿曇：無病、無疾、輕快、有氣力、得安穩。尊者瞿曇！梵摩婆羅門爲老年、長壽……乃至……均爲第一。彼欲見尊者瞿曇。」

「青年！梵摩婆羅門可隨時來見。」時彼青年歸至梵摩婆羅門處。歸已，告梵摩

婆羅門曰：「沙門瞿曇已許諾尊者，尊者可隨時往見。」

143
梵摩婆羅門來至世尊處。彼會衆遙見梵摩婆羅門到來，爲此爲世所知有名聲之人於內側備席。時梵摩婆羅門告彼會衆曰：「諸賢！甚佳！請汝等坐於自席，我今願坐於沙門瞿曇之前。」於是梵摩婆羅門近至世尊處，至已，問候世尊，交談吉慶銘感之語，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梵摩婆羅門於世尊之身，探察三十二大人相。梵摩婆羅門於世尊之身、對三十二大人相，見大多數，唯除二相。對此二大人相懷疑，疑懼，心中不定、不得確信。二大人相即馬陰藏與廣長舌相是。梵摩婆羅門以偈問世尊曰：

瞿曇！我聞尊者身，三十二相具，

唯不見二相 馬陰廣長舌

尊者具馬陰 人中最上者

應與女性同 尊舌爲短耶

或爲廣長舌 欲得如實知

請示現一端 以除我等疑，大仙！

現法爲得益

未來得安樂

我望得許諾

解我問與願

彼時世尊思惟：「此梵摩婆羅門已見我具三十二大人相之大多數，唯除二相。彼對此二大人相懷疑、疑懼之、心不能定，不得確信。二相即馬陰藏與廣長舌。」時，世尊爲梵摩婆羅門得見世尊之馬陰藏與廣長舌相，以神通力示現。又世尊將舌伸出觸兩耳之竅、觸兩鼻之孔、前額悉以舌覆。

彼時，世尊以偈答梵摩婆羅門曰：

汝聞三十二相具

婆羅門！我身悉有、汝勿疑。

應證知者我證知

應修習者我修習

應斷之者我皆斷，婆羅門！

故我現世爲佛陀

現法利益未來樂

汝問所願我許諾

彼時，梵摩婆羅門思惟：「我已得沙門瞿曇許諾，我今向沙門瞿曇問現法與未來之利如何？」時梵摩婆羅門自付，我通現法之利，他人亦向我問現法之利。我今唯向沙門瞿曇當問未來之利。」時梵摩婆羅門以偈白世尊曰：

如何始爲婆羅門

如何得爲吠陀通

如何得爲三明通

如何被稱吉祥者

如何成爲阿羅漢

如何成爲完全者

如何始得爲牟尼

如何被稱爲佛陀

彼時，世尊以偈答梵摩婆羅門曰：

明達宿住見天界

生之斷盡得神通

解脫貪欲心清淨

斷盡生死成梵行

通達一切諸法者

如是被稱爲佛陀

作是說時，梵摩婆羅門由座起立偏袒上衣露一肩，向世尊之足頂禮，接吻世尊之足，以手攢之，報出自己姓名曰：「尊者瞿曇！我名梵摩婆羅門。」彼時，彼會衆皆生驚異之念思惟：「稀有哉！未曾有哉！沙門有大威力，有大威德、彼實爲有知於世、有名聲之婆羅門，竟對之作如是最勝之恭敬。」時，世尊告梵摩婆羅門曰：「善哉！婆羅門！請起就坐汝自席，汝心對我生歡喜。」梵摩婆羅門！請起坐於自席。時，世尊對梵摩婆羅門說示隨順說，是即：施說、戒說、生天說、及欲之災患、罪惡、污染與出離之功德等說。世尊知梵摩婆羅門之從順心、柔軟心、無蓋心、欣喜心、歡喜心，說示諸佛所稱揚之說法，即苦集滅道者是。譬如清淨無垢之布，易於染色。梵摩婆羅門於自座生起離塵離垢之法眼。即「任何之集法、皆是滅法。」當時，梵摩婆羅門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惑、除疑、得無畏、不依他、住師之教而白世尊言：「偉哉！尊者瞿曇！偉哉！尊者瞿曇！尊者瞿曇譬如將倒者扶起，覆者復現、對迷者教之以道，於有眼者使得見色，如於暗中齋來之明燈。如是尊者瞿曇以種種方便說法，我此歸依尊者瞿曇、與法、與比丘僧伽。尊者瞿曇請允我自今以後

爲終生歸依之優婆塞，請尊者瞿曇明日與比丘僧伽俱，受我食事之供養。」

佛默然受允。彼時，梵摩婆羅門知世尊已予諾受，由座起立，敬禮世尊而離去。梵摩婆羅門翌晨於自己之住居，準備殊妙之嚼食、嗽食，向世尊報時曰：「尊者瞿曇！時至矣，食事已調備。」彼時，世尊清晨朝著衣，持鉢，向梵摩婆羅門住居行去，至已，與大比丘衆俱坐於所設之座。彼時，梵摩婆羅門七日間以佛爲上首之比丘衆，將殊妙之嚼食、嗽食，親手以爲供養，并充分勸進。時，世尊過七日便向毘提訶遊方而去。

梵摩婆羅門於世尊離去之後，不久死去。彼時，多數之比丘來至世尊處。至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等向世尊言：「世尊！梵摩婆羅門死矣，彼赴如何之趣耶？彼得如何之生耶？」

汝比丘衆！梵摩婆羅門爲賢者。得達法、隨法。汝等比丘！梵摩婆羅門因斷盡五下分結，爲化生者，於彼處般涅槃，不由彼處還來者。」世尊爲是說已，彼諸比丘歡喜、信受於世尊之所說。

第九二 施羅經

於經集（南傳藏第二十四卷）有同一經，底本省略，在此不予譯出。

第九三 阿攝和經〔阿攝羅耶那〕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諸種異國婆羅門五百人或爲事來住舍衛城，時、彼等婆羅門思惟：「彼沙門瞿曇說四姓清淨，誰可與此沙門瞿曇就此事得爲對論耶？」彼時復有一名曰阿攝和之青年住舍衛城。彼年輕、剃髮、齡方十六歲，通達三吠陀、語彙、法式、語分別、及通達第五古傳說，能語、通文法、得達世間論及大人相。時彼等婆羅門思惟：「此阿攝和青年住舍衛城，彼年輕、剃髮、齡方十六歲，通達三吠陀、語彙、法式、語分別及通達第五古傳說，能語、通文法、得達世間論及大人相。唯彼得與沙門瞿曇就此事爲對論。」時，彼等婆羅門去至阿攝和青年處。至已，告阿攝和青年曰：「卿阿攝和！彼沙門瞿曇說四姓清淨，卿阿攝和！當往與沙門瞿曇就此事爲對論。」爲是言時，阿攝和青年告彼等婆羅門曰：「尊者沙門瞿曇爲法說者，對法說者不可爲對論，我不得與沙門瞿曇就此事爲對論。」

彼等婆羅門再度告阿攝和青年曰：「彼沙門瞿曇說四姓清淨，卿阿攝和當往與沙門瞿

曇就此事爲對論，卿阿攝憇爲普行。」阿攝憇青年再度告彼等婆羅門曰：「尊者沙門瞿曇爲法說者，對法說者不可爲對論，我不得與沙門瞿曇就此事爲對論。」彼等婆羅門三度告阿攝憇青年曰：「卿阿攝憇！彼沙門瞿曇說四姓清淨，卿阿攝憇當往與沙門瞿曇就此事爲對論。卿阿攝憇爲普行，卿阿攝憇尙未戰敗，不可敗北。」

爲是言時，阿攝憇青年告彼等婆羅門曰：「諸賢！我真實不能作爲，沙門瞿曇實爲法說者，不可向法說者爲對論。我不得與沙門瞿曇就此事爲討論。然我從諸賢之勸說願前往。」

彼時，阿攝憇青年與衆多婆羅門俱去至世尊處。至已，向世尊問候，交談吉慶銘感之語，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阿攝憇青年向世尊言：「尊者瞿曇！婆羅門作如是言：『唯婆羅門是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唯婆羅門爲白色，他爲黑色。唯婆羅門清淨，非婆羅門爲不然。婆羅門爲梵天之眞子，由其口生，由梵天生，由梵天所造，爲梵天之嗣子。』今尊者瞿曇認爲如何？請爲說示。」

「阿攝憇！婆羅門之妻女亦有經水、懷妊、生產、哺乳。彼等婆羅門亦統爲由母胎所產，何作是言：『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爲梵天

之嗣子。』

149 「尊者瞿曇雖如是言，然婆羅門仍作如是思惟：『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爲梵天之嗣子。』」

「阿攝憇！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汝未聞之耶？餘尼與劍波及其他邊國有二種種姓，即貴族與奴隸是。貴族成爲奴隸、奴隸成爲貴族。」

「尊者，我如是聞知：餘尼、劍波及其他之邊國有二種種姓，即貴族與奴隸。貴族成爲奴隸，奴隸成爲貴族。」

「阿攝憇！今婆羅門有如何之力，有如何之確信，作如是之思量耶？『婆羅門始爲最高之種姓，他之種姓爲卑劣……乃至……爲梵天之嗣子。』」

「尊者瞿曇雖作如是言，然婆羅門仍作如是思惟：『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爲梵天之嗣子。』」

「阿攝憇！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唯刹帝利，行殺生，不與取，於愛欲行邪行、妄語、兩舌、麤惡語、戲語、有貪欲、有瞋恚心、畜邪見，其身壞命終之後，將生爲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婆羅門則不然耶？毘舍、首陀行殺生、不與取……乃至

……身壞命終之後，將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婆羅門則不然耶？」

「尊者瞿曇！並非如是。尊者瞿曇！刹帝利行殺生、不與取、於愛欲行邪行、妄語、兩舌、麤惡語、戲語、有貪欲、有瞋恚心、言邪見，其身壞命終之後，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婆羅門、毘舍、首陀等四姓，行殺生、不與取……乃至……身壞命終之後、皆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

「阿攝憇！婆羅門今有如何之力、有如何之確信而作是言：『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爲梵天之嗣子。』」

尊者瞿曇雖作如是言，然婆羅門仍作是思惟：「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爲梵天之嗣子。」

「阿攝憇！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唯婆羅門離殺生、離不與取、於愛欲離邪行，離妄語、離戲語、無貪欲、無瞋恚心、有正見，其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刹帝利、毘舍、首陀爲不然耶？」

「尊者瞿曇！並非如是。刹帝利離殺生、離不與取、於愛欲離邪行、離妄語、離兩舌、離麤惡語、離戲語、無貪欲、無瞋恚心、有正見，其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

天界。婆羅門、毘舍、首陀等四姓，皆離殺生，離不與取……乃至……身壞命終後、將生於善趣天界。」

「阿攝和！婆羅門今有如何之力，有如何確信作是言耶？『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

「尊者瞿曇雖作如是言，然婆羅門仍作如斯思：『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

「阿攝和！對其如何思量耶？唯婆羅門於此國得修無怨、無瞋、慈心。刹帝利、毘舍、首陀則不然耶？」

「尊者瞿曇！並非如是，刹帝利於此國可得修習無怨、無瞋、慈心。婆羅門、毘舍、首陀等四姓亦皆可於此國修習無怨、無瞋、慈心。」

「阿攝和！婆羅門今有如何之力、有如何之確信作是言耶？『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也，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

151 「尊者瞿曇雖作如是言，然婆羅門仍作如是思惟：『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

「阿攝憇！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唯婆羅門得持盥洗具與洗粉至河中除去塵垢，刹帝利、毘舍、首陀等則不然耶？」

「尊者瞿曇！並非如是。刹帝利得持盥洗具與洗粉至河中洗除塵垢，婆羅門、毘舍、首陀等四姓皆得持盥洗具與洗粉至河中洗去塵垢。」

「阿攝憇！婆羅門今有如何之力、確信而作是言耶？『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

「尊者瞿曇雖作如是言，然婆羅門仍作如是思惟：『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爲梵天之嗣子。』」

「阿攝憇！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於茲，刹帝利灌頂王集種種出生之百人，對之言曰：『諸賢者！於此衆人之中，刹帝利族、婆羅門族、王族出生者來取娑羅樹、娑羅樹、栴檀樹、鉢曇摩之善鑽木取火而使生火光。又，諸賢者！於此衆人中，旃陀羅族、獵師、竹工、車匠、補羯娑族出生者，來取狗槽、豬槽、浴槽、伊蘭檀樹之鑽木取火，使生出火光。』阿攝憇！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唯彼刹帝利族、婆羅門族、王族出生者取娑羅樹、娑羅樹、栴檀樹、鉢曇摩之善鑽木取火而使之生火光，

唯其火光有光焰、光色、光耀，依其火得爲火之用途。而彼旃陀羅族、獵師、竹工、車匠、補羯娑族出生者，取狗槽、豬槽、浴槽、伊蘭檀樹之鑽木取火，使之生火光。其火爲無光焰、無光色、無光耀，其火不能爲火之用耶？」

「尊者瞿曇！並非若是。彼刹帝利族、婆羅門族、王族出生者，取娑羅樹、娑羅羅樹、梅檀樹、鉢曇摩之善鑽木取火，使生火光，其火有光焰、光色、光耀，其火得爲火之用途。但彼旃陀羅族、獵師、竹工、車匠、補羯娑族出生者，取狗槽、豬槽、浴槽、伊蘭檀樹之善鑽木取火，使生火光，其火亦有光焰、光色、光耀，其火亦可得爲火之用途。尊者瞿曇！一切之火皆有光焰、光色、光耀；一切之火亦皆可得爲火之用途。」

「阿攝和！婆羅門今有如何之力，確信而作是言耶？『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

「尊者瞿曇雖作如是言，然婆羅門則作如是思惟：『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爲梵天之嗣子。』」

「阿攝和！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此處有一刹帝利男子，與婆羅門女同棲，彼等同

棲結果生有一子。彼乃由刹帝利之男子與婆羅門之女所生之子，彼與母等同，與父亦等同，可稱之爲刹帝利，亦可稱之爲婆羅門耶？」

「尊者瞿曇！彼依刹帝利之男子與婆羅門女所生之子，彼亦與母等同，亦與父等同，可稱之爲刹帝利、亦可稱之爲婆羅門。」

「阿攝憇！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此處有婆羅門男子，與刹帝利之女同棲，彼等同棲結果生下一子，彼爲依婆羅門之男子與刹帝利之女所生之子。彼與母等同，彼亦與父等同，可稱之爲刹帝利，亦可稱之爲婆羅門耶？」

「尊者瞿曇！彼依婆羅門男子與刹帝利女所生之子，彼與母等同，亦與父等同，可稱之爲刹帝利、亦可稱之爲婆羅門。」

154 「阿攝憇！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此處以牝馬配驢馬，其配合之結果生出一駒。彼依驢馬、牝馬所生之駒，與母等同、亦與父等同，可稱之爲馬，亦可稱之驢馬耶？」

「尊者瞿曇！由異種交配而成爲騾，尊者瞿曇！我就此見之而有差別，然於其他則不見有任何差別。」

「阿攝憇！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此處有二人同母異父之婆羅門青年兄弟，一人讀

誦聖典，能熟通達；另一人不讀誦聖典，則未能熟達。婆羅門令此中之何者，先食死者之供物、祭祀之飯食、牲品之食物，賓客之饗應物耶？」

「尊者瞿曇！彼讀誦聖典並熟達之婆羅門青年，婆羅門可令先食死者之供物、祭祀之飯食、牲品之食物、賓客之饗應物。尊者瞿曇！不讀誦聖典，未熟達者，豈可賜與大果耶？」

「阿攝憇！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此處有一人同母異父之婆羅門青年兄弟，一人讀誦聖典而熟達，然無戒，爲惡法；另一人不讀誦聖典，未熟達，然持戒、爲善法。婆羅門可令此中之何者，先食死者之供物、祭祀之飯食、牲品之食物、賓客之饗應物耶？」

「尊者瞿曇！彼未讀誦聖典，未熟達，而爲持戒，爲善法者，婆羅門可令先食死者之供物、祭祀之飯食、牲品之食物、賓客之饗應物。尊者瞿曇！無戒爲惡法者豈可給與大果耶？」

「阿攝憇！汝最初生而行，生而行之後，行聖典，行聖典後，能歸向我所說彼四姓之清淨。」

作是言時，阿攝愁青年，沉默、悄然、肩下垂、伏面、沉思，無還答而坐。

彼時，世尊知彼阿攝愁青年，沉默、悄然、肩下垂、伏面、沉思、無還答，乃對彼告曰：「阿攝愁！往昔，有七婆羅門仙人，於阿蘭若處茅屋協議時，生如是之惡見：『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阿攝愁！阿私羅提鞞邏仙人聞得，七位婆羅門仙人，於阿蘭若處之茅屋協議時、生如是之惡見：『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阿攝愁！時，阿私羅提鞞邏仙人整鬚髮，著淡紅色衣，穿堅固之草鞋，持黃金杖出現於七婆羅門仙人之庵所。阿攝愁！此阿私羅提鞞邏仙人徘徊於七婆羅門仙人庵所作是言曰：『今此等賢者婆羅門仙人往何處耶？今此等賢者婆羅門仙人往何處耶？』彼時，阿攝愁！七婆羅門仙人思惟：『如牧牛者之追牛，繼續徘徊於七婆羅門仙人之庵所，而作是言：『今此等賢者婆羅門仙人往何處耶？今此等賢者婆羅門仙人往何處耶？』此爲何人耶？我今實應對彼咀咒。』阿攝愁！彼時，七婆羅門仙人對阿私羅提鞞邏仙人咀咒曰：『汝奴！化爲灰，汝奴！化爲灰。』阿攝愁！阿私羅提鞞邏仙人由於七婆羅門仙人之咀咒，阿私羅提鞞邏仙人益形美麗、悅目、豫悅。時七婆羅門

仙人思惟：『實我等之苦行爲無益，梵行爲無濟於事。』我等曾咀咒：『汝奴，化爲灰，則應成人灰。然由我等對彼之咀咒，益使彼美麗、悅目、豫悅。』『諸賢者之苦行并非無益、梵行亦非無濟於事。諸賢者！今汝等應對我捨去瞋意。』『我等悉願捨瞋意，然賢者爲何人耶？』『諸賢者！有聞阿私羅提鞞邏仙人之名耶？』『誠然，賢者。』『諸賢者！彼實即我。』

阿攝愁！彼時，七婆羅門仙人向阿私羅提鞞邏仙人敬禮親近。時阿私羅提鞞邏仙人告七婆羅門仙人曰：『諸賢者！我如是聞得，七婆羅門仙人於阿蘭若處之茅屋協議時，生如是之惡見：『唯婆羅門爲最高種姓，其他種姓爲卑劣……乃至……梵天之嗣子。』『賢者！誠然，如是。』』

『然而，諸賢者！卿等所生之母爲與婆羅門交會，或與非婆羅門交會，汝等知之耶？』『賢者！於此則不知。』

『諸賢者！然而所生母之母，乃至七代之祖母爲止，與婆羅門交會，或與非婆羅門交會，汝等知之耶？』『賢者！於對此則不知。』

『諸賢！然而所生之父爲與婆羅門女交會，或非婆羅門女交會，汝等知之耶？』

「賢者！於此則不知。」

「諸賢者！然所生父之父，乃至七代之祖父爲止，爲與婆羅門女交會，或與非婆羅門女交會，汝等知之耶？」賢者！於此則不知。」

157
「諸賢！然而如何入胎汝等知之耶？」賢者！我等於如何入胎知曉。今父母交會。母有經水，令香陰現在，如是之事和合而入胎。」

「諸賢者！然其香陰爲刹帝利耶？婆羅門耶？毘舍耶？首陀耶？汝等知之耶？」賢者！我等對其香陰爲刹帝利耶？婆羅門耶？毘舍耶？首陀耶？則不得知。」

「如是，賢者！汝等爲誰，汝等知之耶？」如是，賢者！我等爲誰，我等不知。」阿攝想！此等七婆羅門由於阿私羅提鞞邏仙人就自己之種族說，與以檢討、究明、反問、得到應答。今汝亦依我就自己之種族說、檢討、究明、反問，作如何之應答耶？汝或汝師，猶不及彼等祭祀之持杓者之噴那。」

如是說時，阿攝想青年婆羅門白世尊言：「偉哉！尊者瞿曇！偉哉！尊者瞿曇！請攝受我爲優婆塞，自今以後，願終生歸依。」

第九四 瞿哆牟伽經

如是我聞。——

一時，尊者優陀那住波羅捺之克米亞菴婆園。爾時，瞿哆牟伽婆羅門或爲要務亦來至波羅捺。時，瞿哆牟伽婆羅門逍遙、徘徊至克米亞菴婆園。時，尊者優陀那於露天經行。彼瞿哆牟伽婆羅門來至尊者優陀那處。至已，向尊者優陀那問候，交談吉慶銘感之語後，向一方經行之尊者優陀那告言：「沙門爲正法而出家，我作如是思惟。因我尙未見有如是持正法之人。」

爲是言時，尊者優陀那止經行，歸返精舍就所設之座。瞿哆牟伽婆羅門亦止經行入精舍立於一面。尊者優陀那告立於一面之瞿哆牟伽婆羅門曰：「婆羅門！此有座席、請隨意坐。」我等於尊者優陀那未請之前不坐，因我等於未請之前思不宜坐。」時，瞿哆牟伽婆羅門取一卑座，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瞿哆牟伽婆羅門告尊者優陀那言：「沙門爲正法之出家，我如是思惟，因我尙未曾見如是持正法之人。」

「婆羅門！汝對我若有贊同者，則予贊同。有非難者，則應予非難。若對我所說

之義不解，則向我質問，即：「尊者優陀那！此爲如何耶？彼之義爲如何耶？」如是我等之間便將有問答。」

159
「我對尊者優陀那應贊同者贊同，應非難者非難。若尊者優陀那所說義我不解時，則更向尊者優陀那請益。『尊者優陀那！此義爲如何耶？彼之義爲如何耶？』如是我等之間便有所問答。」

「婆羅門！世間有此等之四種人。如何爲四種？婆羅門！此有一種人使自苦，行自苦之行。婆羅門！又有一種人使他苦，行使他苦之行。婆羅門！又有一種人，使自苦，行使自苦之行；且使他苦，行使他苦之行。婆羅門！又有一種人，不使自苦，不行使自苦之行；且不使他苦，不行使他苦之行。彼不使自苦，不使他苦，於現法住於無欲、達於涅槃、清涼、感受安樂、躬勤梵行。婆羅門！此等四種人中，如何之人適立於汝心耶？」

「尊者優陀那！彼之使自苦，行使自苦之行者，彼不適應於我心。彼使他苦，行使他苦之行者，彼亦不適應於我心。彼使自苦，行使自苦之行，且使他苦，行使他苦之行者，彼亦不適應於我心。彼不使自苦，不行使自苦之行，且不使他苦，不行

使他苦之行，彼不使自苦，不使他苦，於現法住於無欲、達於涅槃、清涼、感受安樂、躬勤梵行者，唯彼適應於我心。」

「婆羅門！何故此等之二種人不能適應於汝心耶？」

「尊者優陀那！彼使自苦，行自苦之行者，彼為望樂嫌苦而使自苦。依是彼對我心不能適應。尊者優陀那！彼使自苦，行使他苦之行者，彼為望樂嫌苦而使自苦。依是彼對我心不能適應。尊者優陀那！彼使自苦，行使他苦之行者，彼為望樂嫌苦而使自他皆苦之虐，依是彼對我心不能適應。尊者優陀那！彼不使自苦，不行使自苦之行，且不使他苦，不行使他苦之行，彼不使自苦，不使他苦，於現法住於無欲、達於涅槃、清涼、感受安樂、躬勤梵行者，彼望喜樂嫌苦，不使自他皆苦，不為虐。依是，彼適應於我心。」

「婆羅門！有此等之二種人，如何為二種？婆羅門！此處有某等諸人，熱愛寶珠莊嚴、求妻子、求奴婢、求田地、求金銀。又此處有某等諸人，不熱愛寶珠莊嚴、棄妻子、棄奴婢、棄田地、棄金銀，由在家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婆羅門！彼人不使自苦，不行使自苦之行。且不使他苦，不行使他苦之行。彼不使自苦，不使他苦，

於現法住於無欲、達於涅槃、清涼，感受安樂、躬勤梵行。婆羅門！汝對此種人於任何之人衆中多見耶？——彼熱愛寶珠莊嚴……乃至……求金銀之人等耶？或彼不熱愛寶珠莊嚴……乃至……出家者耶？」

「尊者優陀那！彼不使自苦……乃至……躬勤梵行，此人不熱愛彼之寶珠莊嚴……乃至……於出家之人衆中多見。」

「婆羅門！汝爲是言：『我等如是知，沙門，爲正法而出家，如是我思惟，是故未曾得見如是持正法之人。』」

「尊者優陀那！實則說示是言對我爲有益，乃爲正法而出家，我作如是思惟；又如是，尊者優陀那！請攝受我，依尊者優陀那對此等四種人僅爲略說，未予廣說，願尊者優陀那垂示哀愍，廣說此四種人則爲幸事。」

「婆羅門！若然，諦聽且善思之，我爲汝說。」

「尊者，誠然。」瞿哆牟伽婆羅門答尊者優陀那。

尊者優陀那言曰：「婆羅門！如何爲使自苦，行使自苦之行耶？婆羅門！此處有人，彼裸形、粗齒、舐手、呼之不來，待之不止，不受持來，特作不受，不受招待，

162

彼由瓶口不受，由鍋口不受，隔闕不受，隔杖不受，隔杵不受，二人食時由一人供養者不受，由妊婦供養者不受，由哺乳之婦人供養者不受，由與男人戲樂之婦人供養者不受、集施者不受，立於近狗處者不受，於蠅群處者不受，魚類不受、穀酒、木酒、酸粥等不飲，彼受一家、爲一搏食者。受二家、爲二搏食者也……乃至……受七家、爲七搏食者也。以一椀保身、以二椀保身……乃至……以七椀保身。彼於一日攝一食、於二日攝一食……乃至……於七日攝一食……（中部經典二、九一頁——一〇〇頁）住於……躬勤梵行。」

爲是說時，瞿哆牟伽婆羅門告尊者優陀那曰：「偉哉！尊者優陀那！偉哉！尊者優陀那！譬如將倒者扶起，使覆者重現，對迷者教示以道，使有眼者見色，如於闇中持來之明燈，如是尊者優陀那以諸種方便說法。我歸依此尊者優陀那、歸依法、歸依比丘僧伽。願尊者優陀那攝受我爲優婆塞，自今以後終生予歸依。」

「婆羅門！勿歸依於我，汝應歸依我所歸依之彼世尊。」

「尊者優陀那！然應供、等正覺者、彼世尊今住何處耶？」

「婆羅門！應供、等正覺者彼世尊，今已涅槃。」

「尊者優陀那！我等若於十由旬內得聞彼尊者瞿曇之所說，則我等行十由旬以見應供、第正覺者、尊者瞿曇。尊者優陀那！我等若於二十由旬，三十由旬、四十由旬、五十由旬……乃至……百由旬內得聞彼尊者瞿曇之所說，我等願行百由旬以見應供、等正覺者，彼尊者瞿曇。尊者優陀那！彼尊者瞿曇已般涅槃，我等歸依彼般涅槃之尊者瞿曇、歸依法、歸依比丘僧伽。願尊者優陀那攝受我為優婆塞，自今以後願終生歸依。尊者優陀耶！鴛伽王對我日日供養常施之物，爾後，我對尊者優陀那，亦同樣供養常施之物。」

「婆羅門！然鴛伽王如何日日供養常施之物耶？」

「尊者優陀那！此為五百錢。」

「婆羅門！我等不得接受金銀。」

「若尊者優陀那不得接納，我願為尊者建立精舍。」

「婆羅門！若汝欲為我建立寺院，可於華子城造立僧伽之講堂。」

「若尊者優陀那，讓僧伽受我之供養，尊者優陀那！此乃更使我喜悅滿足者。尊者優陀那！我依此常施之物其與他常施之物，於華子城建立僧伽之講堂。」

時，瞿哆牟伽婆羅門依此常施之物與其他常施之物，於華子城造立僧伽之講堂。
此即今日所稱之瞿哆牟伽講堂者是。

第九五 商伽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與大比丘衆俱遊方於拘薩羅國，來至一名歐巴薩陀之拘薩羅國婆羅門村。時，世尊住於稱爲歐巴薩陀村北方之天林沙羅樹園。爾時，有一稱商伽之婆羅門，住於歐巴薩陀。此村人畜衆多，有草木池水，穀物豐富，爲王領地拘薩羅王波斯匿所賜予之淨施地。歐巴薩陀之婆羅門居士大家如次聞得：「實有釋迦族子，由釋迦族出家之沙門瞿曇……〔與七十二頁同文，喻蘆吒可代歐巴薩陀〕……得見如是應供者爲幸。時，歐巴薩陀之婆羅門居士大家集成一團，出歐巴薩陀村向北方行去，至天林沙羅樹園，爾時，商伽婆羅門在樓上午睡。商伽婆羅門見歐巴薩陀之婆羅門居士大家集成一團，出歐巴薩陀村向北方行去，到此天林沙羅樹園。告守衛言：「汝守衛者！何故歐巴薩陀之婆羅門居士家集成一團，走出歐巴薩陀村而向北方到達天林沙羅樹園耶？」

「賢者商伽！釋迦族子，即由釋迦族出家之沙門瞿曇是……」乃至……覺者、世

尊也。」於是彼等去往彼尊者瞿曇處。」

「汝守衛者！若然，汝往歐巴薩陀村之婆羅門居士大家處，至已，向歐巴薩陀村之婆羅門居士等作如次告知：諸賢者！商伽婆羅門爲是言：『諸賢者且待，商伽婆羅門亦爲見沙門瞿曇願前往拜見。』」

165

「賢者！誠然」彼守衛應諾商伽婆羅門後，往歐巴薩陀村之婆羅門居士大家之處，告彼等曰：「諸賢者！商伽婆羅門爲是言：『諸賢者！且待，商伽婆羅門亦爲見沙門瞿曇，而前往見。』」彼時，諸國之婆羅門五百人於歐巴薩陀或爲有事而止。彼等婆羅門聞得商伽婆羅門爲欲見沙門瞿曇而前往，彼等婆羅門來至商伽婆羅門處，至已，問彼曰：「賢者商伽！欲見沙門瞿曇爲真實耶？」

「賢者！誠然，我亦爲見沙門瞿曇而前往。」

「賢者商伽，請勿爲見沙門瞿曇而往。賢者商伽欲往見沙門瞿曇爲不相應。沙門瞿曇來見賢者商伽始爲相應。賢者商伽俱爲父母正生，血統清淨，七世之父祖不受排斥、不爲出生論所謗。賢者商伽父母俱正生……乃至……不爲出生論所謗故！依此點，賢者商伽往見沙門瞿曇爲不相應。唯沙門瞿曇來見賢者商伽是多相應。賢者

商伽實爲富有，有大財、大資。賢者商伽通達三吠陀、語彙、法式、語分別、及通達第五古傳說、能語、通文法、得達世間論及大人相。賢者商伽、實爲優美、悅目、豫悅、具足極美妙之姿色、容貌優、威嚴優，無卑下之風情。賢者商伽務實持戒、修戒、修戒具足。賢者商伽實爲語善、所言善、優雅、流暢、無過失、具足使人善知意義之語。賢者商伽實則爲多人之師、爲師之師，向三百青年婆羅門教授聖典。賢者商伽實則被拘薩羅王波斯匿所尊重、崇敬、崇拜、尊敬。賢者商伽實則爲婆羅門沸伽羅娑羅所恭敬、尊重、崇敬、崇拜、尊敬。賢者商伽人畜多住於有草木池水，爲穀物豐富之王領地，住於拘薩羅王波斯匿所授與之淨施地歐巴薩達。堅者商伽人畜多住於有草木池水……乃至……住於歐巴薩陀故，依於此，賢者商伽往見沙門瞿曇爲不相應，唯沙門瞿曇來見賢者商伽爲相應。」

爲是言時，婆羅門商伽告彼等婆羅門曰：「諸賢者！然我往見彼尊者瞿曇實爲相應，彼尊者瞿曇來見我爲不相應。請聽我語其故：諸賢者！沙門瞿曇爲父母俱正生，血統純淨，至七世父祖止，不受排斥，不爲出生論所謗。諸賢者！沙門瞿曇爲父母俱正生……乃至……不爲出生論所謗。以故，依於此，彼世尊來見我爲不相應，唯

我往見彼世尊瞿曇爲相應。諸賢者！沙門瞿曇實爲將地中所埋藏者、上層所積置者、多數之金塊捨去而出家。沙門瞿曇實年少、年輕之青年、黑髮、多幸之青春、人生之初期、由在家出家而爲無家之生活。沙門瞿曇雖父母不喜其出家，淚顏涕泣，然仍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出家而爲無家之生活。沙門瞿曇實具優美、悅目、豫悅、具足極美妙之容色。容貌優雅，威嚴優尙而無卑下風情。沙門瞿曇持戒、修戒、具足修戒。沙門瞿曇實爲語善、所言亦善、優雅、流暢、無過失、具足使善人知意義之語。沙門瞿曇實爲多人之師，亦爲師之師。沙門瞿曇實斷貪欲，離輕薄。沙門瞿曇說業、說所應作、對婆羅門家使隨從無惡者。沙門瞿曇實高貴之族，由刹帝利之宗家出家者。沙門瞿曇實爲富族，由大富大資之家出家者。實有由異國、異境來向沙門瞿曇請問者。實有數千之諸天一生歸依於沙門瞿曇者。諸賢者！沙門瞿曇揚如是之善名聲：『彼世尊爲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覺者、世尊。』諸賢者！沙門瞿曇實具足三十二大人相。摩揭陀國王斯尼耶頻婆娑羅與妻俱終生之間歸依於沙門瞿曇。沙門瞿曇實已到達歐巴薩陀村、住於歐巴薩陀村北方之天林沙羅樹園。凡沙門婆羅門來我等之村者，則彼等

168 即爲我等之賓客。對賓客應予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諸賢者！沙門瞿曇到達歐

巴薩陀村，住於歐巴薩陀村北方之天林娑羅樹園，沙門瞿曇爲我等之賓客，對賓客應恭敬、尊重、崇敬、崇拜者故。依於此，彼沙門瞿曇來見我爲不相應，唯我往見彼尊者瞿曇爲相應。諸賢者！我僅知此多種對彼尊者瞿曇之所讚，然彼尊者瞿曇非僅此之所讚而已，彼尊者瞿曇有無數之所應讚者。諸賢者！於此一一，皆足證彼尊者瞿曇來見我爲不相應，唯我往見彼尊者瞿曇爲相應。誠然，諸賢者！我等皆爲欲見沙門瞿曇而前往。」

爾時，商伽婆羅門與婆羅門大眾俱，來至世尊處。至已，問候世尊，交談吉慶銘感之語，坐於一面。爾時世尊與耆宿之婆羅門俱，相互交談銘感之語後就坐。爾時有一名伽巴提迦之青年，年輕、剃髮、方十六歲，通達三吠陀、語彙、法式、語分別及第五古傳說、能語、通文法、得達世間論、大人相。彼參加於彼之會衆中，彼於耆宿婆羅門與世尊對話時、時而容或置喙，時世尊對彼伽巴提迦青年婆羅門叱責曰：「賢者跋羅陀蟠闍！耆宿婆羅門於對話時，勿容置喙。」爲是言時，商伽婆羅門白世尊言：「尊者瞿曇！勿叱責伽巴提迦青年婆羅門。伽巴提迦青年乃良家子、多

169
 聞、所言皆良之賢者，尊者瞿曇得就此事與之對論。」時世尊謂曰：「今伽巴提迦青年爲通三吠陀之語，是故婆羅門衆對彼隨從者。」時伽巴提迦青年婆羅門思惟：「沙門瞿曇以眼注視我時，我將對沙門瞿曇請問。」時世尊以心知伽巴提迦青年婆羅門之心中所念，乃向伽巴提迦青年以眼注視，時伽巴提迦青年婆羅門思惟：「沙門瞿曇對我注視時，我將向沙門瞿曇請問之如何？」於是伽巴提迦青年婆羅門問世尊曰：「尊者瞿曇！依古婆羅門聖典之句相傳，基於聖藏所解，於此場合婆羅門必達之結論爲：『只此爲真，他爲僞。』尊者瞿曇對此點持如何說耶？」

「跋羅陀幡闍！諸婆羅門中、有任何一婆羅門謂：『我知此，我見此，只此爲真，他爲僞』，有誰能說之否？」尊者瞿曇！否也。」

「跋羅陀幡闍！若然，諸婆羅門中、或有一師，或師之師，溯至七世之師謂：『我知此，我見此，只此爲真，他爲僞。』有誰說之否？」尊者瞿曇！否也。」

「跋羅陀幡闍！若然，諸婆羅門中、古之仙人作聖典、傳聖典，今之婆羅門將其聖典句中之歌語彙集，從而以歌以說，從所說而說之，從所教而教之。如是古之仙人，例如：夜吒、婆摩、婆摩提婆、毘奢密哆羅、夜婆提犍尼、應疑羅婆、跋羅陀

皤闍、婆私吒、迦葉、婆和等亦謂：『我等知此、我等見此、只此爲真、他爲僞，』彼等有說之否？』尊者瞿曇！否也。」

「跋羅陀皤闍！如是諸婆羅門中、一婆羅門謂：『我知此、我見此、只此爲真、他爲僞』者，並無一人。諸婆羅門中，或有一師或師之師，或溯至七世之師，謂：『我知此、我見此、只此爲真、他爲僞』者，並無一人。諸婆羅門中、古之仙人作聖典，傳聖典……乃至……彼等未說：『我等知此、我等見此、只此爲真、他爲僞。』跋羅陀皤闍！譬如盲者排列、不見前者、不見中者、不見後者。如此，跋羅陀皤闍！諸婆羅門之所說宛如盲者排列、不見前者、不見中者、不見後者。跋羅陀皤闍！作如何思量耶？果然如是，則對婆羅門之信非不爲無根耶？」

「尊者瞿曇！於此不僅以信不往詣婆羅門，爲隨聞亦不往詣婆羅門。」

「跋羅陀皤闍！汝初往信、今言隨聞。跋羅陀皤闍！此等五法於現法有兩種果報。如何爲五？即：信、喜、隨聞、相省慮、見歡受是。跋羅陀皤闍！此等五法於現法有兩種果報。跋羅陀皤闍！雖善信之、其爲空虛、虛妄、虛僞者。又雖不善信，其爲真實、不虛、不僞是。跋羅陀皤闍！雖善喜……乃至……雖善隨聞……乃至……」

雖善省慮……乃至……雖善歡受，其爲空虛、虛妄、虛偽、又雖不歡受、其爲真實、不虛、不偽。跋羅陀幡闍！依護持真理之賢者，必不能達於：「只此爲真，他爲偽」之結論。

「尊者瞿曇！若然，如何護持真理耶？如何護持真理耶？我問尊者瞿曇真理之護持。」

「跋羅陀幡闍！若對人有信，如是則對我有信，如是之言即護持真理者。然必不至達於：「只此爲真，他爲偽」之結論。跋羅陀幡闍！如是爲真理之護持。如是爲真理之護持，我說如是之真理護持。然如是達於真理之覺證則不能至。跋羅陀幡闍！若對人生喜、有隨聞、有相省慮、有見歡受，如是對我則有見歡受、如是之言即護持真理者。然必不至達於：「只此爲真、他爲偽」之結論。跋羅陀幡闍！如是爲真理之護持，如是爲護持真理我說如是之真理護持。然達真理之覺證則不能至。」

「尊者瞿曇！如是爲真理之護持、如是爲護持真理、而認知如是爲真理之護持。尊者瞿曇！然如何爲真理之覺證耶？如何覺證真理耶？我問尊者瞿曇真理之覺證。」

「跋羅陀幡闍！此處有比丘，或於村邑，或於聚落附近住之。居士或居士子至

172 彼處所，就三法即：所貪之法、所瞋之法、所癡之法，對彼與以檢討，「此尊者心爲

所貪之法所制、對不知、言我知；對不見、言我見。又如齋長夜不利之苦事，使他人產生，如是爲所貪之法耶？」對彼檢討之後得知如是：「此尊者心爲所貪之法所制，對不知言我知，對不見言我見，又如齋長夜不利之苦事，使他人生活，如是爲所貪之法。」又此尊者之身所行、口所行、爲無貪者，又，此尊者之說法，其法爲甚深、難見、難證、寂靜、殊妙、絕慮、微妙、唯依賢者始能得知。其法不應依貪者之所說示。」由對彼檢討所貪之法，知清淨故，更就所瞋之法對彼檢討曰：「此尊者心爲所瞋之法所制，對不知言我知……乃至……有所瞋之法耶？」對彼檢討如是得知：「此尊者爲心所瞋之法所制，對不知言我知……乃至……有所瞋之法。」又，此尊者之身所行、口所行爲無瞋者。又，此尊者之說法、其法爲甚深、難見……乃至……其法不可依瞋者之所說示。」由對彼檢討所瞋之法、知清淨故、更就所癡之法對彼檢討曰：「此尊者心爲所癡之法所制，對不知言我知、對不見言我見……乃至……有所癡之法耶？」對彼檢討後如是知之：「此尊者心爲所癡之法所制、對不知言我知……乃至……有所癡之法也。」又此尊者之身所行、口所行爲無癡者、

又，此尊者之說法，其法爲甚深、難見……乃至……其法不可依癡者之所說示。」由對彼檢討所癡之法、知清淨故、即對彼生信。生信則①往詣。往詣則恭敬，恭敬則傾耳、傾耳則聞法，聞法受持之，受持法則究法之意義。究意義則法歡受。法歡受時，志欲生，志欲生則勇猛，勇猛終則思量，思量終則精勤，不斷精勤，則身證最上真實。又，以慧對其精細觀察。跋羅陀幡闍！如是爲真理之覺證，如是爲覺證真理，我說如是之真理覺證。然其終非真理得達。」

「尊者瞿曇！如是爲真理之覺證，如是爲覺證真理，認知如是爲真理之覺證。尊者瞿曇！然如何爲真理之得達耶？如何得達真理耶？我以真理之得達請問尊者瞿曇。」

174 「跋羅陀幡闍！由彼等法之練習、修習、復習、爲真理之得達。跋羅陀幡闍，如是爲真理之得達，如是爲得達真理，如是爲我說真理之得達。」

「尊者瞿曇！如是者爲真理之得達，如是者爲得達真理，我認知如是者爲真理之得達。尊者瞿曇！若然，如何之法，對真理得達爲有用耶？我向尊者瞿曇問對真理之得達爲有用之法。」

「跋羅陀皤闍！精勤爲對真理之得達爲有用。若彼不能精勤，則不能得達真理。以精勤故得達真理。是故精勤爲真理得達之最力者。」

「尊者瞿曇！然而如何之法，爲有用於精勤耶？我向尊者瞿曇請問對精勤爲有用之法。」

「跋羅陀皤闍！思量爲有用於精勤。若彼不思量，則彼不能精勤。以思量故彼精勤。是故思量有用於精勤。」

「尊者瞿曇！然而如何之法，對思量爲有用耶？我向尊者瞿曇請問對思量爲有用之法。」

「跋羅陀皤闍！勇猛爲有用於思量，若彼不能勇猛，則無思量。以勇猛故彼爲思量。是故勇猛爲有用於思量。」

175

「尊者瞿曇！然而如何之法，爲對勇猛有用耶？……乃至……」

「跋羅陀皤闍！志欲爲有用於勇猛……乃至……」。

「尊者瞿曇！然而如何之法，爲對志欲有用耶？……乃至……」

「跋羅陀皤闍！法之歡受，爲有用於志欲……乃至……」

「尊者瞿曇！然而如何之法，爲對法之歡受有用耶？……乃至……」

「跋羅陀幡闍！意義之究明，爲有用於法之歡受……乃至……」

「尊者瞿曇！然而如何之法，爲對意義之究明有用耶？……乃至……」

「跋羅陀幡闍！法之受持，爲有用於意義之究明……乃至……」

「尊者瞿曇！如何之法，爲對法之受持有用耶？……乃至……」

「跋羅陀幡闍！聞法，爲有用於法之受持……乃至……」

「尊者瞿曇！如何之法，爲對聞法有用耶？……乃至……」

「跋羅陀幡闍！傾耳，爲對聞法有用……乃至……」

「尊者瞿曇！如何之法，爲對傾耳有用耶？……乃至……」

「跋羅陀幡闍！恭敬，爲對傾耳有用……乃至……」

「尊者瞿曇！如何之法，爲對恭敬有用耶？……乃至……」

「跋羅陀幡闍！往詣，爲有用於恭敬……乃至……」

「尊者瞿曇，如何之法，爲對往詣有用耶？……乃至……」

「跋羅陀幡闍！信，爲有用於往詣，若不能生信，則不能往詣。生信故而往詣。」

是故信爲有用於往詣。」

「我向尊者瞿曇，問真理之護持。尊者瞿曇解答真理之護持。而彼使我慶喜、歡受，我依彼得歡喜。我向尊者瞿曇問真理之覺證，尊者瞿曇解答真理之覺證。彼使我慶喜，歡受，我依彼得歡喜。我向世尊問真理之得達……乃至……對真理得達爲有用之法……乃至……我以如何之事問尊者瞿曇，尊者瞿曇對彼皆予解答。彼使我慶喜、歡受；我依彼得歡喜。尊者瞿曇！我等於先前實作如是思惟：『禿沙門、賤奴、黑奴，由梵天之趾所生者爲何物耶？法之智者爲何者？』然而尊者瞿曇實則令我等對沙門生恭敬、對沙門生淨信、對沙門生尊敬。偉哉！尊者瞿曇！偉哉！尊者瞿曇……乃至……尊者瞿曇請攝受我爲優婆塞，自今以後，願終生歸依。」

第九六 鬱瘦歌邏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鬱瘦歌邏婆羅門來至世尊處。至已，問候世尊，交談吉慶、銘感之語，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鬱瘦歌邏婆羅門問世尊言：「尊者瞿曇！婆羅門設施四種奉事，即：對婆羅門之設施奉事，對刹帝利之設施奉事，對毘舍之設施奉事，對首陀之設施奉事。尊者瞿曇！於茲，婆羅門對此婆羅門之設施奉事言：『婆羅門應奉事婆羅門，刹帝利應奉事婆羅門，毘舍應奉事婆羅門，首陀應奉事婆羅門。』尊者瞿曇！斯爲婆羅門對婆羅門之設施奉事。尊者瞿曇！於茲，婆羅門對此刹帝利之設施奉事言：『刹帝利應奉事刹帝利，毘舍應奉事刹帝利，首陀應奉事刹帝利。』尊者瞿曇！此爲婆羅門對刹帝利之設施奉事。尊者瞿曇！於茲，婆羅門對毘舍之設施奉事言：『毘舍應奉事毘舍，首陀應奉事毘舍。』尊者瞿曇！此爲婆羅門對毘舍之設施奉事。尊者瞿曇！於茲，婆羅門對首陀設施之奉事言：『首陀應奉事首陀，其他之任何人豈可奉事首陀耶？』尊者瞿曇！此爲婆

羅門對首陀之設施奉事。尊者瞿曇！婆羅門所設施之此等四種奉事，尊者瞿曇今有何說耶？」

「婆羅門！若然，一切世間人對婆羅門『此等四種之設施奉事』表同意耶？」

「尊者瞿曇！未必然。」

「婆羅門！譬如貧窮、無所有、有困窮之人，不欲彼取其肉片，而謂：『吾君！汝可食此肉，但應付出代價。』如是，婆羅門！諸婆羅門不顧沙門婆羅門之不承認，而設施此等四種奉事，婆羅門！我不對一切之人說應奉事，我亦不對一切之人說不應奉事。婆羅門！奉事時，因奉事而生惡，非勝善、則我不說應奉事其人。然婆羅門！奉事時，因奉事而生勝善、無惡，則我說應奉事其人。婆羅門！若對刹帝利作如次之問：『汝奉事時，因奉事而生惡，非勝善，或汝奉事時，因奉事生勝善、無惡。汝將奉事此中之何者耶？』婆羅門！刹帝利之正確回答如次：『我奉事時，因奉事生惡、非勝善，我對彼不奉事。然我奉事時，因奉事生勝善，無惡，則我對彼奉事。』婆羅門！若婆羅門如次問……乃至……毘舍……首陀如次問：『汝奉事時，因奉事生惡、非勝善、或汝奉事時、因奉事生勝善、無惡。汝將對此中之何者奉事

耶？」婆羅門！首陀之正確回答如次：「我奉事時，因奉事生惡、無勝善，我對彼不奉事。然我奉事時，因奉事生勝善、無惡，我則對彼奉事。」婆羅門！我不說高貴之故而有勝善，我不說高貴之故而有惡，不說妙色之故而有勝善，不說妙色之故而有惡。不說富豪之故而有勝善，不說富豪之故而有惡。

婆羅門！於此有高貴之人，爲殺生、不與取、於愛欲爲邪行、妄語、兩舌、麤惡語、戲語、有貪欲、瞋恚心、邪見，因此我不說高貴之故而有勝善。婆羅門！此處有高貴之人，離殺生、離不與取、於愛欲離邪行、離妄語、離兩舌、離麤惡語、離戲語、無貪欲、無瞋恚心、爲正見，因此，我不說高貴之故而有惡。婆羅門！於此有妙色之人……乃至……於此處有富豪之人，行殺生……爲邪見。是故，我不說爲勝善。婆羅門！於此有富豪之人，離殺生……正見。是故我不說妙色之故而有惡。

180

婆羅門！我不對一切人說應奉事，我亦不對一切之人說不奉事。婆羅門！奉事之時，因奉事而信增長、戒增大、聞增大、捨施增大、慧增大、則我說對彼應奉事。」

爲是說時，鬱瘦歌邏婆羅門告世尊曰：「尊者瞿曇！婆羅門有四種對財物之設施，即：對婆羅門之財物設施，對刹帝利之財物設施，對毘舍之財物設施，對首陀

之財物設施。尊者瞿曇！此諸婆羅門對此婆羅門之財物設施，即是行乞。婆羅門如輕蔑行乞之財物，則彼爲對不可爲而爲之。宛如牧牛者取所不與者。尊者瞿曇！此爲諸婆羅門對婆羅門之財物設施。尊者瞿曇！此諸婆羅門對此刹帝利之財物設施、即是弓箭。刹帝利如對弓箭之財物輕蔑，則彼爲對不可爲而爲之，宛如牧牛者取所不與者。尊者瞿曇！此爲諸婆羅門對此刹帝利之財物設施。尊者瞿曇！此諸婆羅門對此毘舍之財物設施，即是耕作、飼牛。如毘舍對耕作、飼牛之財物輕蔑，則彼對不可爲而爲之、宛如牧牛者取所不與者。尊者瞿曇！此爲諸婆羅門對此毘舍之財物設施。尊者瞿曇！此諸婆羅門對此首陀之財物設施，即是鎌、擔、棒。如首陀對鎌、擔、棒之財物輕蔑，則彼爲對不可爲而爲之，宛如牧牛者取所不與者。尊者瞿曇！此爲諸婆羅門對首陀之財物設施。如今尊者瞿曇作何說耶？」

「婆羅門！若然，一切之人對婆羅門「此等之財物設施」表同意耶？」

181 「尊者瞿曇！不然。」

「婆羅門！譬如貧窮、無所有、困窮之人，不欲彼取其肉片而謂：『吾君！汝可食此肉片，但應付出其代價。』如是，婆羅門！諸婆羅門不顧沙門婆羅門之不承認，

而設施對此等四種財物。婆羅門！我聖出世間法，乃爲人之財物而設施者。在想起彼昔日父母之家系，乃應其各各自體之生處，付以各各之名稱。若自體生於刹帝利族，則名之爲刹帝利。若自體生於婆羅門族則名之爲婆羅門。若自體生於毘舍族，則名之爲毘舍。若自體生於首陀族，則名之爲首陀。婆羅門！譬如緣於各種之緣，因應而燃火，則付以各種之名稱。即：若緣於薪之燃火，則名薪火。若緣於木片而燃火，則名木片火。若緣於草之燃火，則名以草火。若緣於牛糞之燃火，則名以牛糞火。如是，婆羅門！我聖出世間法乃爲人之財物所設施。在想起彼昔日父母之家系，乃應其各各自體之生處，付以各各之名稱。若自體生於刹帝利族……乃至……若自體生於首陀族，則名之爲首陀。婆羅門！雖爲刹帝利族，由在家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而彼依如來所說之法與律，離殺生、離不與取、離非梵行、離妄語、離兩舌、離粗惡語、離戲語、無貪欲、無瞋恚心、有正見，則爲正理，是善法之成就者。婆羅門！雖爲婆羅門族，由在家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而依彼如來所說之法與律，離殺生……有正見，則爲正理，是善法之成就者。雖從毘舍族，由在家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而依彼如來所說之法與律，離殺生……有正見，即正理，是善法之成就

者。婆羅門！雖爲首陀族，由在家向無家之生活而出家，而依彼如來所說之法與律，離殺生……有正見，則爲正理，是善法之成就者。婆羅門！汝對其作如何思量之耶？唯婆羅門得於當地修習無怨、無瞋、慈心；刹帝利、毘舍、首陀則不然耶？」

「尊者瞿曇！是其爲不然。尊者瞿曇！刹帝利亦得於當地修習無怨、無瞋、慈心。毘舍、首陀、四姓皆得於其地修習無怨、無瞋、慈心。」

「婆羅門！如是雖爲刹帝利族，由在家出家而爲無家之生活，而彼依如來所說之法與律，離殺生……乃至……是成就者。婆羅門族……乃至……毘舍族……乃至……首陀族……由在家出家而爲無家之生活，而彼依如來所說之法與律，離殺生……是成就者。婆羅門！汝對作如何思是耶？唯婆羅門得持盥洗具與洗粉至河中洗除塵垢；刹帝利、毘舍、首陀，則不然耶？」

「尊者瞿曇！是爲不然。刹帝利亦得持盥洗具與洗粉至河除塵垢；毘舍、首陀、四姓悉得持盥洗具與洗粉至河中洗除塵垢。」

「婆羅門！如是雖爲刹帝利族，由在家出家而爲無家之生活。而彼依如來所說之法與律，離殺生……是成就者。婆羅門！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此刹帝利灌頂王集

合種種出生之百人。謂曰：「諸賢者！刹帝利族、婆羅門族、王族出生者，來取薩伽樹、娑羅樹、娑羅羅樹、旃檀樹、鉢曇摩之善鑽木取火者，使生火光。」復曰：「諸賢者！旃陀羅族、獵師、竹工、車匠、補羯娑族出生者，來取狗槽、豬槽、浴槽、伊蘭檀樹之善鑽木取火者，使生火光。」婆羅門！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彼刹帝利族、婆羅門族、王族、出生者，取薩伽樹、娑羅樹、娑羅羅樹、旃檀樹、鉢曇摩之善鑽木取火者，使生火光，唯其火光有光焰、光色與光耀，其火得爲火之用；而彼旃陀羅族、獵師、竹工、車匠、補羯娑族出生者，取狗槽、豬槽、浴槽、伊蘭檀樹之善鑽木取火，使生火光，其火則無光焰、無光色、無光耀，其火不能作火之用耶？」

「尊者瞿曇！是爲不然。彼刹帝利、婆羅門、王族出生者，取薩伽樹、娑羅樹、娑羅羅樹、旃檀樹、鉢曇摩之善鑽木取火，使生火光，其光有火焰、光色、光耀，其火得爲火之用；而彼旃陀羅族、獵師、竹工、車匠、補羯娑族出生者，取狗槽、豬槽、浴槽、伊蘭檀樹之善鑽木取火，使生火光，其火亦有光焰、光色、光耀，其火亦得爲火之用。」

「婆羅門！如是，雖爲刹帝利族、由家出家而爲無家之生活，而彼依如來所說之

法與律，離殺生……是成就者。婆羅門！雖爲婆羅門族、毘舍族、首陀族，由家出家而爲無家之生活，而彼依如來所說之法與律，離殺生……是成就者。」

如是說時，鬱瘦歌邏婆羅門白世尊言：「偉哉！尊者瞿曇！偉哉！尊者瞿曇！……乃至……尊者瞿曇！請攝受我爲優婆塞。自今以後，願終生歸依。」

第九七 陀然經

如是我聞。——

185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之竹樹迦蘭陀園。爾時，尊者舍利弗與大比丘衆俱，於南山行乞。時，於王舍城行夏季安居之一比丘，來至南山尊者舍利弗處。至已，向舍利弗問候，交談吉慶、銘感之語，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比丘向尊者舍利弗問曰：「賢者！世尊爲無病，而有氣力耶？」

「尊者！世尊爲無病，而有氣力。」

「賢者！比丘僧伽皆無病，而有氣力耶？」

「尊者！比丘僧伽皆無病，而有氣力。」

「賢者！於丹陀拉巴拉多瓦拉處，有名喚陀然之婆羅門。賢者！陀然婆羅門爲無病，而有氣力耶？」

「尊者！陀然婆羅門亦無病，而有氣力。」

「賢者！陀然婆羅門爲不放逸耶？」

「尊者！陀然婆羅門安有不放逸耶？尊者！陀然婆羅門依恃國王，欺負婆羅門居士，依恃婆羅門居士，欺負國王。彼妻爲篤信，由篤信之家嫁彼而死去，後妻爲不信，由不信之家嫁於彼。」

「賢者！我等聞陀然婆羅門之放逸，實則聞得惡事。實則聞得惡事。嗚呼！我等於何時、何地，得會陀然婆羅門相語諸事耶？」

186
時，尊者舍利弗於南山適意止住後，往向王舍城行乞。次第行乞至王舍城，住入竹林之迦蘭陵園。時，尊者舍利弗，清晨著衣、持衣鉢行乞入王舍城。爾時，陀然婆羅門於郊外之牧舍搾取牛乳。陀然婆羅門遙見尊者舍利弗到來，見尊者舍利弗至近處，乃告尊者舍利弗曰：「尊者舍利弗！此處有牛乳，請飲之，今正是餐食之時。」

「婆羅門！我今不爲食事，將於此樹下我爲日中之止住，望汝來此處。」陀然婆羅門應尊者舍利弗曰：「尊者！唯然。」時陀然婆羅門朝食已，食後來至尊者舍利弗處。至已，向尊者舍利弗問候，交談吉慶、銘感之語後，坐於一面。尊者舍利弗向坐於一面之陀然婆羅門告曰：「陀然！汝不放逸耶？」

「尊者舍利弗！我等應扶養父母、扶養妻子、扶養奴僕、對朋友應盡朋友之本分，

對親族、血緣，應盡親族、血緣之本分，對賓客應盡賓客之本分，對祖先應盡對祖先之本分，對天應盡對天之本分，對王應盡對王之本分。對此身體亦應慰安、增進、安有不放逸者哉？」

「陀然！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此處有一人，彼為父母行非法，行非正之行。彼因此非法行，非正行，獄卒將之墮於地獄，彼得作如是言：『我為父母行非法，行非正，獄卒勿將我墮於地獄』耶？或彼之父母得作如是言：『彼為我等行非法、行非正，獄卒勿將彼墮於地獄耶？』」

「尊者舍利弗！是其為不然。爾時無論如何號泣，獄卒亦將投彼入地獄。」

「陀然！對此汝作如何思量耶？於此有一人，為彼之妻子行非法、行非正行，彼因非法行，非正行，獄卒將之墮於地獄，彼得如是言：『我為妻子行非法，行非正，獄卒勿將我墮於地獄』耶？或彼之妻子得如是言：『彼為我等行非法、行非正，獄卒勿將彼墮入地獄』耶？」

「尊者舍利弗！是為不然。爾時無論如何號泣，獄卒亦將投彼入地獄。」

「陀然！對此汝作如何思量耶？於此有一人，彼為奴僕行非法，行非正，彼因非

法行，非正行，獄卒將之墮於地獄，彼得如是言：『我爲奴僕行非法，行非正，獄卒勿將我墮地獄』耶？或彼之奴僕得如是言：『彼爲我等行非法，行非正，獄卒勿將彼墮於地獄』耶？』

「尊者舍利弗！是其爲不然。爾時無論如何號泣，獄卒亦將彼投入地獄。」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於此有一人，爲彼朋友……」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於此有一人，爲彼親族、血緣……」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於此有一人，爲賓客……」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於此有一人，爲祖先……」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於此有一人，爲天……」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於此有一人，爲王……」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於此有一人，爲身體之慰安、增進、行非法、行非正，彼因行非法、行非正，獄卒將之墮於地獄，彼得如是言：『我爲身體之慰安、增進、行非法、行非正，獄卒勿將我墮於地獄』耶？或他人得如是言：『彼爲身體之慰安、增進、行非法、行非正，獄卒勿將彼投入地獄』耶？」

「尊者舍利弗！是其爲不然。爾時無論如何號泣，獄卒亦將彼投入地獄。」

「陀然！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爲父母行非法、行非正者、與爲父母行法、行正者，何者爲勝耶？」

「尊者舍利弗！爲父母行非法、行非正者，非爲勝。尊者舍利弗！爲父母行法、行正者乃爲勝。尊者舍利弗！行法、行正者，較行非法、行非正者爲勝。」

「陀然！對父母得扶養、而不爲惡業，其他之有因，得行福行，有如法之業。陀然！對此汝作如何思量耶？爲妻子行非法、行非正者，與爲妻子行法，行正者，何者爲勝耶？」

189
「尊者舍利弗！爲妻子行非法、行非正者，非爲勝。尊者舍利弗！行法、行正者、較行非法、行非正者爲勝。」

「陀然！對妻子得扶養、而不爲惡業、其他之得行福，行有如法之業。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爲奴僕行非法、行非正者，與爲奴僕行法、行正者、何者爲勝耶？」

「尊者舍利弗、爲奴僕……乃至……」

「尊者舍利弗、爲朋友……乃至……」

「尊者舍利弗、爲親族……血緣……乃至……」

「尊者舍利弗、爲賓客……乃至……」

「尊者舍利弗、爲祖先……乃至……」

「尊者舍利弗、爲天……乃至……」

「尊者舍利弗、爲王……乃至……」

「尊者舍利弗！爲身體之慰安、增進而行非法、行非正者，非爲勝。尊者舍利弗、爲身體之慰安、增進而行法，行正者，爲勝。尊者舍利弗！行法、行正者，較行非法、行非正者，爲勝。」

「陀然！對身體得慰安、增進，但不作惡業，其他之得行福行，有如法之業。」

爾時，陀然婆羅門對尊者舍利弗之所說歡喜、隨喜，由座起而離去。

他日，陀然婆羅門病、苦、危篤。時陀然婆羅門向一人告曰：「賢者！汝去往世尊處。至已，以我之名向世尊之足頂禮云：『世尊！陀然婆羅門病、苦、危篤。彼向世尊之足頂禮。』」並去至尊者舍利弗處。至已，以我之名向尊者舍利弗之足頂禮

云：「尊者！陀然婆羅門病、苦、危篤。彼向尊者舍利弗之足頂禮。」並作如次言：「尊者！願尊者舍利弗垂慈愍，請來陀然婆羅門之家。」彼人應諾陀然婆羅門之言曰：「唯然。」彼來至世尊處，至已，禮敬世尊坐於一方。坐於一方之彼人向世尊言：「世尊！陀然婆羅門病、苦、危篤。彼向世尊之足頂禮。」次至尊者舍利弗處，至已，禮敬尊者舍利弗坐於一方，坐於一方之彼人，告尊者舍利弗曰：「尊者！陀然婆羅門病、苦、危篤。彼向尊者舍利弗之足頂禮。」並作次言：「尊者！願尊者舍利弗垂慈愍請來陀然婆羅門之家。」尊者舍利弗默然允受。時尊者舍利弗著衣、持衣鉢來至陀然婆羅門之住居。至已，坐於所設之座。就坐之尊者舍利弗問陀然婆羅門曰：「陀然！汝違和耶？癒否？苦痛減退否？未增進否？見減退否？未見增進否？」

「尊者舍利弗！我違和苦痛增進而未見減退，見增進，未見減退。舍利弗！譬如力強之人，先以利刀破碎頭。尊者舍利弗！絕大之風騷擾我頭。尊者舍利弗！我違和不癒、病痛增進，不見減退，見增進、不見減退。尊者舍利弗！譬如力強之人，以硬革紐擊打頭之頭巾。尊者舍利弗！我頭有絕大之頭痛。尊者舍利弗！我違和、不癒，苦痛增進，不見減退，見增進、不見減退。尊者舍利弗！譬如熟練之屠牛者

或其弟子，以銳利之牛刀割腹。尊者舍利弗！實絕大之風割我腹。尊者舍利弗！我違和、不癒，苦痛增進，不見減退，見增進，不見減退。尊者舍利弗！譬如兩名力強之人，將力弱之人各捉一腕投至火坑燃燒，尊者舍利弗！我身有絕大之熱。尊者舍利弗！我違和、不癒、苦痛增進，不見減退、見增進、不見減退。」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地獄與畜生，何者爲勝耶？」

「尊者舍利弗！畜生較地獄爲勝。」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畜生與餓鬼境，何者爲勝耶？」

「尊者舍利弗！餓鬼境較畜生爲勝。」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餓鬼境與人間，何者爲勝耶？」

「尊者舍利弗！人間較餓鬼境爲勝。」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人間與四天王，何者爲勝耶？」

「尊者舍利弗！四天王較人間爲勝。」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四天王與三十三天，何者爲勝耶？」尊者舍利

弗！三十三天較四天王爲勝。」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三十三天與焰摩天，何者爲勝耶？」

「尊者舍利弗！焰摩天較三十三天爲勝。」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焰摩天與兜率天，何者爲勝耶？」

「尊者舍利弗！兜率天較焰摩天爲勝。」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兜率天與化樂天，何者爲勝耶？」

「尊者舍利弗！化樂天較兜率天爲勝。」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化樂天與他化自在天，何者爲勝耶？」

「尊者舍利弗！他化自在天較化樂天爲勝。」

「陀然、汝對此作如何思量耶？他化自在天與梵天界，何者爲勝耶？」尊者舍利

弗言爲梵天界，尊者舍利弗言爲梵天界。」

時尊者舍利弗思惟：「此等諸婆羅門愛著於梵天界，我今對陀然婆羅門說與梵天共住之道如何？」陀然！我爲汝說與梵天共住之道。諦聽、善思！我將爲說。」

「唯然。」陀然婆羅門應諾尊者舍利弗。

尊者舍利弗言曰：「陀然！然則如何爲達於與梵天共住之道耶？陀然！此有比

丘，以慈與俱之心，徧滿一方而住，如是第二方，如是第三方、如是第四方徧滿而住，如是上、下、橫、一切處、一切世界、以廣、大、無量、無怨、無害之慈與俱之心，徧滿而住。陀然！此實，爲達於與梵天共住之道。復次，陀然！今有比丘，以悲與俱心，以喜與俱心，以捨與俱心，徧滿一方而住，如是第二方、如是第三方、如是第四方、徧滿而住，如是上、下、橫、一切處、一切世界、以廣、大、無量、無怨、無害之捨與俱心徧滿而住。陀然！此實爲達於與梵天共住之道。」

「尊者舍利弗！若然，請以我名向世尊之足頂禮云：『世尊！陀然婆羅門爲病、苦、危篤。彼向世尊之足頂禮。』」

時，尊者舍利弗對陀然婆羅門，更以不顧己所應爲之事，使住立於低下之梵天界後，離座而去。時，尊者舍利弗離去不久，陀然婆羅門命終，往生於梵天界。

時世尊告諸比丘曰：「汝等比丘！彼舍利弗對陀然婆羅門，更以不顧彼所應爲，使住立於低下之梵天界後，離座而去。」

時，尊者舍利弗去至世尊處。至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向世尊言：「世尊！陀然婆羅門爲病、苦、危篤。彼向世尊之足頂禮。」

「舍利弗！汝何故對陀然婆羅門，更以不顧其所應爲，使住立於低下之梵天界後離座而去耶？」

「世尊！我思：『此等諸婆羅門愛著於梵天界，我今對陀然婆羅門說示達於與梵天界共住之道，如何？』」

「舍利弗！然而陀然婆羅門已命終，往生梵天界矣。」

第九八 婆私吒經

經集（南傳藏，第二十四卷）中有同一之經。底本則省略，於此不予譯出。

第九九 須婆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之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都提之子須婆童子或爲要事居住於舍衛城一居士家。都提之子須婆童子向其住家之居士問曰：「居士！我曾聞此事：

『舍衛城爲應供者不孤。』今我應如何恭敬婆羅門耶？」。

「賢者！世尊住於舍衛城之祇陀林給孤獨園、賢者宜恭敬彼世尊。」

197

時，都提之子須婆童子應諾彼居士，去至世尊處，至已，問候世尊，交談吉慶、銘感之語，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都提子須婆童子問世尊言：「尊者瞿曇！諸婆羅門如是言：『在家者成就正理善法，出家者不成就正理善法也。』尊者瞿曇今如何說耶？」

「童子！我就此爲分別論者。我就此非一向論者。童子！我對在家或出家之邪行，不予稱讚。童子！無論在家、出家，若行邪行、依邪行，則不得成就正理、善法故也。」

「尊者瞿曇！諸婆羅門如是言：『彼營務多，所作多。作務多，勞力多之在家業事，有大果報。彼營務少，所作少，作務少，勞力少之出家業事，爲果報少。尊者瞿曇，今如何說耶？』」

「童子！我就此其爲分別論者，我就此非爲一向論者。童子！有營務多、所作多、作務多、勞力多之業事，不行之者則無大果。童子！有營務多、所作多、作務多、勞力多之業事、行之則有大果。童子！有營務少、所作少、作務少、勞力少之業事、不行之者則無大果。童子！有營務少、所作少、作務少、勞力少之業事、行之則有大果。童子！然而如何之業事，爲營務多……乃至……勞力多，不行之者則無大果。童子！然而如何耶？童子！耕作爲營務多……乃至……勞力多，不行之則無大果。童子！然而如何之爲營務多……乃至……勞力多，行之者則有大果耶？童子！耕作爲營務多……乃至……至……勞力多，行之者則有大果。童子！然而如何之業事，爲營務少……乃至……勞力少、不行之者則無大果耶？童子！商業爲營務少……乃至……勞力少、不行之者則無大果也。童子！然而如何之業事，爲營務少……乃至……勞力少，行之則有大果耶？童子！商業爲營務少……乃至……勞力少、行之則有大果。童子！譬如耕作爲

營務多……乃至……勞力多、不行之者則無大果。在家之業事，爲營務多……乃至……勞力多，不行之者則無大果。童子，譬如耕作營務多……乃至……勞力多、行之則有大果。童子！商業爲營務少……乃至……勞力少、不行之者則無大果也。出家之業事，爲營務少……乃至……勞力少，不行之者則無大果。童子！譬如商業爲營務少……乃至……勞力少，行之則有大果。出家之業事爲營務少……乃至……勞力少，行之則有大果也。」

「尊者瞿曇！諸婆羅門爲作福得善，而施設五法。」

「童子！彼等婆羅門爲作福得善而施設之五法，汝若無礙，對此中之衆說此五法則爲幸事。」

「尊者瞿曇！尊者或如尊者之所坐處，於我無障礙。」

「童子！若然，請說之。」

「尊者瞿曇！以真諦爲諸婆羅門作福得善之第一法施設。以苦行，爲諸婆羅門作福得善之第二法施設。以梵行，爲諸婆羅門作福得善之第三法施設。以讀誦，爲諸婆羅門作福得善之第四法施設。以施捨，爲諸婆羅門作福得善之第五法施設。尊者

瞿曇！諸婆羅門以此等五法爲作福得善之施設。尊者瞿曇，如今作如何說示耶？」

「童子！若然，諸婆羅門中之某一婆羅門有如是言：『我了知、證知此等五法，且宣示其果報』者耶？」

「尊者瞿曇！否也。」

「童子！若然，諸婆羅門中之一師，或師之師，或溯至七世之師，有如是言：『我了知、證知此等五法，且宣示其果報』者耶？」

「尊者瞿曇！否也。」

「童子！若然，諸婆羅門中，古之仙人作聖典，傳聖典，今之婆羅門對其聖典之句、之歌、之語、之集、從其歌之、說之、從所說說之、從所教教之，如是之古仙人例如：「夜吒、婆摩、婆摩提婆、毘奢密多羅、夜婆提犍尼、應疑羅娑、跋羅陀蟠闍、婆私吒、迦葉、婆耆，彼等有言：『我了知、證知此等五法。且宣示其果報』者耶？」

「尊者瞿曇！否也。」

「童子！如是諸婆羅門中，言：『我了知、證知此等五法，且宣示其果報』之婆

羅門者竟無一人。諸婆羅門中之一師或師之師或溯至七世之師，言：『我等了知、證知此等五法，且宣示其果報。』竟無一人。諸婆羅門中，古之仙人作聖典，傳聖典……乃至……彼等言：『我等了知、證知此等五法，且宣示其果報者』亦無一人。童子！譬如盲者並列，既不見前者，亦不見中者，亦不見後者。童子！如是，諸婆羅門之所說即宛如盲者之列，既不見前者，亦不見中者，亦不見後者也。」

如是說時，都提之子須婆童子對世尊所說盲者之比喻，忿怒不喜，罵詈世尊，毀謗世尊，對世尊言曰：「沙門瞿曇莫非有惡意？」復向世尊言：「尊者瞿曇！蘇巴伽林之沸伽羅娑羅嗚呼權奴婆羅門作如是說：『如是等沙門婆羅門，自認爲超越人法至聖殊勝知見。』彼等此說，實爲可笑、虛名、無實而虛妄。何人對超越人法而至聖殊勝知見，可知、見、證之耶？無此理。」

「童子！然蘇巴伽林之沸伽羅娑羅嗚呼權奴婆羅門，如何完全以心知一切沙門婆羅門之心耶？」

「尊者瞿曇！蘇巴伽林之沸伽羅娑羅嗚呼權奴婆羅門，尚不得以心完全得知下婢不尼之心，何況完全得知一切沙門婆羅門之心耶？」

「童子！譬如天生之盲人，不見黑色、白色，不見青色、不見黃色、不見赤色、不見濃赤色、不見等等、不見星辰、不見日月。彼如是言：『無黑色白色，因不見黑色、白色者，無青色，因不見青色者。無黃色，因不見黃色者。無赤色，因不見赤色者。無濃赤色，因不見濃赤色者。無等等，因不見等等者。無日月，因不見日月者。我不知彼，因我不見彼，故彼爲無。』童子！彼之所言爲正確耶？」

「尊者瞿曇！是爲不然。有黑色、白色，因有見黑色、白色者。……乃至……有日月，因有見日月者。我不知彼，因我不見彼，故彼爲無。尊者瞿曇！彼之所言是不正確。」

「童子！如是蘇巴伽林之沸伽羅娑羅嗚呼權奴婆羅門爲盲目、無眼之人。所謂彼實爲超人法而至聖殊勝之知見，了知、得見、獲證者，無有是處。童子！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彼等拘薩羅國之婆羅門富豪，例如商伽婆羅門、多梨車婆羅門、沸伽羅娑羅婆羅門、聲聞婆羅門及汝父都提——彼等中，作與他人一致之語者，與作與他人不一致之語者、何者爲勝耶？」

「尊者瞿曇！作與他人一致之語者。」

「作考慮之語者、與不作考慮之語者，何者爲勝耶？」

「尊者瞿曇！作考慮之語者。」

「作思慮之語者，與不作思慮之語者，何者爲勝耶？」

「尊者瞿曇！作思慮之語者。」

「與義爲相應之語者，作與義不相應之語者，何者爲勝耶？」

「尊者瞿曇！與義相應之語者。」

「童子！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若如是依蘇巴伽林之沸伽羅娑羅嗚呼權奴婆羅門，作與他人一致之語耶？抑作與他人不一致之語耶？」

「尊者瞿曇！作與他人不一致之語。」

「作考慮之語耶？或作不加考慮之語耶？」

「尊者瞿曇！不加考慮之語。」

「作思慮之語耶？抑作不加思慮之語耶？」

「尊者瞿曇！作不加思慮者。」

「作與義相應之語耶？抑作與義不相應之語耶？」

「尊者瞿曇！作與義不相應之語也。」

203

「童子！有此等之五種蓋，如何爲五：欲貪蓋、嗔恚蓋、昏沉睡眠蓋、悼悔蓋、疑蓋等是。童子！此等爲五種蓋。童子！蘇巴伽林之沸伽羅娑羅嗚呼權奴婆羅門，爲此等之五蓋所覆蓋纏縛。實則彼者知曉超人法至聖殊勝知見、了知、得見、獲證者，無有是處。童子！有此等五種之欲，如何爲五：眼所識之色、引可愛、可樂、可喜、可意欲、唆情者。耳所識之聲……乃至……鼻所識之香，舌所識之味、身所識之所觸、引發可愛、可樂、可喜、可意欲、唆情者。童子！此等爲五種欲。童子！蘇巴伽林之沸伽羅娑羅嗚呼權奴婆羅門，被此等五種欲所縛而狂妄、貪著、不見患、不知離脫耽迷於樂。實則彼者知曉超人法至聖殊勝知見，了知、得見、獲證者，實無有是處。童子！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用草與薪燃火，與無草與薪燃火，何者之火有火焰、光色、光耀耶？」

「尊者瞿曇！若無草無薪得燃火，則其火爲有火焰、光色與光耀。」

「童子！無草與薪燃火者、除具神通力者以外，爲不可得。童子！譬如用草與薪燃火，與其同理，我說五種欲乃依因而生之喜。童子！譬如無草與薪燃火、與其

同理，我說無諸欲，無不善法之喜。童子！然而如何無諸欲，無不善法之喜耶？童子！於此有比丘離欲、離不善法、成就於初禪而住。童子！此為無諸欲，無不善法之喜。童子！復次，比丘尋伺已息……乃至……成就於第二禪而住。童子！此為無諸欲、無不善法之喜。童子！婆羅門為作福得善施而設五法，彼等婆羅門為作福得善，依如何之法而有大果報設施耶？」

「尊者瞿曇！婆羅門為作福得善而施設五法，彼等婆羅門為作福得善之施捨，為有大果報而設施。」

「童子！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於此一婆羅門準備作大犧牲祭典，時有二婆羅門來：「我等參加此婆羅門之大犧牲祭典。」其中一婆羅門思慮：「唯我實應於食堂，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其他婆羅門於食堂不應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童子！然其他婆羅門於食堂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彼婆羅門於食堂，不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此為理所當然。其他之婆羅門於食堂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我於食堂不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於是彼將忿怒不喜。童子！若然，婆羅門對此施設如何之果報耶？」

「尊者瞿曇！於茲諸婆羅門：『因此使其他婆羅門忿怒、不喜』如是者非爲行施。時，諸婆羅門唯行依哀愍所起之施。」

「童子！如是，於諸婆羅門，以此第六之作福事，即是哀愍心耶？」

「尊者瞿曇！誠然，諸婆羅門，以此第六作福事，即是哀愍心。」

「童子！彼等婆羅門爲作福得善而施設此等五法，汝對此等五法，認爲在家與出家者何爲多耶？」

尊者瞿曇！此等婆羅門，爲作福得善而施設此等五法，我認爲出家者居多，在家者爲少。尊者瞿曇！在家者營務多，所作多，作務多，勞力多，常恆不語真實。誠然瞿曇！出家者營務少，所作少，作務少，勞力少，常恆語具真實。尊者瞿曇！在家者營務多，所作多，作務多，勞力多，常恆不行苦行，不行梵行，多不讀誦，多不施捨。誠然尊者瞿曇！出家者營務少，所作少，作務少，勞力少，常恆行苦行，行梵行，多讀誦，多施捨。尊者瞿曇！此等沙門婆羅門爲作福得善設五法，我對此等施五法，認爲出家者多，在家者少。」

「童子！彼等婆羅門爲作福得善而施設五法，我說此等爲心之資具。即無怨無瞋

之心，爲其修行之所依。童子！於此有語真實之比丘，彼得：「我語真實」，得義之信受，得法之信受，得法俱之歡喜，對善俱之歡喜，我說此爲心之資具，即無怨無害之心，爲其修行之所依。此比丘爲苦行，行梵行，多讀誦，多施捨，彼得『我多施捨』與得義之信受，法之信受，法俱之歡喜，善俱之歡喜，我說此爲心之資具。即無怨無害之心，爲其修行之所依。童子！彼等婆羅門爲作福得善施設五法，我說此等爲心之資具。即無怨無害之心，爲其修習之所依也。」

如是說時，都提之子須婆童子告世尊曰：「尊者瞿曇！我曾聞此事：『沙門瞿曇，了知達於與梵天共住之道』。」

「童子！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那羅歌羅村距此處近耶？那羅歌羅村距此處不遠耶？」

「尊者！誠然。那羅歌羅村距此處甚近，那羅歌羅村距此處不遠。」

「童子！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如今有一出生，成長於那羅歌羅村之人，被問往那羅歌羅村之道路，童子！彼人出生、成長於那羅歌羅村。被問及那羅歌羅村道路，有所躊躇逡巡耶？」

「尊者瞿曇！不也，何以故？尊者瞿曇！彼者出生、成長於那羅歌羅村，彼對那羅歌羅村之一切道路爲所熟知。」

「童子！彼出生、成長於那羅歌羅村、被問及那羅歌羅村道路，應無躊躇逡巡，若問，如來至梵天界及至梵天界之道跡，亦無躊躇逡巡。童子！然我知梵天，知至梵天界與梵天界之道跡，並知如何可往生於梵天界。」

「尊者瞿曇！我曾聞有此事：『沙門瞿曇！曾說至與梵天共住之道。』願尊者瞿曇、對我說示至與梵天共住之道，實爲幸甚。」

「童子！若然，善聞、善思，我將爲說。」

「唯然，尊者！」都提之子須婆童子應諾世尊。

世尊曰：「童子！如何爲達與梵天共住之道耶？童子！於此有一比丘，以慈與俱之心，於一方徧滿而住。如是第二方、如是第三方、如是第四方徧滿而住。如是上、下、橫、一切處、一切世界、以廣、大、無量、無怨、無害慈與俱之心，徧滿而住。童子！依如是修習之慈心解脫，於是有量之業，悉無殘餘。童子！譬如力強吹螺者，容易將音響聞於四方，如是，童子！依此修習慈心解脫，於是有量之業，悉無殘餘。」

童子！此爲達於至與梵天共住之道。復次，童子！有比丘以悲與俱之心……乃至……以喜與俱之心……乃至……以捨與俱之心徧滿一方而住、如是第二方、如是第三方、

如是第四方徧滿而住，對上、下、橫、一切處、一切世界、以廣、大、無量、無怨、無害之捨與俱之心，徧滿而住。童子！依如是修習之捨心解脫、有量之業，於是悉無殘餘。童子！譬如力強之吹螺者，容易將音響聞於四方，如是，童子！依此修習之捨心解脫，有量之業，於是悉無殘餘。童子！此即達與梵天共住之道。」

如是說時，都提之子須婆童子白世尊言：「偉哉！尊者瞿曇！偉哉！尊者瞿曇！譬如將倒者扶起，使覆者再現，對迷者教示以道、使有眼者見色、如於闇中持來明燈、如是尊者瞿曇依種種方便於法說示。是以我歸依尊者瞿曇、法、與比丘僧伽。尊者瞿曇！請攝受我爲優婆塞。自今以後，爲終生之歸依。尊者瞿曇！我等今不得不歸，因我等多事多務故。」

「童子！汝今可隨時作爲。」

爾時，都提之子須婆童子於世尊所說，歡喜、隨喜，由座起立，禮敬世尊，右繞離去。

爾時，聲聞婆羅門乘純白之馬車，日中馳驅至舍衛城。聲聞婆羅門遙見都提之子須婆童子前來。見而問彼曰：「尊者跋羅陀皤闍，日中由何處來耶？」

「賢者！我由沙門瞿曇之處來。」

「賢者跋羅陀皤闍！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沙門瞿曇爲有智慧辯才耶？認爲彼爲智者耶？」

「賢者！我若知沙門瞿曇之智慧、辯才，我爲何許人耶？知沙門瞿曇之智慧、辯才者，實與彼應相等。」

「賢者跋羅陀皤闍！實以絕大之讚歎，讚歎沙門瞿曇。」

「讚歎沙門瞿曇，我爲何許人耶？讚歎、所讚歎之彼尊者瞿曇，爲人天之最上者。賢者！彼等婆羅門爲作福得善而施設五法，沙門瞿曇對其說爲心之資具，即無怨、無害之心，爲其修習之所依。」

如是說時，聲聞婆羅門由純白之馬車上下來，偏袒上衣向世尊處合掌致禮，並誦優陀那曰：「對拘薩羅王波斯匿有利、對拘薩羅王波斯匿有大利，如來、應供、等正覺、請住於彼之國內。——」

第一〇〇 傷歌邏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與大比丘衆俱，遊方拘薩羅國。爾時，陀那奢尼婆羅門女、居住於旃達羅劫波，對佛、法、僧伽深爲信仰。時，陀那奢尼婆羅門女跪拜時，三度唱言優陀那曰：「歸命彼世尊、應供、等正覺者，歸命彼世尊應供、等正覺者、歸依彼世尊、應供、等正覺者。」

爾時，一名傷歌邏童子，居住於旃達羅劫波，通達三吠陀、語彙、法式、語分別及第五古傳說、能語、通文法、得達世間論、大人相。傷歌邏童子聞得陀那奢尼婆羅門女發如是語，聞之而乃告彼女曰：「彼陀那奢尼婆羅門女爲下劣，彼陀那奢尼婆羅門女爲衰頹也，竟有諸婆羅門，而讚歎彼禿沙門者。」

「賢者！汝尙不知彼世尊之戒慧。賢者！若汝知彼世尊之戒慧，則汝即知對彼世尊不應罵詈誶謗。」

「若然，夫人！若沙門瞿曇來至旃達羅劫波時，願通知我。」

「唯然，賢者！」陀那奢尼婆羅門女應諾傷歌邏童子。

時，世尊次第遊方拘薩羅國來至旃達羅劫波。爾時、世尊於旃達羅劫波住於都提羅門之菴羅林。陀那奢尼婆羅門女聞得：「世尊來至旃達羅劫波，住於旃達羅劫波都提婆羅門之菴羅林。」爾時、陀那奢尼婆羅門女至傷歌邏童子處。至已，告傷歌邏童子曰：「賢者！彼世尊來至旃達羅劫波，住於旃達羅劫波都提婆羅門之菴羅林。賢者！今汝若欲往、可隨時爲。」

211 「夫人！唯然。」傷歌邏童子應諾陀那奢尼婆羅門女，至世尊處。至已，問候世尊，交談吉慶、銘感之語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傷歌邏童子白世尊言：「尊者瞿曇！有某沙門婆羅門，自認於現法已通達智圓滿究竟梵行之基本者。尊者瞿曇！彼等沙門婆羅門，自認於現法已通達智圓滿究竟梵行之基本者。尊者瞿曇！屬於彼等之何者耶？」

「跋羅陀蟠闍，我說自認於現法已通達智圓滿究竟梵行之基本者，爲有種種。跋羅陀蟠闍！有某沙門婆羅門從傳承者，彼等依傳承自認於現法已通達智圓滿究竟，爲梵行之基本，譬如三明婆羅門。復次，有某沙門婆羅門，唯完全依信，自認於現

法已通達智圓滿究竟爲梵行之基本，譬如理想家、思量家。復次，或有某沙門婆羅門，於前代未聞之法，自知其法、於現法通達智圓滿究竟，自認爲梵行之基本。跋羅陀幡闍！此中、彼等沙門婆羅門，於前代未聞之法、自知法，於現法自認已通達智圓滿究竟梵行之基本者，是即我也。跋羅陀幡闍！依此理，於此應知也。彼等沙門婆羅門，於前代未聞之法，自知法，自認於現法已通達智圓滿究竟梵行之基本者，是即我也。」

跋羅陀幡闍！我在未成正覺爲菩薩時，嘗有此念：「在家爲雜閑塵勞之處、出家爲空閑。此之在家居住、一向圓滿，一向清淨，難行如真珠美麗之梵行。故我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出家而爲無家之生活。」跋羅陀幡闍！我於他日尚在年少，有漆黑之髮，〔中部經典一、二九四頁十一行——三〇〇頁五行參照、可將比丘等代以跋羅陀幡闍〕「實則此即通於精勤，」坐於其處。跋羅陀幡闍！實我……〔同四二二頁二行——四三一頁十行參照、可將阿基鏽薩那代以跋羅陀幡闍，無四二四頁十二行——四二七頁十行之……如是予已生之苦受不捕我心〕之文……趣於奢侈多言後離去。

跋羅陀幡闍！我食粗食，得力、離欲……乃至……成就初禪而住。尋伺已息故，

內淨、成一向心，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成就第二禪而住。……乃至……成就第三禪而住。

如是彼我之心爲等持、清淨、皎潔、無穢、無垢、柔軟、堪任、得確立不動……

〔同四三二頁七行——四三四頁十三行參照，以阿基綉薩那可代以跋羅陀幡闍。無「如是予已生之樂不能捕我心」之文〕……唯對住於熱誠、精勤者、能爲表現者。〕

如是說時、傷歌邏童子白世尊言：「尊者瞿曇！確實爲有精勤。尊者瞿曇確實爲有精勤。彼應供、等正覺者爲如是。尊者瞿曇！有天耶？」

「跋羅陀幡闍！其爲依理而知我，即有天。」

「尊者瞿曇！問有天耶？汝云：『跋羅陀幡闍！其爲依理而知我，即有天。尊者瞿曇！如是，則非爲虛言、妄語耶？』」

「跋羅陀幡闍！所問有天耶？答謂有天。其爲依理而知我，即有天，此爲就依智者應爲之一向結論，即有天。」

「尊者瞿曇何故對我不由開始說明耶？」

跋羅陀幡闍！所謂天者，乃此世之高貴所稱謂。」

如是說時，傷歌邏童子白世尊曰：「偉哉！尊者瞿曇！偉哉！尊者瞿曇！譬如使倒者起，使覆者現，對迷者教示以道，使有眼者可見色，如闇中持來之明燈。如是，尊者瞿曇！以種種方便說示法要。此是我歸依尊者瞿曇與法與比丘僧伽者。願尊者瞿曇攝受我爲優婆塞，自今以後，願終生歸依。」——

第三篇 後分五十經篇

初品 天臂品

第一〇一 天臂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釋迦國。釋迦國有一名天臂之聚落。時，世尊告比丘曰：「諸比丘！」彼等比丘向世尊應曰：「世尊！」於是世尊曰：

「諸比丘！有某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說，如是見，即：凡此人所經受之樂或苦或不樂不苦，其一切皆以前世之所業爲因，由此苦行，則故業壞滅。由不作新業，則不殘餘影響於未來，由不殘餘影響於未來，則有業之滅，由業之滅，則有苦之滅。」

由苦之滅，則有受之滅。由受之滅，則有一切苦之滅。諸比丘！尼乾作如是說。諸比丘！我去至作如是說之尼乾處。作如次曰：『賢者尼乾！人之樂、苦或不樂不苦之經驗，其一切皆以前世之所業爲因。依此苦行，則故業壞滅。由不作新業，則不殘餘影響於未來。由不殘餘影響於未來，則有業之滅。由業之滅，則有苦之滅。由苦之滅，則有一切苦之滅。如是說，如是見之所傳爲真實耶？』諸比丘！彼尼乾對我作如是問，自認爲「誠然。」我對彼作如次曰：「諸賢尼乾！若然，汝等知我等於前世爲存在，非不存在，汝等知之耶？」賢者！不知。」

「諸賢尼乾！若然，汝等知我等於前世爲作惡業，非不作。汝等知之耶？」賢者、不知。」

「諸賢尼乾！若然，或又作如是之惡業，汝等知之耶？」賢者！不知。」

「諸賢尼乾！若然，唯此之苦爲滅，或唯此之苦爲應滅，或唯此之苦滅時，應爲一切之苦滅，汝等知之耶？」賢者！不知。」

215 「諸賢尼乾！若然，於現法，對不善法之捨離，善法之具足，汝等知之耶？」賢者、不知。」

「諸賢尼乾！如是，實則汝等——對前世我等存在非不存在者，爲不知。又——對前世我等作惡業，非不作者——爲不知。乃至……於現法，對不善法之捨離、善法之具足，亦不知。若如是，尊者尼乾——凡此人或樂或苦或不樂不苦之經驗其一切，皆以前世之所業爲因，依此苦行，則故業壞滅……乃至……由受之滅，則有一切苦之滅——作此解答爲不適宜。諸賢尼乾！若汝等知——我等於前世爲存在、非不存在——知之……又——前世我等作惡業、非不作——知之……乃至……於現法對不善法之捨離，善法之具足知之。若如是，尊者尼乾！凡此人，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之經驗，其一切以前世之所業爲因，依此苦行，則故業壞滅……乃至……由受之滅，則有一切苦之滅——作此解答乃爲適。」

諸賢尼乾！譬如塗以劇毒之箭，射中人體，彼因箭生痛，感受劇烈苦受，彼之友人、朋友、親族、血緣迎請外科醫師。彼外科醫師以利刀切開其傷口，彼因以利刀切開傷口，感受劇烈苦受。彼外科醫師探取其箭，彼因探取其箭而感劇烈苦受。彼外科醫師拔去其箭，彼因拔去其箭感受劇烈苦受。彼外科醫師於其傷口將炭火之藥塗布，彼因傷口塗布炭火藥而感受劇烈苦受。彼後來由傷口平癒，由痊癒而無病。

安樂、自由、自在、得行所欲行。彼謂：我曾被塗以劇毒之箭射中，其我，由箭生痛，感受劇烈苦受。友人、朋友、親戚、血緣爲我迎來外科醫師，彼外科醫師以利刀切開我傷口、我因利刀切開傷口，感受劇烈苦受。彼外科醫師探取其箭、我因探取其箭，感受劇烈苦受。彼外科醫師拔去其箭，我因拔去其箭，感受劇烈苦受。彼外科醫師用炭火之藥塗布其傷口，我因用炭火之藥塗布傷口、感受劇烈之苦受。我今傷口已平癒，由於痊癒而得無病、安樂、自由、自在而行所欲行。如是，諸賢尼乾！汝等若知——我等前世存在，非不存在也——又能知——我等前世作惡業，非不作也——，……乃至……於現法，知不善法之捨離，善法之具足，若如是，尊者尼乾——凡此人，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之經驗，其一切皆以前世之所業爲因，依此苦行，則故業壞滅……乃至……由受之滅，則有一切苦之滅——作此解答爲適宜。諸賢尼乾！然汝等若不知——我等前世爲存在，非爲不存在也——，又——我等不知前世作惡業、非不作也——，……乃至……於現法、不知不善法之捨離，善法之具足，尊者尼乾——凡此人、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之經驗，其一切是以前世之所業爲因，依此之苦行，則故業壞滅……乃至……由受之滅、則有一切苦之滅

——作此之解答應爲不適宜。」

諸比丘！作如是說時，彼尼乾告我曰：「賢者！尼乾爲一切知一切見者。自認具完全之知見：『我行、住、眠、寤、常恒知見現於前。』彼作如是言：『諸賢尼乾！汝等前世作惡業。對此，將依此激烈之難行、予壞滅。又，如今於茲以身防護，以口防護，以意防護，其於未來不令作惡業。由此苦行，則故業壞滅。由不作新業，不殘餘影響於未來。由不殘餘影響於未來，有業之滅，則有苦之滅。由業之滅，則有苦之滅。由苦之滅，則有受之滅。由受之滅，則有一切苦之滅。』此爲我等所悅豫、所首肯，依此我等得歡喜。」

諸比丘！作如是說時，我告彼等尼乾曰：「諸賢尼乾！此等之五法於現法有兩種果報。如何爲五耶？信、喜、隨聞、相省慮、見歡受是。諸賢尼乾！此等五法於現法有兩種果報。茲於尊者尼乾之師，過去有如何信、如何喜、如何隨聞、如何相省慮、如何見歡受耶？」諸比丘！我作如是說，不見尼乾正當衛護自說。諸比丘！復次，我對彼等尼乾作如是曰：「諸賢尼乾！汝等對其如何思量耶？汝等有劇精進、劇精勤時、彼時感受劇痛苦、劇烈受、又汝等無劇精進、無劇精勤時，彼時不感受劇痛苦、

劇烈受耶？」

219

「賢者瞿曇！我等劇精進、劇精勤時，彼時感受劇痛苦、劇烈受，又，我等無劇精進、劇精勤時，彼時不感受劇痛苦、劇烈受。」

「賢者尼乾！如是，汝等有劇精進、劇精勤時、彼時感受劇痛苦、劇烈受，又，汝等無劇精進、劇精勤時，彼時不感受劇痛苦、劇烈受。」如是尊者尼乾——凡此人或樂、或苦、或不樂不苦之經驗，其一切係以前世之所業爲因，依此苦行，則故業壞滅……乃至……由受之滅、則有一切苦之滅——作此之解答爲適宜耶？賢者尼乾！汝等有劇精進、劇精勤時、彼時劇痛苦、劇烈受，則止；又，汝等無劇精進、劇精勤時，彼時劇痛苦、劇烈受，欲則不止。如是者，尊者尼乾——凡此人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之經驗，其一切係以前世之所業爲因，由此苦行，則故業壞滅……乃至……由受之滅、則有一切苦之滅——作此之解答爲適宜。賢者尼乾！汝等有劇精進，劇精勤時，彼時感受劇痛苦、劇烈受，又，汝等無劇精進、劇精勤時，彼時不感受劇痛苦、劇烈受故，而汝等感受劇痛苦、劇烈受時——凡此人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之經驗、其一切乃以前世之所業爲因，由斯苦行，則故業壞滅……乃至

220

……由受之滅，則有一切苦之滅——此所謂唯是無明、無知、愚昧之結果。」諸比丘！我雖如是說，不見尼乾有正當之衛護自說。

復次，比丘！我對彼等尼乾告曰：「諸賢尼乾！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凡此業之現法所受者，或爲由精進，或爲由精勤成爲未來之所受者，爲可能耶？」「賢者！是爲不然。」

「若然，凡此業之未來所受者，或爲由精進，或爲由精勤，成爲現法所受者，爲可能耶？」「賢者！是爲不然。」

221

「賢者尼乾！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凡此業之樂所受者，或爲由精進，或爲由精勤，成爲苦所受者，爲可能耶？」「賢者！是爲不然。」

「若然，凡此業之苦所受者，或爲由精進，或爲由精勤，成爲樂所受者，爲可能耶？」「賢者！是爲不然。」

「賢者尼乾！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凡此業之已熟所受者，或爲由精進，或爲由精勤，成爲未熟所受者，爲可能耶？」「賢者！是爲不然。」

「若然！凡此業之未熟所受者，或爲由精進，或爲由精勤，成爲已熟所受者之

事，爲可能耶？」『賢者！是爲不然。』

『賢者尼乾！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凡此業之多所受者，或爲由精進，或爲由精勤，成爲少所受者之事、爲可能耶？』『賢者、是爲不然。』

『若然，凡此業之少所受者、或爲由精進、或爲由精勤、成爲多所受者之事，爲可能耶？』『賢者！是爲不然。』

『賢者尼乾！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凡此業之所受者，或爲由精進，或爲由精勤，成爲不受之事、爲可能耶？』『賢者！是爲不然。』

『若然，凡此業之不受者，或爲由精進，或爲由精勤，成爲所受者之事，爲可能耶？』『賢者！是爲不然。』

『賢者尼乾！如是，凡此業之現法所受者，或爲由精進，或爲由精勤，成爲未來所受之事，爲不可能。凡此業之未來所受者，或爲由精進，或爲由精勤，成爲現法所受者之事，爲不可能。……乃至……凡此業之不受者，或爲由精進、或爲由精勤，成爲所受者之事，爲不可能。如是，尊者尼乾之精進無益，精勤亦無益。諸比丘！尼乾作如是說。諸比丘！如是說之尼乾，乃對十種正當之說，予以誹難者。』

諸比丘！若有情以前世之業爲因，感受苦樂，諸比丘！今感受如是劇烈之苦受者，其實尼乾，乃前世作惡業者。諸比丘！若有情以自在者之化作爲因，感受苦樂，諸比丘！今感受如是劇烈之苦受者！其實尼乾，乃所化作之惡自在者。諸比丘！若有情以結合之狀態爲因，感受苦樂。諸比丘！今感受如是劇烈、苦受者，其實尼乾，乃惡結合者。諸比丘！若有情以階級爲因，感受苦樂，諸比丘！今感受如是劇烈苦受，實尼乾，乃惡階級者。諸比丘！若有情以現法之行動爲因，感受苦樂。諸比丘！今感受如是劇烈、苦受，其實尼乾，乃現法惡行動者。諸比丘！若有情以前世之所業爲因，感受苦樂，尼乾亦予難詰。諸比丘！若有情以自在者之化作爲因，感受苦樂，尼乾亦予難詰。……乃至……諸比丘！若有情以現法之行動爲因，感受苦樂，尼乾亦予難詰。諸比丘！若有情以現法之行動爲因，無苦樂之感受，尼乾亦予難詰。諸比丘！尼乾作如是說。諸比丘！如是說之尼乾，對此等十種正當說，予以誹難者。諸比丘！如是之精進爲無益，精勤爲無益。

諸比丘！若然，如何之精進爲有益，精勤爲有益耶？諸比丘！此處有比丘，以

無穢之己依苦不爲穢，不捨如法之樂，不執其樂，彼如是知：『我念此等苦因之諸行時，由對諸行之念達於無欲。又，我捨此等之苦因時，由捨之修習達於無欲。』彼向念苦因之諸行時，由念諸行如達於無欲，彼時乃向念諸行。又，彼捨苦因時、由捨之修習如達於無欲！其時乃爲修習捨。彼向念苦因之諸行時，由向念諸行而達於無欲，如是彼之苦壞滅，彼捨苦因時，由捨之修習達於無欲。如是彼之苦壞則滅。

諸比丘！譬如有一男子，對一女人染著、愛著、深愛慕，深戀慕。彼不欲見彼女子與他男子共立、共話、共戲、共笑？諸比丘！對彼作如何思量耶？彼見彼女人與他男子共立、共話、共戲、共笑、彼男子生愁、悲、苦、憂、惱耶？」

「世尊！誠然。所以者何？世尊！彼男子對彼女人染著、愛著、深愛慕，深戀慕，是故見彼女人與他男子共立、共話、共戲笑、生愁、悲、苦、憂、惱。」

「諸比丘！彼時，彼男子自思：『我對彼女人染著、愛著、深愛慕，深戀慕，我見彼女人與他男子共立、共話、共戲、共笑，則生愁、悲、苦、憂、惱，我對彼女人捨離欲貪則作如何耶？』於是，彼對彼女人捨離欲貪，彼於他日見彼女人與他男子共立、共話、共戲、共笑，諸比丘！對彼作如何思量耶？彼見彼女人與他男子共立、

共話、共戲、共笑、生愁、悲、苦、愛、惱，耶？」

「世尊！不然。所以者何？世尊！彼男子對彼女人是離欲。是故見彼女人與他男子共立、共話、共戲、共笑、不生愁、悲、苦、憂、惱。」

225
諸比丘！如是，其實彼即以不穢己，依苦不爲穢，不捨如法之樂，不執其樂，彼如是知：「我向念此等苦因之諸行時，由向念諸行達於無欲。……乃至……：彼能捨苦因時，由捨之修習達於無欲。如是彼之苦則壞滅。諸比丘！如是之精進爲有益，精勤爲有益。」

諸比丘！復次，有比丘如是思惟：「我住樂時，不善法增長，善法減退。又，我向念苦時，不善法減退，善法增長？我今念苦則如何？」彼向念苦，彼向念苦時，不善法減退，善法增長。彼他日不向念苦。所以者何？諸比丘！彼比丘向念苦之日已達。是故彼他日無向念苦。諸比丘！譬如箭匠，將箭鏃於二火爐中加熱，偏熱後矯之，成爲得用者。諸比丘！箭匠將箭鏃於二火爐中加熱，偏熱後矯之，成爲得用者後，彼箭匠於他日又將箭鏃於二火爐中加熱，偏熱後矯之，未能成爲得用之物。所以者何？諸比丘！彼箭匠於二火爐中將箭鏃加熱，偏熱後矯之，成爲得用者，其

226

目的已達。是故他日箭匠將箭頭於二火爐中加熱，徧熱後矯之，未能成得用者。諸比丘！如是，有比丘如是思惟：『我住樂時、不善法增長，善法減退，又，我向念苦時，不善法減退，善法增長。我今向念苦則如何？』彼向念苦，彼向念苦時，不善法減退，善法增長。彼他日無向念苦。所以者何？諸比丘！彼比丘之向念苦，其目的已達。是故彼他日無須向念苦。諸比丘！如是之精進爲有益，精勤爲有益。

復次，汝等比丘！前如來爲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覺者、世尊、出於世間……〔中部經典一三二頁十三行・三三四頁九行參照〕……心淨化。

彼捨此等之五蓋，捨：心穢、慧羸、離欲、離不善法、有尋、有伺，住於成就由離生喜樂之初禪。諸比丘！如是之精進爲有益，精勤爲有益。

復次，諸比丘！比丘尋伺已息故，爲達內淨，心一向成就，無尋、無伺，住於成就由定生喜樂之第二禪。諸比丘！如是之精進爲有益，精勤爲有益。

復次，諸比丘！比丘離喜故，住於捨，以正念、正智之身正受於樂，住於成就聖者所謂：「捨、念、樂住」之第三禪。諸比丘！如是之精進爲有益，精勤爲有益。

復次，諸比丘！比丘捨樂、捨苦，先滅己之喜憂故，住於成就不苦不樂、捨念清淨之第四禪。諸比丘！如是之精進爲有益，精勤爲有益。

彼等持如是之心……〔同三三五頁十三行·三三六頁六行參照〕……憶念種種之宿命。諸比丘！如是之精進爲有益，精勤爲有益。

彼等持如是之心……〔同三二六頁九行·三二七頁四行參照……〕知隨於業。諸比丘！如是之精進爲有益，精勤爲有益。

227
彼等持如是之心……〔同三二七頁七行·十一行參照〕……如實知。諸比丘！如是，精進爲有益，精勤爲有益。

諸比丘！如來爲如是說，諸比丘！如來如是說，稱讚十種之正當事。

諸比丘！若有情以前世之所業爲因，感受苦樂。諸比丘！今如是感受無漏之樂受，實如來前生爲善業者。諸比丘！若有情以自在者之化作爲因，感受苦樂，諸比丘！今如是感受之無漏樂受，實如來前生爲化作善自在者。諸比丘！若有情以結合之狀態爲因，感受苦樂。諸比丘！今如是感受之無漏樂受，實如來爲良結合者。諸比丘！若有情以階級爲因，感受苦樂。諸比丘！今如是感受之無漏樂受，實如來爲

良階級者。諸比丘！若有情以現法之行動爲因，感受苦樂。諸比丘！今如是感受之，無漏樂受，實如來爲現法良行動者。諸比丘！若有情以前世之所業爲因，感受苦樂，如來予稱讚。若有情以前世之所業爲因，未感受苦樂，如來亦予稱讚。諸比丘！若有情以自在者之化作爲因，感受苦樂，如來予稱讚，若有情以自在者之化作爲因，未感受苦樂，如來亦稱讚。諸比丘！若有情以結合爲因感受苦樂，如來予稱讚，若有情以結合爲因，未感受苦樂，如來亦稱讚。若有情以階級爲因感受苦樂，如來予稱讚，若有情以階級爲因，未感受苦樂，如來亦予稱讚。若有情以現法之行動爲因，感受苦樂，如來予稱讚，若有情以現法之行動爲因，未感受苦樂，如來亦予稱讚。諸比丘！如來爲如是說：諸比丘！如來如是說此等十種之正當予以稱讚。」

世尊爲是說已。彼等比丘歡喜、信受於世尊之所說。

第一〇二 五三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曰：「諸比丘！」彼等比丘應諾世尊曰：「世尊！」，世尊乃曰：「諸比丘！有某沙門婆羅門，考慮未來，對未來抱有見解，對有關未來作種種之浮說：『我無病，死後有想。』」茲某者說：『我無病，死後無想。』」茲某者說：『我無病，死後非有想非無想。』」茲某者說或說：於現今生存之有情斷滅、消失和死滅。或某者又說：現法涅槃，或者說：我無病，死後有如是繼續之生存；又有說：生存於現今之有情斷滅、消失和死滅；或某者又說：現法涅槃。如是此等爲五而三、三而五。是即五三之總說。

229

諸比丘！茲沙門婆羅門說：『我無病、死後有想。』彼等尊者沙門婆羅門或說：我無病、死後有想有色，彼等尊者婆羅門或說：我無病，死後有想無色……說：有色又無色……說：亦無有色，亦無無色……說：有一想者……說：有異想者……說：有少想者……說：有無異想者；某者說：或爲超徧識、法無量、不動。諸比丘！

即如來知之——尊者沙門婆羅門說：我無病，死後爲有想。彼等尊者沙門婆羅門或說：我無病，死後爲有想有色。彼等尊者婆羅門或說：我無病，死後爲有想無色……說：有色又無色……說：亦無有色又亦無無色……說：有一想者……說：有異想者……說：有少想者……說：有無量想者。或又若色想、若無色想、若一想、若異想、是稱之爲清淨、最勝、第一、無上。或者說：『何者皆不存』之無所有處，爲無量不動。然而此爲有爲、麤，諸行之有滅。如有，如是知，如來見其出離超於彼。

230

諸比丘！茲沙門婆羅門說：我無病，死後無想。彼等尊者沙門婆羅門或說：我無病，死後爲無想有色。彼等尊者婆羅門或說：我無病，死後爲無想無色，……說：爲有色又無色，……說：爲亦無有色，亦無無色。諸比丘！茲沙門婆羅門對說：我無病，死後爲有想者，此等之人予以非難。所以者何？想是病，想是疽，想是箭。寂靜殊妙即是無想。諸比丘！即如來知之——沙門婆羅門說：我無病，死後無想。彼等尊者沙門婆羅門或說：我無病，死後爲無想有色。彼等尊者沙門婆羅門或說：我無病，死後爲無想無色，……說：爲有色又無色。……說：爲亦無有色亦無無色。

231

諸比丘！沙門婆羅門說：我於色之外，受之外，想之外，行之外，識之外，來往、

死生、增大、增長、廣大之說，無有是處。是爲有爲、麤。有諸行滅，如是知有此，如來見其出離超於彼。

諸比丘！茲沙門婆羅門說：我無病，死後爲非有想非無想。彼等尊者沙門婆羅門或說：我無病、死後爲非有想、非無想而有色。彼等尊者沙門婆羅門說：我無病，死後爲非有想、非無想而無色。……說爲有色，又無色。……說爲亦無有色，亦無無色。諸比丘！茲沙門婆羅門說：我無病，死後爲有想者，此等之人予以非難。又，沙門婆羅門對我說：無病，死後爲無想者，此等之人予以非難。所以者何？想爲病，想爲疽，想爲箭，無想爲迷亂。寂靜而殊妙，即是非有想、非無想。諸比丘！即如來知之——沙門婆羅門說：我無病，死後爲非有想、非無想。彼等尊者沙門婆羅門或說：我無病，死後爲非有想、非無想、有色。彼等尊者沙門婆羅門或說：我無病、死後爲非有想、非無想、無色。……說：爲有色又無色……說：爲無有色，亦無無色。諸比丘！沙門婆羅門若說：應見聞思識，唯依諸行，圓滿其處。諸比丘！此爲說圓滿其處之損亡。諸比丘！是故說處由行等至不能得達。諸比丘！說處由行有餘等至可得達。是爲有爲、麤，有諸行之滅，如是而知有此，如來見其出離，超於彼。

諸比丘！茲沙門婆羅門說：生存於現今之有情斷滅、消失、死滅者中。諸比丘！對沙門婆羅門說：我無病，死後爲有想者，予以非難。又對尊者沙門婆羅門說：我無病，死後爲無想者，亦予以非難。又對尊者沙門婆羅門說：我無病，死後爲非有想、非無想者，亦予以非難。所以者何？蓋此等尊者沙門婆羅門說轉變、執著：「我死後應如有，我死後應如有。」譬如行商之人，於行商時思惟：「我於此處將有此，依彼而得此。」如是此等尊者沙門婆羅門宛如商人思惟：「我死後應如有，我死後應如有。」諸比丘！即如來知之——尊者沙門婆羅門說：生存於現今之有情之斷滅、消失、死滅者，對自身怖畏、嫌惡，故對自身予隨逐，予隨轉。譬如：狗縛以堅固之棒或杙，對其棒或杙隨逐、隨轉。如是此等之尊者沙門婆羅門，則怖畏自身、嫌惡自身，故對自身隨逐，隨轉。是爲有爲、麤。有諸行之滅。如是知有此，如來見其出離超於彼。

諸比丘！沙門或婆羅門思考未來，抱持對未來之見作有關未來種種之浮說、凡說此等之五界，或說其中之一。

諸比丘！某沙門婆羅門思考過去，抱持對過去之見，說有關過去之浮說。某者

如是說：「我與世界爲常住，只此爲真實，他爲虛妄。」又某者如是說：「我與世界爲無常，唯此爲真實、他爲虛妄。」又某者如是說：「我與世界爲常住又無常，唯此爲真實，他爲虛妄。」又某者如是說：「我與世界爲非常住，非無常。唯此爲真實，他爲虛妄。」又某者如是說：「我與世界爲無限，唯此爲真實，他爲虛妄。」又某者如是說：「我與世界爲有限又無限，唯此爲真實，他爲虛妄。」又某者如是說：「我與世界爲有異想者，唯此爲真實，他爲虛妄。」又某者如是說：「我與世界爲有少想者，唯此爲真實，他爲虛妄。」又某者如是說：「我與世界爲有無量想者，唯此爲真實，他爲虛妄。」又某者如是說：「我與世界爲有一向樂者，唯此爲真實，他爲虛妄也。」又某者如是說：「我與世界爲有一向苦者，唯此爲真實，他爲虛妄。」又某者如是說：「我與世界爲有苦樂者，唯此爲真實，他爲虛妄。」又某者如是說：「我與世界爲有不苦不樂者，唯此爲真實，他爲虛妄。」諸比丘！茲沙門婆羅門抱持：「我與世界爲常住，唯此爲真實，他爲虛妄」之如是說、如是見者，實爲無信、無喜、無隨聞、無相省慮、無見歡受、而達於

獨智清淨皎潔，無有是處。諸比丘！又不達獨智清淨皎潔時，尊者沙門婆羅門於其中，只使智之一部得達成皎潔，此謂為彼等尊者沙門婆羅門之取著，是為有為、麤、有諸行之滅。如是知有此，如來見其出離超於彼。

諸比丘！茲沙門婆羅門抱持：「我與世界為無常……為常住而無常……為非常住、非無常……為有限……為無限……為有限而又無限……非有限、非無限……為有一想者……為有異想者……為有少想者……為有一向樂者……為有一向苦者……為有苦樂者……為有不苦、不樂者、唯此為真實，他為虛妄也。」之如是說、如是見者，實為無信、無喜、無隨聞、無相省慮、無見歡受，得成獨智清淨皎潔者，則無有是處。諸比丘！又不得獨智清淨皎潔時，尊者沙門婆羅門唯使智之一部得成皎潔者，此謂彼等尊者沙門婆羅門之取著，是為有為、麤、有諸行之滅。如是知有此，如來見其出離，超於彼。

諸比丘！今某沙門婆羅門對過去見捨離故，對未來見捨離故，全無欲結之偏見故，住於具足遠離之喜，寂靜而殊妙，此即我之住於具足遠離之喜。彼其遠離之喜滅，由遠離之喜滅而生惱，由惱之滅而生遠離之喜。諸比丘！譬如無日蔭處偏為陽

光，無陽光處徧爲日蔭。諸比丘！如其由遠離之喜滅而生惱，由惱滅而生遠離之喜。諸比丘！即如來知之——彼尊者沙門婆羅門對過去見捨離故，對未來見捨離故，全無欲結之偏見故，住於具足遠離之喜。我住於具足遠離之喜，此爲寂靜，此爲殊妙。彼其遠離之喜滅，由遠離之喜滅而生惱，由惱滅而生遠離之喜。是爲有爲、麤、有諸行之滅。如是知有此，如來見其出離，超於彼。

諸比丘！又，今某沙門或婆羅門對過去見捨離故，對未來見捨離故，全無欲結之偏見故，超於遠離之喜故，住於具足無染污之樂。寂靜而殊妙即爲住於我之具足無污染之樂。彼其無污染之樂滅，由無污染之樂滅，而生遠離之喜。由遠離之喜滅，而生無污染之樂。諸比丘！譬如無日蔭處徧爲陽光，無陽光處徧爲日蔭。諸比丘！如是，由無污染之樂滅而生遠離之喜，由遠離之喜滅、而生無污染之樂。諸比丘！即如來知之——彼尊者沙門婆羅門對過去見捨離故，對未來見捨離故，全無欲結之偏見故、超於遠離之喜故，住於具足無污染之樂。寂靜而殊妙，此即我之住於具足無污染之樂。彼其無污染之樂滅，由無污染之樂滅，而生遠離之喜，由遠離之喜滅，而生無污染之樂。是爲有爲、麤、有諸行之滅。如是知有此，如來見其出離，超於

彼。

諸比丘！今某沙門婆羅門對過去見捨離故，對未來見捨離故，全無欲結之偏見故，超遠離之喜故，超無污染之樂故，住於具足不苦不樂之受。寂靜而殊妙，此即我之住於具足不苦不樂之受。彼其不苦不樂之受滅，由不苦不樂之受滅，而生無污染之樂，由無污染之樂滅，而生不苦不樂之受。諸比丘！譬如無日蔭處，陽光偏照，無陽光處，偏爲日蔭。諸比丘！如是滅由不苦不樂之受滅，而生無污染之樂，由無污染之樂滅，而生不苦不樂之受。諸比丘！即如來知之——彼尊者沙門婆羅門對過去見捨離故，對未來見捨離故，完全無欲結之偏見故；超越遠離之喜故，超越無污染之樂故，住於具足不苦不樂之受。寂靜而殊妙，此即我之住於具足不苦不樂之受。

237

彼不苦不樂之受滅，由不苦不樂之受滅，而生無污染之樂，由無污染之樂滅——而生不苦不樂之受。是爲有爲、麤有諸行之滅。如是知有此，如來見其出離，超於彼。

諸比丘！又今某沙門婆羅門對過去見捨離故，對未來見捨離故，全無欲結之偏見故，超遠離之喜故，超無污染之樂故，超不苦不樂之受故，我爲寂靜，我爲寂滅，我無取著，作如是觀。諸比丘！即如來知之——彼尊者沙門婆羅門對過去見捨離故，

對未來見捨離故，全無欲結之偏見故，超遠離之喜故，超無污染之樂故，超不苦不樂之受故，我爲寂靜，我爲寂滅，我無取著，作如是觀。其實彼尊者說相應於涅槃之道。然彼尊者沙門婆羅門對過去見固執取著，對未來見固執取著，對欲結固執取著，對遠離之喜固執取著，對無染汚之樂固執取著，對不苦不樂之受固執取著。然彼尊者以觀我爲寂靜，我爲寂滅，我無取著，此謂之此等尊者沙門婆羅門之取著。是爲有爲、羶、有諸行之滅。如是知有此，如來見其出離，超於彼。

238 諸比丘！依如來此之無上、寂靜、最勝道，爲現等覺。即對六觸處之集、滅、味、患、出離，如實知之，不取著故而解脫。諸比丘！即依如來之無上、寂靜、最勝道，爲現等覺，即六觸處之集、滅、味、患、出離，知如實不取著故而解脫。

世尊爲是說已，彼等比丘歡喜、信受於世尊之所說。

第一〇三 如何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拘尸那揭羅之巴利哈拉那林。時，世尊謂諸比丘曰：「諸比丘！彼等比丘應諾世尊曰：『世尊！』世尊曰：『諸比丘！汝等對我作如何思量耶？沙門瞿曇或爲衣說法，或爲食說法，或爲牀座說法，或爲如是種類之事說法。』」

「世尊！對世尊，我等不如是思慮：『沙門瞿曇爲衣說法……爲如是種類之事說法。』」

「諸比丘！汝等對我：『沙門瞿曇爲衣說法……爲如是種類之事說法。』若不作如是思，若然，諸比丘！汝等對我作如何思量耶？」

「世尊！我等對世尊作如是思量：『世尊以利他，垂慈悲而說法。』」

「諸比丘！汝等對我，以『世尊以利他，垂慈悲而說法。』作如是思量耶？」

239
「諸比丘！若然，我說示自證之法——即：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皆爲和合、同慶、無諍汝等宜修學。」諸比丘！汝等修學和

合、同慶、無諍時有二比丘對勝法欲爲異說，若今汝等作如是思：『此等之尊者於義爲異說，又於文爲異說。』汝等宜至較柔順之比丘處，作如是言：『尊者等於義爲異說，又於文爲異說。尊者等，如何於義有異說、於文有異說耶？應知之。尊者等勿爲諍事。』時，汝等於他之反對比丘衆中，宜至較柔順之比丘處，爲如是言：『尊者等，於義爲異說，於文爲異說。尊者等，如何於義有異說，又於文有異說耶？應知之。尊者等勿爲諍也。』如是爲以誤解而持爲誤解，以誤解而持爲誤解則應說一切法、一切律者。』若汝等作如是思：『此等之尊者於義爲異說，於文爲一致。』則汝等應至較柔順之比丘處，作如是言：『尊者等，於義爲異說，於文一致，尊者等，如何於義爲異說，於文爲一致耶？應知之。尊者等勿爲諍。』時汝等於他之反對比丘衆中，宜至較柔順之比丘處，作如是言：『尊者等，於義爲異說，於文爲一致，尊者等，如何於義有異說，於文爲一致耶？應知之，尊者等勿爲諍。』如是應以誤解持爲誤解，以正解持爲正解。以誤解持爲誤解，以正解持爲正解，應說一切法、一切律。若汝等，作如是思：『此等尊者於義一致，於文爲異說，』則汝等宜至較柔順之比丘處，作如是言：『尊者等，於義一致，於文爲異說，尊者等，如何於義爲一致、

於文有異說耶？應知之。此文爲輕微。尊者等，以輕微故勿爲諍。」時，汝等於他之反對比丘衆中，至較爲柔順之比丘處作如是言：「尊者等，於義一致，於文爲異說。尊者等，如何於義一致，於文有異說耶？應知之，此文輕微。尊者等，以輕微故勿爲諍。」如是，以正解持爲正解，以誤解持爲誤解。以正解持爲正解，以誤解持爲誤解，應說一切法、一切律。茲若汝等作如是思：「此等之尊者，於義一致、於文一致。」汝等則至較從順之比丘處，作如是言：「尊者等，於義一致，於文一致。尊者等如何於義一致，於文一致耶？應知之。尊者等勿爲諍。」時，汝等於他之反對比丘衆中，至較柔順之比丘處，作如是言：「尊者等，於義一致，於文一致。尊者等，如何於義一致，於文一致耶？應知之，尊者等勿爲諍也。」如是以正解持爲正解。以正解持爲正解，應說一切法、一切律。諸比丘！汝等學和合、和睦、無諍時，有一比丘犯戒、違犯。諸比丘！彼時不宜急予訶責。人應省察「如是，對我應無害，又對他人應無損，是故，他人無恨、無忿、無見癡，易於捨離。而我對彼人得使離不善而住於善。」諸比丘！若如是，則可以與言。諸比丘！又若如是——「對我無害，然對他人有損害。是故，他人有忿、有恨、雖有見癡，易於捨離，而我對彼人得使離

不善，而住於善。他人之損害雖輕微，然我得使彼人離不善，而得住於善爲重要。」若如是，則可以與言。諸比丘！又若如是——「對我有害，然對他人無損害，是故，他人不忿、不恨、不見癡、難於捨離，而我對他人可使離不善，而得住善。我之損害雖輕微，然我對他人使得離不善，而得住於善，是爲重要。」若如是，則可以與言。諸比丘！又若如是——「對我有害，對他亦有害，是故，他人有忿、有恨、見癡、難於捨離，但我對他人得使離不善，而得住於善，是爲重要。」若如是，則可以與言。諸比丘！又若如是——「對我有害，對他人亦有害，是故，他人有忿、有恨、見癡、難於捨離。而我對他人不得使離不善，而住於善。」諸比丘！對如是人不應捨之、輕蔑之。諸比丘！汝等學和合、同慶、無諍時，而生相互之口角，頑固之見，心之嫌恨、憂惱、忿怒，彼時對一方之比丘中，汝宜至一較爲柔順之比丘處，作如是言：「諸賢！我等學和合、同慶、無諍時、而生相互之口角、頑固之見，心之嫌恨、憂惱、忿怒、知是者沙門應予非難。」諸比丘！正確解答之比丘，應如是解答：「諸賢！我等和合……乃至……應予非難。」諸賢！若然，不捨此法，不得證涅槃耶？」諸比丘！正確解答之比丘如是解答：「諸賢！不捨此法，則不應證涅槃。」次於他之反對比丘

243

衆中、汝思及較柔順之比丘，而至其處作如是言：「諸賢！我等和合……乃至……應予非難。」諸比丘！正確解答之比丘作如是答：「我等合和……乃至……應非難之。」

「諸賢！若然，不捨此法，不得證涅槃耶？」諸比丘！正確解答之比丘如是解答：「諸賢！不捨此法、則不應證涅槃。」諸比丘若他者對彼比丘如是問：「尊者可使此等比丘去不善而住於善耶？」諸比丘！正確解答之比丘如是解答：「諸賢！我今詣世尊處。世尊對我說法、我聞其法告彼等諸比丘。彼等諸比丘聞其法，離不善而住於善。」

諸比丘！如是解答之比丘，不讚自、不毀他，彼對有關之法通法，對正當之說不予以非離。

世尊爲是說已，彼等比丘歡喜、信受於世尊之所說。

第一〇四 舍彌村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釋迦國之舍彌村。爾時，尼乾子於波和命終。因彼之死，尼乾分裂爲二派，議論、鬥諍、論諍勃起、相互舌鋒交對：「汝不知此法、律，我知此法、律。汝如何知此法、律耶？汝爲邪行，我爲正行，我言相應，汝言不相應。應言前者言於後，應言後者言於前。汝之主張爲覆。汝之說爲破。汝應墮於負處，爲脫汝之說宜遊方。若可能，當自解。」尼乾子如一行殺戮者，尼乾子之在家白衣弟子，對尼乾子生厭惡、嫌忌、反意、宛如其非正說、爲誤說、不尊於寂靜、非由等正覺者所說、壞塔，對之視爲不得爲歸依處者。

爾時，周那沙彌於波和夏期安居已過，去至舍彌村尊者阿難處。至已，禮敬阿難，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周那沙彌問阿難曰：「尊者！尼乾子正於波和命終。因彼之死，尼乾分裂爲二派，議論、鬥諍、論諍，相互尖銳舌鋒交對……乃至……如對壞塔，不得歸依者。」如是告時，尊者阿難告周那沙彌言：「賢者周那！應將此話題

告於世尊。賢者周那！我等往世尊處，將此緣由告之於世尊。」周那沙彌答尊者阿難曰：「尊者！唯然！」。

時，尊者阿難與周那沙彌至世尊處。至已，禮敬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尊者阿難白世尊言：「世尊！此周那沙彌作如是言：『尊者！尼乾於波和正命終……乃至……對之不得爲歸依處者。』世尊！我作如是思：『世尊入滅後，僧伽將不生諍論。』彼之諍論導致衆多人之不益、衆多人之不樂，衆多人之不利、人天之不益，是爲苦」。

「阿難！汝作如何思量耶？我說示得證之法，即：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於此等之諸法，阿難！汝二比丘視爲異說耶？」世尊！世尊之說示得證之法，即四念處……於此等之諸法，我二比丘不視爲異說。然世尊！此祇對住於尊崇世尊之人；於世尊入滅後，關於僧伽之增上活命、增上波羅提木叉將生諍論。彼之諍論致衆多之人不益、衆多之人不樂、衆多之人不利、人天之不益，是爲苦。」阿難！有關增上活命、增上波羅提木叉之諍論爲輕少。阿難！有關僧伽之道，或行道將生諍論，彼之諍論將導致衆多人之不益、衆多人之不樂、衆多人之

不利、人天之不益，是爲苦。」

「阿難！是等爲六諍根。如何爲六？阿難！茲有比丘有忿有恨。阿難！彼之比丘因有忿、有恨，對彼大師亦不恭敬，住不尊崇。對法亦不恭敬，住不尊崇。對僧伽亦不恭敬，住不尊崇，對學不爲圓滿。阿難！比丘對大師不恭敬，住不尊崇。對法……對僧伽不恭敬，住不尊崇。對學不爲圓滿，對彼僧伽不得生諍論。其諍論將導致衆多人之不益、衆多人之不利、人天之不益，是爲苦。阿難！汝等或內、或外，倘見如是之諍根，阿難！爾時汝等爲斷此惡諍根，應事精勤。阿難！汝等或內、或外，未見如是之諍根，阿難！爾時汝等應爲此惡諍根於未來不起而慎行，如是此惡諍根斷，如是此惡諍根於未來不起。

阿難！復次有比丘，有覆、有惱……乃至……有嫉、有慳……乃至……有諂、有誑……乃至……有惡欲、有邪見……乃至……取著自見、起堅固執、難棄捨。阿難！彼比丘，取著自見，起堅固執、難棄捨，則對彼大師不恭敬，住不尊崇。對法亦不恭敬，住不尊崇。對僧伽亦不恭敬，住不尊崇，對學不爲圓滿。對彼僧伽不得生諍論，其諍論將導致衆多人不益、衆多人不樂、衆多人不利、人天之不益，是爲

苦。阿難！汝等或內、或外，倘見如是之諍根，阿難！爾時汝等爲斷彼惡諍論，應事精勤。阿難！汝等或內、或外，未見如是之諍根。阿難！汝等應爲此惡諍根於未來不起而慎行。如是斷此惡諍根，如是此惡諍根於未來不起。阿難！此等爲六諍根。

阿難！有此等之四諍事。如何爲四？論諍事、非難諍事、罪諍事、行諍事。阿難！此等爲四諍事。

阿難！又對已生之諍事，予以制止，有此等之七滅諍。即應施與現前毘奈耶，憶念毘奈耶，不癡毘奈耶。應爲自言，多人語，求彼語，如草覆地。阿難！如何爲現前毘奈耶？阿難！此處有比丘等諍論，或言法，或言非法，或言律，或言非律。阿難！彼諸比丘悉應爲和合而集。集之，應以法之規矩爲適用。以法之規矩爲適用，應一致從之，可止息諍論。阿難！如是爲現前毘奈耶。但又如是止息某諍論，即依現前毘奈耶。

阿難！如何爲多人語耶？阿難！若彼等諸比丘之諍論，於其住處不得止息，則應行至較彼等諸比丘更多之諸比丘居住處，於其處彼等悉應爲和合而集。既集，應以法之規矩予適用，依法之規矩，一致從之，可止息諍論。阿難！如是爲多人語。

但又如是之某諍論，爲依多人語而止息。

阿難！復次如何爲憶念毘奈耶？阿難！茲比丘等，或爲波羅夷，或爲近波羅夷，如是重犯故，一比丘被呵責。「尊者！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對犯如是之重犯與以憶念耶？」彼答言：「賢者！我不憶念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對犯如是之重犯。」阿難！如是對彼比丘應與以憶念毘奈耶。阿難！如是爲憶念毘奈耶。又如某諍論，爲依憶念毘奈耶得止息。

阿難！復次如何爲不癡毘奈耶？阿難！茲比丘等，或爲波羅夷、或爲近波羅夷，如是重犯故，一比丘被呵責：「尊者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對犯重犯者予以憶念耶？」彼答言：「賢者！我不憶念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對犯如是之重犯。」對彼應自白追及曰：「尊者！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汝對犯如是之重犯憶念與否、應善知。」彼答言：「賢者！我心狂亂、顛倒，因狂亂故，我多爲非沙門之所行、所言，對彼我不憶念。依癡我爲之。」阿難！對如是之比丘應與不癡毘奈耶。阿難！如是爲不癡毘奈耶，又如某諍論爲依不癡毘奈耶得止息。

阿難。次如何應爲自言耶？阿難！茲比丘或受呵責，或未受呵責，對己罪憶念、

發露、自白。彼至較彼比丘年長比丘處，徧袒一肩，禮足、長跪，合掌告是言曰：「尊者！我爲此等之犯戒也，我將對之告白。」彼問曰：「汝見之耶？」「我見之。」「於未來護律儀耶？」「我對律儀應護持。」阿難！如是應爲自言。又如是，某諍論爲依自言可止息。

249 阿難！復次如何爲求彼罪耶？阿難！茲比丘等，或波羅夷、或爲近波羅夷，如

是重犯故，呵責一比丘：「尊者！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對犯如是之重罪憶念否？」

彼答曰：「賢者！我不憶念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犯如是之重罪。」對彼應自白追及之曰：「尊者！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汝對犯如是之重罪憶念與否？應善知。」

彼答曰：「賢者！我不憶念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犯如是之重罪。賢者！我憶念犯如是之輕罪。」對彼應自白追及曰：「賢者！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汝對犯如是之重犯憶念與否，應善知之。」彼答言：「賢者！我對此輕犯者、自認而不與問，我如何對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犯如是之重罪，問之而不自認耶？彼告曰：「賢者！汝對犯此之輕犯不問而可不自認，如何對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犯如是之重罪問之而欲自認耶？」「尊者！汝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犯如是之重罪，憶念與否，應善知。」彼答

曰：「賢者！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對犯如是之重罪我憶念。或波羅夷、或近波羅夷、對犯如是之重罪我不憶念，如是言之我爲嬉戲。我爲躁急。」阿難！如是爲求彼罪。又如是某諍論爲依求彼罪止息之。

阿難！復次如何爲如草覆地耶？阿難！茲比丘等住於議論、鬥諍、論諍時，多行非比丘之所行、所言。阿難！彼等諸比丘悉爲和合而來集，集之後，於一方之比丘衆中、較聰明之比丘由座起立。徧袒上衣一肩，合掌對比丘唱曰：「尊者！願僧伽聽我言，我等住於議論、鬥諍、論諍時，多作非沙門之所行、所言，若對僧伽有可乘，則此等尊者之所有犯戒與己之所有犯戒，爲此等尊者，又亦爲己，我於僧伽中以如草覆地指示。唯重罪與在家相應者除外。」復次，他之反對比丘衆中、較聰明之比丘由座起立，徧袒上衣一肩，合掌、對僧伽唱曰：「尊者！願僧伽聽我言，我等住於議論、鬥諍……唯重罪與在家相應者除外。」阿難！如是爲如草覆地，又如是某諍論爲依如草覆地止息。

阿難！有此等之六可念法，能使可愛，能使尊敬、善攝取，不諍、和合、導於一趣。如何爲六也。阿難！茲有比丘對同梵行者，或顯或隱現起慈身業。此爲能使

可愛，能使尊敬，善攝取。無諍、和合，導於一趣之可念法。阿難！復次又有比丘，對同梵行者或顯或隱現起慈口業。此亦爲能使可愛……乃至……導於一趣之可念法。阿難！復次又有比丘，對同梵行者，或顯或隱，現起慈意業，此亦爲能使可愛……乃至……導於一趣之可念法。阿難！復次又有比丘，所有如法之利，如法之利養，下至鉢中之受量、此之利養與持戒，同梵行者得共享用，絕不分開受用。此亦爲能使可愛……乃至……導於一趣之可念法。阿難！復次又有比丘，所有無缺、無隙、無雜、無穢、無礙、智者所讚、無執、引發三摩地之戒、於其戒、戒性相等、或顯或隱、與同梵行者俱住。此亦多能使可愛……乃至……導於一趣之可念法。阿難！復次又有比丘，爲聖能使出離，使起之者見正達苦盡、於其見，見性相等，或顯或隱與同梵行者俱住。此亦爲能使可愛、能使尊敬、善攝取、無諍、和合、導於一趣之可念法。

阿難！此等爲能使可愛、能使尊敬、善攝取、無諍、和合、導於一趣之六可念法。阿難！汝等若受持此等六可念法修行，阿難！如汝等不耐，有見說或密或粗之語者否？」

「世尊！無也。」阿難！是故此等六可念法應受持修行、其爲汝等將致長夜之利益與安樂。」

世尊爲是說已，尊者阿難歡喜、信受於世尊之所說。——

第一〇五 善星經

252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毘舍離城大林之重閣講堂。爾時，衆多比丘於世尊面前，敘述所證曰：「此生已盡，梵行已成，所作已辦，了知不再到此存在。」離車之子，善星如是聞得：「衆多比丘於世尊之前：……乃至……了知不再至此存在。」時，善星來至世尊處。至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善星告世尊言：「世尊！我曾聞此事：『衆多比丘於世尊之前：……乃至……了知不再至此存在。』世尊！彼等比丘，於世尊面前，敘述所證：『知生已盡，梵行已成，所作已辦，了再不至此存在。』世尊！彼等比丘，所述爲正確之所證耶？或其爲比丘依增上慢敘述之所證耶？」

「善星！彼等比丘於我面前敘述所證：『知生已盡……乃至……不再至此存在』者之中，某比丘敘述是正確之所證，然某比丘則爲依增上慢對其所證而敘述。善星！其中，彼等比丘正確所證之敘述者，尙爲可。」善星！其中，彼等比丘依增上慢對所證而敘述者，善星！如來於是作如是思惟：「應向彼等說法。」善星！於是如來

253 如是思惟：「應向彼等說法。」然此處或有愚人，持一所疑問近如來而問。彼時，善

星！以「如來將爲之說法」作如是思惟者，此爲異。」

「世尊！此正其時。善逝，此正其時。聞世尊之說法。將使諸比丘得受持。」

「善星！若然，諦聽，善思，我爲之說。」

「世尊！承知遵命」，善星應諾世尊。

世尊作如次說示曰：「善星！有此等五種欲。如何爲五？眼可識色，對之而有欲、所愛、所好、可愛之相，而伴欲唆情者。耳可識聲……乃至……鼻可識香、舌可識味，於身所可觸之所觸，而所欲、所愛、所好，可愛之相而伴欲，唆情者。善星！此等爲五種之欲。」

254 善星！次有某人傾心於世間之欲。善星！傾心於世間欲之人，對之生與之相應談話，對其有關之事隨思、隨歡、與彼人交，依彼而得歡喜。然作有關不動之談話時，則不諦聽、不傾耳、不向慧心、不與彼人交、依彼不得歡喜。善星！譬如有人，由己村里或聚落長期他行在外、彼見由其村里或聚落離去不遠之他人，彼問其人、其村里或聚落之安穩、富有、無病否？彼人對彼答示其村里或聚落之安穩、富有、

無病之事。善星！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對彼人之所述宜諦聽、傾耳、心向於慧、與彼人交、依彼將得歡喜耶？」

「世尊！誠然。」

「如是，善星！有人傾心於世間之欲。善星！傾心於世間欲之人，對其生相應之談話……乃至……依彼不得歡喜，彼爲「傾心於世間欲之人」應如是知。」

善星！又此處有人傾心於不動。善星！傾心於不動之人，對其生相應之談話。對其有關之事隨思、隨歡、與彼人交、依彼得歡喜。然爲有關世間欲之談話時，則不諦聽、不傾耳、心不向慧，不與彼人交，依彼不得歡喜。善星！譬如脫離樹幹之葉不能成緣、如是傾心於不動之人，皆已脫離世間之欲結。彼爲「脫離世間欲結，傾心於不動之人。」應如是知。

255
善星！又，茲有某人傾心於無所有處，善星！傾心於無所有處之人，對其生相應之談話，對與其有關之事隨思、隨歡、與彼人交、依彼得歡喜。然對作有關不動之談話時，則不諦聽之，不傾耳，心不向慧，不與彼人交，依彼不得歡喜。善星！譬如兩壞裂之岩石不能再合。善星！如是，傾心於無所有處之人、皆已破離不動結。

彼爲離不動結，傾心於無所有處之人，應如是知。

善星！茲又有人傾心於非想、非非想處。善星！傾心於非想、非非想處之人，生與其相應之談話，對其有關之事隨思、隨歡，與彼人交，依彼得歡喜。然作無所有處相關之談話時，則不諦聽之，不傾耳，心不向慧，不與彼人交，依彼不得歡喜。善星！譬如食畢之人，對美食亦與排斥。善星！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彼人再對其食有食欲否？」

「世尊！不然。所以者何？世尊！思其食爲嫌惡故。」

「善星！如是，傾心於非想、非非想之人，皆斥無所有處結者。彼爲「脫離無所有處，傾心於非想、非非想處之人。」應如是知。

256
善星！茲又有人傾心於正涅槃。善星！傾心於正涅槃之人，生與其相應之談話，對其相關之事隨思、隨歡，與彼人交，依彼得歡喜。然作非想、非非想處之相關談話時，則不諦聽之，不傾耳，心不向慧，不與彼人交，依彼不得歡喜。善星！譬如被截頂之多羅樹，再不能成長。善星！如是傾心於正涅槃之人，皆爲斷非想、非非想處者如斷根、失本之多羅樹，成爲非有。於未來成爲不生法。彼爲「脫離非想非非

想處，傾心於正涅槃之人。」應如是知。

善星！茲又有某比丘作如次思惟：「渴愛是箭，有如無明之毒害，依欲貪瞋恚而受苦，沙門如是說。我捨離渴愛之箭，除去無明之毒害，我傾心於正涅槃。」如是而持慢心。彼爲傾心於正涅槃者，而行不適之事——對不適之事以眼追求色見，對不適之事以耳追求聲聞，對不適之事以鼻追求諸香，對不適之事以舌追求諸味，對不適之事以身追求所觸，對不適之事以意追求諸法。彼對不適之事以眼追求色見……乃至……以耳追求聲……乃至……以鼻追求諸香……乃至……以身追求所觸對不適之事以意追求諸法時，貪欲擾亂其心，彼依貪欲擾亂之心，受死或等於死之苦。善星！譬如有人被塗濃毒之箭射中，彼之友人、朋友、親族、血緣，爲之延請外科醫師，彼外科醫師以利刀切開口，以利刀將傷口切開後，以探針探索其箭，以探針探得其箭後，將箭拔出，除去毒害，對殘餘之毒害認已無礙。彼作是言：「賢者！汝之箭已拔出，毒害已除去，對汝已不起障害，汝應食適當之食物，勿食不適當之食物，以使其傷化膿，宜時時洗淨傷處，時時於傷口塗油、時時洗淨傷處、時時於傷口塗油，勿使膿血覆於傷口，勿於熱風中勞作，以免塵埃有害傷口，賢者！宜對傷

保護、對傷令治癒。」彼思惟：「我箭已拔出，毒害已除去，對我已不起障害。」彼食不適當之食物。食不適當之食物，其傷化膿，未時時洗滌傷處，未時時於傷口塗油，彼因未時時洗滌傷處，未時時於傷口塗油，使膿血覆於傷口。又因於風熱中勞作，塵埃侵害傷口，未對傷口作適當之保護、治療。彼依此不適當之所爲，又加毒害之殘留，因此，兩者使傷益形擴大，彼因傷之擴大而受死或等於死之苦。如是，善星！此處有某比丘作如次思惟：「渴愛是箭，有若無明之毒害，由欲貪瞋恚而受苦，沙門作如是說。我捨離渴愛之箭，除去無明之毒害，傾心於正涅槃。」如是而持慢心。彼傾心於正涅槃者行不通之事——對不適之事以眼追求色見……乃至……以耳追求聲聞……乃至……以鼻追求諸香……乃至……以舌追求諸味……至……以身追求所觸，對不適事以意追求諸法。彼對不適之事以眼追求色見……乃至……對不適事以意追求諸法時，貪欲擾亂其心，彼依以貪欲所擾亂心，受死或等於死之苦。善星！於聖者之律捨學還俗，其即爲死。善星！又或犯污穢之罪過者，其爲等於死之苦。

善星！又茲有某比丘作如次思惟：「渴愛是箭，若有無明之毒害，由欲貪瞋恚而受苦，沙門作如是說。我捨離此渴愛之箭……乃至……傾心於正涅槃。」彼傾心於正

涅槃時，傾心於正涅槃者，不行不適之事——對不適之事不以眼追求色見……乃至不以耳追求聲聞……乃至……不以鼻追求諸香……乃至……不以舌追求諸味……乃至……不以身追求所觸、對不適之事不以意追求諸法。彼對不適之事，不以眼追求色見……乃至……對不適之事不以意追求諸法時，則貪欲不能擾亂其心，彼依未受

貪欲擾亂心，不受死或等於死之苦。善星！譬如被塗濃毒之箭射中之人，彼之友人、朋友、親族、血緣，為彼請外科醫師，彼外科醫師以利刀切開傷口，以利刀切開傷口後，用探針探索其箭，用探針探得其箭後，將箭拔出，除去毒害，知殘餘之毒害已無礙，彼作是言：「賢者！汝之箭已拔出，毒害已除去無餘，汝已不起障害矣。汝食適當之食物，勿食不適當之食物，使其傷化膿，宜時時洗滌傷處，時時於傷口塗油。時時洗滌傷處，時時於傷口塗油，勿使膿血覆於傷口，勿於風熱中勞作，汝勿於風熱中勞作，使塵埃有害傷口。賢者！對傷予保護，即為對傷之治癒。」彼自思惟：「我箭已拔出，毒害已除去無餘，其對我不起障害。」彼食適當之食物，使傷不化膿，時時洗滌傷處，時時於傷口塗油。時時洗滌傷處、時時於傷口塗油，使膿血不覆於傷口。不於風熱中勞作，不於風熱中勞作，則不使塵埃有害於傷口。對傷口予保護，

即爲對傷之治癒。依此適當之所爲，不淨之害毒除去無餘。依此兩者，善治其傷，彼依傷之善治而癒著，不受死或等於死之苦。善星！如是，前某比丘，作如次思惟：「渴愛爲箭，有若無明之毒害……彼傾心於正涅槃時，以傾心於正涅槃，不行不適之事——對不適之事以眼不追求色見……乃至……以耳不追求聲聞……乃至……以鼻不追求諸香……乃至以舌不追求諸味……乃至……以身不追求所觸、對不適之事……乃至……對不適之事，以意不追求諸法時，貪欲不能擾亂其心，彼依不被貪欲擾亂之心，不受死或等於死之苦。善星！我爲使令知其義，而作此之譬喻。茲，此義爲如是——善星！傷者，即此六內處之謂，毒害乃無明之謂，箭乃渴愛之謂，探針乃憶念之謂，利刀乃聖慧之謂，外科醫師乃如來、應供、等正覺者之謂。善星！彼比丘實於六觸處行防護。『依者，乃此苦之根本』知此爲無依，於依之滅使得解脫，於依集注於身，或於依而使心不動，無有是處。善星！有青銅之杯，裝入色美、香美之飲料，然雜以毒品，時，來一欲生命、欲不死、欲安樂、厭苦之人，善星！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彼人已知：『我若飲此，則受死或等於死之苦也。』其仍飲此青銅杯中之飲料耶？」

「世尊！不然。」

「如是，善星！彼比丘實於六觸處行防護。『依乃苦之根本也。』知此爲無依、於依之滅，使得解脫，於依集注於身，於依使心不動，無有是處。善星！譬如一劇毒之蛇，時，來一欲生命、欲不死、欲安樂、厭苦之人，善星！汝對其作如何思量耶？彼人已知：『我若被此劇毒之蛇嚙傷，則必受死或等於死之苦。』彼仍將手指伸向有劇毒之蛇耶？」

「世尊！不然。」

「善星！如是，彼比丘實於六觸處行防護，『依乃苦之根本。』知此爲無依。於依之滅使得解脫。於依集注於身，於依使心不動，無有是處。」

世尊爲是說已，離車之子善星歡喜、信受於世尊之所說。

第一〇六 不動利益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拘樓國，名劍摩瑟曇之拘樓國聚落。於其處世尊喚諸比丘曰：「諸比丘！」彼等比丘應諾世尊曰：「世尊！」世尊如是說：

「諸比丘！欲爲無常、空虛、虛偽、愚癡法。諸比丘！是爲誑而愚者之浮言。

262

一切現世之欲，一切來世之欲，一切現世之欲想，一切來世之欲想，俱爲魔之領域，此乃魔之境界，此乃魔之餌食、此乃魔之食。於此等惡不善之意，生貪欲、瞋恚、鬥諍，而此等於此成爲隨學聖弟子之障礙。於茲，諸比丘！聖弟子作如是思念：『一切現世之欲，一切來世之欲……對聖弟子成爲障礙。我今以廣大之意勝於世間，住於意之確立如何？我以廣大之意勝於世間，於意確立時，一切惡不善之意、貪欲、瞋恚、鬥諍則不生。由此等之斷盡，我心可無限、無量、善於修習。』彼如是行，對此專心住之時，對處心靖，靖時，今或達不動，或依慧解脫。身壞命終後，由識之導引，達於不動。諸比丘！是稱之爲第一不動利益行道。」

復次，諸比丘！聖弟子如是思念：「一切現世之欲，一切來世之欲，一切現世之欲想，一切來世之欲想，所有之色爲此四大與四大所成色。」彼如是行，對此專心住之時，對處心靖，靖時，今或達不動，或依慧解脫。身壞命終後，由識之導引，達於不動。諸比丘！此稱之爲第二不動利益行道。

263

復次，諸比丘！聖弟子如是思念：「一切現世之欲，一切來世之欲，一切現世之欲想，一切來世之欲想，一切現世之色，一切來世之色，一切現世之色想，一切來世之色想，俱是無常。所有無常者不應喜悅、歡迎、執著。」彼如是行，對其專心住之時，對處心靖，靖時，今或達不動，或依慧解脫。身壞命終後，由識之導引，達於不動，諸比丘！此稱之爲第三不動利益行道。

復次，諸比丘！聖弟子如是思念：「一切現世之欲，一切來世之欲……一切來世之色想，此等一切想之無殘滅時，此爲寂靜、殊妙，即無所有處。」彼如是行之……乃至……身壞命終後，由識之導引，達於無所有處。諸比丘！此稱之爲第一無所有處利益行道。

復次，諸比丘！聖弟子行至阿蘭若，或行至樹下，作如是思念：「此依我、或依

我所屬之物，爲空。」彼如是行……乃至……身壞命終後，由識之導引，達於無所有處，諸比丘！此稱之爲第二無所有處利益行道。

復次、諸比丘！聖弟子作如是思念：「我於何處皆無，亦非爲誰之物，何物皆無。又我之物亦何處皆無，何物皆無，何物亦不存在。」彼如是行之……乃至……身壞命終後，由識之導引，達於無所有處，諸比丘！此稱之爲第三無所有處利益行道。

復次，諸比丘！聖弟子如是思念：「一切現世之欲……乃至……一切來世之色想。一切不動想，一切無所有想，此等一切之想無餘滅時，此爲寂靜、殊妙，即非想、非非想處。」彼如是行之……乃至……身壞命後，由識之導引，達於非想、非非想處。諸比丘，此稱之爲非想、非非想處利空行道。」

作如是說時，尊者阿難白世尊言：「世尊！於茲有比丘，有如是行：「此爲不存、此非我之物，此未來亦應不存，亦應非爲我之物，於現在、於過去，我當捨離。」如是彼得捨。世尊！彼比丘爲般涅槃耶？」

「阿難，於茲某比丘爲般涅槃，於茲某比丘爲非般涅槃。」

「世尊！有如何因，有如何緣，於茲某比丘爲般涅槃，又於茲某比丘爲非般涅槃

耶？」

「阿難！於茲比丘有如是行：『此爲不存在，非我之物，此應於未來亦不存在，應非我之物，於現在，於過去者，我當捨離。』如是彼得捨，彼喜其捨，歡迎，執著。彼喜其捨、歡迎、執著時，識則依止，有此之取著。阿難！有取著之比丘爲不般涅槃。」

「世尊！若然，彼比丘取著於何處耶？」

「阿難！非想、非非想處。」

「世尊！人云：『彼比丘取著於最勝之取著。』」

「阿難！彼比丘取著最勝之取著，其最勝之取著，即非想非非想處。阿難！此處有比丘，如是行之：『此爲不存在，我爲無物，此未來應不存在，我應爲無物，於現在、於過去者，我當捨離。』如是得捨。彼不喜其捨，不歡迎，不執著。彼不喜其捨，不歡迎，不執著時，識不對此依止，彼無取著。阿難！比丘行無取著，爲般涅槃也。」

「世尊！稀有哉！世尊！未曾有哉！世尊！世尊爲我等漸次說示瀑流之度脫，世尊！然而如何爲聖解脫耶？」

「阿難！茲有聖弟子，作如是思念：『一切現世之欲，一切來世之欲，一切現世之欲想，一切來世之欲想，一切現世之色，一切未來世之色，一切現世之色想，一切來世之色想，一切不動想，一切無所有處想，一切非想、非非想處想，此爲限於個體，爲個體，不死者，爲無取著、心之解脫。』阿難！此爲由我所說之不動利益行道，無所有處利益行道，非想、非非想處利益行道。漸次爲說瀑流之度脫，爲說聖解脫。阿難！爲弟子求利益，當哀愍，起哀愍之所應爲事，我爲汝等而爲之。阿難！此處有樹下！此處有空閑處！阿難！宜於禪思，勿放逸，勿後悔，是爲我對汝之教示。」

世尊爲是說已，尊者阿難歡喜、信受於世尊之所說。——

四

第一〇七 算數家目犍連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爾時，算數家目犍連婆羅門走近彼世尊。近已，與世尊共交可喜可樂問候之語。相交〔談〕已，坐於一面。坐於一面已，算數家目犍連婆羅門白世尊言：「尊者瞿曇！譬如於此鹿母講堂雖已到達，有追順之學，有追順之所行，有追順之道——即如是可達最後之階段。又復次，尊者瞿曇！實則此等婆羅門亦有追順之學，追順之所行，追順之道——即對吠陀之學習。復次，尊者瞿曇！實則此等之射手亦有追順之學，追順之所行，追順之道。——即為對於射術。復次，尊者瞿曇！實則我等團隊之團隊生活、亦有追順之學，追順之所行，追順之道。——即為對於算數。尊者瞿曇！蓋我等諸弟子，所得先使如是數算。——一、一者，二、二者，三、三者，四、四者，五、五者，六、六者，七、七者，八、八者，九、九者，十、十者，——如是至百。尊者瞿曇！使我等數算者。如是，尊者瞿曇！於此聖法律，亦得施設追順之學，追順之所行，追順之道耶？」

「婆羅門！於此聖法律，亦得與以施設追順之學，追順之所行，追順之道。婆羅門！譬如善巧之調馬師，獲良性、良類之馬，最初先使端正頭部，次行更進一步之所作，如是，婆羅門！如來獲可應御之人，最初亦如是調御。——汝比丘！汝須爲具戒者。守護別解脫律儀，住於具足正行與行處。見微罪亦怖畏，受持爲學學處。而汝婆羅門！比丘爲正具戒者。守護別解脫律儀，住具足正行與行處，見微罪亦怖畏，受持爲學學處，如來對彼更予調御。——汝比丘！汝於諸根須應守其門，以眼雖見色，但不爲相所捉，亦勿爲細相所捉。若對眼根住於不制，則貪與憂，諸有罪與不善法可流注而來故，應專心於制，護眼根、應入眼根之控制。以耳雖聞聲……乃至……以鼻雖嗅香……乃至……以舌雖嚐味……乃至……以身雖觸可觸之物……乃至……以意雖識法，然不爲相所捉、亦勿爲細相所捉。若對此意根住於不制，則貪與憂、諸有罪及不善法可注流而來故，應專心將其控制。護意根，應入意根之控制。」而汝婆羅門！比丘之於端正諸根護門故，如來對其作更進之調御也。——汝比丘！汝於食應知量，以正思惟取食。勿爲娛、爲誇、爲飾、爲莊嚴。應爲此身之存續，爲維持、爲止害、爲得善持聖行。如是，我滅原來之受，不使再生新受也。如

是我一生應無罪、又可住於安穩。如是不斷思惟者也。婆羅門！比丘之於正食知量故，汝來對彼作更進之調御。——「汝比丘！汝應專修住於警寤。晝間依經行與坐禪，依諸蓋法使心清淨。夜之初分，依經行與坐禪，依諸蓋法，使心清淨。於夜之中分，以右脇臥如獅子，足疊於足，有念、有正知、經常不斷作意可起之想。而於夜之後分起離，依經行與坐禪，依諸蓋法，更應使心清淨。」婆羅門！比丘專修警寤故，對此，如來更進作調御。——「汝比丘！汝宜成就念與正知。或往或還，宜作正知，或前視或顧視，宜作正知，或仰或伏，宜作正知。持僧伽梨衣與鉢與衣，亦宜作正知。或食或飲或噉食或味食，宜作正知。於大小便行，亦宜作正知。或行或立或坐或寢或醒或語或默，宜作正知。」婆羅門！比丘成就正念與正知故，對彼，如來作更進之調御。——「汝比丘！汝只須一人受離牀座，至森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窩、墓地，林中、露地、積堆。」彼比丘受孤獨之牀座，至森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窩、墓地、樹林中、露地、積堆。彼食後，由行乞還，結跏趺，身向正直，常使正念現前而坐。彼對世間斷貪欲，住於離貪欲之心，由斷貪欲將心清淨。斷瞋恚，離害他意之心，庇護一切生物，住於哀愍，由斷瞋恚而將心清淨。斷昏眠，遠離昏

眠，有光明想，有念、住於正知。由斷昏眠而將心清淨。斷掉悔，為不掉，於內住於靜寂心，由斷掉悔將心清淨。斷疑，度疑，住於無疑念，於諸善法，由斷疑念將心清淨。——彼斷此等五蓋，心之隨煩惱以智使之無力，正離諸愛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愛欲與不善法，住於成就生喜與樂之初禪定。對諸尋伺使為靜寂，於內成靜穩，心為一境性，無尋、無伺，住於成就由定生喜與樂之第二禪定。依遠離喜、住於捨心，有念、有正知，身感得樂，彼諸聖者之捨心、即為有念、住於樂者。』之說示，此為住於成就第三禪定。不只亦斷樂、斷苦、前已有之心喜心憂亦並消滅，因之無苦無樂，而為捨心，住於成就有正念、清淨之第四禪定。誠然，婆羅門！實有諸比丘，為學人而志未果，而獲得住於無上絕對之安穩，唯對彼等我作如上類之教說。更有諸比丘，為阿羅漢，諸漏已盡、成就圓滿，所作悉作，重擔已卸，逮得己之利益，徧盡有結，有平等慧，已成解脫，對彼此等諸法為正導現世安樂之生活，且導正念、正智。」

如是教誡時，算數家目犍連婆羅門向世尊作如是言：「云何？尊者瞿曇之諸弟子，受尊者瞿曇授如是之教諭，授如是之教誡已、能皆得趣究竟之涅槃耶？某者為

不得耶？」

「婆羅門！我諸弟子之某者、原依授如是之教諭，授如是之教誡已，得趣究竟之涅槃；然某者不得。」

「尊者瞿曇！若然，有云何之因，云何之緣，正涅槃存，導涅槃之道存，有尊瞿曇爲導師、而尊瞿曇之諸弟子，受尊者瞿曇如是教諭，如是教誨已，某者得趣究竟涅槃；而某者爲不得耶？」

5
「婆羅門！就今敢爲此問，如汝認爲適宜，應如是爲說。婆羅門！對此作如何思量耶？汝對至王舍城之道，善知否？」

「如是，尊者！我對至王舍城之道，善知。」

「婆羅門！對此作如何思量？此處有一人，向王舍城行來。彼來近汝，作如是語：『吾君！我願至王舍城、請教我至王舍城之道。』對彼，汝作如是言：『如是，吾君！此道爲通王舍城。暫就此行之。暫行已，可見各各之邑名。如是再暫行，其再暫行已，可見各各之街名。如是再暫行。再暫行已，可見王舍城之美園，美林、美土地、美池。』彼對汝作如是諭，如是告，汝非但未遵行，且取錯誤之道，面向背

道而去。時有第二人，爲往王舍城而行來，彼近汝作如是語：『吾君！我願至王舍城，請教我至王舍城之道。』對彼，汝如是曰：『吾君！此道爲通王舍城。就此道暫行，就此暫行，可見各各邑名。就其再暫行去，就其暫行已，可見各各之街名，就其再暫行之，就其再暫行已，可見王舍城之美園，美林、美土地、美池也。』彼依汝如是所教，如是所告，可安全行至王舍城——婆羅門！若然，云何之因，云何之緣，王舍城正存，向王舍城之道存，汝爲導師，但汝如是所教，如是所告已，一人取誤道向背面行去；一人安全能至王舍城耶？」

6

「尊者瞿曇！對此我得云何耶？尊者瞿曇！我只爲教導者。」

「又婆羅門！恰正如是。涅槃正存，導涅槃之道存，我亦爲導師，而我諸弟子，對我如是所教諭、如是所教誨已、某者得趣究竟涅槃；某者爲尙不得。對此，婆羅門！我得云何耶？婆羅門！如來只爲教導者。」

如是之所教誡，算數家目犍連對世尊作如是言：「尊者瞿曇！此處有諸人、爲不信、爲生活而由居家之生活入於出家、欺誦、誑僞、傲慢、不遜、虛飾、騷擾、玩弄饒舌，於諸根門不善守，食不知量，不專修警寤，不欣求②心平等，對諸學處，

無甚深之恭敬心，多所作而煥緩，於衆會，而先人而行，閒居而無專事、懶惰而勤心薄，忘念而無正知，心不定而迷亂，惡慧而宛如聾啞。——如是人等，尊者瞿曇，不與俱住。然有諸善男子，有信而由居家之生活入於出家，無欺，無誑，無慢，無不遜，無虛飾，靜穩，不饒舌，於諸根善護門，食知量，專修警寤，欣求心平等，對諸學處具獻最深之恭敬心，所作不多，亦不煥緩，於衆會無專橫之事，閒居時先於人而勤奮精進努力，念確立，知現前，心寂定，靜穩，有慧，非聾啞之類。——如是人等，尊者瞿曇得與俱住。尊者瞿曇！例如一切根香中、黑梅香爲其最上。一切樹香中，赤梅檀香爲其最上，一切華香中，婆尸迦香爲其最上。正如是，尊者瞿曇之教誡於今日之諸法中爲最上。奇哉！尊者瞿曇！奇哉！尊者瞿曇！尊者瞿曇！例如，尊者瞿曇！將若伏者與以仰向，將若覆者離覆，對若迷者教之以道，若於闇中取來明燈，如「有眼之大衆見諸色」恰如是，尊者瞿曇以種種異門說法。此我歸命尊者瞿曇，歸命法及比丘衆者。願尊者瞿曇攝受我爲優婆塞。自今以後，願盡生命歸依。——

第一〇八 瞿默目犍連經

如是我聞。——

一時，阿難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園。爲世尊般涅槃後不久之時。爾時，恰爲摩揭陀國王阿闍世，懷疑韋提希夫人之子燈光王溫逝尼，使彼修復王舍城。時尊者阿難，凌晨^①著衣，執持^②衣鉢爲乞食入王舍城。時，尊者阿難生起如是思：「今爲乞食至王舍城尚早，我爲探視瞿默目犍連婆羅門事、往彼瞿默目犍連婆羅門處如何？」於是尊者阿難爲探視彼瞿默目犍連婆羅門事，向彼瞿默目犍連婆羅門之處行去。瞿默目犍連遙見尊者阿難行近。見已，對尊者阿難如是自言：「尊者阿難善來，歡迎尊者阿難。尊者阿難、終於至此相會——〔即來此處之會合〕。尊者阿難請坐。此處設有座。」尊者阿難就所設之座。瞿默目犍連婆羅門亦就另一低座，坐於一面。坐於一面已，瞿默目犍連對尊者阿難如是言：「阿難！雖只一比丘，彼尊者瞿曇、即具足阿羅漢正等覺者之諸法——盡一切之一切，盡一切方之一切，而有所具足者耶？」

「婆羅門！雖只一比丘，彼世尊！具足阿羅漢、正等覺者之諸法，盡一切之一切，

盡一切方之一切，所具足者未之有也。所以者何？婆羅門！彼世尊爲對未曾生之道，使生者，對未曾知之道，使知者，對未曾說示之道論，之說示者。爲知道者，通道者，道之練達者。今日對隨順於道之諸弟子乃依世尊之後具足而住。」

然而，尊者阿難與瞿默目犍連之談話突然中斷。乃因、摩揭陀國之大臣名禹舍婆羅門者，常於王舍城巡視工程，茲爲探視瞿默目犍連婆羅門之事及與尊者阿難接近而來，至已，與尊者阿難相交談可喜、可樂問候之語，談坐於一面。

坐於一面已，摩揭陀國之大臣禹舍婆羅門，對尊者阿難如是云：「阿難！卿等今爲作何語而共坐耶？卿等又如何將話語中斷耶？」

「婆羅門！於此瞿默目犍連婆羅門，對我如是言：『尊者阿難！則雖只一比丘，彼尊者瞿曇具足阿羅漢正等覺者之諸法——對其法、盡一切之一切，盡一切方之一切，得以具足者否？』如是言後，我對瞿默目犍連婆羅門言：『婆羅門！雖只一比丘、對彼世尊，具足阿羅漢、正等覺者之諸法——對其法、盡一切之一切，盡一切方法之一切，得以具足者，未之有也。何以故、婆羅門！彼世尊爲對未曾生之道，之使生者。未曾得知之道，之示知者，未曾說示之道，之說示者，乃爲知道者，通

道者。道之練達者。但當今、對道隨順之諸弟子，乃依世尊之後具足而住。」——婆羅門！此時正值卿來會聚。實因如是，即與瞿默目犍連婆羅門之談話中斷。」

「若然，尊者阿難！雖只一比丘，由彼尊者瞿曇之推薦：『彼於我滅後，汝等應爲所依』與以推薦，爲卿等今日思爲應予親自歸依者耶？」

「婆羅門！雖僅一比丘！由彼世尊，即知者、見者、阿羅漢、正等覺者之所推薦：『彼於我滅後，應爲汝等之所依。』我等今日並未思爲親自歸依者。」

「復次，阿難！雖只一比丘，爲由僧伽之所認識，由衆多上座比丘之與予推薦：『彼於世尊滅後，應爲我等之所依。』今日卿等思之爲應予親自歸依者否？」

「婆羅門！雖只一比丘，由僧伽之認識，由衆多上座比丘之予推薦：『彼於世尊滅後、應爲我等之所依。』今日我等並未思爲親自歸依者。」

「如是，阿難！若已無所依、對卿等之聚合、有何之因耶？」

「婆羅門！我等非無所依，婆羅門！我等有所依，即有法之所依。」

「尊者阿難！雖只一比丘，由彼世尊瞿曇之予推薦：『彼於我寂滅後，應爲汝等之所依，』卿等今日思爲應予親自歸依者否？」——如是之問，沙門答曰：「婆羅門！

雖只一比丘，由彼世尊、即知者、見者、阿羅漢、正等覺者之予推薦：『彼於我寂滅後，應為汝等之所依。』我等今日並未思為應予親自歸依者。』若然，尊者阿難！雖只一比丘，由僧伽之認識，由衆多上座比丘之推薦：『此者於世尊寂滅後，應為我等之所依。』今日卿等思為應予親自歸依者否？』是之問，沙門答曰：『婆羅門！雖只一比丘、由僧伽之認識，衆多上座比丘之推薦：『此者於世尊寂滅後、應為我等之所依。』今日卿等並未思為應親自歸依者』之語。』如是尊者阿難！若已無所依，卿等之聚合，有何之因耶？』——對如是之問，語曰：『婆羅門！我等非無所依。婆羅門！我等有所依、即有法之所依。』若然，尊者阿難！如是之所說，果可發現如何之意義耶？』

「婆羅門！彼世尊！即知者、見者、阿羅漢、正等覺者，為諸比丘施設學處，敎說波羅提木叉，布薩之當日，進住一村邑，我等皆集合於一處。集合已，就其所為，對彼發問、此等所論中若有比丘入罪，犯戒，對彼我等從法，從定，令善處之。此非諸聖等之對我等之予以善處，乃法對我等之善處。」

「尊者阿難！實則雖只為一比丘，卿等今日對彼恭敬，尊重、崇奉、禮事、而又

恭敬、尊重已，有近住者耶？」

「婆羅門！一比丘、能令我等對其恭敬、尊重、崇奉、禮事、而於恭敬、尊重已，有近住者。」

「尊者阿難！實則雖只一比丘，由彼世尊瞿曇之推薦：『此者，於我寂滅後、應爲汝等之所依。』今日卿等有思爲親自歸依者否？」——如是之問、沙門答曰：「婆羅門！實則雖只一比丘，由彼世尊、即知者、見者、阿羅漢、正等覺者之推薦：『此者，於我寂滅後、應爲汝等之所依。』今日我等並未思爲親自歸依者」之語。『若然，尊者阿難！雖只一比丘、由僧伽認識，由衆多上座比丘之予以推薦：『此者，於世尊寂滅後，應爲我等之所依。』今日卿等思爲應予親自歸依者否？』——如是之問、沙門答曰：「婆羅門！實則雖只一比丘，由僧伽之認識，由衆多上座比丘之予以推薦：

11 『此者，於世尊寂滅後，應爲我等之所依。』然今日我等並無思爲應親自歸依者。」

「尊者阿難！實則雖只一比丘，卿等今日對其恭敬、尊重、崇奉、禮事，而恭敬、尊重已，有近住者耶？」——如是之問、沙門答曰：「婆羅門！一比丘，能令我等對其恭敬、尊重、崇奉、禮事，而恭敬、尊重已，有近住者。」「若然，尊者阿難！如

是之所說，果可發現如何之意義耶？」

「婆羅門！實則彼爲世尊，即知者、見者、阿羅漢、正等覺者所說之十可喜法。若對此等諸法，我等與以認識者，則對彼我等今日恭敬、尊重、崇奉、禮事、而恭敬、尊重已，而予近住。何等爲十？謂：婆羅門！此處有比丘，（一）具戒、對別解脫律儀護住，具足正行與行處，見微罪亦怖畏，修學於學處而受持。（二）爲多聞之聞持者，聞集者。謂：一切初善、中善、終善^③具足意義，對文字皆備，絕對充實，宣言爲清淨梵行之諸法——如是一切諸法之緣類，依彼而多聞。予受持、依語集聚、依意思念，依見善洞察。（三）衣服、飲食、座臥之具，依病緣具備醫藥諸供具等之滿足。（四）勝過四禪心，且於現法中，對使住樂之緣由安易、無苦、無難，現種種之神通。（五）一人即多人，多人即一人，或現或隱，通壁、通牆、通山、無所礙而遇，譬如於虛空，於大地、或顯、或沒；譬如於水中，於水上不沈而行；譬如行於大地，於空中結跏趺坐而行；譬如有翼之鳥。有如是大神通力，有如是大威德，於此等日月，用手可能觸摸，遂至梵天世界以身力皆得及。（六）天耳界清淨，超於人間，天與人兩種之聲，不論遠近皆得聞。（七）諸他之有情，諸他人之心，徧盡皆能

徧盡了知——或有貪心、了知此有貪心；或離貪心，了知此離貪心；或有瞋心，了知此有瞋心；或離瞋心，了知此離瞋心；或有癡心，了知此有癡心；或離癡心，了知此離癡心；或爲聚心，了知此爲聚心；或爲散心，了知此爲散心；對大心了知此爲大心，對小心了知此爲小心；對有上心了知此有上心，對無上心了知此無上心；對定心了知此爲定心，對不定心了知此爲不定心；對解脫心了知此爲解脫心，對不解脫心了知此爲不解脫心。(八) 憶念無量種之前生。謂：一生、二生……無量種之前生皆憶念之。(九) 以清淨、超人之天眼、視諸有情，對劣與勝、好與醜、善趣與惡趣、凡隨業而赴之諸有情皆能了知。(十) 對諸漏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正住於具足成就自證知。——婆羅門！此等實爲十可喜法，爲彼世尊，即知者、見者、阿羅漢、正等覺者之所說。若對此等之諸法，我等以認識，則對彼、我等今日恭敬、尊重、崇奉、禮事，而恭敬、尊重已，而予近住。」

如是說已，摩揭陀國大臣禹舍婆羅門對跋難陀將軍言：「對此作如何思量耶？將軍！如是，若對此等諸尊，應恭敬者，恭敬，應尊重者，尊重，應崇奉者，崇奉，應禮事者，禮事，正此等諸尊應恭敬者，恭敬，應尊重者，尊重，應崇奉者，崇奉，

應禮事者，禮事。但若對彼等諸尊不與恭敬、不與尊重、不與崇奉、不與禮事，彼時，彼等諸尊，抑又對何者，與以恭敬、尊重、崇奉、禮事、而又於恭敬、尊重已，而與之近住者耶？」

摩揭陀國大臣禹舍婆羅門，白尊者阿難如是言：「若然，尊者阿難！今住何處耶？」

「婆羅門！我今住竹林中。」

「尊者阿難！云何？竹林可得樂、且無音、無雜聲、離人里、可離諸人而住，適於獨棲耶？」

「婆羅門！竹林可得樂，且無騷音，無雜聲，離人里，可離諸人而住，適於獨棲，其正恰如卿等之庇護與④擁護者之所依者。」

「尊者阿難！竹林可得樂，且無騷音，無雜聲，離人里，可離諸人而住，適於獨棲，其正恰如諸尊者之禪定者，修定者之所依，誠然諸尊爲禪定者、修定者。尊者阿難！一時，彼尊者瞿曇住毘舍離大林之重閣講堂。尊者阿難！時，我於彼大林之重閣講堂、近彼尊者瞿曇，於其處、彼尊者瞿曇說示禪定論，盡其委曲，彼世尊誠

禪定者、修定者。而彼尊者瞿曇對一切之禪定，皆加以讚賞。」

14 「婆羅門！彼世尊未必對一切禪定皆加讚賞。又彼世尊對一切禪定，亦非不加讚賞。然則婆羅門！彼世尊對如何種類之禪定不加讚賞耶？婆羅門！此處有一人，爲欲貪所纏，彼爲欲貪所克之心而住。不能如實了知遠離已起之欲貪。彼隨欲貪之如實介在而爲禪思、入定、靜慮、寂定。彼爲瞋恚之所纏，爲瞋恚所克之心而住，不能如實了知遠離已起之瞋恚。彼隨瞋恚之如實介在而爲禪思、入定、靜慮、寂定。又彼爲昏眠所纏，爲昏眠所克之心而住，不能如實了知遠離已起之昏眠，彼以昏眠之介在如實爲禪定……乃至……爲掉悔所纏，掉悔所克之心而住……乃至……爲疑所纏，疑所克之心而住，不能如實了知、遠離已起之疑。彼仍隨疑之如實介在而爲禪思、入定、靜慮、寂定。——婆羅門！實則彼世尊對如是種類之禪定不加讚賞。婆羅門！然彼世尊對如何種類之禪定予以讚賞耶？婆羅門！此處有比丘，離欲愛、離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愛欲與不善法，正住於成就生喜與樂之初禪。靜止諸尋、伺，身歸靜謐，心成一境性，無尋、伺，住於成就由定生喜與樂之第二禪……乃至……第三禪……乃至……住於成就第四禪——婆羅門！如是種類之禪定，正爲

彼世尊所讚賞。」

「尊者阿難！尊者瞿曇！正對應呵之禪定呵斥，應讚之禪定，讚歎。尊者阿難！我等今宜去矣。我等應作者多，應務者亦多。」

「婆羅門！卿今知其時間者。」

如是，摩揭陀國之大臣禹舍婆羅門，對尊者阿難之所說歡喜、隨喜，由座起立離去。瞿曇目犍連婆羅門於禹舍摩揭陀國之大臣禹舍婆羅門離去不久，向尊者阿難如是言：「我等已向尊者阿難請問，尊者阿難尚未對我等說示。」

「婆羅門！非已向卿等語之耶？」婆羅門！誠然雖只一比丘，即阿羅漢、正等覺者——具足諸法，對其法、盡一切之一切、盡一切方之一切，實無一得具足者。」婆羅門！誠然，彼世尊為對未曾生之道，使生者，對未曾知之道，使知者，對未曾說之法，說示者。為知道者、通道者、道之練達者。今日能對道隨順之諸弟子，依後之令住於具足者。」——

第一〇九 滿月大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恰於其時，爲布薩日之十五日，正是滿月之夜。世尊爲衆比丘圍繞坐於空地之上。爾時，有一比丘，由座起立，將衣披於一肩，向彼世尊合掌作禮，如是白世尊言：「世尊！我有微細之點，欲請問世尊，世尊若對我之問允予說明，請予說示。」

「然則，比丘！汝坐自座，願聞汝之所疑。」

16 彼時，彼比丘坐自座已，向世尊作如是言：「世尊、此等之五取蘊，謂：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耶？」

「比丘！此等之五取蘊，謂：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是。」

「善哉！世尊！」彼比丘對世尊所說，歡喜、隨喜，向世尊更問曰：「然則，世尊！此等五取蘊以何爲本耶？」

「比丘！此等五取蘊以欲爲本。」

「世尊！彼取，即彼五取蘊耶？乃至，取異於五取蘊耶？」

「比丘！彼取，即彼五取蘊爲當然，又取異於五取蘊亦爲當然。比丘！於彼五取蘊中有貪欲，此即爲①取。」

「然則，世尊！於五取蘊中之貪欲，應有相異性耶？」

「比丘！應有。」世尊宣曰：「比丘！此處一人作如是思：『我於未來世應有如是之色，於未來世應有如是之受，於未來世應有如是之想，於未來世應有如是之行，於未來世應有如是之識。』比丘！如是於五取蘊，即欲貪之相異性。」

「然則，世尊！云何爲諸蘊之蘊之意義？」

「比丘！無論彼是如何之過去、未來、現在之色，皆有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勝、若劣、若勝、若於彼之遠、近者，此即色蘊。無論彼是如何之過去、未來、現在之受，皆有若內、若外……此即受蘊。無論彼是如何之想……彼如何之行……彼是如何之過去、未來、現在之識、皆有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劣、若勝、若於彼之遠近者，此即識蘊。比丘！如是即諸蘊之蘊之意義」。

「世尊！色蘊之施設爲如何之因、如何之緣耶？受蘊之施設……想蘊之施設……」

行蘊之施設……識蘊之施設爲如何之因、如何之緣耶？」

「比丘！色蘊之施設爲四大種因，四大種緣。受蘊之施設爲觸因、觸緣。想蘊之施設爲觸因、觸緣。行蘊之施設爲觸因、觸緣。比丘！識蘊之施設、實名色因、名色緣。」

「然則，世尊！云何有身見耶？」

「比丘！此處有無聞之凡夫，不認諸聖，不熟聖法，於聖法不能練達，不認諸善士，不熟諸善士之法，對諸善士之法不能練達——認色即我，又認我爲色有，又認於我之中有色，又認色之中有我。認受即我……乃至……想……乃至……行……乃至……識即我，又認我爲識有，又認我中有識，又認識中有我，比丘！如是即有身見。」

「然則，世尊！云何爲無有身見耶？」

「比丘！此處有多聞之聖弟子，認諸聖，熟聖法，對聖法善練達。認諸善士，熟諸善士之法，對諸善士之法善練達——不認色即我，又不認我爲色有，又不認我中有色，又不認色中有我……不認想即我……不認行即我……不認識即我，又不認我爲識有，又不認我中有識，又不認識中有我。比丘！如是即無有身見。」

「世尊！云何爲對色之味，云何爲患，云何爲出離耶？云何爲對受……云何爲對想……云何爲對行、云何爲對識之味，云何爲患，云何爲出離耶？」

「比丘！以彼色爲緣，生喜與樂，此即對色之味。彼色爲無常、是苦、是變易法，此即對色之患。對色之欲貪制伏、斷除，此即對色之出離。比丘！以受爲緣……乃至……以想爲緣……乃至……以行爲緣……乃至……以識爲緣，生喜與樂此即對識之味。識者、無常、是苦、是變易法，此即對識之患。於識制伏貪欲、斷除貪欲、此即對識之出離。」

「世尊！若然，依如何知，如何見，於此有識之身及外之一切相中，無我心、我所心、慢隨眠耶？」

19 「比丘！無論彼是如何過去、未來、現在之色，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劣、若勝、於彼之遠近者，對彼等一切之色以『彼非我物，我亦非彼，彼非我之我。』如是對彼以如實正慧作觀。彼②如何之想……乃至……彼如何之行……乃至……彼是如何過去、未來、現在之識……對彼等一切之識，以『彼非我物。』……如是對彼以如實正慧觀察。比丘！依如是知、如是見，此有識之身及外之一切相中，無我

心、我所心、慢隨眠。」

彼時，一比丘之心生如是思：「如是，世尊！若色非我，受非我，想非我，行非我，識非我，則我爲無，所作諸業、云何達於我耶？」

然則，世尊對彼比丘之心思，以心知之，於是告彼比丘曰：「實彼爲有理。汝諸比丘！此處有一愚男子，爲愚昧而無明之類，以愛憎上之心，彼思：大師之教法應與清算。——『如是，世尊！若色非我，受非我，想非我，行非我，識非我，則我爲無，所作之諸業，云何達於我耶？』汝諸比丘！汝等於處處多多之諸法練達緣^③起。汝諸比丘！云何如是思惟——色或爲常耶？或爲無常耶？」

「世尊！爲無常。」

「若然，無常者，其爲苦耶？或爲樂耶？」

「世尊！爲苦。」

「若然，爲無常、是苦、是變易法者、對之得善認識耶？『彼爲我物，我爲彼，彼爲我之我』耶？」

「世尊，非如是。」

「汝諸比丘！如何如是思惟……受……乃至……想……乃至……識、爲常耶？爲無常耶？」

「世尊！爲無常。」

「若然，無常者，是苦耶？是樂耶？」

「世尊！實是苦。」

「若然！彼爲無常，是苦，是變易法者，對彼應得善認識之耶？『彼爲我，我爲彼，彼爲我之我』耶？」

「世尊！非如是。」

「是故，汝諸比丘！無論彼是如何過去、未來、現在之色、皆有若內……彼等一切之色以『其非爲我物。……非我之我。』如是應以正慧觀察。無論彼是如何之受……彼是如何之想……彼是如何之行……彼是如何過去、未來、現在之識……一切之識、『彼爲……非我之我。』如是應以正慧觀察。如是見已，汝諸比丘！有聞之聖弟子，於色厭惡之、於受厭惡、於想厭惡、於行厭惡、於識厭惡。厭惡已則離貪，離貪已則解脫。於解脫有解脫之智。從而了知『此生已盡，梵行圓滿，應作已作，

「再不生來此處。」如是世尊語已，彼諸比丘對世尊之所說，歡喜、隨喜而予奉行。

又，說此記別之說時，六十諸比丘無取著，心由諸漏得解脫。

第一一〇 滿月小經

如是我聞。——

21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其時，恰爲布薩日、十五日之正滿月之夜。世尊見衆比丘圍繞坐於空地，時，世尊見衆比丘唯^①默然而坐，乃對諸比丘宣曰：「諸比丘！不正之士，對於不正之士，可曾知曉：『彼仁（人）爲不正之士』者耶？」

「世尊！非如是。」

「善哉！汝諸比丘！無有此理，不正之士之對不正之士，知曉『彼仁，爲不正之士』者，爲無有是處。汝諸比丘！然則，不正之士對正士，可曾知曉：『彼之仁，爲正士』者耶？」

「世尊！非如是。」

「善哉！汝諸比丘！亦復無有此理，不正之士對正士、知曉：『彼之仁，爲正士』者，亦無道理。汝諸比丘！不正之士具足不正之法，有不正之士之信，作不正之士

之思惟，作不正之士之思量，作不正之士之語，作不正之士之業，持不正之士之見，行不正之士之布施。汝諸比丘！然則，云何爲不正之士具足不正之法？——汝諸比丘！此處有不正之士，無信、無慚、無愧、少聞、懈怠、忘念、惡慧——汝諸比丘！如是爲不正之士，具足不正之法。汝諸比丘！復次，云何不正之士，有不正之士之信？——汝諸比丘！此處不正之士以諸沙門、婆羅門之無信、無慚、無愧、少聞、懈怠、忘念、惡慧者爲其朋友、伴侶。——汝諸比丘！如是爲不正之士，有不正之士之信。諸比丘！復次，云何不正之士，作不正之士之思惟？諸比丘！於此不正之士，思惟害自，思惟害他，思惟害兩者之事——諸比丘！如是不正之士，作不正之士之思惟。諸比丘！復次，云何不正之士、作不正之士之思量耶？——諸比丘！於此不正之士、思量害自，思量害他，思量害兩者之事。——諸比丘！如是不正之士，作不正之士之思量。諸比丘！復次，云何不正之士，作不正之士之語？——諸比丘！於此不正之士，爲妄語，爲兩舌，爲惡口，爲綺語——諸比丘！如是不正之士，作不正之士之語。諸比丘！復次，云何不正之士、作不正之士之業？——諸比丘！於此有不正之士、爲殺生，不與取，於諸愛欲境，有過失之行（邪欲行）。——諸比丘！

如是不正之士，作不正之士之業。諸比丘！復次，云何不正之士，有不正之士之見？——諸比丘！於此不正之士有如是之見——謂：無施，無供養，對諸善行、惡行之業，無果之異熟，此世無、他世亦無、亦無母、亦無父，亦無諸化生之有情。世間諸沙門、婆羅門之完全已度，完成所行，對此世與他世，知自諒，已體顯，亦無宣說者。——諸比丘！如是不正之士，有不正之士之見。諸比丘！復次，云何爲不正之士、行不正之士之布施？——諸比丘！此處不正之士，行布施無恭敬心，不以自手行布施，多行無所思慮之布施，行投與之布施、持無應報之見行布施。——諸比丘！如是不正之士，行不正之士之布施。諸比丘！彼不正之士，具足如是不正之法，有如是不正之士之信，作如是不正之士之思惟，作如是不正之士之語，作如是不正之士之業，有如是不正之士之見，行如是不正之士之布施已，身壞死後、趣諸不正者之所趣——生於彼處。而諸比丘！云何爲諸不正之士之所趣？——謂：或爲地獄，或爲畜生趣。

「諸比丘！正士對正士，可曾知曉『彼之仁，爲正士』耶？」

「世尊！如是也。」

「善哉！諸比丘！諸比丘於正士對正士，知曉『彼之仁，爲正士。』有其道理。諸比丘！然則，正士對不正之士，可曾知曉『彼之仁，爲不正之士』者耶？」

「世尊！如是也。」

「善哉！諸比丘！諸比丘！正士對不正之士，知曉『彼之仁，爲不正之士』者，有其道理。諸比丘！正士具足正法，有正士之信，作正士之思惟，作正士之思量，有作正士之語，作正士之業，有作爲正士之見，行正士之布施。若然，諸比丘！云何爲正士具足正法？——諸比丘！此處有正士，有信、有慚、有愧，所聞多、勤精進、有正念，具智慧。——諸比丘！如是之正士，爲具足正法。諸比丘！復次，云何爲正士，有正士之信。——諸比丘！於此之正士，以有信，有慚，有愧，所聞多，勤精進，有正念，具智慧之諸沙門、婆羅門爲其朋友，伴侶。——諸比丘！如是之正士，爲有正士之信。諸比丘！復次，示何正士，爲正士之思惟？——諸比丘！正士不思惟害自、不思惟害他、不思惟害兩者。——諸比丘！如是之正士，爲正士之思惟。諸比丘！復次，云何正士，爲正士之思量？——諸比丘！於此正士，不思量害自，不思量害他、不思量害兩者。——諸比丘！如是之正士，爲正士之思量。諸

比丘！復次，云何正士，爲正士之語？——諸比丘！於此正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

24、遠離惡口，遠離綺語。——諸比丘！如是之正士，爲正士之語。諸比丘！復次，

云何正士，爲正士之業？——諸比丘！於此正士，遠離殺生、遠離不與取、遠離於

諸愛欲境所行之過失。——諸比丘！如是之正士，爲行正士之業。諸比丘！復次，

云何正士，有正士之見？——諸比丘！於此正士有如是之見——謂：有施，有供養、

有供奉、對諸善行、惡行之業，有異熟之果、有此世、有他世、有母、有父、有化

生之有情，世間有諸沙門、婆羅門之完全已度，完成所行，對此世、他世、知自諒、

已體顯，有宣說者。——諸比丘！如是之正士，爲有正士之見。諸比丘！復次云何

爲正士行正士之布施。——有所思慮行布施，行清淨之布施，行具應報之見之布施。

——諸比丘！如是之正士，爲行正士之布施。諸比丘、彼之正士具足如是之正法，

有如是正士之信，爲如是正士之思惟，爲如是正士之思量，有如是正士之語，爲如

是正士之業，有如是正士之見，行如是正士之布施已，身壞死後，彼諸正士之所趣

——生於彼處。諸比丘！云何爲彼諸正士之所趣，謂：或爲天之大處，或爲人之大

處。」

世尊爲如是語已，彼諸比丘對世尊之所說歡喜、隨喜而奉行。

註第七十七

①原本為 *katham ca* 依暹羅本讀為 *kañ ca*。

②原本為 *ucchepakake vate nata - 𑖦𑖜𑖩 Uccherake va te ratā*。(參照PTS *Dictionary, ucchepakake*)

③原本為 *vimaddham* 依暹羅及M.I.P.385的同文，讀為 *vimattham*。

第七十八

①原本為 *sacittam sarāgam* 參照原本二七頁之文，如 *Neumann*，讀為 *yam cittam sarāgam*。

第七十九

①無病 (*aroga*)，依照佛音，為常住之義。再生於徧淨天而有光輝。(注釋)。

第八十一

①原本讀為 *Pavibhattāni Pativibhattāni* (*Neumann*)。

第八十二

①於律藏，經分別之文中，爲一日乃至七日不取食之謂（參照南傳大藏經，第一卷，律藏一、二〇頁）。

②原本有「汝賴吒和羅！汝爲父母既愛且憐之獨子……宜享受愛慾，樂行福德」之文句，在文意上則無爲宜，經分別中無此句。

③經分別中有「二重造，一爲金幣，一爲黃金之大蓄積云云」之句。

④依異本讀爲abyositattā。

第八十八

①原本遺漏，參照下文補充之。

②毘訶提 (bahitika) 外衣之義。

第八十九

①原本爲Bandhukarogo讀爲Pandu roga。

第九十一

①原本遺漏satta-ussado kho pana so bhavam Gotamo、參照D.XIV, Mahāpadāna -suttanta & XXX, Lakkhaṇa-suttanta補出之。

②原本為adduvarṇṇṇaddhavam, Vrđh。

③原本adharakāyo va injati讀如暹羅本之āraddhakāyo va'na injati。

④依暹羅本補入addasāma antaragharam pavisaṇṇam。

第九十三

①依註釋，噴那，是知持祭典用杓之握持方法。

第九十五

①原本無upasamīkamati、參照中部第七十經之同文以及下文而改變之。

第一〇六

①原本saññam爲suññam之誤排。

第一〇七

①ganānam ganānājīvanam Lord Chalmer; Neumann均解爲「算數家之算數生活」，今依字面解釋作如是譯之。

②sāmañña有二義，一爲心平等性，二爲沙門性。今依前後之關係而取前者之義。

第一〇八

①平常，比丘在自己住處內只著三衣中的最下衣安陀會（下衣），外出時，則特別在上半身纏上鬱多羅僧（上衣）。因此，此處之衣是指上衣。

②此處之衣是指僧伽梨。比丘外出時，習慣身纏上下二衣，於腕上則掛僧伽梨衣。

③原本有 *sātham sabyañjanam kevalaparipuṇṇam parisuddham brahmacariyam abhivadanti*，任何一字都應解釋為和 *abhivadanti* 有關係，諸異本最初二字 *sāttha sabyañjana*，作為諸法之同格，今如是譯之。

④原本有 *gopakehihi*，為 *gopakehiti* 之誤排。

第一〇九

①原本中附以「？」，想是誤排。

②前文有關「受」之述，原本脫漏。

③原本有 *patipucchavinita*，作如是譯在 *Samyutta-N* 中有 *Patipuccha-vinita*（熟練於質問）。後者之例甚多，或者此為正確！

第一一〇

① *tunhibhūtarā tunhibhūtarā* 同語重覆，用力表現，作如是譯。

中文索引

一劃

一向論者	210, 211
一切苦之滅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一切見者	233
一切知	143, 233
一食者	53, 94, 95, 128
一日一食	94, 95
一分陀利象	122

二劃

人間	80, 81, 85, 205, 292
人之大處	308
八解脫	12
八支聖道	87
八勝處	13, 14
八聖道	12, 252, 258
七覺支	12, 252, 258
七寶	145
七滅諍	260
十可喜法	292, 293

三劃

乞食者	109
三衣	109, 126
三衣者	109
三十三天	83, 84, 141, 142, 205, 206
三十二大人相	145, 146, 147, 152, 153, 180
三吠陀	144, 145, 151, 158, 179, 181, 182, 224
三明	114, 154, 225
尸利阿荼	122
小心	293
千頭馬車	83, 84
大迦旃延	88, 95
大心	293
大臣論	1, 22, 29
大天椽	79, 80, 81, 82, 86, 150, 151
大天椽林	79, 80, 81, 82, 86, 150, 151
大人相	144, 145, 146,

147, 151, 152,
153, 158, 179,
180, 181, 224
大林 106, 266, 294
女寶 145
口行 123, 124, 125
口所行 185
大天椽林經 79

——四劃——

六可念法 263, 264, 265
六觸處 251, 273, 274
六諍根 259, 260
六內處 273
王舍 1, 2, 3, 29, 199,
284, 285, 287,
288
王論 1, 22, 29
孔雀林普行者園 1, 29
化生者 54, 156
化樂天 206
太白星 14, 34, 35, 43, 44
分別論者 210, 211
天界 17, 20, 81, 82, 83
, 85, 92, 93,
154, 161, 162,
206, 207, 208,
221

天眼 19, 20, 31, 32, 39
, 293
天帝釋 79, 84
天耳界 18
天人師 39, 57, 101, 138,
180, 240
天之大處 308
天臂經 229
天臂 229
天林 177, 180, 181
不高廣心 18
不定心 18, 293
不善意行 124
不善戒 24, 25
不善口業 25
不善身行 124
不善身業 25
不善念 25, 26, 27
不癡毘奈耶 260, 261
不動結 277, 279
不動想 277, 279
不動利益經 275
不動利益行道 275, 276, 279
不尼 214
不與取 36, 53, 91, 92, 93
, 94, 95, 108, 160
, 161, 162, 192,
194, 305,

	308		243, 246, 248,
不蘭迦葉	2, 3		249, 250, 251,
五精勤支	101, 138, 139		259, 260, 262,
五下分結	54, 156		269, 277, 278,
五蓋	39, 217, 240, 283		279, 298, 300,
五根	11, 252, 258		302
五三經	243	世間解	38, 57, 101, 138,
五取蘊	297, 298		144, 180, 240
五種之欲	44, 73, 130, 217,	世間論	1, 22, 29, 144,
	267		151, 158, 181,
五力	11, 252, 258		224
少想	243, 244, 247,	世尊	1, 2, 4, 5, 6, 9, 21
	248		, 22, 23, 28, 29,
心一向	240		30, 31, 32, 34, 35
心穢	39, 240		, 36, 37, 38, 39,
心解脫	20, 26, 40, 221,		40, 41, 45, 46, 47
	222, 293		, 48, 49, 50, 51,
心三摩地	11		52, 53, 54, 55, 56

——五劃——

末迦利瞿舍利	2, 4		, 57, 58, 59, 62,
末利	22, 116, 117, 119		63, 59, 70, 71, 73
	, 120, 121		, 74, 79, 87, 96,
由旬	96, 129, 175		97, 98, 99,
未來	9, 11, 30, 31, 32,		100, 101, 102,
	45, 46, 138, 153,		103, 104, 105,
	154, 229, 230,		107, 108, 109,
	233, 235, 236,		110, 111, 115,
			116, 117, 119,

120, 121, 122,		283, 285, 287,
123, 124, 125,		288, 289, 290,
127, 128, 129,		291, 293, 294,
130, 131, 132,		295, 296, 297,
133, 134, 135,		298, 299, 300,
136, 137, 138,		301, 302, 303,
139, 140, 141,		304, 306, 307,
142, 143, 144,		309
145, 146, 150,	仙餘	133
151, 152, 153,	他化自在天	206
154, 155, 156,	市論	1, 22, 29
158, 159, 167,	四正勤	10, 252, 256
169, 174, 177,	四姓	91, 92, 93, 94, 95
179, 180, 181,		, 138, 139, 143,
182, 189, 190,		158, 159, 161,
192, 197, 198,		162, 163, 166,
203, 204, 207,		195
208, 210, 214,	四姓清淨	158, 159
220, 221, 222,	四神足	11, 252, 258
223, 224, 225,	四禪	14, 15, 38, 39,
227, 228, 229,		241, 283, 292,
238, 239, 240,		295
242, 243, 251,	四諍事	260
252, 256, 257,	四大	16, 276, 299
258, 265, 266,	四大種	299
267, 268, 269,	四大所成色	276
274, 275, 277,	四天王	205
278, 279, 280,	四念處	10, 252, 258

四梵住	81, 86		129, 130, 131,
出家	5, 40, 50, 51, 57,		132, 133, 138,
	58, 59, 60, 61, 62		144, 145, 150,
	, 63, 64, 67, 68,		174, 175, 180,
	69, 70, 71, 72, 73		223, 224, 226,
	, 74, 78, 80, 81,		227, 240, 257,
	82, 85, 86, 94, 95		273
	, 99, 101, 106,	正行	3, 200, 201, 257,
	108, 110, 132,		281, 292
	144, 145, 150,	正見	12, 20, 28, 87, 92
	170, 172, 173,		, 93, 161, 192,
	177, 180, 194,		194, 195
	195, 196, 197,	正見業	20
	210, 211, 212,	正解脫	28
	219, 226, 285,	正業	12, 28
	286	正思	12, 28, 87, 281
出世間法	194	正精進	12, 28, 87
出離	55, 98, 155, 244,	正定	12, 28, 87
	245, 246, 248,	正知	10, 282, 283
	249, 250, 251,	正智	28, , 45, 240, 283
	264, 300	正涅槃	269, 270, 271,
正覺	38, 47, 48, 49, 50		272, 273, 284
	, 51, 52, 53, 54,	正念	12, 87, 240, 282,
	55, 57, 69,		283, , 307
	70, 71, 72, 73, 74	正命	12, 25, 28, 87,
	, 86, 87, 96,		258
	99, 101, 119,	外道	2, 8
	120, 121, 128,		

古傳說	144, 151, 158, 179, 181, 224	衣論	1, 22, 29
尼拘律	147	吉祥	137, 142, 143, 154
尼乾	2, 4, 31, 230, 231, ,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57, 258	行蘊	299
尼乾子	2, 4, 31, 257	行取蘊	297
尼彌	83, 84, 85, 86	行處	281, 292
布薩	35, 44, 79, 83, 84, , 85, 290, 297, 304	行諍事	260
布施	63, 64, 126, 305, 306, 307, 308	行等至	245

——六劃——

如草覆地	260, 263	行道	10, 11, 16, 17, 18, , 19, 20, 36, 37, 38, 130, 131, 132, , 133, 258, 275
如來	38, 47, 58, 79, 98, , 99, 101, 102, 117, 124, 125, 138, 194, 195, 196, 197, 221, 223, 240, 241, 242, 244, 245, 246, 248, 249, 250, 251, 266, 273, 281, 282, 285	276, 277, 279	
		牟尼	154
		名色	298
		妄語	36, 35, 91, 92, 94, , 95, 108, 110, 111, 160, 161, 192, 194, 227, 305, 308
		老衰亡	67, 68
		自見	9, 46, 259
		自言	1, 106, 260, 261, 262, 287
		自在者	237, 241, 242
		成壞劫	19
		成劫	19
		舌所識之味	44, 217

多人語	260, 261	有上心	18, 293
多羅	145, 146, 213, 269	有情	20, 31, 32, 39, 109, 120, 237, 241, 242, 243, 246, 292, 293, 306, 308
多梨車	216	有情生死智	39
竹工	163, 164, 196	有想	243, 244, 244, 277
竹林	1, 29, 199, 287, 294	有對想	12
地獄	20, 91, 92, 111, 160, 161, 200, 201, 202, 205, 306	有癡心	18, 293
安繕那	65, 147	有貪心	18, 293
伊蘭檀	163, 164, 196	有漏	40
因事	132, 139, 140, 142	在家者	210, 219
有爲	244, 245, 246, 248, 249, 250, 251	色蘊	298, 299
有因事	137, 139, 140, 142	色取蘊	297
有結	45, 283	色想	12, 13, 14, 244, 276, 277, 279
有罪意行	124	——七劃——	
有色	12, 13, 16, 243, 245, 299	良階級者	242
有身見	299	邑名	128, 129, 284, 285
有瞋害意行	124	沙羅樹園	177, 180
有瞋害身行	124	坐禪	282
有瞋心	18, 293	志欲	186, 187
		沙門	1, 2, 3, 4, 5, 6, 7, 8, 9, 10, 22, 23,

24, 28, 29, 30,	初禪	14, 27, 37, 39,
40, 45, 48, 49,		218, 226, 240,
57, 63, 78, 88, 94		283, 295
, 95, 97, 98,	初禪定	283
104, 105, 106,	身行	123, 124, 125,
107, 115, 116,		129
123, 124, 125,	身所行	185
130, 132, 133,	身所識之所觸	217
136, 137, 141,	污染	156, 249, 250,
144, 145, 146,		251
150, 151, 152,	伽伽	108, 109
154, 155, 158,	伽那	2, 3, 4, 86, 97, 98
159, 170, 173,	戒蘊	9
177, 178, 179,	戒慧	224
180, 181, 182,	完全者	153
189, 191, 193,	我所心	300, 301
214, 219, 220,	我心	32, 171, 172, 226
221, 223, 224,		, 227, 261, 275,
225, 226, 229,		300
243, 244, 245,	求彼罪	262, 263
246, 247, 248,	見歡受	183, 184, 233,
249, 250, 251,		247, 248
252, 261, 263,	見者	33, 42, 45, 69, 70
270, 271, 289,		, 71, 72, 73,
290, 291, 305,		74, 93, 119, 120,
306, 307, 308		233, 247, 248,
沙門文祁之子		289, 290, 291,
車匠		292, 293

那利鶩伽	117, 119	定覺支	12
那羅歌羅	220, 221	定根	11
糞掃衣者	109	定心	18, 293
兵論	1, 22, 29	定力	11
吠陀通	154	刹帝利	33, 42, 89, 90, 91 , 92, 93, 94, 119, 120, 130, 131, 132, 133, 134, 138, 13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9, 180,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別解脫律儀	281, 292		
邪行	3, 35, 36, 53, 91, 92, 160, 161, 192 , 210, 257		
邪見	20, 91, 160, 161, 192, 259		
村論	1, 22, 29		

——八劃——

法說者	158, 159	刹帝利灌頂王	131, 163, 195
法莊嚴	128, 134	刹帝利女	33, 42, 119, 120, 165
法莊嚴經	128	陀那奢尼	224, 225
法之歡受	187, 188	陀然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法之受持	188	陀然經	198
法行	200, 201	知見	9, 30, 31, 136, 137, 148, 214, 215, 217, 233
法眼	155	知者	69, 70, 71, 72, 73, 74, 101, 119,
法式	144, 145, 151, 158, 179, 181, 224		
受蘊	298, 299		
受取蘊	297		
受之滅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120, 153, 288,		263, 264, 265,
	289, 290, 291,		277, 278, 279,
	292, 293, 296		287, 288, 289,
長作	128, 129		290, 291, 294,
夜婆提健尼	182, 213		296
明行足	38, 57, 101, 138,	阿羅漢	44, 62, 88, 91, 92
	144, 180, 240		, 93, 110, 133,
命清淨	26		154, 283, 287,
夜吒	182, 213		288, 289, 290,
兩舌	91, 92, 161, 192,		291, 292, 293,
	305, 308		296
阿夷羅婆提	123, 126	阿蘭若	109, 167, 168,
阿耨多翅舍欽婆	2, 4		276
羅		阿蘭若處	167, 168
阿攝想	158, 159, 160,	阿蘭若住者	109
	161, 162, 163,	夏期安居	2, 257
	164, 165, 166,	禹舍	288, 293, 294,
	167, 168, 169		296
阿攝想經	158	雨日蓋	119, 120
阿難	47, 48, 49, 50, 51	欣喜心	155
	, 52, 53, 56,	狗槽	163, 164, 196
	79, 80, 81, 82, 83	拘薩羅	47, 104, 107, 108
	, 84, 85, 86,		, 109, 116,
	87, 98, 122, 123,		119, 120, 121,
	124, 125, 126,		122, 123, 126,
	127, 140, 142,		127, 128, 129,
	257, 258, 259,		133, 134, 135,
	260, 261, 262,		

	136, 137, 140, 141, 142, 143, 177, 179, 215, 223, 224, 225		129, 134, 135, 136, 137, 140, 141, 142, 143, 177, 179, 223
拘尸那揭羅	252	波羅夷	261, 262, 263
拘牟婆	63, 66, 67, 72	波羅提木叉	8, 258
拘樓	57, 73, 275	波羅奈	13, 14, 51, 52, 53
空無邊處	12	波羅奈衣	13, 14
具慧者	9, 10	波和	257, 258
具戒者	53, 281	非阿羅漢	133
具足戒	40, 51, 58, 62	非有想非無想	243, 254
居士寶	145	非沙門	133, 261, 263
舍彌村經	257	非正行	200, 201
周那	257, 258	非想非非想處	12, 278
所依	220, 223, 289, 290, 291, 294	非難諍事	260
所應作	180	非婆羅門	88, 89, 133, 159, 168, 169
所觸	77, 217, 267, 270, 271, 272, 273		
東園鹿母講堂	122, 280, 297, 303		
念覺支	12	勇猛	101, 138, 145, 186, 187
念根	11	持戒者	9, 94, 108
念力	11	持善法者	94, 95, 108
波斯匿	103, 107, 108, 109, 116, 119, 121, 122, 123, 126, 127, 128,	食論	1, 22, 29
		重閣講堂	266, 294
		施捨	212, 218, 219, 220
		施羅經	157

——九劃——

相省慮	183, 184, 233, 247, 248	祇陀林	22, 41, 104, 107, 115, 122, 158, 190, 210, 243
南山	198, 199	苦果報意行	124
柔軟心	155	苦果報身行	124
毘舍	33, 42, 89, 90, 92, , 93, 94, 95, 107, 138, 139, 160, 161, 162, 163, 16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7, 266, 294	苦行	36, 168, 212, 219, , 220,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毘舍女	33, 42	苦聖諦	10
毘舍離	107, 266, 294	苦之集	39
毘提訶	83, 84, 144, 145, 150, 156	苦之滅	39, 138, 229
英雄論	1, 22	苦滅	10, 39, 101, 230
迦尸	51, 52, 53, 56, 120	苦滅道聖諦	10
迦葉	2, 3,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 213	苦滅之道	39, 53
迦旃延	41, 42, 43, 44, 45, , 46,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 96	故業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迦羅毘迦	147	香陰	169
迦蘭陀園	1, 29, 198, 287	香論	1, 22, 29
		後分五十經篇	229
		思量	91, 92, 93, 94, 95, , 100, 114, 119, 120, 139, 140, 141,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83, 186, 187,

	195, 196, 200,	海洋論	1, 22, 29
	201, 202, 205,	害想	26, 27
	206, 215, 216,	害念	26, 27
	217, 218, 220,	耆宿	88, 181
	223, 226, 233,	恭敬	2, 3, 5, 6, 7, 8, 9,
	235, 236, 238,		10, 21, 129, 133,
	251, 258, 268,		134, 155, 179,
	269, 273, 274,		181, 186, 188,
	284, 293, 305,		210, 259, 286,
	307, 308		290, 291, 292,
首陀	33, 42, 89, 90, 91		293, 294, 306
	, 92, 93, 94, 95,	乘論	1, 22, 29
	138, 139, 160,	神通	17, 71, 105, 146,
	161, 162, 163,		153, 217, 292
	169, 190, 191,	殺生	36, 53, 91, 93, 94
	192, 193, 194,		, 107, 108, 160,
	195, 197		161, 162, 192,
首陀女	33, 42		194, 195, 197,
信根	11		305, 308
信力	11	旃達羅劫波	224, 225
畏怖論	1, 22, 29	旃陀羅族	163, 164, 196
苦集	10, 53, 153	梅檀	196
		祖先論	1, 22, 29
		畜生	205, 306
		畜生趣	306
		恚想	26, 27
		恚念	26, 27
		韋提希	287

——十劃——

馬陰藏	147, 152, 153
馬寶	126, 145
浴槽	163, 164, 196
夏期安居	2, 257

根本梵行	134	貪欲	91, 92, 154, 160,
財衰亡	67, 68		161, 180, 192,
高廣心	18		194, 270, 271,
修定者	294, 295		272, 273, 275,
珠寶	145		282, 298, 300
集法	155	婆夷利	119
真諦	212	婆伽	97, 102
真理	184, 186, 187,	婆私吒	183, 209, 213
	189	婆摩提婆	182, 213
真理之覺證	184, 186, 189	婆羅門	2, 3, 41, 45, 57,
真理之護持	184, 189		58, 79, 83, 84, 85
真理之得達	186, 187, 189		, 88, 89, 90, 91,
涅槃	86, 87, 96, 156,		93, 94, 95, 97,
	171, 172, 173,		111, 117, 118,
	174, 175, 243,		119, 123,
	251, 255, 256,		124, 125, 130,
	269, 270, 271,		132, 133, 136,
	272, 273, 277,		137, 138, 139,
	278, 283, 284,		141, 142, 143,
	285, 287		144, 145, 146,
病衰亡	67, 68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十一劃——

兜率天	205
陶師經	47
貪者	185

175, 176, 177,	欲結	248, 249, 250,
178, 179, 180,		251, 268
181, 182, 183,	欲三摩地勤行成	11
190, 191, 192,	就神足	
193, 194, 195,	梵天	17, 57, 81, 82, 83
196, 197, 198,		, 86, 88, 89, 91,
199, 203, 204,		92, 93, 94, 142,
206, 207, 208,		143, 144, 147,
210, 211, 212,		159, 160, 161,
213, 214, 215,		163, 164, 167,
216, 217, 218,		168, 189, 206,
219, 220, 222,		207, 208, 220,
224, 225, 226,		221, 222
229, 243, 244,	梵天界	17, 81, 82, 83, 86
245, 246, 247,		, 206, 207, 208,
248, 249, 250,		221
251, 280, 281,	梵摩	144, 145, 146,
282, 283, 284,		150, 151, 152,
285, 287, 288,		153, 154, 155,
289, 290, 291,		156
292, 293, 294,	梵摩經	144
295, 296, 306,	欲想	26, 27, 257, 276,
307, 308		279
婆羅門女	欲貪	217, 238, 270,
33, 42, 164, 165,		271, 295, 298,
168, 169, 224,		300
255		
婆羅門品	欲貪蓋	217
144		
鹿苑	欲漏	39
63, 66, 97, 102		

寂靜	11, 86, 87, 112, 185, 244, 245, 248, 249, 250, 251, 257, 276, 277		62, 65, 81, 86, 94 95, 99, 101, 108, 110, 126, 130, 131, 133, 134, 138, 141, 144, 148, 154, 168, 171, 172, 173, 174, 194, 212, 219, 220, 225, 226, 263, 264, 266, 292, 302
掉悔	283, 295		
第一勝處	13		
第一不動利益行 道	275		
第一無所有處利 益行道	276		
第五解脫	12		
第五勝處	13		
第三解脫	12	梵音	147
第三勝處	13	異信者	45
第三禪	15, 57, 39, 227, 240, 283, 295	異瑜伽者	45
		異樂者	45
第三禪定	283	國土論	1, 22, 29
第三不動利益行 道	276	昏沈睡眠蓋	217
		昏眠	282, 283, 295
第八解脫	12	捨心解脫	222
第八勝處	14	捨施	192
第六解脫	12	通智	10, 11,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86, 87
第六勝處	13		
婦人論	1, 22, 29		
異相論	1, 22, 29	宿舊	133
梵行	4, 5, 38, 39, 40, 45, 53, 57, 58,	宿住	154
		宿命	19, 31, 32, 39

商伽	177, 178, 179, 181, 215	無上心	18, 293
商伽經	176	無污染之樂	249, 250, 251
現前毘奈耶	260	無想	243, 244, 245
現法涅槃	243	無癡者	185
現法良行動者	242	無貪者	185
眼根	281	無明	40, 46, 235, 270, 271, 273, 301
眼所識之色	44, 217	無明之縛	46
第三無所有處利	277	無明漏	40
益行道		無欲想	27
第四解說	12	無欲念	27
第四勝處	13	無量想	244, 247
第四禪(定)	38, 39, 241, 283, 295	無恚想	27
第四禪定	283	無恚念	27
第七解脫	12	無怨	80, 82, 86, 112, 162, 195, 207, 220, 221, 222, 223
第二解脫	12	無害念	27
第二勝處	13	無害想	27
第二禪(定)	14, 27, 37, 39, 218, 227, 240, 295	無蓋心	155
第二無所有處利	277	無罪意行	125
益行道		無罪身行	125
		無色	12, 13, 14, 243, 244, 245
		無所有處	12, 244, 268, 270, , 276, 277, 279
無瞋者	186	無所有處結	269
無上士	38, 57, 101, 138, 144, 180, 240		

——十二劃——

無所有處想	279	須婆	210, 214, 220,
無所有處利益行	276, 277, 279		221, 222, 223
道		須婆經	210
無瞋	26, 92, 125, 161,	善意行	124, 125
	162, 185, 192,	善戒	24, 25, 26
	194, 195, 220	善口業	25, 26
無瞋害意行	125	善趣	19, 20, 31, 32, 39
無瞋害身行	125		, 93, 161, 162,
焰摩天	206		293
飲論	1, 22, 29	善生優陀夷	1, 2, 21, 29, 30,
華子	175		38, 39
階級	237, 241, 242	善生優陀夷小經	29
渴愛	270, 271, 273	善生優陀夷大經	1
喜樂	14, 15, 54, 55, 56	善身行	124, 125
	, 115, 116, 131,	善身業	25, 26
	172, 227, 240	善星	266, 267, 268,
給孤獨園	22, 41, 62, 104,		269, 270, 271,
	107, 115, 122,		272, 273, 274
	128, 190, 210,	善星經	266
	242	善逝	30, 35, 37, 38, 57
結合之狀態	237, 241		, 98, 101, 106,
華鬘論	1, 29		138, 140, 180,
堅固執	259		240, 267
散心	18, 293	善法講堂	83, 84
斯尼耶頻婆娑羅	107, 180	善法者	53, 94, 95, 108,
尋伺	14, 27, 37, 39,		166
	218, 226, 240,	善念	25, 26, 27, 28
	283	象寶	126, 145

豬槽	163, 164, 196		224, 227, 240,
惡階級者	237		257, 273
惡結合者	237	等正覺者	150, 174, 175,
惡口	23, 24, 305		224, 227, 257,
惡業	23, 24, 84, 111,		273
	113, 202, 203,	跋羅陀	181, 182, 183,
	230, 231, 232,		184, 186, 187,
	233, 237		188, 213, 223,
惡趣	19, 20, 31, 32, 39		225, 226, 227
	, 91, 92, 113, 160	跋羅陀蟠闍	181, 182, 183,
	, 161, 292		184, 186, 187,
惡生	20, 91, 160, 161		188, 213, 223,
惡命	23, 24, 25		225, 226, 227
菴羅	225	普行者	1, 2, 22, 23, 24,
菴羅林	225		29, 30, 38, 40, 41
都提	210, 214, 215,		, 45, 46
	220, 221, 222,	普棘刺林經	135
	224	菩薩	99, 226
等正覺	38, 47, 48, 49, 50	菩提	97, 98, 99, 100,
	, 51, 52, 53, 54,		102
	55, 57, 69, 70, 71		
	, 72, 73, 74, 96,		
	101, 119, 120,		
	121,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8, 144,		
	145, 150, 174,		
	175, 180, 223,		

——十三劃——

鉢曇摩	163, 164, 196
滅法	155
慈意業	264
慈口業	264
慈心	162, 195, 221
慈心解脫	22

慈身業	223	綺語	305, 308
想蘊	298, 299	蓋法	282
想取蘊	297	疑蓋	217
想受滅	12	輕安覺支	12
賊論	1, 22, 29	語彙	144, 145, 151, 158, 179, 181, 182, 224
業果	84, 111	語分別	151, 158, 179, 181, 224
業之滅	229, 230, 233	算數家目鍵連	224, 280, 283, 285
罪惡	155	種種想	12
罪諍事	260	精勤	11, 25, 26, 27, 62, 99, 101, 110, 132, 138, 139, 140, 186, 187, 226, 227, 233, 234, 235, 236, 237, 239, 240, 241, 259, 260
聖慧	273	精舍	129, 170, 175
聖解脫	278, 279	精進覺支	12
聖者所愛之戒	53	精進根	11
聖藏	182	精進力	11
聖典	145, 151, 166, 179, 182, 183, 213, 214	聚心	293
傷歌邏	223, 224, 225, 227, 228	僧伽	1, 2, 3, 4, 5, 7, 8, 40, 47, 48, 52, 53, 95, 96, 97,
傷歌邏經	223		
新業	229, 230, 233		
經行	129, 170, 282		
經集	157, 209		
愛生經	115		
意行	123, 124, 125		
意根	281		
——十四劃——			
厭離	86, 87		

98, 99, 102, 103,	暴流	113, 278, 279	
111, 130, 131,	欲之災患	155	
132, 133, 155,	論諍事	260	
156, 174, 175,	樂果報意行	125	
176, 198, 222,	輪迴	77	
224, 228, 258,	輪寶	145	
259, 263, 282,	摩揭陀	2, 107, 126, 180,	
289, 291		287, 288, 293,	
團隊		294, 296	
鼻所識之香	44, 217	摩偷羅	88, 95
福行	202, 203	摩偷羅經	88
聞集者	292	瞋恚心	91, 160, 161, 192
聞持者	292		, 194
聞法	186, 188	調御丈夫	38, 57, 101, 138,
漏盡智	39		144, 180, 240
漏之滅	39	增上慧	9, 10
漏滅之道	39	增上戒	9
滿月小經	304	增上活命	258
滿月大經	297	增上波羅提木叉	258
慢隨眠	300	增上慢	266
		墮處	20, 51, 91, 92,
			161
		慧蘊	9
		慧解脫	20, 26, 276, 293
		慧根	11
		慧力	11
		慧羸	39, 240
		緣起	301

——十五劃——

廣長舌	146, 147, 152,
	153
瞋恚	30, 31, 91, 160,
	161, 192, 194,
	270, 271, 275,
	282, 295

羯尼迦	13
餓鬼境	205
瞋者	185

——十六劃——

賴吒怛羅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賴吒怛羅經	57
耉伽	2, 117, 119
耉掘摩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耉掘摩經	104
憶念毘奈耶	261
學處	281, 285, 286, 290, 292
隨從沙門	107, 146
擇法覺支	12
親族衰亡	69
親族論	22, 29
燈光	43, 287
導者	285
隨聞	183, 184, 233, 247, 248
餘尼	160

——十七劃——

彌薩羅	79, 84, 144, 146, 150, 151
彌婁離	128, 129
優多羅	145, 146
糞掃衣者	109
禪定者	113, 294, 295
禪定論	294
戲語	91, 92, 160, 161, 192, 194
優陀那	111, 121, 150,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223, 224
優曇婆羅	140
優婆塞	5, 8, 46, 95, 96, 102, 103, 156, 169, 174, 175, 189, 197, 228, 286
應供	38,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9, 70, 71, 72, 73, 74, 96, 101, 119, 120, 121, 128, 129, 138,

144, 145, 150,
174, 177, 180,
210, 223, 224,
227, 240, 273

——十八劃——

瞿師羅園 102
瞿哆牟伽 170, 173, 174,
176
鎮頭迦 22
轉輪王 145
瞿哆牟伽經 170
獵師 66, 67, 163, 164,
196
瞿默目捷連 287, 288, 289,
296
瞿默目捷連經 287
瞿曇 1, 2, 4, 5, 6, 7, 8,
9, 10, 22, 23, 29,
40, 41, 42, 44, 45
, 46, 57, 97,
98, 99, 102, 115,
116, 117, 131,
136, 137,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4,

155, 156,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9,
175,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6, 187, 188,
189, 191, 192,
193, 195, 196,
197,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7,
228, 234, 252,
280,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1,
294, 295, 296

——十九劃——

壞劫 19
警寤 282, 285, 286
癡者 77, 185, 186
識蘊 298, 299
識取蘊 297

識無邊處	12	293, 296
離貪	12, 18, 86, 87, 282, 293, 302	
離貪心	18, 293	
離車	107, 266, 274	
離瞋心	18, 293	
離癡心	18, 293	

——二十劃——

釋迦	57, 128, 144, 145, , 150, 177, 229, 257
釋迦族	57, 144, 145, 150, , 177
覺者	39, 47, 48, 49, 50, , 51, 52, 53, 54, 55, 57, 69, 70, , 71, 72, 73, 74, 96, 101, 119, 120, 121,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8, 144, 145, 150, 174, 175, 177, 180, 224, 227, 240, 257, 273,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二十一劃——

攝心	18
----	----

——二十二劃——

讚誦	166, 212, 219, 220
歡喜心	155

——二十五劃——

觀三摩地勤行成	11
就神足	
罽山	97, 102

——二十九劃——

鬱瘦歌邏	190, 192, 197
鬱瘦歌邏經	190

——三十三劃——

羅惡語	91, 92, 160, 161, 192
-----	--------------------------